

臺灣文獻史料彙編——第三輯

琉球國志略

臺灣大通書局發行

臺灣文獻史料彙編  
第三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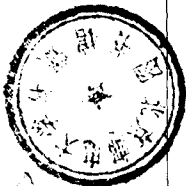
贈送

K27  
Z621  
356

767419

本館  
不外借

石京宜  
石漢基  
贈書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琉球國志略 (全)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三輯

(56)



\*21113001124387\*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九三種

# 琉球國志略

周

煌

## 弁言

本書撰輯者周煌，字景垣，號海山；清四川涪州人。乾隆二十一年，嘗以編修充冊封琉球副使，同正使侍講全魁往封琉球中山王尚穆；自六月初二日由閩航海啓行，至次年二月十六日返國。前此歷遣冊封使臣，幾均撰有「使錄」；周氏則以「志體擬錄」，輯此「琉球國志略」一書進呈。明、清兩代有關琉球「使錄」，「文叢」已刊有第二八七種「使琉球錄三種」及第二九二種「清代琉球紀錄集輯」兩種；惜所遺尚多，未能全收。本書廣徵諸錄，在乾隆中葉以前者殆全採及，差可稍補前此的缺失。

原書並無序跋，首列進書奏本。據所奏除進呈本書外，並附有地圖二幅與「銜恩紀事韻語」二冊，但均未見。此外，卷首「圖繪」中原有「球陽八景圖」，因少史料價值，已予刪略（其目爲「泉崎夜月」、「臨海潮聲」、「彙村竹籬」、「龍洞松濤」、「筍崖夕照」、「長虹秋霽」、「城嶽靈泉」、「中島蕉園」）。

考乾隆以後，並有兩種「續志略」之輯。同治中，冊使趙新撰「續琉球國志略」二卷、首一卷，即爲其一（關於清代歷遣冊封琉球使臣，詳見「清代琉球紀錄集輯」；「弁言」）。據「趙志」若干「按語」，知嘉慶十四年以前事，已具見前「續志略」；「趙志」則爲續志其以後至同治五年間者。至前「續志略」究爲何人所撰，並無一言及之。



茲將「趙志」並刊於本書之後，用補清代中葉以後部分史料。又按其中「風俗」一目「按語」：『前「續志」所載「國俗」，有昔有、今無者，悉爲更正，入「辨誤」條中』。又「人物」一目下云：『其或以著作名者，亦祇古近體詩；例歸「藝文」，茲不複載』。所謂「辨誤」條、「藝文」目，俱缺而不見。蓋「趙志」爲其後人所刊（見書後「識語」），或稿已遺佚不全矣。（望陸）

## 〔題 奏〕

翰林院侍講臣周焯謹奏：爲恭進「琉球志略」，仰求聖鑒事。

竊臣西蜀單寒，毫無學識；由進士，蒙恩拔置史館，造就多年。幸窺中秘之書，粗習編摩之役。伏念臣自奉使之初，親承聖訓，以前此使臣類有紀錄，意存潤飾，傳聞異辭；茲當就耳目所及，加以訂正：務求徵信，無事鋪張！臣銜命戰兢，每懷靡及。遵即於往返途次及使館餘閒，隨時採輯，略具草稿；續自回京數月以來，分門比類，以次告竣。臣愚，竊謂前疑盡釋，識神護之非誣；近事有徵，較陳編而略備。謹齋心薰沐，恭錄成書，上呈睿覽。外具該國地圖二幅，並錄臣「銜恩紀事韻語」二冊，隨書恭進。統祈皇上垂慈訓示，臣不勝惶悚屏營之至！謹奏。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奉旨：『留覽。欽此』。

## 凡例

一、琉球國於元延祐間曾分爲三，遂以中山自別於山南、山北。前明洪武初，三王並封。至永樂中，尙巴志復合爲一，宜改稱矣；而相沿不察，且私謂中山能併山南、北，有矜艷之意，故仍其舊。大抵中山世號忠順，本不敢若倭人僭立元和、寬永等名號，而但以琉球爲國名、中山爲王號而已。國朝康熙元年，頒賜王印，印文止「琉球國王之印」六字，不稱「中山」。今上以清篆告成，另鑄新印頒給，印文仍前。而先後使臣汪楫、徐葆光所錄尙以「中山」冠其書名，何耶？臣愚以爲詔書不沒其「中山」舊號者，詔必宣示、令衆共聞，故俯從其王與國人之意；而印則視內地諸道關防，祇應以「琉球」括之。今臣所續纂，務從其實；恪遵印文，惟稱「琉球國志略」云。

一、前代詔敕，凡前錄所收者，隨事存錄。至國朝歷賜御書、詔敕、諭祭諸文，並恭錄卷首，以昭聖代典謨。

一、圖書，自昔並稱。圖繪之設，本以摹狀形勢，令彈丸黑子可按圖而得耳。今所繪祇擇其有關天文、地理及中華聲教者，衍爲數則。若島夷日用瑣屑——如「舊錄」器玩之屬，概從略焉。

一、使之有「錄」，自明陳侃始；侃直曰「使錄」，郭汝霖、蕭崇業皆曰「使錄」

，俱止一篇。謝杰「使事補遺」始分八款，曰原委、使禮、冊封、用人、啓行、敬神、國俗、禦倭；外集有「日東交市記」，又「瑣言」二條——曰事權、曰恤役。至夏子陽「使錄」，則海圖之外，亦列八款：曰題奏、使事、禮儀、造舟、用人、敬神、質異、使務。國朝張學禮，則「紀略」、「雜錄」，各自成卷；汪楫則「疏抄」外，「中山沿革志」爲二卷，「雜錄」五卷——曰使事、疆域、俗尚、物產、神異。至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較爲賅備；然條類繁多、不相統系，稽考難於檢閱。今臣所纂，擬薈萃前使諸錄，互相考證，訂其譌舛；並參前史、旁及百家紀載有關琉球事實者，兼收彙輯；質以親所見聞，爰成「琉球國志略」一書，似較前錄稍詳。而云「略」者，以得自嚴程匆遽之餘，實不敢自信無誤，且冀竊比於古使臣「每懷靡及」之意焉。卷首於凡例、書目、圖繪外，首列御書、詔敕、諭祭文；次則星野、國統、封貢、輿地、山川、府署、祠廟、勝蹟、爵秩、賦役、典禮、兵刑、人物、物產、藝文、志餘，爲目十有六——而各目中有須條析者，別列小目附之，分爲十六卷。

一、琉球之有新志，猶是「使錄」之舊例爾。但「錄」係使臣一人之事，而「志」則關一國故實所存。方今中外一統，琉球被化尤深且久，似宜從中國諸道郡縣之例，故以志體擬錄，庶益堅其向化悃忱。抑或可宣付史局採臣所纂，俾附職方；則出自聖明鑒裁，非臣所敢擅請也。

# 採用書目

- 欽定「明史」
- 「大清會典」
- 「淵鑑類函」
- 「大清一統志」
- 「福建通志」
- 「太學錄」
- 「隋書」
- 「南史」
- 「唐書」
- 「宋史」
- 「元史」
- 「明實錄」
- 「明一統志」
- 「明會典」

明陳侃嘉靖甲午「使錄」

高澄「甲午操舟記」

郭汝霖嘉靖辛酉「使錄」

蕭崇業萬曆己卯「使錄」

謝杰己卯「使錄撮要補遺」、「日東交市記」

夏子陽萬曆丙午「使錄」

胡靖崇禎癸酉「記錄」

國朝張學禮「使琉球紀」、「中山紀略」

汪楫「冊封疏抄」、「中山沿革志」、「使琉球雜錄」、「海東吟稿」

林麟焄「竹枝詞」

海寶「使琉球詩」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使琉球詩」

「中山世續圖」

「中山世鑑」

「中山詩彙集」

「指南廣義」

杜氏「通典」

「羸蟲錄」

「星槎勝覽」

「集事淵海」

「使職要務」

「廣輿記」

鄭若曾「日本圖纂」

「朝野僉載」

「寰宇記」

「池北偶談」

「職方外紀」

「殊域周咨」

「渡海輿記」。

# 琉球國志略目錄

## 首卷

御書

(一)

詔敕

(一)

諭祭文

(七)

圖繪

(三)

琉球星野圖(一四) 琉球國全圖(二六) 琉球國都圖(二八) 諭祭先王廟圖(三〇)

册封中山王圖(三三) 中山王圖(三四) 天使館圖(三六) 球陽八景圖(略) 封舟

圖(二六) 玻璃漏圖(三〇) 羅星圖(三一) 針路圖(三二)

## 卷一

星野

(三五)

## 卷二

國統

(三七)

## 卷三

封貢

(四)



卷四（上）

輿地……………（九三）

建置（九三）疆域（九五）形勝（一〇七）城池（礮臺附）（一〇八）

卷四（下）

風俗……………（一一一）

形質（一一）氣候（二三）習尚（二三）儀節（二六）節令（三〇）服飾（三三）

舍宇（二六）

卷五

山川……………（一二九）

國中山（二九）屬島山（三三）海（潮候、風信、針路附）（三四）水泉（二七）

橋梁（二五）

卷六

府署……………（一五三）

王府（世子府附）（二五）使館（二五）學校（二六）

卷七

祠廟（寺院附）……………（一六三）

卷八

勝蹟……………(一八七)

卷九

爵秩……………(一九五)

卷十

賦役……………(二〇一)

卷十一

典禮……………(二〇三)

卷十二

兵刑……………(二三一)

卷十三

人物……………(二三五)

賢王(三五) 忠節(三八) 忠義(三八) 孝義(三九) 列女(四〇) 文苑(四三) 方外

(四三)

卷十四

物產……………(二三五)

卷十五

藝文……………(二四七)

卷十六

志餘……………(二八五)

附錄

續琉球國志略……………趙新(二九一)

# 琉球國志略首卷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御書

聖祖仁皇帝御筆「中山世土」(康熙二十一年賜王尙貞)。

世宗憲皇帝御筆「輯瑞球陽」(雍正二年賜王尙敬)。

皇上御筆「永祚瀛壖」(乾隆四年賜王尙敬)。

## 詔敕

順治十一年封王尙質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帝王祇德應治，協於上下，靈承於天；時則薄海通道，罔不率俾，爲藩屏臣。朕懋績鴻緒，奄有中夏。聲教所綏，無間遐邇；雖炎方荒略，亦不忍遺。故遣使招徠，欲俾仁風，暨於海滋。爾琉球國，粵在南徼。乃世子尙質，達時識勢，祇奉明綸；既令王舅馬宗毅等獻方物、稟正朔，抒誠進表，繳上舊詔敕印，朕甚嘉之！故特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捧詔印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仍錫

以文幣等物。爾國官僚及爾氓庶，尙其輔乃王、飭乃侯，度協摠乃蓋守、乃忠誠，慎又厥職，以凝休祉，綿於奕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賜王印一、緞幣三十四，妃緞幣二十四。

臣按前使臣張學禮「記」：「將敕印付官張宿耀上左臺宣讀，王跪聽；宣畢，將敕印並恩賜蟒緞、裝花綾綢四十八匹，付王收受。王妃敕諭付官孟道脈上右臺宣讀，王妃跪聽；宣畢，將蟒緞、裝花綾綢四十八匹付王轉付妃收受」：則似有兩敕，設兩臺；而匹數亦與詔文不符。謹錄之，以俟參考。

### 康熙元年封王尙質敕

皇帝敕諭琉球國世子尙質：爾國慕恩向化，遣使入貢；世祖章皇帝嘉乃抒誠，特頒恩賚，命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等齎捧敕印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乃海道未通，滯閩多年，致爾使人物故甚多。及學禮等奉掣回京，又不將前情奏明，該地方督、撫諸臣亦不行奏請。迨朕屢旨詰問，方悉此情。朕念爾國傾心修貢，宜加優恤；乃使臣及地方各官逗遛遲誤，豈朕柔遠之意！今已將正副使、督撫等官分別處治。特頒恩賚，仍遣正使張學禮、副使王垓，令其自贖前罪，暫還原職，速送使人歸國；一應敕封事宜，仍照世祖章皇帝前旨行。朕恐爾國未悉朕意，故再降敕諭，俾爾聞知。

## 康熙二十二年封王尙貞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躬膺天眷，統御萬邦；聲教誕敷，遐邇率俾。粵在荒服，悉溥仁恩；奕葉承祧，並加寵錫。爾琉球國地居炎徼，職列藩封；中山王世子尙貞屢使來朝，貢獻不懈。當閩疆反側、海寇陸梁之際，篤守臣節，恭順彌昭；克殫忠誠，深可嘉尚！茲以序當纘服，奏請嗣封。朕惟世繼爲家國之常經，爵命乃朝廷之鉅典；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林麟焄，賚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爾國臣僚以及士庶，尙其輔乃王慎修德政，益勵惓忱；翼戴天家，慶延宗祀；實惟爾海邦無疆之休。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 康熙二十二年封王尙貞敕

皇帝敕諭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貞：惟爾遠處海隅，虔修職貢；屬在冢嗣，序應承祧。以朝命未膺，罔敢專擅；恪遵典制，奉表請封。朕念爾世守臣節，忠誠可嘉！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林麟焄，賚敕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並賜爾及妃文幣等物。爾祗承寵眷，懋紹先猷；輯和臣民，慎固封守；用安宗社於苞桑，永

作天家之屏翰。欽哉，毋替朕命！故諭。

頒賜國王：蟒緞二匹、青綵緞三匹、藍素緞三匹、閃緞二匹、衣素緞二匹、錦三匹、紗四匹、羅四匹、綢四匹。

頒賜王妃：青綵緞二匹、藍綵緞二匹、粧緞一匹、藍素緞二匹、閃緞一匹、衣素緞二匹、錦二匹、紗四匹、羅四匹。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康熙五十八年封王尙敬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恭膺天眷，統御萬邦；聲教誕敷，遐邇率俾。粵在荒服，悉溥仁恩；奕葉承祧，並加寵錫。爾琉球國地居炎徼，職列藩封；中山王世子曾孫尙敬屢使來朝，貢獻不懈。當閩疆反側、海寇陸梁之際，篤守臣節，恭順彌昭；克殫忠誠，深可嘉尚！茲以序當纘服，奏請嗣封。朕惟世繼爲家國之常經，爵命乃朝廷之鉅典。將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賚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爾國臣僚以暨士庶，尙其輔乃王慎修德政，益勵惓忱；翼戴天家，慶延宗祀；實惟爾海邦無疆之休。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康熙五十七年八月□□日。

康熙五十八年敕諭王世子尙敬

皇帝敕諭琉球國中山王世子曾孫尙敬：惟爾遠處海隅，虔修職貢；屬在冢嗣，序應承祧。以朝命未膺，罔敢專擅；恪遵典制，奉表請封。朕念爾世守臣節，忠誠可嘉！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齎敕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並賜爾及妃文幣等物。爾祇承寵眷，懋紹先猷；輯和臣民，慎固封守；用安宗社於苞桑，永作天家之屏翰。欽哉，毋替朕命！故諭。

頒賜國王：蟒緞二匹、青綵緞三匹、藍綵緞二匹、閃緞二匹、衣素緞二匹、綿三匹、紗四匹、羅四匹、綢四匹。

頒賜王妃：青綵緞二匹、藍綵緞二匹、粧緞一匹、藍素緞四匹、閃緞一匹、衣素緞二匹、綿二匹、紗四匹、羅四匹。

康熙五十七年八月□□日。

乾隆二十一年封王尙穆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恭膺天眷，統御萬方；聲教誕敷，遐邇率俾。粵在荒服，悉溥仁恩；奕葉承祧，並加寵錫。爾琉球國地居炎徼，遠隔重洋。世列藩封，屢膺朝命；



代修職貢，恭順彌昭。茲以中山王世子尙穆序當纘服，奏請嗣封。朕惟世繼爲家國之常經，爵命乃朝廷之鉅典；特遣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翰林院編修周煌，賚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爾國臣僚以暨士庶，尙其輔乃王慎修德政，益勵悃忱；翼戴天家，慶延宗祀；實惟爾海邦無疆之休。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日。

乾隆二十一年敕諭王世子尙穆

皇帝敕諭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穆：惟爾遠處海隅，虔修職貢；屬在冢嗣，序應承祧。恪遵典制，奉表請封。朕念爾世守藩服，恭順可嘉！特遣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翰林院編修周煌，賚敕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並賜爾及妃文幣等物。爾其祗承寵眷，克懋先猷；和輯臣民，增修德政；永延宗社之嘉祿，長作天家之屏翰。欽哉，毋替朕命！故諭。

頒賜國王：蟒緞二匹、青綵緞三匹、藍綵緞三匹、藍素緞三匹、閃緞二匹、衣素緞二匹、綿三匹、紗四匹、羅四匹、綢四匹。

頒賜王妃：粧緞一匹、青綵緞二匹、藍綵緞二匹、藍素緞二匹、閃緞一匹、衣素緞二匹、綿二匹、紗四匹、羅四匹。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日。

### 諭祭文

康熙二十二年諭祭故王尙質文

維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八月庚子朔，越六日乙巳，皇帝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中書舍人林麟焜諭祭於故琉球國王尙質之靈曰：朕受天景命，君臨萬邦；殊方海澨，罔不賓服。凡有恪共藩職、累世輸誠，則必生加錫命之榮，殛隆賻卹之典；所以旌揚歸附、柔懷荒遠，垂爲國憲，昭示億年。爾琉球國中山王尙質式廓前徽，誕膺世祚；作藩屏於南海，綏島服以咸寧；輯圭瑞於中邦，莅民人而胥靖。浮航貢賚，凜遵王享之規；踰險求章，虔秉朝宗之志。方謂河山永固，帶礪之祚常存；何期霜雪遄零，松柏之姿忽謝！眷言藩服，朕實傷焉！爰沛褒綸，優加祭卹。嗚呼！爾敦以下奉上之節，忠誠克勵於遐方；朕弘視遠如邇之仁，錫賚宜崇乎異數。肆陳芬苾，尙其來歆！

康熙五十八年諭祭故王尙貞文

維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六月壬寅朔，越祭日丁卯，皇帝遣冊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諭祭於故琉球國中山王尙貞之靈曰：朕撫綏萬邦

，中外一體；越在荒服，咸昇湛恩。矧效忠既篤於生前，斯賜卹彌隆於身後；眷言鴻代，宜賁龍光。爾琉球國中山王尙貞肅凜朝章，丕揚世緒；秉聲靈於天府，水靜鯨波；奉正朔於大庭，風清島服。靖共匪懈，恩早錫於九重；貞順彌加，時將歷乎三紀。方謂期頤未艾，何圖徂謝遙聞！深用愴懷，特頒祭卹。嗚呼！作屏翰於遐方，始終臣節；被優崇於幽窆，炳煥綸褒。用薦苾芳，尙其歌格！

康熙五十八年諭祭故王尙益文

維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六月壬寅朔，越祭日丁卯，皇帝遣冊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諭祭於故琉球國王尙益之靈曰：朕承天庥，撫馭區宇；罔有內外，並予輯綏。凡所賓貢，不忘存恤；有庸必報，雖遠弗遺；所以示懷柔、昭鉅典也。爾琉球國王嗣尙益承先受祚，繼志輸忠；世著勳勞，奉共球而內嚮；代修朝請，航溟渤以歸誠。乃莅職止於三年，嗣封闕於再世。眷言藩服，方期多福之是膺；勉樹嘉猷，詎意修齡之難得！訃音遠告，褒卹特申；雖錫命未逮於生前，而榮施實隆於身後。爰頒祭醴，用遣專官。嗚呼！玉冊遙傳，庶慰來王之志；綸函覃被，聿昭撫遠之忱。載設牲犧，庶其歌格！

## 乾隆二十一年諭祭故王尙敬文

維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七月丁卯朔，越二十有七日癸巳，皇帝遣翰林院侍講全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周煌諭祭於故琉球國中山王尙敬之靈曰：朕惟恩昭柔遠，眷藩服於東瀛；典著飭終，煥綸褒於北闕；奕世之效忠既篤，中朝之賜卹彌殷。爾琉球國中山王尙敬繼緒球陽，作屏華嶼；納葦琛乎萬里，曰求厥章；奉珪瑞者三十年，予嘉乃德。方期保艾，膺帶礪以延休；何意奄徂，感春秋之屢易！茲以覃恩於嗣服，益深追軫於重泉；式薦苾芬，用昭優渥。嗚呼！衍嘉聲於世土，業永河山；賁顯寵於天朝，光增窈窕。歆茲奠醑，庶克欽承！

## 康熙二十二年諭祭海神文（二道）

維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六月壬申朔，越二十日辛卯，皇帝遣冊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中書舍人林麟焜致祭於海神曰：惟神顯異風濤，效靈瀛海；扶危脫險，每著神功；捍患禦災，允符祀典。茲因冊封殊域，取道重溟；爰命使臣，潔將禋祀。尙其默佑津途，安流利涉；克將成命，惟神之休！謹告。

維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十二月戊戌朔，越八日乙巳，皇帝遣冊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中書舍人林麟焟致祭於海神曰：惟神誕昭靈貺，陰翊昌圖；引使節以邁征，越洪波而利濟。殊邦往復，成事無愆；克暢國威，實惟神佑。聿申昭報，重薦苾芬；神其鑒歆，永有光烈。謹告。

康熙五十八年諭祭海神文（二道）

維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五月癸酉朔，越祭日癸巳，皇帝遣冊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致祭於海神曰：惟神顯異風濤，效靈瀛海；扶危脫險，每著神功；捍患禦災，允符祀典。茲因冊封殊域，取道重溟；爰命使臣，潔將禋祀。尙其默佑津途，安流利涉；克將成命，惟神之休！謹告。

維康熙五十九年（歲次庚子）二月戊戌朔，越祭日丁卯，皇帝遣冊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致祭於海神曰：惟神誕昭靈貺，陰翊昌圖；引使節以邁征，越洪波而利濟。殊邦往復，成事無愆；克暢國威，實惟神佑。聿申昭報，重薦苾芬；神其鑒歆，永有光烈。謹告。

乾隆二十一年諭祭海神文（二道）

維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六月丁酉朔，越六日壬寅，皇帝遣冊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周煌致祭於海神曰：惟神顯異風濤，效靈瀛海；扶危脫險，每著神功；捍患禦災，允符祀典。茲因冊封殊域，取道重溟；爰命使臣，潔將禋祀。尙其默佑津途，安流利涉；克將成命，惟神之休！謹告。

維乾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二月癸亥朔，越十三日乙亥，皇帝遣冊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周煌致祭於海神曰：惟神誕昭靈貺，陰翊昌圖；引使節以邁征，越洪波而利濟。殊邦往復，成事無愆；克暢國威，實惟神佑。聿申昭報，重薦苾芬；神其鑒歆，永有光烈。謹告。



圖  
繪

琉球國志略



琉球星野圖

日本

琉球



寧波

紹興

星紀

台州

温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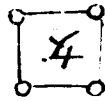
兼斗分

福寧

金華

福州

南



之

衛州

建寧 女分不

延平

興化

嚴州

邵武

泉州

汀州

漳州

潮州 牛分不

惠州

黃州

南雄

韶州

肇慶

高州

雷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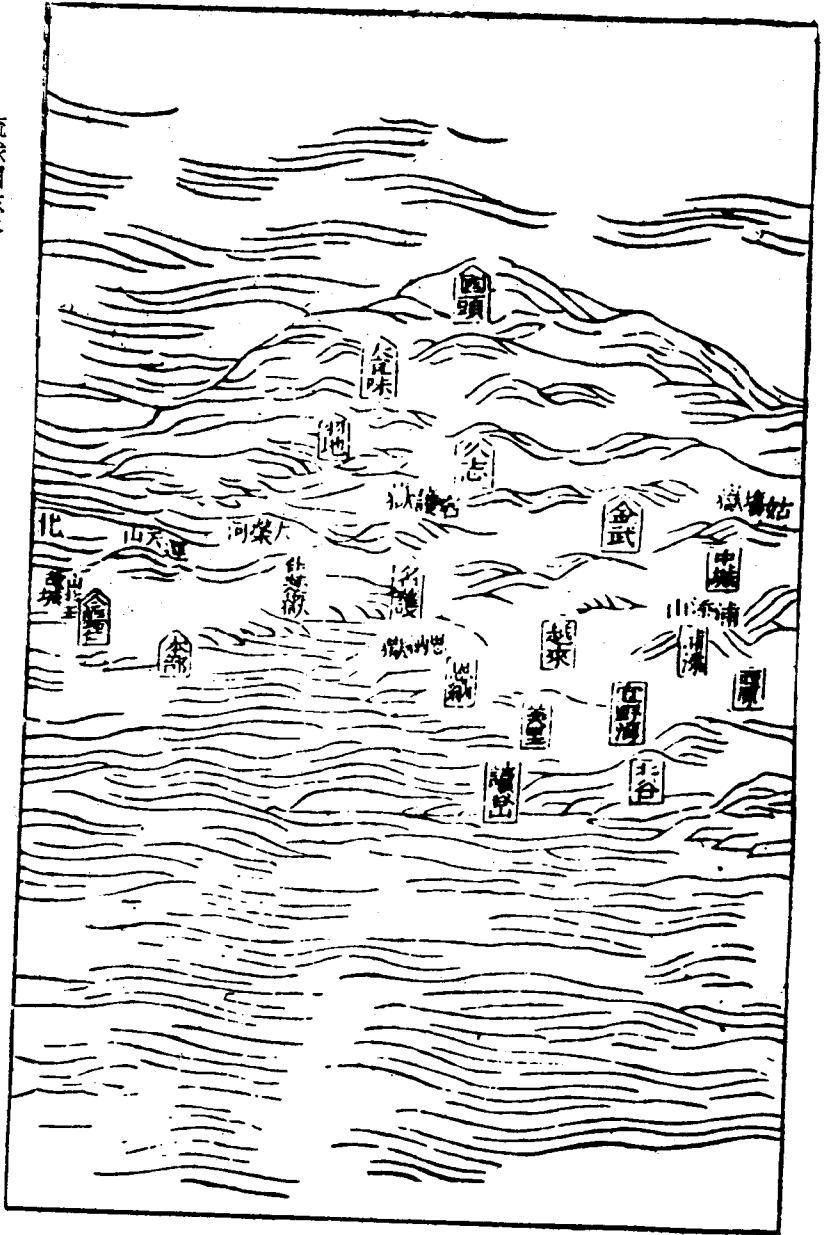
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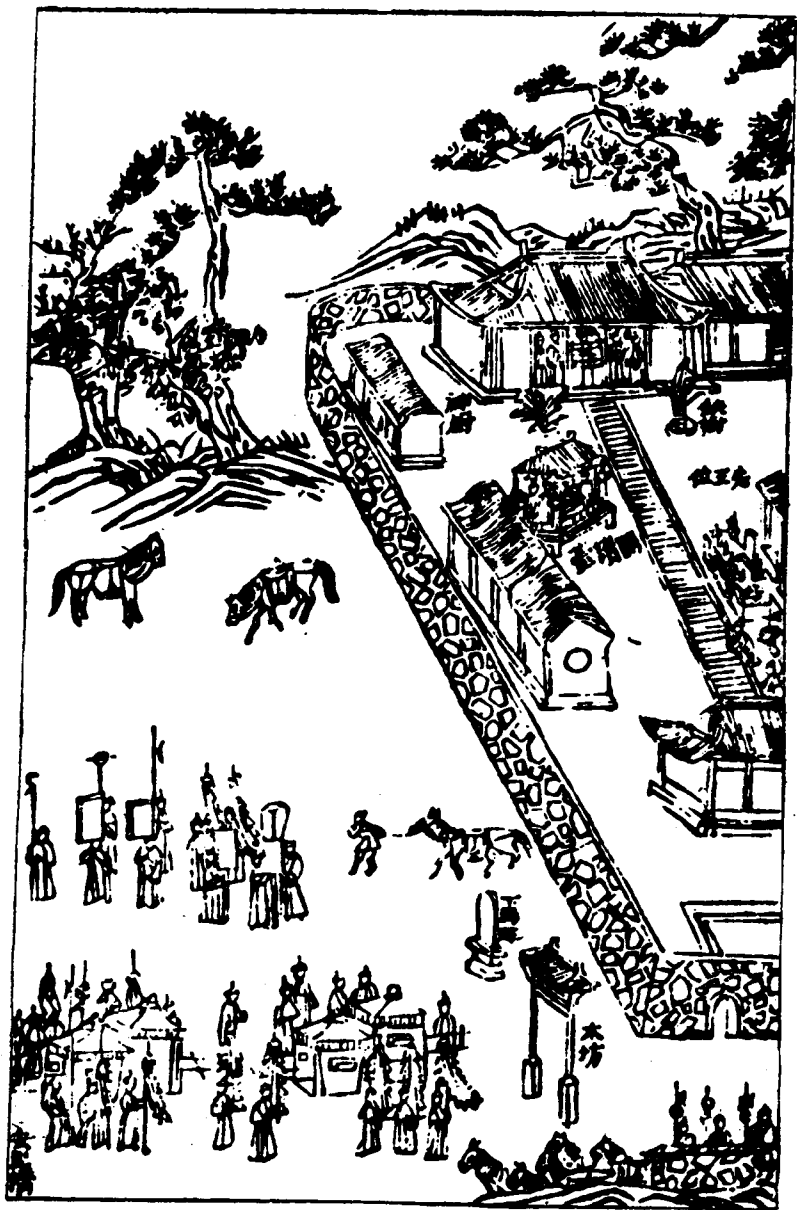
琉球國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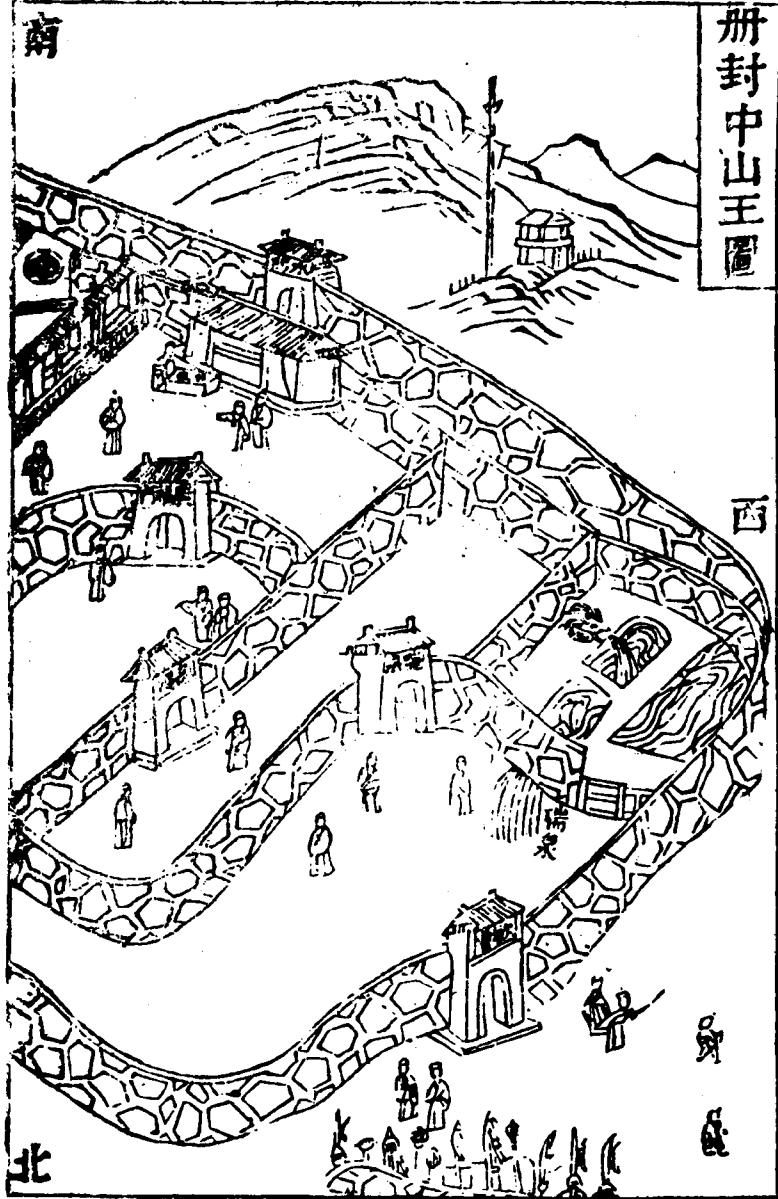
諭祭先王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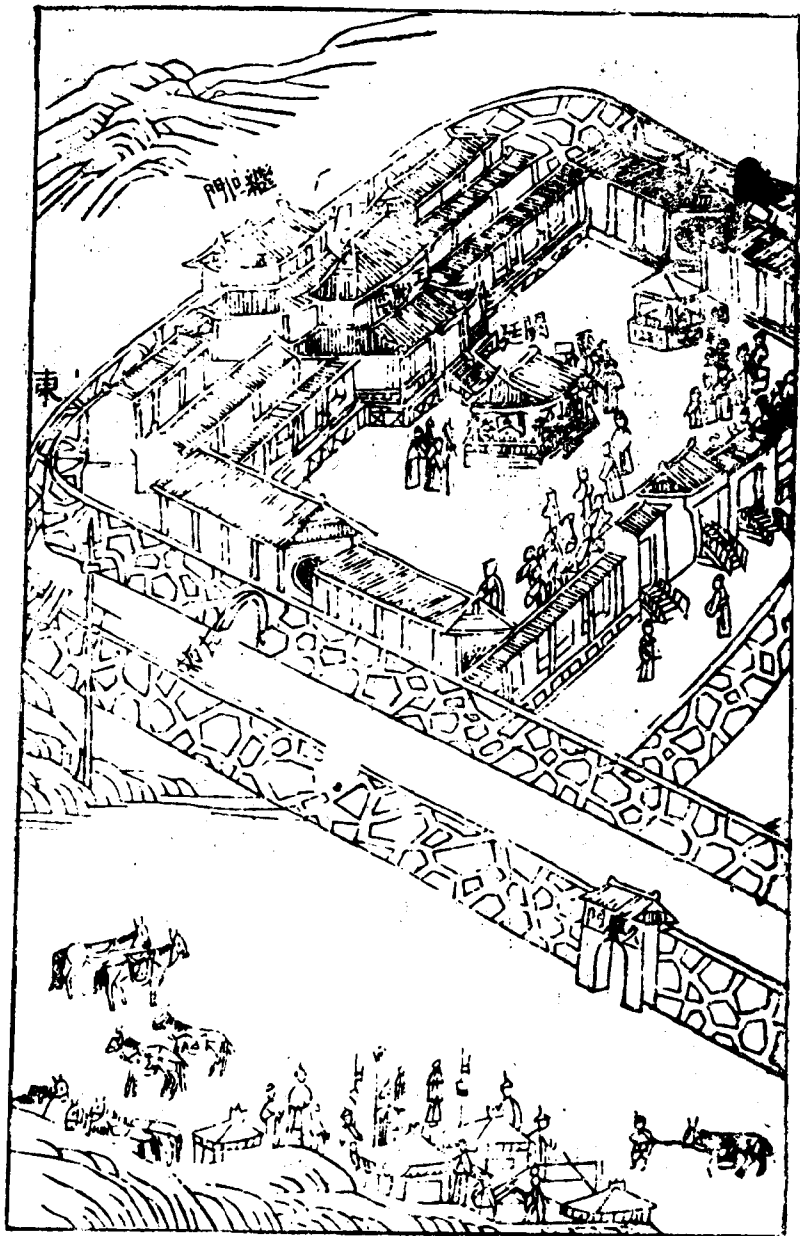






冊封中山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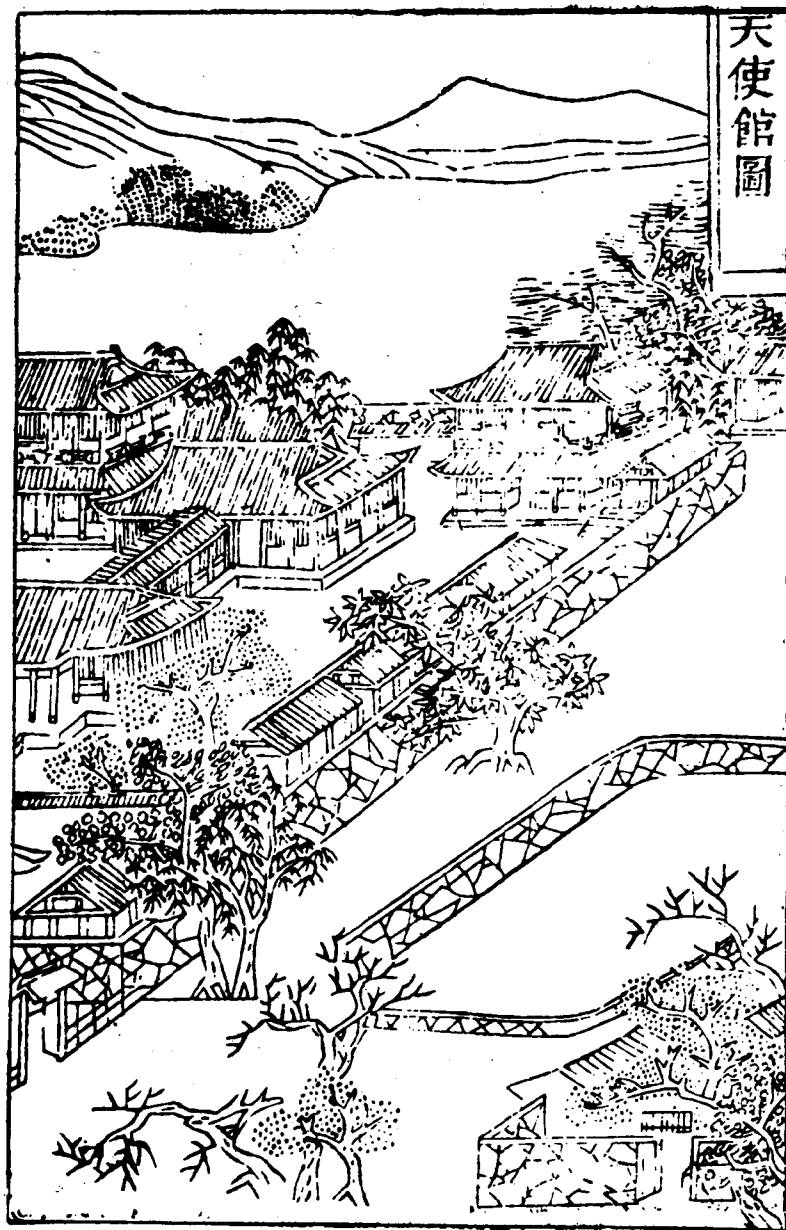
中山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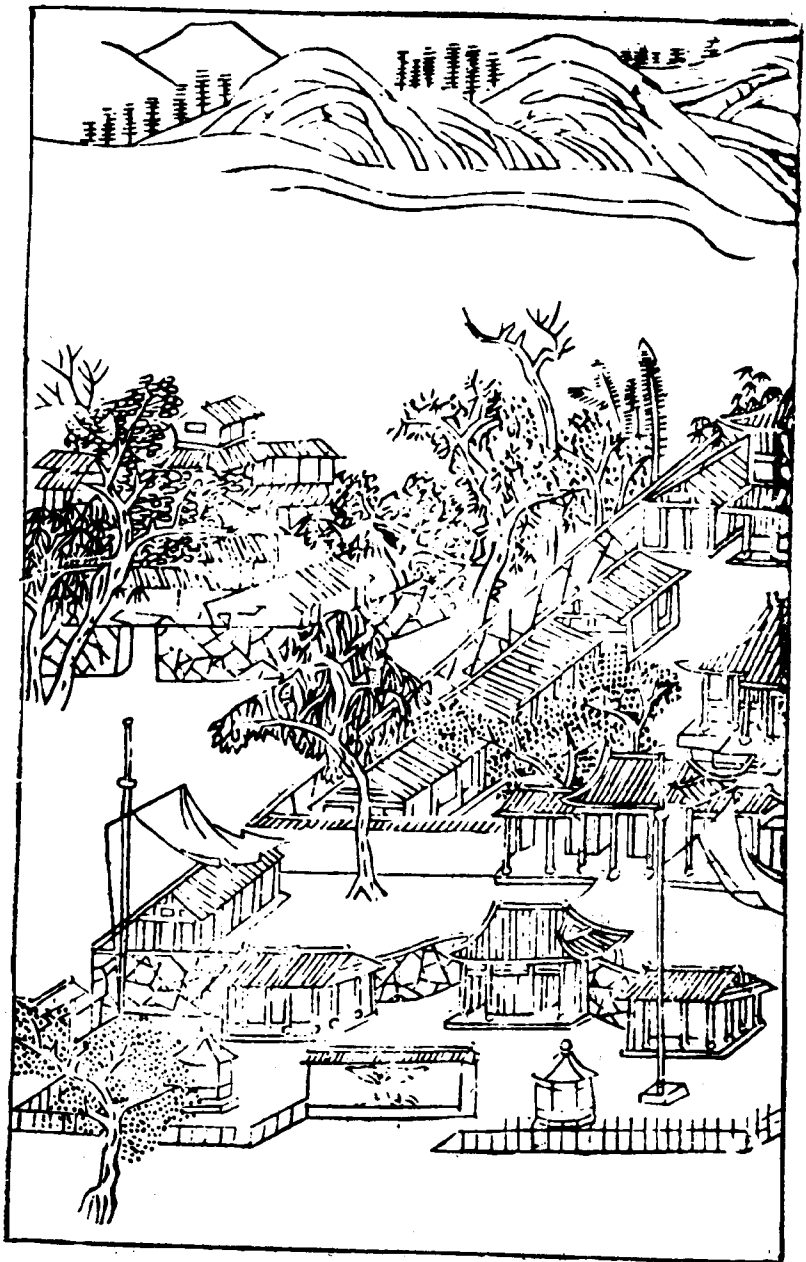
年十八歲乾隆四年  
巳未月 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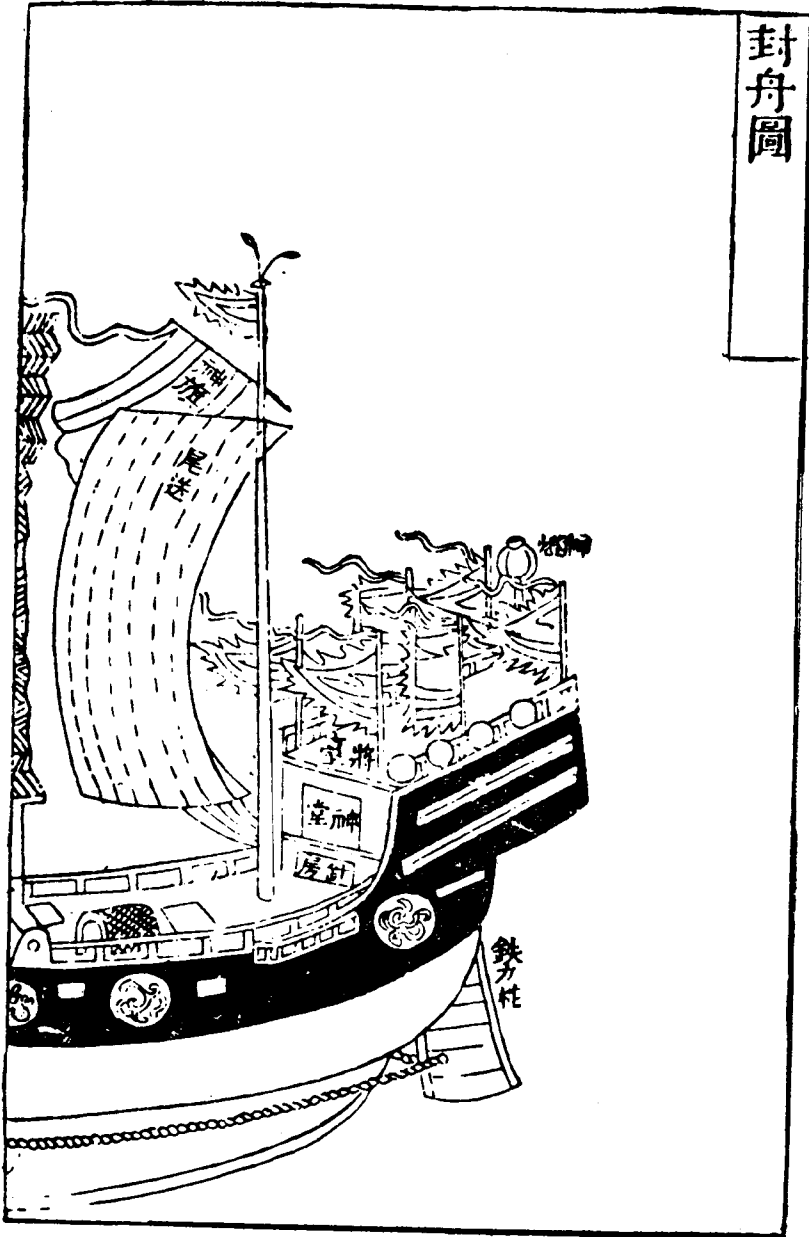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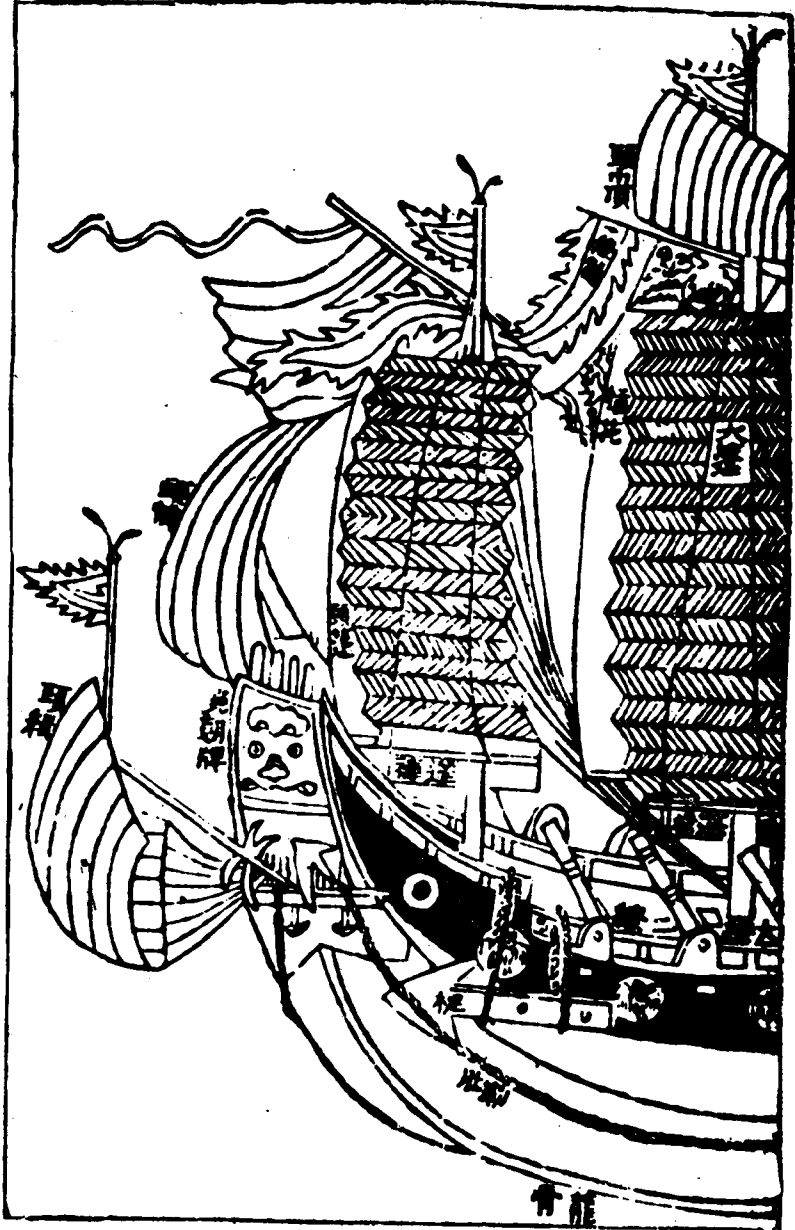
天使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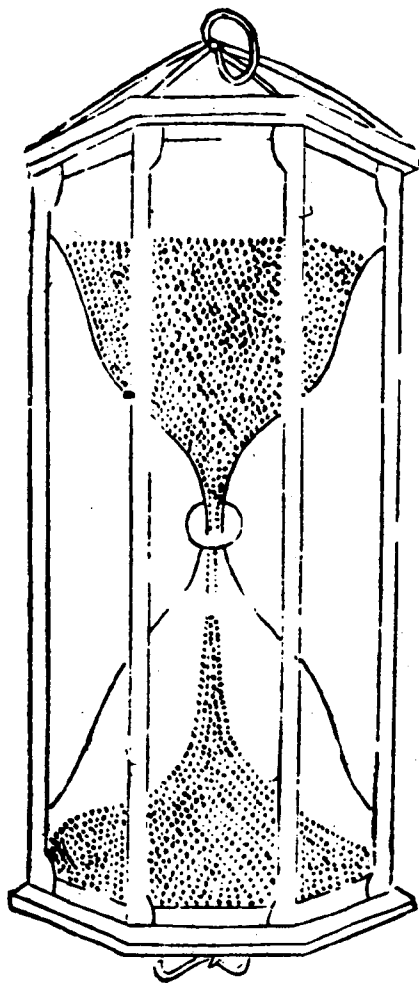
封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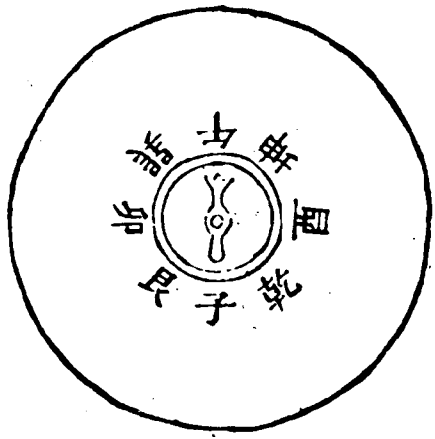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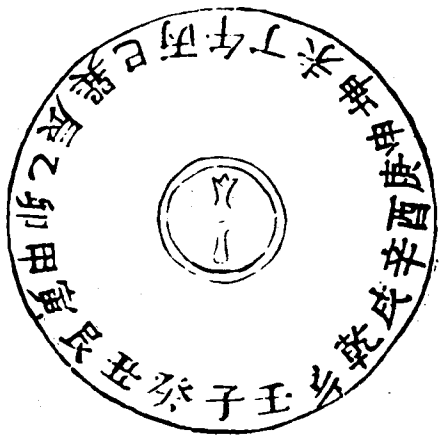
玻璃漏圖



八方位定



二十四向定





五里子針五里長赤海

鳴尾

五里子針六里長赤海

鳴尾赤

四里子針三更過姑米山

四里子針二更

四里子針三更至姑米山

姑米山

山處馬

東

南  
山  
北

四里子針  
四里子針

五里子針六里長赤海

五里子針十更

五里子針三更過姑米山

五里子針出赤海

五里子針三更過姑米山

五里子針赤海

山處破



# 琉球國志略卷一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星野

王者體國經野，仰觀俯察，以施其裁成參贊之方，尙已。是以「周禮」大司徒設土訓，以周知九道之廣輪；「大易」「通卦驗」立圭表，以審視五星之經緯。欽惟聖祖仁皇帝北辰星共，乾坤合德。念琉球僻處東南海外，思有以定其分度次舍之象，與正其陰陽寒暑之宜；特遣精習理數內臣聯颿飛渡，測晷占辰。務本夫張衡、裴秀之規，以準其遠近、紆直之實；洵海邦萬世之指南也。我皇上繼天立極，曩覆羣生；薄海內外，龍虎景從，箕畢攸好。近以西定伊犁，仍命大臣前往相度；蓋豎亥所不能步、大章所未及測者，又先後有同揆已。臣管蠡之微，莫窺萬一；謹錄成章，以著無外之盛。志星野。

康熙五十八年，聖祖仁皇帝特遣內廷八品官平安、監生豐盛額偕冊使海寶、徐葆光同往琉球國測量。按琉球分野，與揚州吳越同屬女牛星紀之次，俱在丑宮。舊測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福建北極出地二十六度三分；今測琉球北極出地二十六度二分三釐，地勢在福州正東偏南三里許。舊測福建偏度去北極中線偏東四十六度三十分，今測琉球偏度去北極中線偏東五十四度，與福州東西相去八度三十分；每度二百里推算，徑直海面

一千七百里。凡船行六十里爲一更，自福州至琉球姑米山四十更，計二千四百里；自琉球姑米回福州五十更，計三千里；乃繞南、北行，里數故稍爲紆遠耳。始知從前動稱萬里者，皆屬縣揣云。

臣按夏子陽「錄」云：「以一統輿圖視之，則在東南；以閩省視之，則在閩之東北。故去必仲夏，乘西南風；來必孟冬，乘東北風」。茲役多用乙針，直指姑米，遙度中山；又似實居良方。姑據所見，罔敢臆斷。

# 琉球國志略卷二

## 國統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天生民，立之君。自堯、舜以來，正朔相承，尊無二上；國統歷歷可紀。至若四陲荒渺，彈丸黑子之地，莫不各君其國；而聲教之所未通，即皆甲子無稽，世次湮滅，理有固然。其列於圖經——如內地郡國志者，惟朝鮮最詳，而琉球即次之；則唯其回面內向、沐浴雅化之已久也。我朝定鼎燕京，琉球率先歸附；不敢自王，敦請襲封。嗣後貢職恪共，世守藩臣之分；憑藉龍靈，鎮撫荒徼，享祚綿遠，長作東南屏蔽；有由來矣。臣使役甫竣，諏詢往迹，知中山一區，禪革互乘。匪特「隋書」歡斯，茫無可據；即如洪、永初封，亦非姓尚。爰按「前錄」，博採歷史；並其國中撰述，亦必詳譯覈審。上自天孫遞至今爵，原流悉著，年世胥陳，務期信者有傳、疑者備考；且以告守茲上者，毋恃險隘、毋敢驕淫、毋作威福、毋忘鑒戒云！志國統。

天孫氏：琉球始祖。其初有一男、一女，生於大荒，自成夫婦，曰阿摩美久。生三男、二女。長男即天孫氏，開國始主也。次男爲諸侯始，三男爲百姓始。長女曰君君，次女曰祝祝，爲國守護神；一爲天神，一爲海神。今寺院有三首六臂女神，手執日月，名曰天滿大自在天神。「汪錄」云：『名「辨戈天」，崇祀特隆』；蓋即此也。「隋書」



云：『王姓歡斯，名渴刺兜，國人呼王爲「可老羊」、王妻曰「多拔茶」』；其即天孫氏之世歟！「天滿」、「歡斯」，國語音皆相混；故訛耳。傳二十五代，姓氏俱無考。起洪荒乙丑；至宋淳熙十三年（丙午），逆臣利勇鳩而弑之，遂自立。浦添按司舜天討之，利勇死；諸按司羣奉爲王，天孫氏遂亡。凡一萬七千八百零二年。

舜天：日本人皇後裔，大里按司朝公子，爲浦添按司。宋淳熙間，天孫氏逆臣利勇弑君自立；舜天討之，衆推爲王，年二十一。嘉熙元年，薨；在位五十一年，壽七十二。子舜馬順熙嗣（有傳）。

舜馬順熙：舜天長子。淳熙十二年，生。嘉熙二年立，年五十四。淳祐八年，薨；在位十一年，壽六十四。子義本嗣。

義本：舜馬順熙長子。開禧二年，生。淳祐九年立，年四十四。某年，國中大饑；三年，疾疫：人民口失。君歎息，謂羣臣曰：『饑疫並行，不德誰讓』！羣臣舉天孫氏後惠祖嫡孫英祖。義本悅，召試國政。舉賢、退不肖，疾疫遂止。攝政七年，義本讓位，退隱北山。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

——舜天至義本，凡三傳，共七十三年。

英祖：天孫氏裔惠祖世主孫。宋紹定二年，生。長爲伊祖按司。寶祐元年，攝政。

景定元年，受義本讓位，年三十二。元大德三年，薨；在位四十年，壽七十一。子大成嗣（有傳）。

大成：英祖世子。淳祐七年，生。大德四年立，年五十四。至大元年，薨；在位九年，壽六十二。子英慈嗣（有傳）。

英慈：大成次子。咸淳四年，生。至大二年立，年四十二。皇慶二年，薨；在位五年，壽四十六。子玉城嗣（有傳）。

玉城：英慈第四子。元貞二年，生。延祐元年立，年十九。世衰政廢，內色外禽，諸按司不朝。大里按司稱「山南王」，今歸仁按司稱「山北王」；玉城惟有首里等數國，自稱「中山王」：國分爲三，時發兵相攻戰。至元二年，薨；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一。子西威嗣。

西威：玉城長子。至和元年，生。至元三年立，年十歲。政歸母妃，牝雞亂政。至正十年，薨；在位十四年，壽二十二。時浦添按司察度有德，人心悅服；國人廢世子，奉察度爲王。

——英祖至西威，凡五傳，共九十九年。

察度：浦添間切謝那村奧間大親之子。始爲浦添按司。西威薨，世子五歲，母妃亂政；元至正十年，國人廢世子而立之。明洪武二十八年，薨；在位四十六年，年壽無考。

。子武寧嗣（有傳）。

武寧：察度世子。至正十六年，生。洪武二十九年立，年四十一。違父遺命，荒於禽色，晝夜逸遊；諸侯背叛。永樂三年，薨；在位十年。

臣按洪武二十八年察度卒，武寧以二十九年立。「明實錄」：永樂改元，武寧始計告於朝。二年，遣行人時中往祭賻，並詔武寧襲爵。三年，時中使琉球還。當是時，尙巴志既滅山南、山北，並滅中山。武寧遂以三年薨，巴志又奉其父思紹爲王，故五年思紹以父武寧之喪來告也。若「世續圖」及「中山世鑑」俱云「武寧在位二十六年，以永樂十九年卒，巴志以二十年立」；則是誤謂巴志滅武寧而自立，追封其父思紹爲王；故紀年不合耳。至「明實錄」間有故王已薨，尙書王貢者，則以未及赴喪故也。「徐錄」云：「武寧，永樂四年受封，薨於永樂三年」；亦非是。

——察度至武寧，凡二傳，共五十六年。

思紹：初爲山南王佐鋪按司，其子尙巴志嗣職。山南王無道，糾合義兵攻之，並攻山北王、中山王，次第滅之；奉思紹爲王。永樂四年立，五年以父武寧之喪來告；實非父子也。成祖賜祭武寧，詔思紹嗣爵。永樂十九年，薨；在位十六年，壽無考。子尙巴志嗣。

臣按「中山世鑑」謂「宣德初，封尙巴志爲中山王，乃追封其父思紹爲王」；非也。追封之

王，主不入廟；今先王廟中有思紹神主，況「實錄」又鑿然可據也。

尙巴志：思紹嫡子。洪武五年，生。三十五年，年三十一，嗣佐鋪按司，後奉思紹爲王。永樂二十年立，年五十一。正統四年，薨；在位十八年，壽六十八。子尙忠嗣（有傳）。

尙忠：巴志次子。洪武二十四年，生。正統五年立，年五十。九年，薨；在位五年，壽五十四。子尙思達嗣。

尙思達：尙忠子。永樂六年，生。正統十年立，年三十八。十四年，薨；在位五年，壽四十二。無子，叔尙金福嗣。

尙金福：巴志第六子。洪武三十一年，生。景泰元年立，年五十三。四年，薨；在位四年，壽五十六。子尙泰久嗣。

尙泰久：金福長子。永樂十三年，生。景泰五年立，年四十。天順四年，薨；在位七年，壽四十六。子尙德嗣。

尙德：泰久第三子。正統六年，生。天順五年立，年二十一。君德不修，朝暮漁獵，暴虐無道。鬼界島叛、不朝貢數年，自將伐之；歸，彌自滿。成化五年，薨；在位九年，壽二十九。世子幼，國人廢之，奉內間里主御鎖側爲王。

——思紹至尙德，凡七傳，共六十四年。

臣按「明史」、「實錄」云：「金福卒，其弟布里與其子志魯爭立」；則爭者必應立之世子耳。而「中山世鑑」乃云：「泰久，尙金福第一子」；志魯，又果金福之第幾子耶？景泰六年詔書，則曰「金福既薨，其弟尙泰久……」；勅書亦曰「傳及爾兄，益隆繼述。爾乃王弟，宜紹國封」。「汪錄」引「世續圖」則云：「泰久係尙志達之弟」；「志」疑當作「思」。思達乃尙忠之子，而金福爲思達之叔；假泰久果係思達之弟，則泰久亦爲尙忠子而非金福子，尤非金福弟明甚。蓋「實錄」據請封疏，原無舛謬；而「世續」、「世鑑」二記，亦不勝矛盾矣。

尙圓：字思德，全伊平人。其先不可知；父尙稷，爲伊平里主。圓生有異瑞，長爲內間里主，累轉御鎖側；德盛民歸。尙德卒，子幼；國人廢而弑之，迎圓爲王。成化十二年，薨；在位七年，壽六十二。世子尙眞年十二，王弟尙宣威攝位（有傳）。

臣按「中山世鑑」云：「尙圓，當尙金福時，始給黃帽；泰久時，領內間里主——即今邊關理官」。又云：「久旱，獨其田不雨而潤，民驚傳爲異。圓懼，載妻子隱避十四年。尙金福聞其賢，召爲黃帽官，轉御鎖側——即今耳目官」云云。自尙忠至金福三世共止十四年，泰久僅七年；何以云「隱避一十四年」耶？且金福在泰久之前，何以金福時始給黃帽、泰久時旋領內間，而十四年隱避之後，金福復召爲黃帽官；此金福又果何屬耶？以臆考之，始給黃帽，當是尙忠前事；領內間，當是尙思達前後事；所云「尙金福聞其賢」，當是尙泰久聞其賢耳。

臣又按「世續圖」云：「尙圓王，成化六年庚寅即位，在位七年；成化十二年（己未）七月二十八日，卒」。夫六年爲庚寅，則十二年當是丙申；「汪錄」固辨之矣。今據圓覺寺西序「諱

辰牌」所錄，實作丙申；當是字訛無疑。觀下書成化十三年（丁酉），益信。

臣又按「世續圖」云：「成化十三年（丁酉），尙宣威即王位；在位僅六月，丙申八月四日卒」。既於丁酉即王位，而先以丙申卒耶！此「丙申」不知何指？且圓以丙申七月二十八日卒，宣威以丙申八月四日卒，則相距僅六日耳；何以云「在位六月」乎？「世鑑」云：「尙圓卒，世子尙眞年十三；宣威攝國事六閱月，國人樂附。後引尙眞掖就王位，己東嚮立；退隱於越來。其年卒」。據此，則是退隱後之年耳。若即謂是攝位之年，則圓以丙申七月卒，至年終僅五閱月；丁酉攝位六閱月之說俱不符矣。又云：「宣威，尙圓之弟。宣德五年（庚辰）生，壽四十八」；尤謬。宣德五年爲庚戌，若以丙申八月卒，則壽止四十七矣。

尙宣威：尙圓弟，少育於兄（夏子陽「錄」作「圓長子；立一年，未請封，卒」；誤）。九歲，從渡國頭至中山，爲黃帽官。圓卒，宣威立。成化十三年，引眞掖就王位，己東嚮立；退隱越來。是年八月，薨；壽四十八，國中私諡「義忠」。今其子孫尙存。立凡六閱月。

尙眞：尙圓世子。成化元年，生。十三年立，年十三。嘉靖五年，薨；在位五十年，壽六十二。子尙清嗣（有傳）。

尙清：尙眞子（「汪錄」據「世續圖」作天續王子，疑天續爲眞之他號）。弘治十年，生。嘉靖六年立，年三十一。三十四年，薨；在位二十九年，壽五十九。子尙元嗣

(有傳)。

尙元：尙清次子。嘉靖七年，生。三十五年立，年二十九。隆慶六年，薨；在位七年，壽四十五。子尙永嗣。

尙永：尙元次子。嘉靖三十一年，生。萬曆元年立，年二十一。十六年，薨；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五。無子，尙寧嗣。

尙寧：尙真孫、尙懿子（尙永無子）。萬曆十七年立，年二十六。四十年，倭入中山，襲執。王不屈，倭酋慶長異之，曰：『有此氣象，無惑乎受天朝封號也！』卒放回。泰昌元年，薨；在位三十二年，壽五十七。無子，尙豐嗣。

尙豐：尙永弟、尙久第四子。萬曆十八年，生。天啓元年立，年三十二。崇禎十三年，薨；在位二十年，壽五十一。子尙賢嗣。

尙賢：尙豐第三子。天啓五年，生。崇禎十四年立，年十七。國朝順治四年，薨；在位七年，壽二十三。弟尙質嗣。

尙質：尙賢弟。崇禎二年，生。順治五年立，年二十一。康熙七年，薨；在位二十一年，壽四十一。子尙貞嗣。

尙貞：尙質子。順治二年，生。康熙八年立，年二十五。四十八年，薨；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五。子尙益嗣。

尙益：尙貞世子尙純之子。康熙十七年，生。純爲世子，先卒；四十九年，以嫡孫立，年三十三。五十一年，薨；在位三年，壽三十五，未及請封。子尙敬嗣。

尙敬：尙益世子。康熙三十九年，生。五十二年立，年十四。乾隆十六年，薨；在位三十九年，壽五十二。子尙穆嗣（有傳）。

尙穆：尙敬世子。乾隆四年，生。十七年立，年十四。

臣按汪楫「錄」據「世續圖」尙清王謂爲「天纘王卜稱第五子」。徐葆光「錄」則云中山王無稱「天纘王」者，直謂爲尙眞第五子。然中山王亦多有他號者，如尙圓稱思德金而尙寧稱康翁、尙豐稱宗盛、尙賢稱秀英、尙質稱直高之類，「天纘」得無亦係尙眞之別稱歟！不然，何以傳元及永已歷三世，忽又及圓之孫寧、寧又及元之孫豐耶！但有疑當闕，斷以爲非尙眞子，不可；既以爲尙眞子，亦未見其可也。





# 琉球國志略卷三

翰林院侍講臣周 焯恭輯

## 封 貢（招撫、恩賜、褒卹、入監諸事附）

「書」云：「不寶異物，則遠人格」。故越雉旅葵，徵風聲之遠；而古先哲王，輒因日以懋厥德焉。國家文治邅隆，超唐、軼虞；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如衆星拱極，悉主悉臣。百餘年來，賈琛獻異，筐篚包匭，絡繹來庭；有「塗山」所未及輯、「王會」所難盡圖者，猗歟盛已。琉球，東南蕞爾，隋招之不至，元讐之不服。迄明初，始入貢稱臣，世爲屬國；然亦由明祖遣使慰諭而後致之。我世祖章皇帝應天受命，甫及三年，琉球則不需徵會，叩闕守臣，輸誠入貢。非夫赫聲濯靈、遠邇懷畏，何以得此！而其率先效順、世修侯度唯謹，亦足多也。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三錫恩綸，賚予稠疊；且免其貢焉，及常貢內非其國所產概予捐除。世宗憲皇帝嘉其恭順，屢輟貢期；該國君臣益深感激，恪共典禮，歷久彌虔。恭逢皇上御極，揆文奮武，萬國梯航；東撫暹羅，南懷緬甸，西掃伊犁、大宛，罔不率俾；矧琉球世守藩封者哉！今茲臣忝膺介選，遠賫簡書；開讀之日，拜瞻三朝宸翰，鸞翥龍翔，後先輝映；洵爲海邦世寶，榮寵莫踰。爰集封貢事宜，並以前代招撫諸事附見於篇；重昭聖朝綏來雅化，度越前古；亦以徵「東風入律，海不揚波」，良非虛語云爾。志封貢。

明洪武五年，太祖遣行人楊載賈詔至國。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自元政不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不庭，西平漢主陳有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越、北清幽燕。朕爲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邦，播告朕意；使者所至，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東南，遠處海外，未及報知。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奉表貢方物（「中山世鑑」云：「貢物，馬、刀、金銀酒海、金銀粉匣、瑪瑙、象牙、螺殼、海巴、櫂子扇、泥金扇、生紅銅、錫、生熟夏布、牛皮、降香、速香、檀香、黃熟香、蘇木、烏木、胡椒、硫磺、磨刀石」）。

臣按隋大業元年，海帥何蠻上言：「海上有烟霧狀，不知有幾千里；乃流求也」。流求之名，始見於此。三年、四年，屢遣使招之，不服。元世祖至元中，會命將往伐，無功而還。成宗元貞初，亦以師征，卒不聽命。至明太祖洪武初，遣行人賈詔往諭，而方貢乃來。此琉球通中國之始也。

七年，王又遣泰期等入貢，並上皇太子箋。太祖賜「大統曆」及文綺、紗羅，賜泰期衣幣、靴襪；副使惹爬燕之及通事，從人皆有賜。是年，泰期復來貢，並上皇太子箋。八年，太祖命附祭琉球山川於福建（先是，天下山川，太祖皆躬祀；太常以琉球入朝，亦請祀已兩年矣。至是，禮部尙書牛諒言「躬祀非禮」，始改命）。

九年，太祖命刑部侍郎李浩齎賜文綺、陶鐵器；且以陶器七萬、鐵器千，就其國市馬及硫磺。王遣泰期從浩入，貢馬四十四。浩言其國不貴紈綺，惟貴磁器、鐵釜；自是賞賚，多用是物。

十年，王又遣泰期等表賀元旦，貢馬及硫磺。

十一年、十三年，貢方物；賜賚悉如例。

十五年，王又遣泰期及亞蘭匏等貢馬及硫磺。太祖賜幣帛有加，命尙佩監奉御路謙送泰期等返國。

十六年，王遣亞蘭匏等表賀元旦，貢方物；山南王承察度亦遣其臣師惹等奉表入貢。太祖賜王鍍金銀印及幣帛七十二匹，賜山南王幣帛如之。時二王與山北王互相攻伐，遣中使梁民敕王。敕曰：『王居滄海之中，崇山環海爲國；事大之禮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育民，行事大之禮；自朕即位十有六年，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尙佩監路謙報王誠禮；何期復遣使來謝！今令內使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齎符，賜王鍍金銀印一。近使者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罷戰息民，務修爾德；則國用永安矣。』並敕諭山南王承察度（「福建通志」作承宗，誤）、山北王帕（「通志」作怕）尼芝；敕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內，生民衆矣。天恐生民互相殘害，特生聰明者主之。邇者琉球國王察度堅事大之誠，遣使來報；

而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人隨使者入覲，鑒其至誠，深可嘉尚！近使者自海中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棄農業，傷殘人命；朕聞之，不勝憫憐！今遣使諭，二王能體朕意思息兵養民，以綿國祚，則天祐之；不然，悔無及矣！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入謝；各賜衣幣。

十七年，王遣阿不耶等入貢；賜鈔幣。

十八年，表賀元旦，貢方物；太祖賜王海舟一。山南王如之，補給山南王、山北王駝紐鍍金銀印各一。

十九年，王遣亞蘭匏等貢馬百二十四匹、硫磺萬二千斤；賜宴及鈔。

二十年，王遣亞蘭匏等貢方物，進皇太子箋，獻馬。山南王承察度叔汪英紫氏、山北王帕尼芝亦各遣使入貢。

二十一年，王遣使甚模結致等貢馬，賀天壽聖節。

二十三年，表賀元旦，貢方物；世子武寧亦貢馬五匹、硫磺二千斤、胡椒二百斤、蘇木三百斤。通事屋之結等私攜胡椒三百斤、乳香十斤爲門者所獲，當入官；詔還之，仍賜屋之結等六十人鈔各十錠。

二十四年，王及世子武寧遣亞蘭匏、鬼谷致等貢馬及方物。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遣使表賀天壽聖節。

二十五年，王及世子武寧各進表箋，貢馬；並遣從子日孜每濶八馬、寨官子仁悅慈

入國子監讀書，太祖各賜衣巾、靴襪並夏衣一襲、鈔五錠。秋，又賜羅衣各一襲及靴襪衾褥（此國人就學之始）。山南王亦遣從子三五郎尾及寨官子實他盧尾賀段志等入監讀書，賚如中山例。遣歸惠州海豐所送至京採硫磺遭風人才孤那等二十八人，賜閩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便往來（今所存者七姓；然毛、阮二姓又萬曆間再賜者，實僅金、梁、鄭、林、蔡五家）。賞通事程復、葉希尹以寨官兼通事職，加冠帶；從王請也。

二十六年，王遣使麻州等貢方物。已又遣使壽禮結致等貢馬，偕寨官子段志每入監讀書；太祖命賜夏衣、靴襪。秋，又賜羅、絹衣各一襲；僉從各給布衣。

二十七年，王遣亞蘭匏等貢方物；賜宴於會同館，賞亞蘭匏品秩、冠帶。以通事程復、葉希尹充千戶；從王請也。賜王相秩同中國王府長史，稱王相如故。

二十八年，王遣王相亞蘭匏貢方物，山北王岷、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遣使入貢；賜鈔有差。

二十九年，王兩遣使貢方物，山北王攀安知、山南王承察度、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入貢；詔遣三五郎臺（「實錄」前作尾，今作臺）等歸省，賜銀鈔、緞匹有差。會世子武寧遣使入貢，偕寨官子麻奢理、誠志魯二人入監。三五郎臺復與俱來，請卒業；太祖許之，仍賜衣巾、靴襪。

三十年，王兩遣使貢馬及硫磺，山北王、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入貢。

三十一年，王遣亞蘭匏等貢馬及硫磺，世子武寧貢如之；女官生姑魯妹偕入謝恩，以昔常在京讀書也。三月，太祖命以冠帶賜王，並賜臣下冠服。

永樂元年，太宗遣使以「即位詔」諭王，王遣從子三吾良暨奉表賀，且貢方物。太宗遣行人邊信、劉亢齋絨綿、綺幣賜王；還奏稱旨，擢信爲湖廣道監察御史、亢爲工科給事中。未幾，王卒，子武寧遣三吾良暨訃告於朝。山南王弟汪應祖遣長史王茂入貢。山北王攀安知遣使善住古耶貢方物，丐賜冠帶、衣服；太宗許之。

二年正月，太宗遣行人時中往祭，賻以布帛；詔武寧襲爵。詔曰：「聖王之治，協和萬邦；繼承之道，率由常典。故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受命皇考太祖高皇帝，作屏東藩，克修臣節；暨朕即位，率先歸誠。今既歿，爾武寧乃其世子，特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以承厥世。惟儉以修身、敬以養德、忠以事上、仁以撫下，克循茲道，作鎮海邦，永延世祚。欽哉！」四月，山南王承察度無子，遣命王弟汪應祖攝國事；遣隗谷結致貢方物，且奏乞如山北王例賜冠服（太宗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國必有統，衆必有屬。既能事大、又能撫衆，且舊王所屬意也；宜從所言，以安遠人」。遂遣使齎詔封之，賜如所請。已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奏：其使擅詣處州市磁器，當逮問；成祖曰：「遠人知求利而已；朝廷於遠人當懷之，不足罪」。暹羅船往琉球，遭風漂至福建，布政司籍紀所有請命；成祖諭至剛曰：「暹羅與琉球通好，自是番邦美事，豈可乘其危而利之！鄉有善人，

猶能濟困；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所司：舟壞，爲之修理；人乏食，給之粟。或歸、或往琉球，俟風便，導之去」。

三年，行人時中使琉球還，命復職。中初爲四川布政司右參議，罪當戍；上書願改過，遂命使。至是，還職。王遣三吾良慶奉表貢方物謝恩，已又遣養埠結制等賀萬壽聖節。山北王入貢。山南王亦入貢，又遣寨官子李傑赴國子監受學；賜衣如例。

四年，王及山南王、山北王皆表賀元旦。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入監。王進闈者數人，太宗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言：『恐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敕止其再進』！太宗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爲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卒不受。

臣按汪楫「志」云：「『世續圖』云：『洪武二十九年，王即位；凡在位二十六年』」。按其國繼世，類先自立而後請於朝；故所紀嗣位之年，與中朝遣封之時，多不合。而其後憚於供應，甚有遲至十餘年乃上請者。然明初貢使時通，封卒年歲不應參差如是。即云洪武二十九年嗣位，中更靖難，赴告踰期；顧在位二十六年，則永樂之末，宜尙無恙。何五年遂有祭賻之典耶？臣謹稽前史及其國纂記詳考始末，務求至當；疑者仍闕。參之「國統」，可以互見。

五年，世子尙思紹遣三吾良慶貢馬及方物，別遣使以其父武寧訃告。太宗命禮部賜祭賻，詔思紹嗣王爵。



六年，王遣使阿勃吾斯奉表貢方物謝恩，山南王亦貢馬；各賜鈔、幣。

七年，王遣使賀萬壽聖節，山南王亦貢馬；各賜衣幣。

八年，王遣三吾良疊入貢，山南王亦遣使賀萬壽聖節；皇太子皆賜之鈔、幣。王遣官生模都古等三人入監，皇太子各賜巾服等物。冬，太宗賜琉球生李傑等冬衣、靴襪。禮部尚書呂震曰：『昔唐太宗興學校，新羅、百濟皆遣子入學；當時僅聞給廩膳，未若今日賚予周備也』。太宗曰：『遠方慕中國禮義，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學。太祖高皇帝命資給之，著於令典；所謂「典成萬物而不遺者」，安得違之！』賜通事林佑冠帶（佑，本閩人）。

九年，王遣三吾良疊賀元旦，偕王相子懷德、寨官子祖魯古入監；又遣使坤宜堪彌貢馬及方物。使人有匿不盡貢者，監察御史廉得其實以聞；太宗曰：『此非國王意也，宥之！』王遣使謝，貢方物！敕賜王鈔及綵幣。陞長史王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命長史程復致仕還鄉；皆從王請也（復，本江西饒州人；一作朱復）。

十年，王遣使賀元旦，山南王亦入貢；已又遣使賀萬壽聖節。太宗賜鈔、幣，又賜琉球生夏布襪衫、條靴。

十一年，王兩遣使貢馬，偕寨官子郎同志久等三人入監（三人，一作三十人）。已又與山南王各貢馬；賜鈔及永樂錢。模都古等三人奏乞歸省，太宗曰：『遠人來學，誠

美事；思親而歸，亦人情。宜厚賜以榮之！賜衣幣及鈔爲道里費，仍命兵部給驛傳。留學者皆賜冬、夏衣。

十二年，王遣使賀元旦，遣三吾良璽貢馬及方物。皇太子賜琉球生益智每等二人羅布衣等物，從人皆有賜。太宗賜鄔同志久等三人衣、鈔。

十三年，太宗遣行人陳李芳（一作若）等齎詔封山南王汪應祖世子他魯每爲琉球國山南王。時應祖爲其兄達勃期所弑，各寨官合兵誅達勃期，推他魯每攝國事，表請襲封；故遣使往，並賜誥命、冠服及鈔萬五千錠。王及山北王俱遣使貢方物，世子尙巴志亦遣使宜是結制貢馬及方物；賜文綺三十表裏。

十四年，王遣三吾良璽貢馬及方物，謝遣使不謹之罪（先是，貢使直佳魯犯法，坐誅。太宗敕諭王曰：『比王所遣直佳魯等來京，朕優待之。及還至福建，乃肆狂悖，擅奪海舶，殺死官軍，毆傷中官，奪其衣物。直佳魯首罪，當置大辟；已命法司如律。其阿勃馬結制等六十七人與之同惡，罪亦當死；眷王忠誠，特遣歸，俾王自治。自今遣使，宜戒約之，毋犯朝憲』）；已又遣使貢馬。山南王遣使入貢謝恩。賜琉球生夏衣。

十五年，王及山南王俱遣使入貢，已又與世子尙巴志各遣使貢馬。

十六年，王兩遣使貢方物；賜使者冠帶、鈔、幣有差。

十七年，王三遣使貢馬及方物。

二十年，王遣使賀元旦；已又遣貢方物。

二十一年，世子尙巴志遣使奉表貢方物；皇太子令禮部宴勞之（「世鑑」云：「二十一年癸卯秋，遣使奏曰：『我琉球國分爲三者百有餘年，戰無止時，臣民塗炭。臣巴志不堪悲歎，爲此發兵。山南、山北，今歸太平；伏願陛下不違舊規，給臣襲封。謹貢土產馬及方物』。大明皇帝賜詔云：『爾琉球國分，人民塗炭百有餘年。比爾義兵復致太平，是朕素意。自今以後，慎終如始，永綏海邦，子孫保之。欽哉！故諭』。尙巴志之奏及成祖之諭，「明史」、「實錄」皆不載，姑存以備考）。

二十二年二月，王訃聞於朝；遣官賜祭賻。九月，遣行人周彝齋敕以行。

臣按徐葆光「錄」稱：「思紹，永樂五年嗣位；十九年，卒」；以「沿革志」稱二十三年卒爲非。又以「明實錄」二十年以後尙書「王貢如常」，至二十二年始訃於朝；未詳其故。臣竊以「實錄」止據本國疏文，比事屬辭；「沿革志」雖採「世續圖」，實以「實錄」爲主也。詳見「國統」。

臣又按汪楫「志」稱：「山南王承察度遣從子三五郎尾（又作齋）入學，中山王察度遣從子三吾良齋入謝」；自是兩人無疑。第良齋旣爲察度從子，則是武寧兄弟行矣。而武寧遣訃告哀及入謝，皆曰「姪」；至思紹，凡四遣入貢，亦皆曰「姪」；豈數人名稱皆同，抑臣主不以世系爲序耶？臣因詳考其故，蓋國人名字皆王所賜，子孫不改；多係采地，間有以官爲名者。至後人有

能亢宗者，又別賜采地，則更他名矣。且名字係有定製，大抵所名不過三、四十數，比戶多彼此同名者。問之，曰：「此琉球名也，亦別有姓名備而不用」。如按司，國音呼爲「安知」；山北王有攀安知者，必其上世有爲按司者，故以官名也。若斯之類，不一而足；豈僅鷲座之陳遵、小冠之子夏哉！惟久米村唐人三十六姓及本國常充貢使選者，有姓名名號，倣效中華；聞亦各別有琉球名，與衆同其姓名，止爲朝貢設，國中不用也。想明初國俗猶樸故爾。

洪熙元年，仁宗遣中官柴山齋敕至國，封世子尙巴志嗣中山王。敕曰：「昔我皇考太宗文皇帝躬膺天命，統御萬方；恩施均一，遠邇歸仁。爾父琉球國中山王思紹，聰明賢達，茂篤忠誠；敬天事大，益久弗懈；我皇考良用褒嘉。今朕纘承大統，念爾父沒已久，爾其嫡子，宜俾承續。特遣內官柴山齋敕命爾嗣琉球國中山王，爾尙立孝立忠，恪守藩服；修德務善，以福國人；斯爵祿之榮，延於無窮。尙其祗承，無怠、無忽！」仍賜冠帶、襲衣、文綺（方仁宗遣山時，貢使已兩至，表稱世子賀成祖萬壽聖節。至是，始知改元）。是年，凡四遣使貢馬及方物。

臣按夏子陽「錄」作宣德三年事，有「副使阮姓，闕其名」；且謂「謂封自巴志始，父思紹係追封」。但抄「舊錄」，未見「實錄」故爾。

宣德元年，王遣使貢方物謝恩（附奏曰：「臣祖父昔蒙朝廷大恩，封王爵，賜皮弁冠服。洪熙元年，臣奉詔襲爵，而冠服未蒙頒賜」。宣宗命行在禮部稽定制製以賜之。

先是，仁宗遣封，已賜冠帶；而王復以爲請，以皮弁。故宣宗謂禮部尙書胡濙曰：「遠人歸誠，固是美事。特賜冠服，亦表異恩。古人言「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朕與卿等尤當念之。」又遣鄭義才進香長陵；賜海舟一。已又兩遣使貢馬及硫磺，賜襲衣、靴襪有差。

二年，王兩遣使貢方物，山南王他魯每亦遣使進香長陵。

三年，王遣鄭義才貢馬及方物，謝賜皮弁、海舟。宣宗遣使齎敕勞王，並賜王紵絲、紗羅、錦緞；已又遣內官柴山、副使阮漸齎賜王金織、紵絲、紗羅、絨錦。

四年，王遣使表貢，賀萬壽聖節；已又兩遣使貢馬及方物。山南王亦兩遣使入貢，賜宴及鈔、幣。又命山南王使齎敕及鈔、絹歸賜王（汪「志」云：「自是，山南王不復遣使，蓋併於中山矣。永樂十三年以後，山北王不復入貢；則山北先山南而亡者，十四年矣。」）

五年，王四遣使入貢；宴賚如例，仍賜王鈔。

六年，王兩遣使入貢，又表貢馬及金銀器皿謝賜錦幣。

七年，宣宗命內官柴山齎敕至國，令王遣人齎往日本，諭其朝貢。明年，日本遂來朝；命行在工部給王使漫泰來結制海舟一。是年，王四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八年，王兩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九年，王遣使貢馬及方物。已又遣使謝賜衣服、海舟；命貢使齎敕及幣歸賜王。十年，王遣使謝（禮部尚書胡濙奏曰：『比奉旨，節一切冗費，以安軍民。今四裔使臣動以百數，沿途疲於供給；宜敕諸路總兵官並都、布、按三司繼今審其來者，量遣正副使、從人一二十人赴京，餘悉留彼處給待』。從之）。

正統元年，英宗頒賜「大統曆」；適王遣貢使伍是堅至，令齎回。敕諭王及日本國王源義教；敕曰：『我國家統有天下，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列聖相承，無間遠近，一視同仁。爾爲國東藩，世修職貢，益永益虔；王遣使來朝貢馬及方物，禮意勤至。朕嗣承祖宗大寶，期與四海羣生，同樂雍熙。矧王篤於事大，良可嘉尚！使者還，特賜王及王妃白金、彩幣以答遠意。王其欽崇天道、仁卹有民，永保藩邦，以副朕意』。王再遣使貢馬及方物（使者至福建，如例止具貢物以聞。其自攜螺殼九十、海巴五萬八千，失於自陳；有司以漏報沒入。使者籲請給值，英宗命行在禮部如例給之。後浙江省市舶提舉司王聰復以爲言，英宗謂禮部曰：『海巴、螺殼，遠人資以貨殖；取之奚用』！命悉還之，仍著爲令）。

二年，王遣使義魯結制等貢馬及方物（附奏：『本國各官冠服，皆國初所賜；年久朽敝，乞更賜』。又言：『本國遵奉正朔，而海道險阻，受曆之使，或半載、一載方返』。事下禮部；覆奏，命「冠服，本國可依原降造用；「大統曆」，福建布政司給與

之」)。

三年，王遣使義魯結制等貢馬及方物；賜幣有差。

四年，王遣使梁求保入貢，已又遣阿普禮是等入貢；宴賚如例（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成規疏言：『琉球國往來使臣俱於福建停憩，館穀之需所費不貲。比者通事林惠、鄭長所帶番梢人從二百餘人，除日給廩米外，其茶、鹽、醃、醬等物出於里甲，相沿有例；乃故行刁蹬，勒折銅錢。今未半年，已用銅錢七十九萬六千九百有餘。按數取足，稍緩輒肆詈毆。雖遠人不足與較，而憑陵之風漸不可長。已行福州等府、縣止將例應供給之物，按日支與；不許私以銅錢支當。但煩瑣多端，終非久計。乞命該部定議：於人支日廩之外，量加少許，聽其自辦。其林惠等不行禁戢、坐視紛紜，請執治』！事下行在禮部，以爲於例止日給廩米，一切費宜悉罷之；其通事人員不行禁戢，請治罪。英宗以遠人姑示優容，令移文戒諭之）。

五年，王遣使步馬結制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先是，朝貢者朝參出入，皆給馬；至是，令止給正、副使；著爲令）。

六年，英宗遣還東影山遭風往爪哇國市貢物通事沈志良等（福建巡按鄭顛疏言：『琉球國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普斯吉載磁器等物並護船器械往爪哇國，遭風進港，妄稱進貢；今已拘收候旨』。英宗曰：『遠人宜加撫綏；況遇險失所，尤當矜憐。其悉以原

物還之；聽自備工料修船，促還本國』。

七年，世子尙忠遣長史梁求保入貢，以巴志訃告，請封。遣給事中俞忭、行人劉遜齋詔敕至國，封世子尙忠爲王。詔曰：『昔我祖宗恭天明命，君主天下；無間遠邇，一視同仁。海外諸國咸建君長，以統其衆。朕承大寶，祇奉成憲，用圖永寧。故琉球國中山王尙巴志爰自先朝恭事朝廷，勤修職貢，始終如一。茲旣云亡，其世子尙忠敦厚恭慎，克類前人；上能事天，下能保民。今遣正使給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劉遜齋敕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以主國事。爾大小頭目人等，其欽承朕命，盡心輔翼、惇行善道，俾國人咸樂太平，副朕仁覆蒼生之意』。並敕王曰：『爾遣長史梁求保奏爾父王尙巴志亡沒，良深悼念！特遣使命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以主國事。爾宜篤紹爾父之志，益堅事上之誠。敬守臣節，恭修職貢；善撫國人，和睦鄰境；庶幾永享太平之福』。仍賜王及妃皮弁冠服、金織襲衣、幣布等物。忭等未至，忠已兩遣使貢馬及賀明年元旦，猶稱「世子」。

九年，王四遣使入貢；賜使臣梁回海舟一。

十年，王兩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十一年，王兩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十二年，世子尙思達遣長史梁球（一作求）以其父尙忠訃告，請封。三月，命給事中陳傅、行人萬祥諭祭故王尙忠、封世子思達爲王。敕曰：『爾比遣長史梁球等奏，爾父



王尙忠亡沒，良深悼念！特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繼承爾父主理國事。爾宜篤紹先志，敬守臣節，恪修職貢；簡任賢良，善撫國人，和睦鄰境；以保國土。仍以皮弁冠服、常服及織金、紵絲、羅緞等物賜王。復詔諭其國『臣庶盡心輔翼，各循理分，毋或僭踰；俾凡國人同樂雍熙，副朕一視同仁之意』。王遣通事蔡讓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十三年，王遣使入貢。

十四年，王遣梁同等貢馬及方物，已又遣馬權度等入貢。王叔尙金福亦貢馬及方物；賜衣幣、冠帶，仍命齋敕並綵幣歸賜王及王妃、王叔。

景泰元年，王遣使百佳尼入貢；景帝命齋敕並文綺、綵幣歸賜王及妃。已又遣梁回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通事程鴻言：『船壞，願以賜幣造船』。禮部請移文福建三司，聽其自造，不得擾民）。

二年，王遣使察都等入貢，已又遣亞間美等入貢（察都請自備工料造船；禮部言：『宜令候本國進貢通事李敬等回日，附載歸國』）。景帝命左給事中喬毅（「殊域周咨」作陳謨）、行人童守弘（童，一作董）諭祭故王思達，封王叔尙金福爲王。

三年，金福兩遣使入貢，猶稱「王叔」；蓋命未達也。

四年，王四遣使入貢。未幾，王卒；王弟布里與其子志魯爭立，焚燒府庫，兩傷俱絕，所賜鍍金銀印亦鎔壞。國人推尙泰久主國事。

五年，泰久以國難告，並請鑄印頒賜；命所司給之。已又遣使入貢；命齋敕及綵幣歸賜王弟。

六年，王弟兩遣使入貢。命給事中嚴誠（「殊域周咨」作李秉彝）、行人劉儉充正副使，齋詔敕封王弟尙泰久爲王。詔曰：『帝王主宰天下，恒一視而同仁；藩屏表率國中，或同氣以相嗣。朕躬膺天命，撫馭諸侯。琉球國王尙金福旣薨，其弟尙泰久性資英厚，國衆歸心；茲特遣使齋敕封爲琉球國中山王，凡彼國中遠近臣庶，宜悉心輔翼，罔或乖違；長堅忠順之心，永享太平之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又敕王曰：『爾自先世恪守藩維，傳及爾兄，益隆繼述；敬天事上，久而愈虔。屬茲薨逝，軫於朕懷！爾乃王弟，宜紹國封。特遣使齋詔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尙砥礪臣節，懷撫國人！欽哉』。

七年，遣使入貢，猶稱「王弟」。及冊封後，遣使入謝，又別遣使入貢。  
天順二年，王三遣使入貢。

三年，王遣使李敬貢馬及金銀器皿（疏言：『本國王府失火，延燒倉庫銅錢；請照永樂、宣德間例，所帶貨物以銅錢給賜』。禮部以銅錢係中國所用，難以准給；宜將估計鈔貫，照舊六分京庫折支生絹，其四分移文福建布政司收貯紵絲、紗羅、絹布等物，依時值關給。從之）。已又遣使亞羅佳其等入貢；宴賚如例。

四年，王遣使入貢。

五年，王遣使王察等貢馬及方物。

六年，王遣使程鵬等貢方物；宴賚如例。已又遣使入貢，以泰久訃告。英宗命吏科右給事中潘榮、行人司行人蔡哲充正副使，往祭故王泰久，齋詔封世子尙德爲王。詔曰：「朕紹帝王之統，續祖宗之緒，主宰天下，一視同仁；撫馭華夷，靡間遐邇。惟爾琉球國僻居海島，密邇閩中；慕義來庭，受封傳業；蓋有年矣。故國王尙泰久克篤勤誠，敬天事大；甫餘六載，倏爾告終！先業攸存，可無承繼！其世子尙德性資仁厚，國衆歸心；今特遣正使吏科右給事中潘榮、副使行人司行人蔡哲齋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件。凡國中官僚、士庶，宜同心輔翼，作我外藩。嗚呼！循理謹度，永堅率俾之忠；親睦睦鄰，丕冒咸寧之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七年，王遣使崇嘉山等入貢；宴賚如例。

成化二年，王遣使程鵬等貢馬及方物；賜宴及衣幣。

三年，王遣長史蔡環入貢；賜幣。

四年，王遣使程鵬、已又遣使讀詩貢馬及方物；俱賜衣幣。

五年，王遣長史蔡環入貢，已又遣使查農是等入貢；宴賚如例。王卒，世子幼，國人廢之，共立御鎖側尙圓爲王（廣東市舶司奏：「九星洋有遭風番舶，審知是琉球貢船

，欲買貨往閩，造船回國』。部覆令廣東巡撫嚴加譯審：果無虞詐，方許貿易；仍諭今後進貢，務由福建故道。並勅地方官禁約下人：不得因而侵損，失向化之心）。

六年，王遣使程鵬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福建按察司奏：『琉球貢使程鵬至福州，與委官指揮劉玉私通貨賄；俱應究治』。詔逮治玉而有鵬）。

七年，尙圓遣使蔡璟等入貢，以父尙德薨來告，請封。憲宗命戶部都給事中邱弘、行人司行人韓文充正副使，齎儀物行慶弔禮，封世子尙圓爲王。弘至山東病卒，改命兵科給事中管（一作官）榮偕文往（貢使蔡璟以織金蟒羅製衣，爲錦衣衛校尉所訶，刑部鞠之；璟固稱是國王受賜於先朝者。稽舊籍，無有没入內庫；仍敕諭王知之）。

八年，王遣長史梁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福建三司官奏：『琉球國先因進貢，潛居內地，遂成家業；應遣還』。禮部議：其人若承戶部勘合許入籍者，留；餘如請）。

九年，王遣王舅武實入貢謝恩（奏稱：『王常遣人往滿刺加國收買貢物，遭風飄至廣東；有司轉送福建，願自備工料修船同回』。許之）。

十年，王遣使沈滿志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仍以鈔、絹酬其自貢物值；滿志等乞如舊制折給銅錢，不許）。

十一年，王遣使程鵬入貢（附奏：『乞如常例，歲一朝貢』。禮部覆稱：『去年福建守臣言：『琉球使臣登岸焚劫，訪察不獲；宜令鵬等齎敕省諭，並定貢期』。憲宗敕

王曰：『王使朝貢，已如例賞賜遣還。近福建鎮守官奏：通事蔡璋等還次福州，殺人劫財，非法殊甚！今因使臣還，特降敕省諭。敕至，王宜問璋等故縱其下之罪，追究惡徒，依法懲治。自後定例：二年一貢，其許百人，多不過加五人。除正貢外，不得私附貨物並途次騷擾，有累國王忠順之意。其省之』。

十二年，王遣使梁應等入謝。會憲宗立皇太子，應因奏乞如朝鮮、安南例，賜詔齋回。禮部以海外國，例不頒詔。憲宗特命降敕，並以錦幣歸賜其王及妃。是年，王卒。

十三年，王遣使李榮奉表謝恩。已又遣使程鵬貢馬及方物，復請歲一遣使朝貢；不許。

十四年，世子尙眞遣長史梁應等請襲封。命兵科給事中董旻、行人司右司副張祥充正副使，齎詔封世子尙眞爲王；賜皮弁冠服、金鑲犀帶，並以綠幣賜王及妃。應等具奏乞仍一年一貢；不許。

十五年，王遣使李榮朝貢、迎封冊；賜宴及衣幣。

十六年，王遣使馬怡世入謝（附奏：『臣伏讀祖訓條章，許臣國不時朝貢。故自臣祖、父以來，皆一年一貢。邇年舊撫福建大臣以臣國使有違法規利者，令臣二年一貢；此誠臣之罪也。然臣祖宗所以殷勤效貢者，實欲依中華眷顧之恩，杜他國窺伺之患。乞如舊制』！憲宗不許；敕王曰：『曩因爾國使臣入貢，往往假饋送爲名，污我中國臣工

；其實以爲己利。又不能箝束儉從，以致殺人縱火、強劫民財。又私造違禁衣服，俱有顯跡。故定爲二年一貢之例。朝廷富有萬方，豈爲爾一小國而裁省冗費哉！此例既定，難再紛更。特茲省諭，王其審之』。

十八年，王遣使貢馬及方物，乞以陪臣子蔡賓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令有司歲給衣服、廩饌如例（王又以不時進貢爲請；疏言「以小事大，如子事父」。禮部言：『其實實假進貢，以規市販之利；宜勿聽』！仍敕王曰：『朝廷定爾國二年一貢，已具前敕。臣之事君，遵君之敕可也。屢違敕奏擾，可乎？所以固拒者，非爲惜費；蓋二年一貢，正合中制。朕恤小之意，實在此。王其欽遵，毋事紛更』！禮部又言：『琉球國進貢，舊例到京少則四、五十人，多則六、七十人，俱給賞有差。邇因各國進貢率多奸弊，每國只許五七人，不過十五人到京；餘俱留邊以俟。今福建以例止容正議大夫梁應等十五人赴京，旣已給賞；餘六、七十人俱留，布政司宜發官帑以次均給；庶不減削太甚，失柔遠之意』。從之）。

二十年，王遣使程鵬貢馬及方物（奏：永樂間所賜船破壞，止存其三；乞自備工料，於福建補造。部議許造其一）。

二十二年，王遣使蔡曦貢馬及方物（王咨部，請遣官生蔡賓等五人歸國省親。帝曰：『昔陽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歸省者，斥之。矧遠人，豈可長留不遣！其即放歸，以

遂定省之私』。

二十三年，王遣使馬審禮等貢方物謝恩。孝宗賜冠帶、衣幣，仍命領詔賜王及妃錦幣。

弘治元年，王遣使皮揚那等入貢（時從浙江入貢，帝命卻之；以貢道當由福建，且貢非其時。禮部言：『遠人之情可念；減賞從人，稍示裁抑』。從之。時蔡賓亦隨貢使至，言『成化中讀書南京國子監，今吏部侍郎劉宣時爲祭酒，特加撫恤；乞容執贄於宣所致謝』。許之）。

三年，王遣使馬仁等進香，別遣王舅麻勃都入貢（奏稱：『本國來貢人員，近只許二十五人赴京；物多人少，恐致疏失』。又謂：『貢船抵岸，所在有司只給口糧百五十名，其餘多未得給』。命來京人員許增五人，增口糧二十名）。

五年、七年，王皆遣正議大夫梁德入貢；賜王錦緞，宴賚如例。

九年、十三年，王皆遣正議大夫鄭玖入貢；賜王錦緞，宴賚如例。

十五年，王遣使入貢。

十六年，命廣東守臣送所獲國王遣使往滿刺加國收買貢物、遇風舟覆、漂至海南登岸之吳詩等百五十二人於福建守臣處給糧養贍，候本國貢使歸之。

十七年，王遣使補貢（王具言：『前使遭風未回，致失二年一貢之期』。至是補貢

，納之）。武宗登極，命行人左輔頒詔至國。

正德二年，王遣王舅亞嘉尼施等貢馬及方物（奏乞每歲一貢；禮部議：『彼因入貢違期，故爲此奏以飾非；宜勿聽』！武宗特許之。長史蔡賓奏乞自備工料修造貢船二隻；部議：『驗實量修，不必改造』。賓復奏；武宗曰：『賓，善人也。令二船拆卸補造，第勿過式』）。

四年，王遣正議大夫程璉入貢。

五年，王請遣官生蔡進等五人入國子監讀書。許送南監，給衣、廩如例。

六年，王遣正議大夫梁能；七年，遣正議大夫梁寬等入貢。宴賚如例。

十年，王遣長史陳義；十一年，遣正議大夫梁龍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

十二年，王遣正議大夫陳義入貢。

十三年，王遣長史蔡遷；十五年，遣長史金良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

嘉靖元年，王遣王舅達魯加尼進香、貢方物慶賀；詔賜王及妃錦幣，敕王仍遵先朝舊例；二年一朝貢，每年不得過百五十人。仍命福建巡撫、御史查勘驗放。

三年，王遣長史金良等二十人入貢（良言：『先有正議大夫鄭繩領謝恩方物，風漂未至；表文在此，請得先進』。許之。明年，繩至，言方物以舟敗；至是，復進。福建守臣以聞。世宗命就彼中宴賚，遣還方物，令所司輔運；仍令繩費救轉救日本國王，令



捕繫倡亂者以獻)。

五年，官生蔡廷美等請就國子監讀書；令禮部給衣、廩如例。是年，王卒。

七年，第五子尙清（「汪志」作天纘王卜稱第五子；「徐錄」云：尙真第五子）遣正議大夫鄭繩等入貢請封；繩等回至海中溺死。

九年，又遣蔡瀚入貢，申前請。禮部以襲封重典，命福建鎮、巡官查訪申報。瀚請遣蔡廷美等四人歸娶；給賞有差（「大學錄」作十一年事。瀚又言：『來經日本國，正源義晴託齋表文，乞赦其使臣宋素卿之罪；非乞新勘合金印，復修常貢』。禮部驗無印篆，倭情譎詐，不可遽信。敕琉球國王遣人傳諭日本：令擒獻首惡，送回擄去指揮，奏請裁奪）。

十一年，正議大夫金良賈國中人民結狀請封。世宗命吏科左給事中陳侃、行人司行人高澄充正副使，齋詔勅封世子尙清爲王。詔曰：『朕躬膺天命，爲天下君；凡推行乎庶政，必斟酌乎古禮。其於錫爵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間焉。爾琉球國遠在海濱，久被聲教；故國王尙真，夙紹顯封，已踰四紀。茲聞薨逝，屬國請封；世子尙清，德惟克類，衆心所歸，宜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順之誠；特遣使齋詔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慎乃初服，益篤忠勤，有光前烈。國中耆俊、臣僚，共同寅翼贊，協力匡扶。尙殫事上之心，恪盡臣藩之節；保守海邦，永底寧謐』。又

敕王曰：「惟爾世守海邦，繼膺王爵；敬順天道，世事皇明。爾父尙眞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用悼傷！爾以冢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特遣使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並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祇承君命，克紹先業；修職承化，保境安民；以稱朕柔遠之意。」

十三年，遣正議大夫梁椿入貢，表稱「世子」；時詔命猶未達也（詔弛朝鮮、琉球貢使在京五日出之禁，從朝鮮國王李懌請也）。

十四年，陳侃等使還，言海中值風濤之險，多藉神庥，不致顛覆；乞賜祭以答神貺。禮部議：令福建布政司設祭一壇；陞侃爲光祿寺少卿、澄爲尙寶司丞。王遣王勇毛實等入貢謝恩；仍以錦幣、雜物賜王（先是，王以金四十兩饋侃等，不受；實等並以金奏，世宗命侃等受之）。

十七年，王遣使陳賦入貢；宴賚如例。

十九年，王遣長史梁梓貢馬及方物（奏請造海舟四；許之）。

二十年，王遣使殷達魯等入貢；宴賚如例。

二十一年，長史蔡廷美招漳州人陳貴等駕船之國，因與潮陽船爭利互殺；遂安置貴等於舊王城，盡沒其貲。貴等夜奔，爲守者多所掩殺；於是誣貴等爲賊，械送福建。廷美賈表將赴京陳奏，巡按徐宗魯會三司官譯審以聞，留廷美等待命。得旨：「貴等違法

通番，著重治。琉球既屢與交通，今乃敢攘奪貨利、擅殺我民，且誣以賊；詭逆不恭，莫此爲甚！蔡廷美本宜拘留重處，念素係朝貢之國，姑且放回。復若不悛，即絕其朝貢。令福建守臣備行彼國知之。」。

二十二年，王遣正議大夫陳賦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並以禮幣報王。王請遣官生梁炫等歸娶；時炫等就學南監已踰七年，詔給資糧、驛騎，遣人護歸。

二十四年，王遣長史梁顯入貢，送還朝鮮漂流人口；宴賚如例。

二十六年，王遣使陳賦入貢（賦與蔡廷會偕來。廷會祖璟，本閩人；永樂中，撥往琉球充水手，而產籍在閩。廷會與給事中黃宗槩上世有親，遂與交通饋謁。事覺，逮問。禮部請並罪賦；世宗曰：『陳賦無罪，賞如例。廷會交結朝臣，法當重治。念屬貢使，姑革賞示罰；仍行撫按官將廷會在閩產籍勘明處分』）。

二十八年，王遣正議大夫梁顯入貢；宴賚如例。

二十九年，王遣官生蔡朝用等五人詣京，請入監讀書；許之。

三十二年，王遣長史梁炫入貢；宴賚如例。

三十四年，王遣正議大夫梁碩入貢，又請放官生蔡朝用等歸國省親；許之，遣使送

歸。是年，王卒。

三十六年，尙清第二子尙元遣正議大夫蔡廷會等入貢請封（先是，三十五年，倭寇

自浙敗還，入海至琉球境；世子尙元邀擊，盡殲之，得中國被掠人金坤等六名。至是，獻還；因乞每歲自行修買歸舟，不候題請。世宗嘉其忠順，許之；仍賜敕獎論賞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有功人馬必度及廷會等俱厚賜）。

三十七年，命給事中吳時來、行人李際春充正副使，齎詔封世子尙元爲王。時來尋疏論大學士嚴嵩奸邪狀，嵩言其畏航海之險，故生事妄言；世宗怒，杖、戍時來。改命刑科給事中郭汝霖偕際春以行。

三十九年，汝霖等尙未行，正議大夫蔡廷會入貢，奉表謝恩（時稱受世子命，以海中風濤叵測、倭人出沒不時，恐使者有他虞，獲罪上國；請如正德中封占城故事，遣人代進表文、方物，而身同本國長史梁炫等齎回詔冊，不煩遣使。巡按御史樊獻科以聞；下禮部議，言『琉球在海中諸國，頗稱守禮；故累朝以來，待之優異。每國王嗣立，必遣侍從之臣，奉命服、節冊以往。今使者未至，乃欲遙受冊命，則見委君貺於草莽；其不可一也。廷會奉表入貢，乃求遣官代進；昧以小事大之禮，棄世子專遣之命；其不可二也。昔正德中，流賊爲梗，使臣至淮安，撫、按官暫爲留住；候事寧，即遣貢闕。丁占城國王爲安南所侵，竄居他所，故令使者齎回敕命，乃一時權宜；且此失國之君也。造無稽之詞以欺天朝，援失國之君以擬其主；其不可三也。梯航通道，柔服之常；彼所藉口者，特倭人之警、風濤之險耳，不知琛寶之輸納、貢使之往來，果何由而得無患也

？其不可四也。當時占城雖領回詔敕，然其王沙古卜洛猶懇請遣使爲蠻邦光重。且廷會非世子面命，又無印信文移；若遽輕信其言，萬一世子以遣使爲至榮、請遙拜爲非禮，不肯受封，復上書請使如占城，將誰任其咎哉！其不可五也。令福建守臣以前詔從事便。至於未受封而先謝恩，亦非故典；宜止許入貢方物，俟受封後方進謝恩表文。世宗從之。

四十一年，汝霖等始奉詔至國。詔曰：『朕受天命，主宰寰宇。凡政令之宣布，惟成憲之是循；其於錫封之典，遐邇均焉。爾琉球國遠處海陬，聲教漸被；修職效義，閱世已久。故國王尙清顯荷爵封，粵踰二紀；茲者薨逝，屬國請封。世子元，朕念厥象賢，衆心歸附，是宜承詔國統。特遣正使刑科右給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齎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謹守禮度，益篤忠勤。凡國中官僚、耆舊，尙其同心翼贊，以佐王飾躬勵行，用保藩邦。故茲詔示，咸俾悉知。』王遣王舅源德偕汝霖等入謝；詔陞汝霖爲光祿寺少卿、際春爲尙寶司丞（初，王以金四十兩餽汝霖等爲謝，卻之。源德賈所餽金請命，世宗謂「朝廷命使，無受謝之義」；詔聽汝霖等辭。尋以二臣遠行著勞，各賜銀、幣）。

四十二年，王遣正議大夫鄭憲入貢，送還中國漂流人口；世宗降敕褒諭，賜鏐、幣。憲因奏本國亦有流入中國者，乞命守臣恤遣；下其疏於瀕海所司。

四十四年，王遣長史梁灼貢馬及方物，送回本國北山守備鄭都所獲中國被掠人口；世宗嘉王忠順，再敕獎諭，仍賜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灼、都各二十兩、一表裏。

隆慶元年，王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二年，王遣使入賀；宴賚如例。

三年，王遣守備由必都等歸日本掠去人口，守臣以聞；穆宗以王屢效忠誠，賞銀、幣同前，仍賜敕獎勵，由必都等給銀、幣有差。

五年，王遣正議大夫鄭憲入謝，又歸被掠人口；再敕獎勵，賜銀、幣，給賞如前。遣官生梁炤等三人歸國；從王請也。明年，王卒。

萬曆元年，尙元世子尙永遣使入貢請封；禮部行福建鎮、巡官查勘。又送還被掠人民；獎賚如例。

二年，遣王舅馬中叟、長史鄭佑等十八人入貢，賀登極；宴賚如例。

三年，世子兩遣使入貢。

四年，世子遣正議大夫蔡朝器等貢方物；如例給賞外，神宗命每五日另給鷄、鵝、米、麵、酒、果以示優異。命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行人司行人謝杰充正副使，賚皮弁、玉圭往封尙永爲王（崇業等疏言四事：一、頒去詔敕如彼國懇留，宜如例俯循其請。一、秩祀海神，合舉祈、報二祭。一、造船宜專責府佐，副以指揮二員，造完一併隨行。

一、飲食、物用、弓矢、器械以及觀星、占風、聽水、察土、醫卜、技藝之流畢備，許酌量取用。悉如所請）。

五年，遣正議大夫梁灼入貢，表稱「世子」；時崇業等尙未行也。

八年，崇業等始贖詔敕至國。詔曰：『朕受天明命，君臨萬方；薄海內外，罔不來享。延賞錫慶，恩禮攸同。惟爾琉球國遠處海濱，恪遵聲教，世守職貢，足稱守禮之邦。國王尙元，紹序膺封，臣節深謹。茲焉薨逝，悼切朕衷！念其侯度有常，王封當繼。其世子永，德性象賢，惠能得衆；宜承國統，永建外藩。特遣正使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副使行人司行人謝杰贖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凡國中官僚、耆舊，尙其協心翼贊，畢力匡扶；懋猷勿替於承先，執禮益處於事上。綏茲有衆，同我太平；則亦爾海邦無疆之休』。又敕王曰：『惟爾先世守此海邦，代受王封，克承忠順。迨於爾父元，畏天事大，益用小心；誠節懋彰，寵恩浥被。遽焉薨逝，良用悼傷！爾爲冢嗣，克修厥美；羣情旣附，宜紹爵封。茲特遣使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並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恪守王章，遵述先志；秉禮守義，奠境安民；庶幾彰朕無外之仁，以永保爾有終之譽』。王遣王舅馬良弼入謝，偕陪臣子鄭週等三人就學；命送南監，給衣糧如例。

九年，王遣正議大夫梁燦入貢。

十一年：王遣使梁灼入貢。

十五年，王遣正議大夫鄭禮謝恩，別遣使貢方物。明年，王卒。

十九年，尙圓嫡孫尙寧遣使鄭禮入貢，言國方多事，未暇請封；部咨：「該國世子宜速請襲爵，鎮壓國人；毋以地方多事爲辭！」

二十三年，國人哈那等船飄溫州，浙江巡撫劉元霖以聞；神宗命優恤遣還。

二十七年，寧遣使鄭道等入謝，請封（部議：不必遣官；但取具該國王舅法司等官印結與世子奏本，到即頒封。神宗命選廉勇武臣一員同往）。

二十九年，命兵科給事中洪瞻祖、行人司行人王士禎充正副使往（禮部右侍郎署尙書事朱國祚言：「琉球國僻處東南，世修職貢，時當承襲；屢遭倭警，延道至今。既經世子尙寧奏請，相應准封。其該用皮弁冠服、紵絲等項，宜照例應付。遣官，已奉明旨；但據其陳乞情詞，援引「會典」，必以文臣爲請。惟聖明裁定！」得旨如請）。時浙江巡撫劉元霖報獲海船係琉球國差探封貢聲息，其中類倭數人，衣笠、刀仗皆倭物；會同館譯問長史蔡奎，奎不能辨。神宗命待該國質審回奏，再遣瞻祖等往。已而瞻祖以憂去，以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代之。

三十二年，寧遣王舅毛繼祖等入賀册立東宮，並謝賜還本國漂流人口；各賜衣服、帽襪。



三十三年，神宗命夏子陽等作速渡海，以彰大信；仍傳諭彼國以後領封海上，著爲定規（先是，二十三年，琉球使臣於霸等爲世子請封。撫臣許孚遠以倭氛未息，議遣使賈赦至福建，聽來使面領；或遣慣海武臣，同彼國使臣往。得旨：『待世子表請，然後如議頒封』。迨二十八年，請封表至，則有「用武臣」之旨。二十九年，世子再疏乞差文臣；始改後命。於是夏子陽等方賈勅人閩，而巡按方元彥以濱海多事、警報頻仍，偕撫臣徐學聚請仍遣武臣前往；子陽等具言『屬國言不可爽，使臣義當有終。乞堅成命，以慰遠人』。俱未報；而禮部侍郎李延機言『宜斷行領封初旨，並武臣之遣而罷之』。於是御史錢桓、給事中蕭道高各具疏力言其不可；且云：『此議當在欽命未遣之先，不當在冊使既行之後。宜行該撫速造海船，勿誤今年渡海之期。俟事竣復命，然後定爲畫一之規；先之以文告，令其領封海上，永爲遵守』。從之）。子陽等齎詔敕至國；詔曰：『朕躬膺天命，誕受多方；爰暨海隅，罔不率俾；聲教所訖，慶賚惟同。爾琉球國僻處東南，世修職貢。自我皇祖稱爲禮義之邦，國王尙永祇襲王封，恪遵侯度；條焉薨逝，良惻朕心！其世子寧，賢足長人，才能馭衆；間關請命，恭順有加。念其國統攸歸，人心胥屬；宜膺寵渥，固我藩籬。特遣正使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士禎齎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凡國中官僚、耆舊，尙其殫忠輔導，協力匡襄；堅事上之小心，鞏承先之大業；永綏海國，共享昇平。惟爾君臣亦世世永

乎於休』！又敕王曰：『惟爾上世以來，建邦海外，代膺封爵，長固藩維。爾父永，恪守王章，小心祇畏；忠誠茂著，稱我優嘉。遽至長終，良深悼惻！爾爲冢嗣，無忝象賢；既允羣情，宜崇位號。茲特遣正使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士禎齎敕諭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並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益處侯度，克紹先猷；保乂人民，奠安境土；庶幾恢朕有截之化，抑亦貽爾無疆之休』！

三十四年，子陽等事竣復命；陞子陽爲太常寺少卿、士禎爲光祿寺丞。王遣王舅毛鳳儀、正議大夫阮國入謝（鳳儀等齎子陽等所辭金上於朝，神宗命來使齎回。王附奏：『洪、永間，賜閩人三十六姓，知書者授大夫、長史，以爲朝貢之司；習海者授通事，總爲指南之備。今世久人湮，文字、音語、海路、更針常至違錯；乞依往例更賜』。禮部寢之）。

三十六年，王遣使鄭子孝等十三人入貢；宴賚如例。

三十八年，王遣王舅毛鳳儀、長史金應魁急報倭警，致緩貢期；巡撫陳子貞以聞。

四十年，浙江總兵官楊崇業奏報倭情，言『探得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國，執中山王，遷其宗器；宜敕海上嚴加訓練』。而兵部疏言倭入琉球獲中山王，則三十七年三月事也（時福建巡撫丁繼嗣奏：『琉球國使柏壽、陳華等執本國咨本，言王已歸國，特遣修貢。臣竊見琉球列在藩屬，固已有年。但爾來奄奄不振，被拘日本；即令縱歸，其不足

爲國明矣。況在人股掌之上，保無陰陽其間！且今來船方抵海壇，突然登陸；又聞已入泉境，忽爾揚帆出海。去來倏忽，迹大可疑。今又非入貢年分，據云以歸國報聞；海外遼絕，歸與不歸，誰則知之！使此情果真，而貢之入境有常體，何以不服盤驗、不先報知，而突入會城！貢之尙方有常物，何以突增日本物於硫磺、馬、布之外！貢之齎進有常額，何以人伴多至百餘名！此其情態，已非平日恭順之意；況又有倭爲之驅哉！但彼所執有辭，不應驟阻，以啓疑貳之心。宜留正使及人伴數名，候題請處分；餘衆量給廩食，遣還本國。非常貢之物，一併給付帶回；始足以壯天朝之威、正天朝之體。章下禮部，覆如撫臣言）。

四十四年，王遣通事蔡廩來言：「邇聞倭寇造戰船五百餘隻，欲脅取鷄籠山。恐其馳突中國，爲害閩海；故特移咨奏報」。福建巡撫黃承玄以聞。

天啓元年，頒登極詔於福建布政司，轉命衛指揮蕭崇基齎詔之國。

三年，尙豐遣使蔡堅等貢硫磺、馬匹，請封（尙豐，尙元第三子尙久之子，元之孫也。先是，定期二年一貢；萬曆間，國被倭難，詔停貢已十年。至是，以爲言；部議『本國休養未久，暫擬五年一貢；待冊封後另議』）。

五年，豐遣使入謝，並乞封典。

六年，豐遣使入貢。

七年，豐遣正議大夫蔡延等入貢；宴賚如例。

崇禎二年，豐遣使入貢，再申前請。禮官何如寵以履險糜費，請令陪臣領封；不從。命戶科左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楊掄充正副使，齋詔及儀物往封尚豐爲王。

六年，三策等始至國。王遣使入謝。

九年，王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十二年，王遣使蔡堅等入貢。明年，王卒。

十七年，尚豐第三子尚賢遣使金應元入貢，請封；會中朝道阻，不得歸。

大清順治三年，福建平，尚賢請封；使者與通事謝必振等至江寧投經略臣洪承疇，

轉送入京。禮部言：『前朝敕印未繳，未便授封』；遣通事往諭。

六年，尚賢弟尚質自稱「世子」，遣本國通事周國盛齎表歸誠，隨通事入朝。

七年，質遣王舅阿榜琨、正議大夫蔡錦等奉貢入賀；船漂沒，未達。

八年，世祖章皇帝令來使周國盛齎敕歸諭世子。

十年，世子遣王舅馬宗毅、正議大夫蔡祚隆等貢方物，繳前朝敕印，請封；備言其國王沒，敕即隨葬；惟尚寧未葬，故即以寧敕繳。

十一年，又遣官進貢，請封；賜國王蟒緞二、綵緞六、藍緞二、素緞二、閃緞二、錦三、綢四、羅四、紗四，賜王妃綵緞四、閃緞一、藍緞二、素緞三、錦二、羅四、紗

四。賞王舅綵緞表裏各四，正議大夫綵緞表裏各三、藍緞一、綢二、羅二，使者綵緞表裏各二、藍緞一、綢一、紗一、羅一，通事從人紗緞、綢布、銀兩各有差。遣兵科愛惜喇庫哈番張學禮爲正使、行人司行人王垓爲副使，賫詔書一道、鍍金銀印一顆，令二年一貢，進貢人數不得過一百五十人，許正副使二員、從人十五名入京；餘俱留邊聽賞。學禮等疏請十事，部議賜一品麟蟒服，於欽天監選取天文生一人、南方自擇醫生二人，賜儀仗、給驛護送，外給從人口糧。至福建，修造海船，選將弁二兵二百人隨往。因海氛未靖，還京未行。

聖祖仁皇帝御極，念遠人延佇日久，譴責學禮等，卒遣行。康熙二年至國，詔仍順治十一年所頒，敕則康熙元年也。

三年，王遣陪臣吳國用、金正春奉表謝封，進貢；且疏言：『捧讀敕諭，因臣使物故甚多、滯閩日久，將正副使並督、撫諸臣處治。但中外均屬臣子，臣躬承天庥，不能少爲諸臣之報，而反重爲諸臣之累；臣何人斯，豈能宴然清夜！』聖祖命還學禮等原職，賜國王蟒緞二、綵緞四、藍緞二、素緞二、閃緞二、錦二、綢二、羅二、紗二，賞王舅綵緞表裏各四、羅四、綵緞三、靴一雙，紫金大夫綵緞表裏各四、羅三、靴一雙，使者綵緞表裏各二、折紗布四，通事、從人緞布有差。王又另疏進學禮等所辭宴金正使一百兩、副使九十兩，請令二臣收受。部議不可；奉旨：『這琉球國所與宴金，仍著使臣

收受』。

四年，王遣使進香，並賀登極；進貢。其貢物有在梅花港口遭風漂溺者，奉旨「免其補進」。

五年，補進貢物；聖祖命發回。又令應進瑪瑙、烏木、降香、木香、象牙、錫、速香、丁香、檀香、黃熟香等十件不係土產，免其進貢；其硫磺留福建督、撫收貯，餘所貢方物令督、撫差人解送。其來使不必費送到京，即給賞遣回。

六年，令貢使仍費表入覲。明年，王卒。

八年，尙質世子尙貞遣使入貢；於常貢外，加進紅銅及黑漆嵌螺茶碗。照例給賜，惟正使不係王舅，與副使正議大夫賞同。

十年，進貢；於常貢外，加進鬃烟、番紙、蕉布。其被風飄失貢物，免其查議。

十三年，進貢；於常貢外，加進紅銅及火爐、絲烟。

十八年，補進十七年貢。除赴京存留官伴外，其餘員役，令先乘原船歸國。

十九年，世子遣使進貢；聖祖諭：『琉球國進貢方物，止令貢硫磺、海螺殼、紅銅；其餘不必進貢』（貢物，舊有金銀罐、金銀粉匣、金銀酒海、泥金綵畫圍屏、泥金扇、泥銀扇、畫扇、蕉布、苧布、紅花、胡椒、蘇木、腰刀、口刀、鎗、盔甲、馬鞍、絲錦、螺盤；後俱免進。外有加貢物無定額，熟硫磺一萬二千六百斤、海螺殼三千個、紅

銅三千斤)。

二十年，世子遣使入貢。聖祖以貞恪共藩職，當耿精忠叛亂之際，屢獻方物，恭順可嘉！賜敕褒諭，仍賜錦幣五十。又於常貢內，免其貢馬；著爲例。

二十一年，世子遣耳目官毛見龍、正議大夫梁邦翰上言：『先王尙質，於康熙七年告薨；貞嫡嗣，使襲爵。具通國結狀，請封』。禮部議：航海道遠，應令貢使領封。見龍等固請，部議執不可；聖祖特允之，遣翰林院檢討汪楫、內閣中書舍人林麟焜爲正副使。楫等疏陳七事：一、請頒御筆；一、請照例諭祭海神；一、渡海之期，不必專候貢使；一、請帶修船工匠一同渡海；一、請給關防，以稽詐冒；一、請增兵護行，以壯國威；一、請預支俸銀爲辦裝貲。禮部盡議不行；仍令會同戶、兵、工三部再議。奏上，聖祖大書「中山世土」四字賜王，特許帶修船匠役隨行、製祭文二道祈報海神，並給俸二年以往。

二十二年，楫等至閩。時方治兵攻臺灣，遂不候造船，徑取戰艦渡海。六月，楫等至國，諭祭故王尙質，冊封尙貞爲王。王遣法司王舅毛國珍、紫金大夫王明佐等謝封。楫等回京，復爲題請「遠人向化，請賜就學」；禮部議覆准行。王又另疏進楫等所辭宴金一百九十二兩，請令二臣收受；部議不可。奉旨：『這琉球國所與宴金，仍著使臣收受』。

二十三年八月，奉聖祖諭：『汪楫等奉使琉球，往回甚速；阻勉盡職，可嘉！著吏部議敘具奏』。

二十五年，王遣官生梁成楫、蔡文溥、阮維新、鄭秉均等四人入太學；附貢使耳目官魏應伯、正議大夫曾夔船桅折傷，秉均飄至太平山修船。

二十七年，貢使到京；於正貢外，加屏風紙二千張、嫩蕉布五十匹。聖祖令成楫等三人照都通事例日廩甚優；四季賜袍褂、衫褲、靴帽、被褥俱備；從人皆有賜。又月給紙、筆、墨、硃銀一兩五錢。特設教習一人，又令博士一員督課。

三十年，王遣貢使耳目官溫允傑、正議大夫金元達到京，請官生歸國；賜宴，各絡賞雲緞、綢布等，乘傳，厚給遣歸（以後貢使，例遣耳目官一員爲正、正議大夫一員爲副；後不具書官名。他官則書）。

三十二年，王遣馬廷器、王可發等入貢；宴賚有差。

三十四年，王遣翁敬德、蔡應瑞入貢。

三十六年，王遣毛天相、鄭弘良入貢。

三十八年，王遣毛龍圖、梁邦基入貢。

四十年，王遣毛得範、鄭職良入貢；得範至杭州，病卒。

四十二年，王遣毛興龍、蔡應祥入貢。



四十四年，王遣溫開榮、蔡肇功入貢。

四十六年，王遣馬元勳、程順則入貢。

四十八年，王遣向英、毛文哲入貢。國中多災，宮殿盡焚；颶颶頻作，人畜多死、草木皆枯。是年，王卒。

四十九年，尙貞世子尙純子尙益，以嫡孫嗣立。

五十年，益遣孟命時、阮維新入貢。

五十一年，尙益卒，未及請封。

五十二年，尙益世子尙敬嗣立。遣毛九經、蔡灼入貢；灼至福州，病卒。

五十四年，敬遣馬獻功、阮璋入貢。

五十六年，敬遣夏執中、蔡溫入貢；且告曾祖尙貞與其父尙益之喪，請封。

五十七年，遣翰林院檢討海寶、編修徐葆光充正副使往。

五十八年，又遣向秉乾、楊聯桂入貢；聯桂至通州，病卒。六月，海寶等至國，諭祭故王尙貞、尙益，冊封尙敬爲王。

五十九年，海寶等自琉球回，代請官生入學，並請給天妃春秋祀典；禮部議：俱准行。王遣王舅向龍翼、紫金大夫程順則入貢並謝封，貢金鶴、盔甲、馬鞍等物；宴賚有差（「徐錄」：金鶴二——銀座全、盔甲一副——護手護膝全、金靶鞘腰刀二、銀靶鞘

腰刀二、黑漆靴鞘鍍金銅結束腰刀二十、黑漆靴鞘鍍金銅結束袞刀十、黑漆灑金馬鞍一——轡鑿全、金綵畫圍屏四、扇五百、土綿二百、紋蕉布二百、土苧布一百、白鋼錫五百斤、紅銅五百斤；以上皆謝封貢物。舊例有胡椒，今缺；以鋼錫代之。其常年貢物，止白錫一千斤、紅銅三千斤、硫磺一萬二千八百斤；硫磺納藩庫，貢使費銅、錫至京。前明於福州特設市舶提舉一員，專理琉球貢事；以內官領之。本朝省併其事於本府海防同知；今貢使猶稱之曰「提舉」云。王又另疏進海寶等所辭宴金一百九十二兩，請令二臣收受；部議不可。奉旨：『宴金仍著使臣照舊例收受』。

六十年，王遣毛廷輔、梁得宗入貢。聖祖諭：將琉球國王照安南國王於常賞緞匹數目外，增添緞匹加賞，交來使費回賜王。其正副使、通事人等，各加賞緞匹有差。

六十一年，王遣毛弘健、陳其湘入貢，附遣官生四人入監；至閩洋觸礁，俱溺死。雍正元年，王遣王舅翁國柱及曾信入貢，復遣官生鄭秉哲等四人入監；路卒一人。

二年，世宗憲皇帝召見王舅翁國柱於乾清宮，御書匾額「輯瑞球陽」四字賜王，及玉、緞等物交與翁國柱齎回；仍賞國柱銀、幣（法瑯爐瓶盒一分、白玉盒一對、漢玉玦一件、白玉鎖紙二件、三喜玉盃一件、青玉爐一件、白玉提梁罐一件、漢玉螭虎筆洗一件、青玉三喜花插一件、白玻璃大碗四、白玻璃蓋碗六、磁胎燒金法瑯有蓋靶碗六、青花白地龍鳳蓋碗十二、青花白地龍鳳蓋鍾十、藍磁碟十二、霽紅碟十二、霽紅碗十、填

白八寸盤十二、綠龍六寸盤二十、青花如意五寸盤二十、青團龍大碗十二、五彩宮碗十四、綠地紫雲茶碗十、紫檀木盒綠端硯一方、棕根盒綠端硯一方、上用緞二十四。賞王舅翁國柱銀一百兩、上用緞八匹，卹病故官生蔡宏訓銀三百兩（留一百兩修理墳墓；其二百兩著翁國柱帶回，交宏訓之母養贍）。王遣毛健元、蔡淵入貢。

三年，王遣紫巾官向得功及鄭士絢入貢。

四年，召見紫巾官向得功於乾清宮，賜王玉、緞等物，交得功費回；仍賞得功銀、幣（內造緞二十四、玉方鼎一件、玉夔龍水注一件、漢玉方壺一件、玉五老雙壽杯一件、玉異獸花插一件、玉荷葉盤一件、玉龍鳳方盒一件、玉虎雙壽碗一件、玉雲喜卮一件、玉磬一架、白玻璃碗四、藍玻璃蓋碗六、青龍紅水七寸盤十二、霽紅白魚七、盤二十、青花如意五寸盤二十、綠地紫雲茶碗十、青龍暗水大宮碗十二、五彩蟠桃宮碗十四、霽紅盤十二、霽紅蓋碗十、霽藍盤十二、紅龍高足有蓋茶碗六、青花龍鳳蓋碗十二、青花龍鳳蓋鍾十、法瑯爐餅盒一分、紫檀木盒綠端硯一方、杏木盒綠端硯一方。賞紫巾官向得功內造緞八匹、銀一百兩）。王遣毛汝龍、鄭廷極入貢，並進謝恩禮物。世宗命將進到四年貢物存留，准作六年正貢；其六年應進表文，仍令照例遣使赴京恭進。嗣因汝龍等呈請表文、方物一併來京，部議不許；仍令將六年表文，俟八年正貢時一併恭進。遣官生鄭秉哲、鄭謙等歸國。

六年，王遣毛鴻基、鄭秉彝入貢。

八年，王遣王舅向克濟及蔡文河入貢。

九年，禮部議：『琉球國王奏：進貢方物，請遵依舊典二年一貢，不敢愆期。應如所請』。奉諭旨：『朕因琉球地處重洋之外，奉表修貢，遠涉風濤，深爲軫念！曾經降旨將雍正八年貢物，准作十年正貢。今該國王奏請按期入貢，情詞懇切，具見誠悃；知道了。著仍遵前旨，若十年貢物已經遣使起程，即准作十二年正貢；十一年不必遣使前來。將此行文該國王知之』。

十年，賞王舅向克濟玉磁器物（黃玻璃餅一對、紅玻璃餅一件、綠玻璃餅一件、白玉筆攔一件、白玉雙龍觥一件、漢玉雙喜杯一件、紅瑪瑙水盛一件、牛油石福壽盒一件、銅法瑯花餅一件、銅法瑯茶盤一件、瓊石荷葉觥一件、青綠鼎一件、綵添小圓盤八件、哥窯四繫花囊一件、藍磁瓶一件、霽紅瓶二件、霽青膽瓶一件、哥窯瓶一件、官窯雙管瓶一件、填白雙圓瓶一件、紅粉紅磁小餅一件、青花磁桃式盒一件、五彩套盃一副、五彩酒鍾四件、洋紅酒鍾四件）。王遣溫思明、鄭儀入貢。

乾隆元年，王遣毛光潤、鄭國柱入貢；光潤至福建，病卒。

二年，王遣王舅向啓猷及金震入貢。

三年，王遣向維豪、蔡壩入貢。

四年，皇上以王遣使慶賀，忠蓋可嘉；降敕獎諭，並御書匾額「永祚瀛壖」四字賜王及文綺等物。

五年，王遣王舅翁鴻業及蔡其棟入貢，並進謝恩禮物；其棟至福州，病卒。

六年，禮部議：『琉球國謝恩禮物，照雍正四年之例存留，准作二年一次正貢』。

奉旨：『依議』。

七年，王遣毛文和、蔡用弼入貢。

九年，禮部議：『將琉球國進到禮物存留，准作九年正貢；其九年應進表文，仍令照例遣使赴京恭進』。奉旨：『依議』。

十一年，王遣毛允仁、梁珍入貢。

十三年，王遣向永成、鄭秉哲入貢。

十五年，王遣毛元烈、阮爲標入貢；元烈至福建，病卒。又遣都通事阮超羣等送回十四年內地被風失舟吳永盛等四船九十二名；其林士興等六船一百三十名因船身堅固，先已撥給桅木、廩餼，資送回籍。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巡撫潘思榘以聞；奉旨：『賜國王蟒緞二匹、閃緞二匹、錦二匹、綵緞四匹、素緞四匹，以示嘉獎。其伴送之都通事阮超羣、東觀旭等，亦著該督、撫優加獎賚有差』。

十六年，福撫潘思榘奏：『琉球國使臣毛如苞等二號貢船一隻在洋遭風，飄回本島

修葺補進；並將閩縣遭風船戶蔣長興等、常熟縣商民瞿長順等三十九人留養兩年，隨船護送來閩。奉旨：『於常例外，賜國王蟒緞二匹、閃緞二匹、錦二匹、綵緞四匹、素緞四匹，以示優獎。其在船官伴人等，亦著該撫分別賞賚有差』。是年，王卒，世子尚穆遣陪臣鄭國貞告哀；署福建巡撫新柱以聞。

十七年，世子穆遣向邦鼎、楊大壯入貢。

十九年，世子穆遣毛元翼、蔡宏謨入貢，兼請襲封；疏云：『琉球國中山王世子臣尚穆謹奏：爲瀝懇循例封襲，以光世土，以效忠勤事。竊以敝國蕞爾彈丸，眇茲尺土；沐天朝深仁厚澤，有加無已。臣元祖尚質，於順治十一年荷蒙天恩頒給王爵印篆爲中山王，永奠海邦。臣高祖尚貞，於康熙二十一年恭沐詔敕冊封。臣曾祖純、祖益，未及請封，早已辭世。臣父敬，於康熙五十七年叨蒙冊封爲中山王。嗣爵以來，夙夜惟寅，矢勤矢慎，虔輸忠誠，恪恭匪懈；於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薨逝。念臣小子穆，恭循典例，以嫡繼統；謹遣陪臣耳目官毛元翼、正議大夫蔡宏謨等虔齎奏請，伏乞聖恩體循臣父事例，差選天使按臨蛟島，俾臣穆拜綸音於海表，永守藩疆；膺詔命於波區，代供貢職；則頂祝皇恩浩蕩，世世不朽矣。伏祈睿鑒，敕部施行；臣穆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具奏以聞』。『琉球國中山王世子臣尚穆，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玉版恢圖，煥規模於舊制；寶綸沛澤，隆體統於藩臣。率土莫不尊親，衆星拱北；普天

咸稱神聖，諸水朝宗。歡洽臣民，慶騰宇宙。恭惟皇帝陛下覆育同天，光華匝地。躬桓蒲穀，悉歸王會之圖；侯甸要荒，盡入職方之府。臣穆世沐帝澤，代守海藩。胙土分茅，自古之帝王大典；請封襲爵，今日之臣子微忱。謹遣陪臣毛元翼、蔡宏謨等仰請綸音，望龍墀而悚慄；叩希天眷，瞻鳳詔以遙頒。伏願至德彌崇，覃恩愈廣。制儀制禮，因舊典以廣新恩；教孝教忠，由內臣而及外吏。將見川岳効靈，九有覲照光之盛；江河獻瑞，萬方沾熙皞之隆矣。臣穆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琉球國中山王世子臣尙穆謹上表」。

二十年五月初七日，遣翰林院侍講全魁、編修周煌充正副使往封。

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臣魁、臣煌至國，先行諭祭故國王尙敬；以八月二十一日，宣讀詔敕，冊封尙穆爲琉球國中山王。是年，王遣向全才、阮超羣入貢。

二十二年正月，臣魁、臣煌自琉球還，代請官生入國子監讀書；並陳天威遠播，神應彌昭，請加天后封號，別頒諭祭文二道。事下禮部，部議俱准行。王遣王舅法司官馬宣哲、紫金大夫鄭秉哲入貢，奉表恭謝天恩，貢金鶴、盔甲、馬鞍等物；宴賚有差。

# 琉球國志略卷四(上)

翰林院侍講臣周 焯恭輯

## 輿地

建置 疆域 形勝 城池 (礮臺附)

「淮南子」謂「八埏之外，有八極；裊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其言廓落不足徵信，固然矣。顧乾坤定位，覆載難名；指實固屬臆說，據理則甚尋常。昔人多謂琉球北有落漈之患；潦即尾閭，臺灣淡水外亦然。據此，則琉球以東，別無地矣；何以尚有鳥語鬼形之毘舍那國，蠕蠕於琉球東隅烟霧間耶？是弱水之外，更有洲嶠；扶桑以後，猶多島嶼；誠不容以蛙、蠡之見概之也。國家膺圖御宇，聲教暨訖；幅帽周廣，列在職方者不勝億計。琉球蕞處萬里外，視版圖所繪，僅如毛髮；比獨能尊事天朝，世世滋益恭。因是以仰賴皇威，永保厥土；鄰境讐伏，一視中華蒲穀之班；頌海安恬，無復曩時鷓蚌之擾。臣於使竣，輒按方輿，得其道里遠近之數，與其村縣統轄之詳；而形勢要害，以次附錄；務期異同有考、今古殊觀，庶厯穴鮫區燦然如指上螺紋，爰以備史宬採輯之萬一。志輿地。

## 建置



流虬，隋使羽騎尉朱寬至國，於萬濤間見地形如虬龍浮水中，始曰流虬（「中山世鑑」）。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名渴利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隋書」）。

流鬼（見新唐書）。

宋景定五年，西北諸島始來貢。咸淳二年（丙寅），北夷大島來朝；自後，每年來貢（「中山世鑑」）。

瑠求，在漳、泉、福州界，與澎湖諸島相對；西、南、北岸皆水（「元史」。「粵志」亦作瑠求）。

元延祐元年，國王玉城嗣位；世衰政廢，內爲色荒、外爲禽荒。諸按司不朝，國分爲三：大里按司據佐敷、知念、玉城、具志頭、東風平、島尻、喜屋武、摩文仁、眞壁、兼城、豐見城十一國，稱山南王；今歸仁按司據羽地、名護、國頭、金武、伊江、大宜味、恩納七國，稱山北王；中山惟有首里王城、那霸、泊、浦添、北溪、中城、越來、讀谷山、具志川、勝連、三平（西平、南平、眞地平）等數國（「中山世鑑」）。

明洪武十六年，命內使監丞梁民同奉御路謙賈符，賜王鍍金銀印一。十八年，補給山南王、山北王駝紐鍍金銀印各一（「明史」、「實錄」）。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南夷宮古島、八重山島始來貢；其後，每年來貢（「中山世鑑」）。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秋，尙巴志遣使奏曰：「我琉球國分爲三者，百有餘年。臣巴志爲此發兵山南、山北，今歸太平。伏願陛下聖鑒，不違舊規，給臣襲封」（「中山世鑑」）。自後國雖合一，仍稱中山王。

國朝順治八年，世祖章皇帝遣使封尙質爲中山王，賜印一顆，印文止稱「琉球國王」，詔勅文稱「琉球國中山王」如故。

### 疆域

琉球國國都，元延祐間，分爲三；宣德時，併爲一國，分爲三省。中山爲中頭省，屬府十四；山南爲島窟（一作尻）省，屬府十二；山北爲國頭省，屬府九（府，土名間切）。府所屬曰村頭（土名母喇）。地形東西狹，其寬處可有數十里；南北長，四百四十里。自中山首里，南至喜屋武邊海，緊行一日半；北至國頭邊海，緊行三日半。

臣按汪楫「錄」云：「幅員周迴可五、六千里，東西長、南北狹」。非惟國都失實，即以屬島準之，亦非是。

進貢，由福建海道，來以冬至自姑米山起，五十更（六十里爲一更，計三千里）；

回以夏至至姑米山止，四十更（二千四百里）。姑米至國都，四百八十里。徑直海面，西距福建布政司一千七百里、距京師七千八百三十二里。國人至今自呼琉球地曰「屋其惹」。轄三十六島，東四島、西三島、西北五島、東北八島、南七島、西南九島。水程，南北三千里，東西六百里。遠近環列，語言惟姑米、葉壁與中山爲近；餘皆不相通。擇能中山語者，給黃帽爲酋長。又遣黃帽官蒞治之，主聽訟、徵賦，名奉行官，亦名監撫；使歲易人，土人稱之曰親雲上（讀如「牌金」，蓋三字兩音也）。太平山、大島、八重山各三員，馬齒山二員，小島各一員；惟巴麻（國音讀「間」字同「麻」，華言「山」也）、伊計、椅山、硫磺山四島不設。

臣按「屋其惹」，徐葆光「錄」謂其舊土名；非也。細考之，乃土音如此；令之作書，則仍是「琉球」兩字耳。

中山省（首里、泊、久米、那霸，不入間切；眞和志以下，共十四間切）

首里，王宮所在，不稱間切；屬村縣二十一：崎山（在王宮東）、金城（在王宮西南）、內金城、新橋（在王宮東北）、赤平（在王宮北）、儀保（在朱平村北）、西儀保、末吉（在王宮北）、山川、新川、殿川、寒川、大中、鳥嶋、汀白次、赤田、姑場川、桃園、當藏、眞和地、立岸。

泊（土音「土馬爺」，一字三音。在首里西五里），屬村縣二：東境、西境。

那霸（在首里西十里），屬村縣六：東縣、西縣、泉崎、若狹町、辻山（辻音「失汁」一字兩音）、渡地。

久米（彙字土音「苦念搭」，一字三音；今訛爲久米。在那霸東），屬村縣四：東門村、西門村、北門村、南門村（亦名大門村。舊有普門寺，又名普門地。皆洪武中，賜閩人三十六姓居之，不他徙；故名唐營，亦稱營中。後改唐榮，以村中貴者爲總理唐榮司）。

眞和志（在首里西五里），屬村縣十二：識名、國場、牧志、天久、松川、與儀、龜田、安里、湊川、古波藏、仲井間、上間。

南風原（在首里南七里），屬村縣七：宮平、津嘉山（舊有玉那霸，今併入）、內嶺、本部、喜屋武（讀如「腔」，三字一音）、神里、平川。

東風平（在首里南二十五里，地在山南省界中），屬村縣九：東風平、富盛、志多伯、世名城、友寄、高良、山川（首里同名）、宜壽次、當銘。

西原（在首里東七里），屬村縣十六：幸地、小橋川、安室、桃原（首里同名）、我謝、翁長、平郎、小那霸、棚原、末吉（首里同名）、石嶺、嘉手刈、小波津、與那城（與那城府同名）、內間、吳屋。

浦添（在首里東三十里），屬村縣十一：浦添、伊祖、牧港、安波茶、澤岬、屋富

祖、城間、西原（西原府同名）、內間（西原同名）、勢理客、前田。

宜野灣（在首里東三十里），屬村縣十二：宜野灣、謝名、普天間、新城、具志川（具志川府同名）、城田、嘉敷、安仁屋、伊佐、喜友名、野嵩、我如古。

中城（在首里東四十里），屬村縣十九：中城、姑場、熱田、當間、島袋、粵間、和宇慶、屋宜、津瀨、安谷屋、伊集、渡口、喜舍場、添石、瑞慶覽、新垣、安里（貞和志同名）、中順、比嘉。

北谷（亦稱比溪。在首里北四十里。此府多稻田），屬村縣十二：北谷、濱川、砂邊、野國、野里、玉代勢、屋良、桑江、嘉手納、平安山、伊禮、前城。

讀谷山（在首里東六十里），屬村縣十二：讀谷山（亦稱座喜味）、高志保、喜名、宜間、渡具知、大灣、伊良皆、渡慶次、波平、長濱、瀨名霸、根波。

勝連（在首里東北六十里），屬村縣十：勝連、神谷、比嘉（中城同名）、平敷屋、平安名、內間（浦添同名）、新垣（中城同名）、龜島、濱村、南原。

與那城（在首里東北五十里），屬村縣六：仲田、平安座、安勢里、上原、池宮城、伊計。

越來（在首里北五十里），屬村縣十：越來（尙圓王弟宣威采地。代尙圓立六月，讓位圓子尙眞，退老於此。今其子孫世爲此村領主）、照屋、安慶田、湖屋、上地、諸

見里、山内、宇慶田、大古廻、中宗根。

美里（在首里北六十里），屬村縣十八：嵩原、高原、恩納（亦稱東恩納，以別北山之恩納）、石川、古謝、伊波、野原、松本、田里、楚南、比屋根、與儀（眞和志同名）、宮里、知花、池原、嘉手蒨、登山、山城。

具志川（在首里東六十里），屬村縣十五：安里（眞和志同名）、上江洲、宇堅、祝嶺、中嶺、天願、高江洲、田場、田崎、安慶名、江洲、大田、榮野比、川崎、兼嘉段。

### 山南省（屬間切十二）

大里（在首里南二十里），屬村縣十七：與那原、與古田、湧稻國、板良敷、仲程、與那霸、稻福、上與那原、大城、宮城、古堅、目取眞、島袋（中城同名）、南風原（南風原府同名）、高宮城、眞境名、當眞。

玉城（在首里南四十里），屬村縣十一：玉城、中村渠、富里、絲敷、垣花、富名腰、前川、當山、和名、奧武、志堅原。

豐見城（在首里南十五里。有山南王弟故城。國中祈雨，例在此），屬村縣十七：豐見城、饒波、長堂、翁長（西原同名）、眞玉橋、盛島、奧平、高嶺、儀保（首里同名，亦稱宜保）、我那霸、渡嘉敷、高安、伊良波、名嘉地、田頭、保榮茂、嘉敷（宜

野灣同名)。

小祿 (在首里南二十里)，屬村縣十一：小祿、上原、當間 (中城同名)、琴宮城 (土音：琴爲「五十」，宮爲「詖」，城爲「五十姑」，三字六音)、大嶺、儀間、湖城、具志、多加良、安次嶺、赤嶺。

兼城 (亦曰金城。在首里西南三十里)，屬村縣十：兼城、座波、照屋 (越來同名) 嘉敷 (宜野灣、豐見城同名)、波平、武富、安波根、絲滿 (在海邊村，石甚奇)、湖平、志茂田。

高嶺 (土名多嘉嶺。在首里西南三十里)，屬村縣五：大城 (大里同名)、眞榮里、國吉、與座、屋姑。

佐敷 (亦稱佐鋪。在首里南二十里)，屬村縣八：佐敷、新里、屋比久、手登根、外間、津波古、與那嶺、小谷。

知念 (在首里南三十里)，屬村縣十：知念、敷名、久手堅、山口、鉢嶺、久高、外間 (佐敷同名)、知名、安座眞、下敷屋。

具志頭 (在首里南三十里)，屬村縣六：具志頭、波名城、中座、喜納、新城 (宜野灣同名)、與座 (高嶺同名)。

麻文仁 (麻亦作「摩」。在首里南四十里)，屬村縣五：麻文仁、米次、石原、松

嶺、小渡。

眞壁（在首里南四十里），屬村縣八：眞壁、田島、眞榮平、絲洲、宇榮城、古波藏（眞和志同名）、新垣（中城、勝連同名）、名城。

喜屋武（在首里南四十里，爲國中極南沿海邊上），屬村縣五：喜屋武（南風原同名）、上里、福地、山城（美里同名）、束邊名。

山北省（屬間切九）

金武（在首里東北九十里），屬村縣五：金武、宜野座、奧松、漢那、祖慶。

恩納（在首里北一百里），屬村縣九：恩納、安富祖、名喜眞、山田、眞榮田、仲泊、古良波、谷茶、富津喜。

名護（在首里北一百五十里），屬村縣九：名護、屋部、世富慶、安和、喜瀨、幸喜、松堂、許田、宮里（美里同名）。

久志（在首里東北一百五十里），屬村縣十一：久志、松田、邊野古、嘉陽、宜作次、瀨嵩、汀間、松濱、田榮良、川田、宇富良。

羽地（在首里北一百七十里），屬村縣六：池城、屋嘉、伊指川、眞喜屋、源河、謝敷。

今歸仁（在首里北二百里），屬村縣十二：今歸仁、親泊、謝名（宜野灣同名）、



中城（中城府同名）、運天（亦稱上運天）、崎山（首里同名）、玉城（玉城府同名）、平敷、仲宗根、吳我、天底（林木最茂，不見天日）、我部。

本部（在首里北三百里。南風原同名），屬村縣七：伊野波、浦崎、渡久知、崎濱、瀨底、伊豆味、謝花。

大宜味（在首里東北三百里），屬村縣五：屋嘉比、喜如嘉、田湊、根路銘、津波。

國頭（在首里東北三百十里），屬村縣四：國頭、邊土名、伊地、宇郎。

#### 東四島

姑達佳（譯爲「久高」）：在國東一百四十五里。「夏錄」作孔達佳山。多螺石、海松，產赤秬米、黃小米、海帶、龍蝦、佳蘇魚、五魯魚。

津奇奴（譯爲「津堅」）：在國東三十五里。產海松。

巴麻（譯爲「濱島」）：南、北二島。在國東三十五里。

伊計（譯爲「池島」）：在國東三十五里。四島語言頗相近。

#### 西三島

東馬齒山：在國西一百三十里。大小五島。「夏錄」云：『俗呼溪賴米』。產牛、馬、粟、布、文具、螺、怪石。屬間切一：渡嘉敷（豐見城同名）。

西馬齒山：大小四島。屬切一：座間味（地極磽瘠。人多黑色，善泅水，久久乃出。產海松、魚、螺、鹿）。別有姑巴汎麻山（近姑米山，無人居。產鹿）。

姑米山（譯曰「久米島」）：在國西四百八十里。產五穀、土綿、繭紬、白紙、蠟燭、螺、魚、雞、豚、牛、馬。福州至國，必針取此山爲準。屬間切二：安河、具志川仲里（或作金城、名地二間切）。

#### 西北五島

度那奇（譯曰「渡名喜島」）：近姑米山，多牛。

安根呢（一作阿姑尼，譯曰「粟國島」；又爲安護仁）：與度那奇俱近姑米山，語言亦相類。產鐵樹，比他處良。多豕。

椅山（亦曰檣世麻，亦曰伊江島）：在中山、山北之間，四面黃沙。潮漲，隔半里許；水退，可徒涉至山上。有稻田，民頗富饒。

葉壁山（土名伊平屋島）：在國西北三百里。「夏錄」云：『俗呼禹臣馬』。產米、五穀、棉花、蕉絲、海膽、毛魚。

硫磺山（一名黑島；多鳥，又名鳥島）：在國西北三百五十里，與姑米山相對。不生草木。置採硫磺戶數十家，歲運米廩食之；統以二酋長，泊府官遙領之。其人目爲硫氣薰灼，皆如羊，不精明。相近有灰堆、尤家埠、移山奧。

東北八島（國人皆曰烏父世麻。過此，爲土噶喇、七島。土噶喇，亦作度加喇）由論：在國東北五百里。產芭蕉果、口木。

永良部（訛爲伊蘭埠）：在國東北五百五十里。有溫鎮。

度姑（譯曰「德島」。土音讀「德」字爲「度」「姑」二音）：在國東北六百里。由呂（一作由路）：在度姑東北三十八里。

烏奇奴（又曰浮野）：在度姑東北四十里。

佳奇呂麻（呂一作「路」，又作加喜呂麻）：在國東北七百七十一里。

大島（土名烏父世麻）：在國東北八百里。水行，三日可達。其島長一百三十里。自稱小琉球，分七間切；有西間切、東間切、笠利、名瀨、屋喜、住用、古見等，分屬二百餘村，大酋長十二員、小酋長一百六十餘員領之。有「四書」、「五經」、「唐詩」等書。產米、粟、麥、豆、薯、木棉、芭蕉、椶、桑、竹、檣、羅漢松，雜畜禽鳥多有。海鮮有草鱸魚、海爪、鯉類——小似瓜子。果有櫛子。燒酒、米肌、黑糖、蘇鐵皆有之。

奇界（亦名鬼界）：在國東北九百里。人多黑。產檉木。

臣按汪楫「錄」：「七島者，口島、中島、諏訪瀨島、惡石島、臥肥島、平島、寶島也；人不滿萬，惟寶島較大。國人統呼之曰土噶喇；或曰即倭也。然國人甚諱之，殊不知有日本者」。

臣間覽其國所置經書，悉係日本所刻；仍用漢文，旁印鈎挑字母。且有寶曆、永祿、元和、寬永、天和、貞亨、元祿諸名色，又皆日本僭號；則與日本素相往來，明矣。一說七島本國屬，尙寧王被襲，割地與之，王乃歸；即七島也。今非所屬，故不詳。前使臣汪楫至時，適七島人在其國，欲仰觀天朝使者，因得一見。至，問之，則書手版曰「琉球國屬地」；是未免國人誑之耳。汪又云：『北山寂無人來。或云倭常執王，割地乃得返，即北山』；實則非也。

### 南七島（國人皆曰太平山）

太平山（始爲宮古，後爲迷姑，今爲麻姑）：在國南二千里。「夏錄」云：『俗呼苗恭』。用良寅針至中山。福州自東湧開洋，至釣魚臺；北風，用單卯並乙辰針，可達。周圍五、六十里，頗富饒。每年五月歸，貢稅於中山』。

臣按汪楫「錄」云：『太平山，去國甚近』。豈二千里可云近耶？殆未之詳考也。

伊奇麻（譯曰「伊喜間」。一作伊計間）：在太平山東南。

伊良保（一作惠良部）：在太平山西南。

姑李麻（譯曰「古裏間」。一作來麻，土名來曰「姑李」）：在太平山正西。

達喇麻（一作太良末）：在太平山正西。

面那（一作水名。土音水曰「而子」名曰「那」）：在太平山西南。

烏噶彌（一作字間味）：在太平山西北。

西南九島（國人皆曰八重山）。

八重山（一名北木山，土名彝師加紀）：在太平山西南四百里，去中山二千四百里。由臺灣彭家山用乙辰針，可達。察度王當洪武時，二大島來貢——即八重山、太平山也。較太平尤饒給，多檜木、黑木、黃木、赤木、草蓆。產牛、馬、螺石，出麻布、棉布、海參、紅酒（名蜜林酒）、五穀、埤渠、瑇瑁、珊瑚、羊肚、松紋、海芝、海松、海柏等石。每年五、六月，與太平山來貢中山。

烏巴麻（二島。譯曰「宇波間」。一作小濱）：在八重山西南。

巴度麻（譯曰「波渡間」。一作鳩間）：在八重山西南。

由那姑呢（譯曰「與那國」）：在八重山西南。以上四島，皆近臺灣。

姑彌（一作西表）：產異蘭，名西表蘭。在八重山西，較諸島爲大。

達奇度奴（譯爲「富武」。一作武富）：在八重山西、姑彌東。

姑呂世麻（譯爲「久里島」。一作黑島）：在八重山西少北。

阿喇姑斯古（譯曰「新城」）：在八重山西。

巴梯呂麻（譯曰「波照間」）：在八重山極西北。

臣按「隋書」：『大業四年，煬帝遣武貴郎將陳稜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巖嶼；又一日，至流求。』「明一統志」亦云『龜巖嶼，在國西，水行一日；高華（一作英）嶼，在

國西，水行三日』。今皆無其名。又「元史」：『瑠求，境與澎湖諸島相對』。「明一統志」亦云『澎湖島，在國西，水行五日』。然考澎湖與臺灣相近，實非國之屬島也。至鄭若曾所著「琉球圖」，以針路所取，去國都二、三千里之彭家山、釣魚臺、花瓶嶼、雞籠、小琉球等山錯列在那霸港左近，去國都二千里之太平山誤置於中山歡會門之前；前人則既詳辨之已。

## 形勝

中山雄踞東溟，土磽地險；三十九府碁列於中，三十六島星羅於外；洵海表之鉅藩也。北恃葉壁尾閭控其後，敵虞落滌；南憑那霸馬加鎮其前，舟懼衝礁。處則以逸待勞，如長蛇之陣，摯首則尾應；出則因臂使指，若捕鹿之形，扼吭而角掎。宜乎倭酋不敢侵、大島不復貳，長爲天家之屏翰，世守瀛嶠之金甌歟！

地形狹長，海水環注；井極深，多鹹苦。然在處山隈竇巖，有甘泉湧出。

王城高峙中山絕，俯視南北，遙矚羣島，四面頂洋皆在睂睫中。左聳龍岡，右蹲虎峯，當諸間切口道，有居重馭輕、由中制外之勢。自萬歲嶺東至王府，衢路太直；特結圓墩一所，琢礪石砌成。上植鳳尾蕉十餘叢籍之，以上培國脈、下阜民生；亦堪與家羅星水口補湊之法所不可缺者。

久米村，舊爲普門寺地。明洪、永間，賜閩人三十六姓，因以居之。奧山作案，辻

阜爲屏；泉崎水滢帶其間，中島石卓立如印；眞所謂天馬行空，鬼樂相生。但帷幃重疊，氈褥未備。乃港堤突出，園廣如脣；加以木石分植，宛似龍形，有文明之象。允宜簪纓甲諸村而俊髦輩出，嶄然見頭角也。

臣按汪楫「錄」稱：『那霸港口礁石乍礫，左右築礮臺，實無一人、一物，土人謂無險可守。惟港口數里皆鐵板沙，非生長斯土者不能引舟入港。大海中既不得泊，近山又慮觸礁，且遙望雉堞翼如也，有望而返耳；以故恒不設備。然萬曆間，薩洲島倭猝至，王被執去；所謂鐵板沙者，亦不足恃』。據此，則與莒人城小而惡，又不設備，卒無救渠邱之潰；古今同誦。「書」所以云「有備無患」也。倘恃險而驕，虐用其民；雖金城湯池，無所用之。是知保邦之勝算，又在德、不在險矣。

### 城 池（礮臺附）

王城：在首里中山絕頂，累礪石爲垣，高四、五丈，廣四、五里。四門，前歡會門，西向——即國門也；後繼世門，東向；左水門，南向；右久慶門，北向。進歡會門，爲瑞泉門，左右二掖門。有刻漏樓，倣中國麗譙，爲內城；皆無雉堞。

臣按外間切及各島以城名者，甚衆；要皆不立城郭，徒有其名。故不錄。

礮臺：有三，俱在那霸港口。中流有巨石，名馬加；四圍皆鐵板沙，沙堅踰鐵，嵌

空嵯崿，沿海皆是。潮長則沒，舟誤觸輒碎；國人恃爲金湯。南北跨海築長堤，兩礮臺並峙；皆琢礪石砌成，極堅整。方廣畝許，環以埤堦。北堤中作橋門三，以通潮。橋西有臨海寺，門外有「重修臨海橋碑」一；康熙三十五年程順則立，五十二年再刻「碑陰」。橋東迎恩亭前，有「修堤碑」一；康熙五十五年蔡溫立。南礮臺堤中有番字石碑一，額曰「了攬新森城碑文」，嘉靖三十三年國王尙清時立，餘皆番字；石剝蝕，不可讀。又一石題一梵字「𑖀」，下有小字云「書法華經」，一石一字。漫湖中別有小礮臺突起小嶼，四面臨水，上狹下廣，方長可畝許，無雉堞。近奧山口屬島姑米山、馬齒山，俱有礮臺，亦曰烟臺；爲往來舟楫舉號火處。





# 琉球國志略卷四(下)

翰林院侍講臣周 焯恭輯

## 風俗

形質 氣候 習尚 儀節 節令 服飾(舍宇附)

琉球國俗，臣至日所見，如席地危坐、盤盃依倣俎豆、行酒必主人先飲而後酌客之類，皆爲近古。聞曩時世家大族，始創瓦屋；邇乃棟宇漸興，頗知營造。要之，初猶儉樸野，幾與雕題鑿齒、反踵貫胸、裸袒涅顏者埒。今歷染華風，頓除蠻習。誠有如夏子陽所云「踰蹄婦主之陋，浸爲王化所移，不可盡詆杜氏之謬也」。志風俗。

「隋書」：『深目長鼻，亦有小慧』。

「朝野僉載」：『人形短小，似崑崙』。今亦有魁梧俊偉者；首里、久米、泊、那霸四村，秀美尤多。姑米山所見，間有豐頤修髯，殊異常夷』。

胡靖「錄」：『國中無名利縈心之累，民間無有餘不足之憂。人無所事事，亦不羣然嬉聚；或一二靜對，清言茹烟而已。是以人無勞心，多致天年』。「夏錄」云：『邇來漸有機械，渾沌日雕琢矣』。

「集事淵海」：『其人驍健』。「夏錄」云：『但能耐饑寒、任勞苦、尙血氣；不

平則露齟裂毗相忿爭，或持刀刺之。旋自引刀，自剖腹死』。

——以上形質。

謝杰「使錄補遺」：『地無木棉；隆冬亦衣苧，較閩加密，用以禦寒。富貴者或衣絲棉；貧子衣苧五、六斤重，即過一冬。我衆十月西歸，身猶衣葛；由氣候之煖也』。

夏子陽「錄」：『氣候常熱，以海島卑濕而近於東。隆冬時，間有霜雪』。又云：『田多瘠磽，穀亦豐歉不齊。俗傳受封之後，必大有年。頃駐節日驗之，果歲豐時和。雨露之澤，良不偶耳』。

徐葆光「錄」：『多煖、少寒，無冰，霜雪希降。草木常青，蚊至冬不收聲。十一月，秧田插蒔（徐葆光「冬耕詩」）；『寒風颯颯却爲霖，高下連山耕事深；十月芋田葉未老，隔稜已透綠秧針』。『菊含英處已尋梅，六月收田十月栽；有稻常聞兩番熟，無花不是一年開』。

——以上氣候。

「隋史」：『無文字』。「徐錄」稱：『舜天時，依日本國書，制字母四十七，名「依魯花」：イ，依；ロ，魯；ハ，花；ニ，義；ホ，夫；ヘ，揮；ト，都；チ，癡；

リ，利；ヌ，奴；ル，祿；ヲ，烏；ワ，哇；カ，喀；ヨ，夭；タ，達；レ，力；ソ，蘇；ツ，即；ネ，你；ナ，那；ヲ，□；ム，某；ウ，務；キ，依；ノ，奴；オ，烏；ク，姑；ヤ，耶；マ，馬；ケ，其；フ，夫；コ，庫；エ，而；テ，梯；ア，牙；サ，沙；キ，基；ユ，夭；メ，霉；ミ，米；シ，志；エ，意；ヒ，蜚；モ，毛；セ，世；ス，使；ン（音媽。此另是一字，以聯屬諸音者；合之，共四十八字）。有一字可作二、三字讀者，有二、三字可作一字讀者：略倣中國切音三十六字母意。或借以反切，或取以連書。如「春色」二字，琉人呼春爲「花魯」二音，則合書「ハロ」二字，即爲「春」字；「色」爲「依魯」二音，則合書「イロ」二字，即爲「色」字。若有音無字，則合書二字，反切行之。如村名泊，與泊舟之「泊」並讀作「土馬伊」，則一字三音矣。村名喜屋武，讀作「腔」字，則又三字一音矣。語言，亦多以五、六字讀作一、二字者。得中國書，多用鈎挑旁記，逐句倒讀；實字居上，虛字倒下逆讀。語言亦然。文移中，亦參用中國一、二字，上下皆國字也。據元陶宗儀云：「琉球國進貢中華表文，用木爲簡，高八寸許，厚三分、闊五分，飾以髹、釵以錫、貫以革；而橫行刻字於其上，字體科斗書」。又云：「日本國中自有國字，字母四十有七；能通識之，便可解其音義。其聯轉成字處，彷彿蒙古字法。以彼中字體寫中國詩文，雖不可讀；而筆勢縱橫，龍蛇飛動，恍有顛、素之遺」。今表疏皆中國書；如陶所云，或其未通中國以前字體

如此。但今國中字母亦四十有七，以國書寫中國詩文，果與顛、素無異。「汪錄」云：「皆草書，無隸字」；信然。國僧多游學日本，歸教其國中子弟，則其爲日本國書無疑。臣嘗見其國中「四書」，悉照中國官板印刷裝釘；兩旁字母，鈎挑疎密分明，細如絲髮。詢之，云「自福州購回」；福州殊無是也。偶見有寶曆、寬永日本諸曆號，始信「徐錄」不謬。夏子陽「錄」：『僧識番字，亦識孔氏書。以其少時嘗往倭國，習於倭僧；陪臣子弟十三、四歲，皆從之習字讀書。若三十六姓，復從舊時通事習華語，以儲他日長史、通事之用。作詩，惟僧能之；然頗曉音韻而已，許以效唐，則過也』。

杜氏「通典」：『婦人產，必食子衣；以火自炙，令汗出。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今俱不然。

謝杰「補遺」：『儉而不勤、貧而不盜，渾樸而有等。職官之家，有彌旬茹蔬者。女力織作，男反坐而食之』。

夏子陽「錄」：『男子多仰給於婦人；司牝雞之晨者，十室而九』。

汪楫「錄」：『農習於惰，紅婦較耕男爲勤。家織蕉布；非是，則無以爲衣也。負薪、運水，亦婦人爲之』。

張學禮「錄」：『小心畏法，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臣茲役見道旁有以竹枝夾物件，插置墻隙者；問之，云係「見遺失者拾而插之，以俟本人來取；即他人亦無冒取之

也」。後又聞有竊盜者；則黠夷乘隨封人衆、番官難於稽察，故間有之。

汪楫「錄」：『國人無姓，或以所生之地爲名、或以上世所官之地爲名。至充貢使或謁使者，旋乞姓名書手版上，與本名迥異』。臣履其國，細詢之；乃知其名祖、父子、孫、兄、弟皆同。或國中集事，則書其名於上，旁別注「某子幾男」之類，以故事多延緩。至有功，王賜以姓，始敢稱姓；實則各有私姓，家藏圖譜。王城以紫巾官入國史院者專掌之，若古者獻民數之遺；不僅首里、久米有姓也。然即二府人，平居極親昵相比隣，問以所識者之名氏，懵如也；問以田名，則隨口而對矣。若姓名，則曰唐名。張學禮「錄」：『士大夫恒好奕，僧院輒以奕供客。有倦意，則授以枕；枕如小文具，中藏三、四層，人各枕其一』。

徐葆光「錄」：『棋局高尺許，脚三、四寸，面厚七、八寸；極堅重。黑子磨鰲石爲之，白子磨螺蛤頂骨爲之。人皆善奕，謂之「悟棋」。下時，不用四角黑、白勢子；局終，數空眼多少，不數實子也。亦有象棋』。

汪楫「錄」：『士大夫無事，輒聚飲，好以拇戰行酒。曼聲而謔，搥三弦和之，其音哀怨，抑而不揚。秋夜四望，絲肉盈耳。近亦有唱中國弦索歌曲者，云係飄風華人所授』。又云：『無貴賤老幼，遇中國人，必出紙乞書，不問其工拙也。得使臣書，尤恭謹；俯身搓手、高舉加額而後啓視』。臣見其國俗，凡有所受，必高舉爲禮；一茶、一

烟皆然。即尊長受之卑幼，亦然；不獨得使臣書始然也。

張學禮「錄」：『女子有不嫁人者，離父母自居，專接外島貿易之客；女之親戚、兄弟——毋論貴賤，仍與外客序親往來，不以為恥』。臣茲役甫至，風聞土妓甚衆，謂之「侏儻」——實則「傾城」二字之音也。外島且更繼至，因移書唐榮總理司，諭其善爲驅逐，毋令蠱我華人。

——以上習尚。

「隋書」：『土人呼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夏錄」云：『今稱王曰「敖那」、稱妃曰「札喇」；豈方言或以世異乎』！「徐錄」：『琉球國王曰「倭急拿敖那」，國王曰「哭泥華」，王妃曰「倭男禮喇』』。臣細訪之，國語多有音無字，即國字譯者第就漢文之音同者代之，究非的字也。今稱曰「御主加那志」，「御主」二字音如「屈詩」、又如「勿蘇」；稱妃曰「御妃」，音爲「屈非」。國之女人則稱妃曰「倭男札喇加那子」，國人讀「可」字音如「加」、「老」字音如「那」。蓋「隋書」係其國人姑以漢字與國語同音者譯「加那」兩字，初未嘗知華音爲「可老」也。「敖」與「加」國音相近，故「夏錄」因作「敖」字；「徐錄」則只據其音書之，不知「御」音如「屈」、「主」音如「詩」，因以相近「哭泥」之音代之。若解「御」音爲「屈」

，則「屈非」正「御妃」正字耳。至國人呼男曰「會几噶」、女曰「會南姑」，亦只男女二字其音若是，故呼冊使曰「阿几噶加那子」、呼妃曰「倭男札喇加那子」；「倭男」即「會南」音也。想「徐錄」必誤謂「夏錄」「札」字係「禮」字省文，故特書正文「禮」字，遂大逕庭矣。大抵夷語音多字少，與華人酬接，今俱用漢文，可不深究也。若「可老」音如「加那」，則「拔茶」音正與「札喇」不遠，又不得概謂舊史之不足信也。故「夏錄」、「張錄」、「徐錄」末皆以國語附之，實多影響傳會；間有一、二合者，率皆淺俚無適於用，今俱略之。又彼國以「御」字作「尊」字用，如「御用」、「御座平」等，書札皆用之，對華人則不敢用。

夏子陽「錄」：『王視朝，羣臣具夷服搓手膜拜，跪移時不起』。又云：『過先王廟前，輒下馬搓手而行。居官言事，必具酒二壺至其家，跽而酌之。酌畢，告以所事』。

張學禮「錄」：『百姓見官長經過，男女皆去簪、脫屐，俯伏道旁；俟過而後行』。今不去簪，若坐；則兩手據地，蟻行而過。

汪楫「錄」：『屋內必布細席，內裹草薦，以布爲緣；名曰「腳踏棉」』。

徐葆光「錄」：『室中皆席地坐，無椅桌之用。飲食諸具皆低小』。

胡靖「錄」：『客至，脫屐以進；始知「坐」字兩人從「土」。「禮」云「戶外二



屨」；其謂是歟？

汪楫「錄」：「客入，無拱揖之煩。坐定，主人則以烟架置客前，聽客自取。架列火爐一、唾壺一、烟匣一（今俗呼烟爲淡巴菰，總呼曰淡巴菰盆），烟管橫其上。一室中常置數架，人各授一具」。

徐葆光「錄」：「飲食置碗之具，如古俎豆、槃器，或方、或圓，皆著脚，高、廣各尺許。水火爐，製用輕簡，銅表、錫裏，一置水、一置火；外作一木架盛之。下二層，黑漆奩三、四事；中藏茗具。國王令秀才二人值之。客出遊，則攜以隨。茶甌色黃，描青綠花草，出土噉喇；其質少粗，無花，但作水紋者，出大島。甌上有朱黑漆木蓋，下有空心托子。甌頗大，斟茶止二、三分；用果一小塊，貯匙內。此學中國獻茶法。若彼國烹茶法，以茶末雜細米粉少許入碗，沸水半甌，用小竹帚攪之起沫滿甌面爲度；以敬客。士夫家有一榼，滲金間采，製作甚精。郊飲，各攜一具；中四器，置食物，旁置酒壺二，蓋、筴略備。民家食榼，或方、或圓，皆作三、四層；刳木爲之。曲隱几，仿古式，繞身如扇形，高尺許。書架如鏡架，著小座，高半尺許，席地坐用之。燈，製四方木格，上寬下窄，白紙糊之，空其頂；施木柄，釘柱上。民間燈，多不用燭；以木作燈，四方糊紙，籠油盞其中，置地席上」。

「隋書」：「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盃共飲」

。夏子陽云：『今不然』。胡靖「錄」：『餽饌盡乾製，無調羹，各盤貯而不相共。飲酒，止以一杯。相傳有「我合彼分、我分彼合」之別』。

張學禮「錄」：『宴賓，席甚簡薄；斤肉、樽酒，可當數人敘款洽而已。一席不過一、二器；即妻子，從不同食。客來，不分坐次，隨客意自坐（今賓主平等，皆危坐、或皆盤膝。若卑幼，則跪伏於前，然後危坐；尊者令安坐，始敢盤坐。或主人係卑幼，賓至則改危坐）；坐下，烟茗、酒饌接踵而至。客退竟出，主人絕不迎送』。

「隋書」：『嫁娶，以酒餽、珠貝爲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

「明一統志」：『浴死者之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亦知造墳』。

夏子陽「錄」：『今官民之家遇有吉慶之辰，親知具酒一壺相賀。有喪，則鄰里聚送，親者護柩而泣；送至墓，掩畢而歸。木主，屬僧題之：男書「圓寂大禪定」、女書「禪定尼」，絕無考、妣之稱』。

汪楫「錄」：『嫁女不治奩具，父母走送之壻家；衣仍白，國俗不諱也。送葬者，亦剪紙垂布爲旛前導。棺制，三尺長，僅及身之半；屈死者足殮之』。

徐葆光「錄」：『墓皆穴山爲之。既窆，壘以石。貴家則磨石方整，亦建拜臺、墓門，遠望如橋門；更有在層崖之上者。女墓前挂櫻葉片扇、白巾；男墓前白布笠、立杖、草履、木屐。若插花筒、置香爐，則男女墓皆同』。

臣聞舊俗每三年開函一視，復封之；今則不爾。亦有以三和泥築成者。國中無道士、尼姑，惟有僧；亦有男巫、女巫。

渡海者，家立長竿，置小木舟其上，長尺許，桅、舵、帆、櫓皆備。另作薄木片風輪五葉，安船首尾，以候風之有無順逆。歸乃撤之——即古「五兩旗」遺意也。

凡許愿，皆以石爲神。神嶽叢祠，皆無神像；設香爐，炷香、澆酒，搓手膜拜。若渡海，則凡在船人等，同日齊往數十處神祠遍禱，奉一石置船上。歸國，又遍酬之。

夏子陽「錄」：『國中有女王者，王宗姊妹之屬；世由神選以相代。五穀成時，女王渡海至姑達佳山採其穀穗嚼之，各山乃敢穫；若未嘗先穫者，食之立斃』。又云：『凡月初三、十八、二十三夜，皆修吉果拜待。初三夜，焚香對月拜；十八夜，焚香立待，待升明而拜，拜畢乃敢坐；二十三日，焚香坐待，待月出則拜；謂可延齡益壽』。今皆無之。吉果，糯米粉爲餅，火焙熟之，白淨如雪。國王每朔、望餽天使食物有之，圓大如盤。聞此惟王府得爲之，民間只三指寬、三四長寸而已。姑米山人呼曰「雪米烏喇」。

——以上儀節。

「隋書」云：「望月盈虧以紀時節，候草榮枯以爲年歲」。

臣按此皆未通中國之初，然爾。今歷世凜奉正朔，貢使至京，必候賜「時憲書」賈回；而國中特設通事官，豫依「萬年書」推算應用（書面云：「琉球國司憲書官，謹奉教令印造選日通書，權行國中，以俟天朝頒賜「憲書」。頒到日，通國皆用「憲書」，共得凜遵一王之正朔，是千億萬年尊王嚮化之義也」。琉球雖窮島荒陬，固長在光天化日之下矣。因併錄其俗之節令，以備採風。

元旦至初六，拜賀——如中國。

徐葆光「錄」：『正月十六日，男女俱拜墓。是月，女子皆擊毬、板舞爲戲。板舞者，橫巨板於木橙上，兩頭對立，一起一落，就勢躍起四、五尺許，不傾跌敵側也』（徐葆光「鵲踏花翻詞」：『一板橫躡，兩頭起落，雙雙瞥見飛仙駕；翩反如燕身輕，借勢低昂，春風掀袖爭高下；一邊乍踏鵲翻枝，一邊已打烏飛柘。那霸正月，彩虹齊跨，驚鴻不著鞦韆架；掀動六尺輕槎，縱然平地，歸客猶驚詫。羨他纖趾會騰空，凌波可學應無價』）。

二月，國中同定吉日，祭麥神。十二日，各家俱浚井汲取新水洗額，云可免病。

三月三日，作艾糕相餉遺。同定吉日，又祭麥神；謂之大祭。

五月五日，競渡（泊一、那霸一、久米一，共龍舟三），角黍蒲酒拜節，同中國。定吉日，祭稻神。此祭未行，稻雖登場，不敢入家。

六月，同選吉日，又祭稻神；亦謂之大祭。又同選吉日，作六月節；國中蒸糯米爲飯相餉。

七月十五日，盆祭祀先。預於十三日夜，列火炬二於大門外，以迎祖神；十五日，盆祭畢，送之。臣至國適上旬，出經道旁民舍，小童各手一紙幡，對立招展；問之，爲中元迎送祖神也。亦有延僧作孟蘭盆醮祀者。

八月初十、十五兩日，各家蒸糯米交赤小豆爲飯相餉（「徐錄」有『白露先後三日，守天孫』。今無其俗）

九月，放紙鳶。

十二月初八日，通國作糯米糕，櫻葉包裹三、四層，和葉蒸食相餉，名曰鬼餅；亦「驅儼」之意（「徐錄」作庚子、庚午日）。二十四日，送竈。次年正月初五日，迎竈。正、三、五、九此四月，名爲「吉月」；婦女相率至沿海雪崎洞中，拜水神祈福。每月朔、望，婦女取缺罌至礮臺汲新潮水，歸獻竈神及獻天后宮前石神。

——以上節令。

「隋書」：『男女皆以白紵纏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男子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方。織鬪鏤皮並雜色紵、雜毛爲衣，綴毛垂螺

爲飾；下垂小貝，其聲如佩。綴鐺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今俱無之。

張學禮「錄」：『男女不剃胎髮；男二十成立完姻之後，將頂髮削去，惟留四餘。今則孩童至五、六歲，皆髡然如僧。即十三、四，便有薙髮者。未薙前，則呼小名。名之類，約有四十餘，隨其所用；惟父子不得同，孫則同祖之名。既薙後，則改呼田名。如某地筑登之座至二十以上有職事者，謂之某地筑登之。惟久米人七歲後，稱若秀才，給米二石。薙髮後，先拜孔聖，次拜國王；王籍其名，謂之秀才，給米三石。康熙癸亥年，各裁一石。首里、泊、那霸子弟仕至庫官，始有俸也。未剃頂時，髻上插長簪八、九寸許如婦人簪；冠，則易短簪，一梅花頭、一耳挖形。』夏錄云：『首里人髻偏右，久米人髻居中。』今悉居中。』隋書云：『男子剪去髭鬚。』夏錄云：『今剪唇上髭令齊者，間有之。』徐錄云：『惟三種人髮盡剃如僧，一、醫官；一、王府茶役，曰宗叟；一、司灌園人。』今醫官亦不剃。簪制：王用龍頭金簪，妃鳳頭金簪。官爵最貴者，起花金簪；次者，金頭銀柱；餘皆用銀，百姓則用銅。命婦士妻，視其夫。民間，則以玳瑁：皆倒插髻中，翹額上。土妓，若中國人遺以銀簪，則弗禁。別無首飾，珠翠皆不用。凡花有香、有色者，俱不戴；惟木蘭，則纍纍髻畔。不穿耳，年十五，即針刺手指背，以墨黥之；歲歲增加，至中年，鰲然矣；或方、或圓，形狀不倫。』南史云：『作蟲蛇之文。』夏錄云：『作花卉文。』張錄云：『作梅花

文』：皆不實。衣服，男女寬博交衽，袖廣二尺許，長不掩指。右襟末缺五、六寸，袖口不緝。夾衣，則兩面可反覆穿之。皆無鈕、無帶，總名曰衾；以織成某紋細布爲之，亦有素質染繪成文者。裏衣短小，男女皆作豎領如中國。女衣項上一鈕，胸右一帶。外衣惟男子以帶束之，別有大帶長一丈四、五尺，寬六、七寸，圍於腰。帶錦細花最貴，錦大花次之，龍蟠紅黃緞又次之，雜花色者不拘。胸前將前襟擗起凸然，烟包、紙袋、小刀、梳篋之屬皆懷之。幼童及僧衣，兩脅下皆不縫。帽則初以帕纏首，後易薄檻木片爲骨，以帕蒙之。前七層或九層，後十一、二層；紫最貴、黃次之，紅又次之，青綠斯下矣；中又以絹之花、素爲別。國王見天使，仍明時衣冠；烏紗帽，雙翅側衝上向，盤金朱纓垂領下，更有皮弁。受封後詣館謝及望舟宴時，皆著之；聞居常亦裹五色帽。而攝政者則花錦帽，遠望如屋漏痕。又有片帽，以黑色絹爲之漫頂，下簷作六稜；寒時皆戴之。雨笠，以麥莖及藤爲之。皮笠，則黑漆其外而朱其裏，係官役所戴。女人衣不設帶，左右手曳襟以行；襟袖視男子較長。土妓多衣紅衫，俗呼「紅衣人」。汪錄云：『良家婦行路上，手持尺布以自別』。「徐錄」云：『妓襟用紅絹爲緣』。今俱無之。男婦皆無中衣，今間有之。婦裳至短，疊其下爲兩層，風不得開。髻垢，輒洗之；散髮行走，不以爲異也。抱兒惟一手，又置腰間。履無貴賤，男女皆草鞞，名曰「三板」。編草爲底，上橫平梁，中界寸繩；著時舉足入梁，納繩於拇指、二指之間。貴宦近亦著

襪，或布、或革，及踝而止；別爲一襪，棲將指。貴家女衣襟上，即本色或異色紬紗作鱗比五層狀；亦有比甲背後下垂處，或作燕尾形。

「明一統志」：『地不產奇貨，人無剽掠。商賈不通，時駕舟楫，縛竹爲筏；急則羣舁之，泗水而遁』。「夏錄」云：『舟舶之制，與中國略同。如小艇，則剝木爲之。陪臣入貢航海，必別以巨舟。縛竹爲筏，未之見也』。「徐錄」云：『前明洪、永中賜海舟後，每請自備工料，於福州改造。今本國亦能自造如式。各島之船，大小皆尖底。太平山船加飾欄檻，小船皆剝獨木爲之；或不勝載，則並兩爲用』。

王肩輿，照中國式，或八人、或十六人。轎上亭蓋帷幔，鬆木爲之。國相以下，輦高不踰三尺，席底趺坐，四圍以席；遠望如籠檻。貴族亦有用羅漢杉木雕鏤金漆，錦邊繪裏，紗縠爲蔽；皆用兩人，以木杠貫其頂而擡之。

馬高者絕少，善山行，上下沙礫中，不見顛蹶；終歲食青，不識棧豆。故雖村戶下貧，亦多畜馬。鞍制，略同中國；朱黑漆描金，前後加紅帕四條以爲飾。韉，黑漆皮描金龍；簡略者，只用紅氈一條。勒索，用五色相間蕉布全幅，入手兩盤，垂之尙及馬脇。鑿以木，或銅鐵爲之。式如曲杓形，一邊著繩繫鞍下；空其口，以便赤足穿踏。騎馬皆不用鞭。官家女人騎馬，擁領蔽面，多側坐鞍上，兩足共一鑿；人控徐行。

——以上服飾。



屋宇不甚高，以近海多風；去地必二、三尺，以避地濕。每一間，瓦脊四出如亭子樣。瓦皆甌瓦，粘蓋極厚；非此，不能禦颶颶也。門窗皆無戶樞，上下限俱刻雙溝道；設門扇——其中爲方格，以紙糊之，左右推移，以爲啓閉。外限復設板門，重疊一處；閉時，遞次至末扇。內有暗栓，自落限竅。屋用檜木，紋理細潤堅重，千年不蠹；出奇界島尤良。然價貴難購，故久米有從仕多年，尙處茅屋者。壁無粉塼，多用研粉花箋及名書畫表之。室內地板上，無貴賤悉鋪脚踏。畫軸皆短小，屋矮故也。中間多作神龕，以香爐置青石其中，白沙實之爲玩；或云即祖神也。蓋家不設神主，貴家始有祠堂，又多以「天地君親師」五字供奉者。竹簾以全莖細竹爲之，挂四周；內可見外，外不見內。然皆一行作屋，無重構複室也。居無磚牆，惟疊海崖礪石砌成；貴家有削磨極平者。屋上、門前，多安瓦獅；及立片石，刻「石敢當」者。「隋書」謂「門戶必安獸頭骨角」；殆以此歟！屋中開軒多旁向，或東、或西。庭院中設小山石，樹烏木、榕、檜、檉木、福木及佛桑、紫薇、山丹、榴、槿、蘭、竹之類；更地多茸草，極細軟如茵。或置小石池，畜金魚、螺、蚌其中。石上植鐵蕉，牆上密栽慎火草。庭隅必立石椿，置石盆貯水。椿前用甌砌如小池，填以石筍。池前鋪一石，或方、或圓，以備盥洗手足之用。蓋國人晨起即盥滌其中，不用熱水故也。村徑皆極寬潔，多編細葉小竹或列植十里香作屏籬；時時剪剔，令整齊方平。久米最盛，爲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彙村竹籬詩」

：『村村編竹墻，筠綠滿秋徑；客伴迷東西，隔離忽相應』。米廩，亦懸地四、五尺，遠望如草亭；下施十六柱，柱間空處可通人行，上爲板閣。村民有數家共一亭者。

女集，向在天使館東天后宮前後徙馬市街，今移在辻山沿海坡上。早晚兩集，無男人，俱女爲市。市物惟魚、鹽、米、菜及粗窳陶、木器；間有土織蕉、棉布，亦極薄惡，價復不賤。道中無肩擔背負，凡柴薪、米、豆累百餘斤者，女人悉以首襯草圈頂之；垂手曳袖，無偏墮者。聞首里市集亦女人爲之。店肆，惟使館前略有數間；近皆移空，以居從役。

——以上舍宇。



# 琉球國志略卷五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山川

國中山 屬島山 海（潮候、風信、針路附） 水泉 橋梁

臣竊聞前代洪武時，嘗躬祀琉球山川之神於南京，尋改附祀於福建，典葦隆已。茲秋奉命到國，輒訪其境內之名山川，而審官以三山、五嶽對。徐流覽其都邑，祇中國一大培塿耳，嶽云乎哉？按「星槎勝覽」謂球山抱合而生，有翠麓（一作麗）、大崎、斧頭、重曼等名；今俱無有。而前明陳侃，胡靖暨本朝使臣張學禮等「圖錄」，又皆繪山南、山北離立海中，與中山隔別；不知山南、北固與中山聯在一島也。臣詳考圖經、細分原委，於山則先國中之顯著者，次及屬島之有聞者；於海則風潮與封貢暨常所往來諸地之針路尤晰，而水利橋梁相因而見；雖不敢擬諸山經、水注，而以覘異域流時之大較，則與侈談蓬島、誕說瑤池者業有間矣。志山川。

## 國中山

崎山：在王府繼世門之東，爲中山龍脈。上有望仙閣，下爲雲壇。壇側建茶亭。去亭百步有石巖，鐫梵書「霧」字一，大盈丈。下瞰大壑，雲濤蜃彩、曠幻杳忽，不可名

狀。古松偃鬱，怪石蒼嫵；有堂曰「東苑」，前使汪楫書額。苑外十數里，竹徑紆迴，密篠成牆；高不踰尋，平直如削；洵第一勝處也。東望林木叢茂，爲佐敷；隔海港少西，見一山鬱然青翠，即辨嶽也（汪楫「崎山道中」詩：「竹屏十里若爲栽，細葉繁枝費剪裁；記取崎山山下路，夢遊時向此中來」）。

升籥山：在王府東北。有故宮人宅。

石虎山：在王城北赤平村下。有天慶院。

龜山：在王城北末吉村，亦稱末吉山。重岡環繞。山半有亭，南望見海，山下有萬壽寺。寺中有察度王舊影，後燬於火。

勒馬巖：在王城西。下瞰龍潭，蒼瑩可愛。

萬松嶺：在首里立岸村，一名萬歲嶺。山北大道上下石碑略曰：「茲嶺以「萬歲」爲名，蓋取「嵩呼」之義，以作中山都會。尙眞君上命於天，俾爲斯記。大明弘治丁巳仲秋吉日，奉詔扶桑散人樗不材謹記」。

泊山：在首里西五里。有橋，跨海。前有泊津，西流入海。

天久山：在泊村西北沿海，與波上、雪崎相望。下有聖現寺。東行大石離立，或方、或圓，崖洞頗奇。

奧山：在那霸礮臺西水中，潮至，則瀾漫數十里；潮退，則沙平可涉。舊爲蛇窟，

僧心海始闢之，蛇相率渡水去。築堤截潮，引泉種松，建龍渡寺（徐葆光詩：『水遠平如鏡，山圍翠作堆；分明洞庭渚，不見雁飛來』。『客去山更寂，回首俄成昨；明月擢歌聲，又向泉崎落』）。

鶴頭山：在奧山東。萬松森立。西望有泉，從巖底噴流，供諸村茗飲。每潮，至扳數字平等湖。漁舟夕照，爲那霸近所第一勝處。

辻山（國人讀爲「失汁山」，一字兩音。「汪錄」作青芝山）：小石阜。沿海下，皆夷塚，亦多僧塔；女集在焉。下爲舊演武場。

波上：在辻山東北，一名石筍崖。山下海中生石芝、石松，多白色；嵌空玲瓏，仍具扶疎之態。山頭石垣四周，有板閣三楹；旁爲護國寺，右崖左小神舍。八月十八夜，多候潮於此；爲中山八景之一（汪楫「波上詩」：『海之水泚泚，刻屈勞天風；萬里赴峭壁，一激凌蒼穹。回頭發長噫，紛紛成白虹』。海之水泚泚，吞天一色青；觸石石不受，若若奔繁星。歷落掃何處？浮光入杳冥』。徐葆光「筍崖夕照」詩：『日日晚來遊，殘霞水外浮；鄉心隨日下，不覺海東流』）。

雪崎山：在辻山東北，近海濱。有洞可供玩憩，國人多以正、三、五、九月男女羣至拜禱。

龜山：在雪崎東北，崎海灘上，拳石嶙峋；非末吉之龜山也。

識名山：在眞和志。有神應寺。東苑八景「識名積翠」，即指此。

七星山：在牧志村長虹隄南。墩阜錯峙，若斷若聯，故名。西里許，爲城嶽。叢灌成林，密篠攢蕉；雲日屏翳，四山皆松。

壺家山：城嶽東，爲國中陶處。

中島：在泉崎南，與奧山隔湖遙對。昔多蕉樹，今廢；爲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

「中島蕉園」詩：『蕉影墻頭合，人家住綠雲；機聲織明月，幅幅冰綃紋』）。

浦添山：在首里東三十里。山水明秀，土田肥沃；中山龍氣小蟠結處。

姑場山：在姑場村。有姑場嶽。常爲王孫采地。

——以上俱中山省。

石火山：在豐見城饒波村山下。有水東北流，爲饒波。

小祿山：在首里南二十里。

儀間山：在那霸對岸。山下有垣花村，多米廩（徐葆光「垣花村詩」：『欲問山南路，垣花第一程；橫橈弄清淺，振策上崢嶸。冬雨秧田綠，寒陂水岸平。勸農初遣使，應向此間行』）。

大嶺：在海邊村。無他樹，滿望皆呀咄呢，泉石頗佳（徐葆光「大嶺詩」：『孤村背嶺住，一徑野人家；叢棘種成樹，畚田耕帶沙。岡寒牛臥日，潮去岸留楂。回首山南

石，峻嶒疊海霞』）。

高嶺（土名多嘉嶺）：在首里西南三十里。有山南王故城。東北有八頭嶽。

國吉山：在高嶺東南。

櫻島山：在麻文仁村。山形如櫻，丹崖碧嶂，故名。

——以上俱山南省。

金武山：在首里東北九十里。上爲金峰；下有洞，有千手院、有富藏河。

恩納山：在首里北一百里。一名佐渡山。

名護山：在名護間切，去首里北一百五十里。上有萬松院，產異蘭。有嶽祠，稱名

護嶽。

佳楚山：在今歸仁府。一名宇勝嶽，最高；爲中山第一峰。

運天山（一名上運天），在名護山北。下有運天江，多稻田。

——以上俱山北省。

屬島山（凡島，皆山也。旣以島名，不複列。茲特就其島中之小山著名者，揭

書一、二；不能詳也）。

清水山、菊花山、永明山：俱在大島。



筑山：在太平島。山甚高，土名七姑山。上有碧於亭。

金城山：在姑米山。松杉蔽天，下有甘泉，瀉石崖直下如瀑布。

——以上俱外島。

### 海（潮候、風信、針路附）

環島，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溝，與閩海界。福建開洋至琉球，必經滄水，過黑水；古稱滄溟（「溟」與「冥」通，幽元之義），又曰東溟。琉地固巽方，實符其號。東鄰日本薩摩洲（「指南廣義」作要是麻）——常所交市國，一葦可航。北望野古，可直達高麗。南逼臺、澎、淡水後之溜山，恰與葉壁後之潦水同屬尾閭，沃焦之壤。而三十六島唇齒相依，臂指互用。水中復有沙洲隱現，斷續於各島間，直若草蛇灰線、馬跡蛛絲。以故氣脈牽聯，地土物候大同小異；是海固不可以道里計，而球陽之海則實有無形之區限在焉。若其舟航之便利、鱗介之蕃滋，又足以聚其人民而遂其生長。建邦斯土者，其永觀海波之不揚；而長祝中國萬年有道之聖人，恪共爾職，慎固吾圉！我皇上覆載同仁，中外一體，自必深嘉樂予、加惠無窮，而不忍膜外視之者矣。

水之進退有度，朝而至者爲潮、夕而至者爲汐。然世之論者不一：「山海經」以爲

海鱸出入之故。夫鱸，特一微物耳，顧能橫四海之大而鼓之以盈縮耶？浮屠氏謂爲神龍變化之迹。殊不知龍見於春夏、蟄於秋冬，則秋冬之潮汐又何物變化而致其往來乎？抱朴子則云「兩水相合相盪而成」。然必疾風暴雨，始足以張其勢；乃雨霽水枯，未聞其或輟也。要皆支離誕妄，不足爲典要。及觀盧肇之賦，以日出於海，衝激而成；而「高麗圖經」謂天包水、水承地，地沈則水溢、地浮則水縮。余襄公之論，獨以爲水之應月，各從其處：月臨卯酉，則水漲於東西；月臨子午，則水平於南北。綜是數說，應月之論爲最與邵康節「經世書」所云「海潮者，月之喘息」相脗合。臣竊覩陰燧水精，皆可映月而取明；水於八月望夜尤速且多，可驗應月之說爲不誣矣。福州與各直省潮水，率皆與月爲進退。琉球，獨較福州每潮率後三辰。望日，福州午時潮滿、琉球則滿以戌時，餘日因以遞遲；似不與月運同行。然據望日晝潮以戌時滿，而望前夜潮則實於望日辰時滿；雖謂之早於福州兩辰亦可。況凡物必有所自始，而其來也有漸。琉球地偏東極而尾閭在其後，安知非月始離海之精，琉球受光獨近，得氣尤盛；初出之光華，與內地地方中之精彩略等。且水生於西而歸於東，而物從其朔，潮之生也恒自東；則琉地之潮逐月始生而即漲，又何足異乎！故八卦先天之坎位，月象也；而後天之坎位，乃一六生成之所：疇謂潮汐非應月而生者哉！雖然，覆載之大，非可以常見拘。據各洋舶往來所見，潮候又各不同。西洋一日一潮，定以申漲、以寅退；是有汐而無潮。馬尋諸國則一日兩

潮，計畫夜各兩潮、兩汐；即錢塘潮，古亦有偶三日不至者。臣所以不能不復參之理氣之說也。華鑰謂「潮汐者，天地噓吸之氣、陰陽消長之理，自然而成」；似屬通論，足括羣言（潮候）。

封冊，例以夏至後，乘西南風至琉球；以冬至後，乘東北風回福州。然北風凜烈，不比南風和緩；故歸程尤難。考嘉、萬封舟回閩最稱安吉者，惟蕭崇業。其放洋日期，乃十月二十四日；故海船老夥長皆言無論冬至遲早，總以十月二十後東風順送爲吉。若冬至前後，則風勢日勁，浪從船上過矣。正月風颳最多，應期不爽，萬無行舟之理。二月則多霧，恐風順，遇山不見，反致逼山；且龍蟄甫驚，常多出海，復有龍風之患。前使海寶等回閩，於二月十六日放洋，十七日即見二龍起於船之左右，水沸立二、三丈；益信十月二十後之說爲不刊也。

清明以後，地氣自南而北，則南風爲常；霜降以後，地氣自北而南，則北風爲常。反是，颳、颳將作矣。正、二、三、四月多颳，五、六、七、八月多颳；颳驟發而條止，颳漸作而多日。九月則北風，或至連月，俗稱「九降風」；間有颳起，亦驟如颳。船在洋中，遇颳猶可，遇颳難當。十月以後，多北風，颳颳無定期；舟人視風隙以來往。凡颳將至，天色有黑點；急收帆，嚴柁以待之。稍遲，則收帆不及，或至傾覆。颳將至

，天邊斷虹見若片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鸞尾者，曰「屈鸞」。若見北方者，比他方尤虐。又海面驟變——多穢如米糠及海蛇浮游，皆颶、颶徵。

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一日應來年一月。或一日風作一次、二次，則來年所應之月颶亦一、兩作；多次亦如之。記而驗之，無不應者。

暴期：正月初三日，龍神會。初四日，接神颶。初八日，龍神會。初九日，玉皇颶。此日有颶，各颶皆驗；此日無颶，則各颶多不驗。十一日，龍神會。十三日，關帝颶。二十五日，龍神會。二十九日，烏颶，又龍神會。二月初二日，白鬚颶。初三日，龍神朝帝。初七日，春明暴。初九日，龍神朝帝。十二日，龍神朝帝。二十一日，觀音暴。二十九日，龍神朝帝。三月初三日，眞武暴，又龍神朝星辰。初七日，閻王暴，又龍神朝星辰。十五日，眞君暴，多風。二十三日，天妃誕，媽祖暴，多雨。二十七日，龍神朝星辰。二十八日，諸神朝帝。四月初一日，白龍暴。初八日，佛子颶，又龍會太白。十二日、十七日，俱龍會太白。二十三日，太保暴。二十五日，龍神太白暴。五月初五日，屈原颶，又天帝、龍王朝玉皇。十一日，天帝、龍王朝玉皇。十三日，關帝颶。二十一日，龍母暴。二十九日，天帝、龍王朝玉皇。六月初九日，地神、龍王朝玉皇。十二日，彭祖暴。此日至二十四，皆係大颶旬。十八日，彭祖婆暴。二十四日，雷公誕。此暴最準，名爲洗炊籠颶。二十七日，地神、龍王朝玉皇。七月初七日、初八日、初

九日，皆神、煞交會。十五日，鬼颶。又神、煞交會。二十七日，神、煞交會。八月初一日，竈君颶。初三日，龍王大會。初五日，係大颶旬。初八日，龍王大會。十四日，伽藍暴。十五日，魁星暴。二十一日、二十七日，皆龍神大會。九月初九日，重陽暴。十一日、十五日，皆龍神朝帝。十六日，張良暴。十九日，觀音暴，又龍神朝帝。二十七日，冷風暴。十月初五日，風信暴。初八日，東府君朝玉皇。初十日，水仙王暴。十五日，東府君朝。二十日，東嶽朝天。二十六日，翁爹暴。二十七日。東府君朝。十一月十四日，水仙暴。二十七日，普安颶。二十九日，西嶽朝天。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颶，又名掃塵風。白此日至年終，每遇大風，名送年風。二十九日，火盆颶。

凡遇暴期，不在本日，則前後三日；又日值箕、壁、翼、軫四宿，亦主起風：皆宜謹避。

——以上風信。

琉球在海中，與浙、閩地勢東西相值，但平衍無山。船行海中，以山爲準。福州往琉球，出五虎門取雞籠山、花瓶嶼、彭家山（或作平佳）、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姑米山、馬齒山（以上山皆取北過），收入那霸港；回福州，出那霸港，由姑米山取溫州南杞山、臺山、里麻山（一名霜山），收入定海所，進五虎門。「指南廣義」云：

『自五虎至姑米，四十更；自姑米至定海，五十更。一更六十里，以沙漏定之。漏用玻璃瓶兩枚——細口大腹，一枚盛沙滿之，兩口對合，中通一線以過沙；倒懸針盤上，沙盡爲一漏，復轉懸之。計一晝夜約二十四漏，每二漏半有零爲一更。風緩船遲，雖及漏刻，尙不及更；風疾船速，未及漏刻已逾六十里，爲「過更」也。

高澄「操舟記」：『漳人謝敦齊曰：「西南諸國，行不二、三日，即有小港避風。若琉球，則去閩萬里，中道無止宿地」。

陳侃「使錄」：嘉靖十二年（癸巳），封王尙清。五月，侃至閩。七月初二日，與副使高澄照題准定式，定艦造船（長十七丈、寬三丈一尺六寸、深一丈三尺三寸。擇日務與使臣之年庚合，非是弗利）。十三年三月，船竣。五月初八日，自廣（以冉切）石放洋。初九日，小琉球。初十日，過赤嶼；一晝夜兼三日程。十一日夕，見古米山。十二日，至山下。十三日，北風。十四日夕，舟裂。十五日，塞罅。十六日，見葉壁山；申刻，泊山。十八日，小舟四十牽挽。十九日，風逆甚，泊移山之澳。二十五日，至那霸（共十八日）。九月十二日，登舟，風逆。二十日，開洋。二十一日，颶作，桅、柁折。二十三日，易柁。二十六日，舟行如飛。二十七日黎明，見福建山。二十八日，至定海（共七日）。十月初二日，入城（針路無考）。

郭汝霖「使錄」：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封王尙元。九月，至福州。十一月，

起工造船，倭警。三十九年八月，再定艦。十一月，畢工（舟長十五丈、寬二丈九尺七寸、深一丈四尺）。四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梅花開洋，過東湧、小琉球。三十日，過黃茅。閏五月初一日，過釣魚臺。初三日，赤嶼，無風。初七日，午風，見土納奇。申刻，見古米山，幾下葉壁。初七日未刻，見那霸港。初八日，暴雨。初九日辰刻，到那霸（共十一日）。十月十八日，開洋。二十日夜二鼓，舵失，拋貨。二十一日，換舵；肚繩斷，鑿二艙繫舵。二十六日，至清水。二十七日，見寧波山。二十九日，至福寧，入五虎門（共十一日）。十一月初二日，入城（針路不載）。

蕭崇業「使錄」：萬曆四年（丙子），封王尙永。十月，至閩。五年七月，定艦，旋壞。十月，再定艦（舟長十四丈、寬二丈九尺、深二丈四尺）。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梅花開洋。直至三十日，不見山，孤燕繞桅，飛青蜓入神舍不去，三龍起於海。六月初一日，過葉壁山。初五日，泊那霸港（共十四日）。十月二十四日，開洋。二十七日，北風暴，舵牙折、舵葉失。二十九日晚，見台州山。三十日，次溫州。十一月初一日，經臺山。初二日，進定海（共九日）。初五日，入城。

蕭崇業「過海圖」：梅花頭，正南風，單辰針六更、辰巽針二更，取小琉球；乙卯針四更，彭佳山；單卯針十更，釣魚嶼；乙卯針四更，黃尾嶼；單卯針五更，赤尾嶼；單卯針五更，姑米山；乙卯針六更，馬齒山。

夏子陽「使錄」：萬曆三十年（癸卯），封王尙寧。十月，入閩。甲辰八月二十二日，定艫；丙午三月，告竣（船度未載）。五月二十四日，自梅花所開洋。過白犬嶼，又取東沙；丁風，用辰巽針八更，取小琉球山；未風，乙卯針二更；二十五日，過雞籠。申酉風，甲卯針四更；二十六日，過平佳山。亥風，乙卯針三更、未風，乙卯針三更，取花瓶嶼。二十七日，丁未風，乙卯針四更，取釣魚臺。丙午風，乙卯針四更；二十八日，過黃尾嶼，舵牙數折。丙風，乙卯針七更；丁風，辰巽針一更；二十九日，過古米山。三十日，又辰巽針六更，過度那奇山；又辰巽針一更，至馬齒山。六月初一日，至那霸港（共八日）。十月十五日，登舟。二十一日，開洋。二十二日，過古米山。二十三日，一麻雀入船，斷虹見西北；北風大發。舵繩斷；夥長鈎取，續之。二十四日巳刻，舵折，易副舵；舵牙連折，二桅損裂。夜初，副舵又折。二十五日酉刻，又易舵。二十六日，麻雀羣飛船上。二十七日，舵葉失去，起舵幹。二十八日，舟裂入水，集棉布數百疋絞之。二十九日，離黑水，入滄水；風大，幾逼山。神火示現見礁，急轉舵，免。三十日，入驚嶼。十一月初一日，到五虎門（共十一日）。舟閣淺損裂，水入；各覓小船扶救，僅以身免。初三日，入城。

杜三策從客胡靖「錄」：崇禎元年，封王尙豐。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登舟（舟長二十丈、廣六丈、深五丈，載五百人）。六月初四日，梅花開洋。初八日暮，過姑米山。



初九日，到那霸港（共六日。「徐錄」九日，誤）。十一月初八日，登舟。初九日，開洋。十一日，颶風大作，斃一柁工。柁牙日折幾十次。十九日，異鳥集檣杪。二十日，到五虎門（共十二日。「徐錄」十一日，誤）。

國朝張學禮「使錄」：順治十一年，封王尙質。十二年三月，入閩造船。十五年，以海氛未靖，掣回。康熙元年，復遣行。二年四月，入閩。五月初四日，登舟（舟長十八丈、寬二丈二尺、深二丈三尺）候風。至六月初七日，梅花開洋。初九日，過分水洋。十一日，見巨魚如山。十二日，過糠洋，自梅花七日不見山。十五日，見北山。十九日，泊伊蘭埠地，近龍潭。二龍見，大桅決、鐵箍失二三，轉至山南。二十五日，次溫鎮，抵那霸港（共十九日）。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日，登舟。十四日，開洋，過姑米山。十六日，颶大作，桅半折，霹靂斷桅。十八日，勒索斷，柁浮。十九日，風止，起柁。二十一日，異鳥集戰臺。二十三日，見浙江山。二十四日，到五虎門（共十一日）。

汪楫「疏抄」：康熙二十二年，封王尙貞，移文閩督選二鳥船（長十五丈、寬二丈六尺。「海防冊」：烽火營鳥船一，長十二丈三尺、寬二丈五尺；閩安中營鳥船一，長十二丈二尺、寬二丈六尺五寸）。六月二十三日，開洋。雙魚導引，萬鳥迴翔。二十四日酉刻，過釣魚臺。二十五日，過赤嶼。薄暮，祭溝。二十六日，過馬齒山，至那霸港。

(計四日。洋船針簿載汪楫海行云：乙辰八更，取雞籠頭；用辰多、辰巽三更，取梅花嶼。單卯十更，取釣魚臺，北邊過。乙尾四更，過黃尾嶼。甲卯十更，取姑米山。乙卯七更，取馬齒山。甲寅並甲卯，取那霸港)。十一月二十四日，開洋。二十七日，過姑米山。二十八日夜初，颶大作，大桅鐵箍斷十三，頂繩斷，金栓裂尺餘。十二月初二日，見南杞山。初四日，泊定海(共十一日)。

徐葆光「傳信錄」：康熙五十八年，封王尙敬，閩督預取寧波商船二號備用(船長十丈、寬二丈八尺、深一丈五尺)。五月二十二日，出五虎門，開洋(前此皆由梅花所；由五虎，自己亥始)。夜，丁未風，乙辰針三更半；二十三日，丁未風，乙卯針二更；二十四日，丁午風，乙卯針。過米糠洋，二大鳥集桅。夜四更，當見雞籠山，不見；復四更。二十五日，丁未風，單乙針二更、乙卯針一更半；夜，正南風，單乙針一更半。二十六日，正南風、轉丁午、復丁未，單乙針一更；晚，丙午風，乙卯針；夜，丁午風，乙卯針一更、單卯針二更；二十七日，丁午風；夜，丁風，乙辰針二更半；連日用卯針二十七更半，船身東北下六更許，諸山皆不見。二十八日，改用乙辰針，丁未風二更半；日入，丁午風，辰巽針二更。二十九日，見葉壁山。日中，坤申庚風、又子癸風，迴針東南行，取讀谷山。日入，丑艮風，丙巳針、又用丙午單卯針，取那霸港。六月初一日，登岸(共十日)。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開洋；南風，乾亥針一更半、單乾針

四更；日入，見姑米山。夜，丁未風、轉坤未風，乾戌針三更半；頭巾頂繩連斷三次。十七日，二龍見，水沸立；西北風，單子針一更。夜，坤未風，乾戌針一更。十八日，用單乾、乾戌針四更。日入，西南風，乾戌針四更半。十九日，辛酉風，單庚針一更；午，轉壬子癸風，單酉針。日入，子癸風、又丑癸風，單戌針三更半。二十日，東北艮寅順風，午，轉甲卯風，辛戌針四更。日入，乙辰風。夜，過溝；巽巳風，辛酉針三更半。二十一日，大霧，有鳥集桅。夜，東北大順風，庚申針二更。二十二日，東北風，庚酉申針四更半。日入，雙燕集桅；乙卯風，庚酉針一更。二十三日日入，壬子風，庚酉針二更；未明，見山。二十四日，單申針一更，至魚山。日晡，轉北風，丁未針三更。日入，至鳳尾山。二十五日，無風，舟停。二十六日，壬亥風，用單未、坤未針三更。日入，單未針一更。二十七日，見盤山；東北風，用坤申庚針四更，離北關一更許。日入，一更至臺山。二十八日夜，颶作，旋走乙辰針二更半。二十九日，至霜山；東北風，用申庚酉針。日晡，與二號船齊至定海所；謝恩船先一日到。三十日，進五虎門（共十五日）。

臣謹按：琉球海道雖與福州東西徑直，然船身宜上、不宜太下。歷考前使自陳侃有「錄」以來，封舟不至落北者，惟前明冊使夏子陽及本朝使臣汪楫；餘皆多用卯針，以致飄過北山。臣茲役深鑒前車，獨刪「指南廣義」主用卯針之說，折衷於夏、汪二錄，時飭本舟夥長敬謹遵用。以

故由五虎開洋，三日之間直至姑米，方謂媲美前封；迺臣等奉使無狀，陡遭巨颶，閩礁壞舶，幾至顛覆。幸以詔敕在舟，神靈顯應，保護天章；紅光示見，俾臣等獲登彼岸，使事有終；莫非深荷皇上生成之德、覆載之仁！謹述茲役往疏、回閩針路，附載於篇。

乾隆十九年，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穆，遣其陪臣毛元翼、蔡宏謨等賈表恭請襲封。二十年五月初七日，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等揀選，帶領引見；奉旨：「侍講全魁充正使，編修周煌充副使。欽此」。禮部條列封例上聞，蒙恩賜正一品麒麟服。臣等於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恭請聖訓。次日，赴禮部祗領節、詔敕、諭祭文、新鑄清篆駝紐印、銀幣等物。初九日，馳傳出都門。以四月二十四日抵閩，而督臣喀爾吉善、撫臣鐘音已先選備福州民船二座充用（船長十一丈五尺、寬二丈七尺五寸、深一丈四尺，加上柵六尺。前九艙、中八艙、後七艙；水櫃二、水桶二，共受水六百二十石）。擇六月初二日，恭捧詔勅奉安官艙正中，由南臺江登舟。初五日，至太平港。初六日，祭江，取水。申刻，到怡山院，諭祭海神，天后宮行香。初七日，至金牌門，上道。初九日已刻，到五虎門；未時，祭海。初十日早潮，出五虎門；過官塘進士門，開洋，單午風，乙辰針。至日入，行船六更。夜，單午風，單乙針，行船五更；見雞籠山頭。十一日上午，坤未風，單乙針二更；下午，單酉風，單乙針。至日入，行船四更，見釣魚臺（連日俱有大魚夾舟左右，或三、或四；又宿洋鳥繞檣而飛）。夜，單丙風，單乙針，行船四更。十二日，單午風，單乙針一更，見赤洋；轉單丁風，單乙針。至日入，行船五更。夜，單午風，單乙針四更。是夜，過溝，祭海。十三日，丁午風，甲卯針，行船二更，見姑米山。風輕，轉單午，單乙針；日入，行船一更。夜，丁午風，乙卯針二更。姑米人登山舉火爲號，舟中以火應之。十四日，單甲風，姑

米頭目率小舟數十牽挽，至山西下椗。十五日，單卯風，小舟又挽至山北下椗，距岸約三、四里許（自開洋至姑米北岸，計五日）；礁石礮聲，鐵沙蕩激，舟未得近。十六日，風止，舟膠。十七、十八日，俱東北逆風。十九日寅刻，雷雨、風暴。二十日，卯刻，虹見，東北風；辰刻，雨。二十一日卯刻，微雨，東北風。二十二日，東北大風，接封大夫鄭秉和請易小舟登岸暫避。臣等懼其驚衆，不許。是夜，風轉暴。二十三日，暴甚，船身播蕩，嘔伏者相枕。鄭秉和再請登岸，臣等諭以「詔敕在舟，豈容暫離；若奉以行，衆將何恃！不如勿動，以安人心」。有議以繩繫腰而縋入小舟者；其說愈陋，復力止之。二十四日，風愈暴，椗索屢下屢斷；衆議以地多礁石，欲起帆隨風漂流。臣等以利害婉示之。問筊於神，神許以專泊此地，可保終吉；因謂之曰：「風勢如此，不致逼山者，帆未起也。脫一起帆，瞬息盡粉矣！且柴、蔬、水、米俱盡，開將何往？」乃止。是夜四鼓，椗索十餘一時皆斷，椗走；龍骨觸礁而折，底穿入水。時既昏黑兼大雷雨，帆葉、廚柵吹沒殆盡。倏見神火飛向椗末，焚招風旗而墜；又海面一燈浮來，若烟霧籠罩狀。於是衆悉呼曰：「天妃遣救至矣！」須臾，船身直趨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動，亦不沈。因令解放杉板（本舟小船）下水，臣等乃獲捧詔敕、節、印陸續發岸。同舟二百餘人舉慶更生，僉謂仰賴我皇上如天之福，阽危獲安；且羣頌天后廣庇之德，隨感而孚云。是日起，島人日送蔬、米公館中，供應彌謹。二十九日，王世子遣耳目官等來候。七月初四、初五日，王世子連撥國中海船迎載。初七日，臣等謹捧詔敕、節、印、賜物奉安船上，仍迎請天后神像登舟；遂乘西南風開駕，夜過馬齒山。初八日，至那霸港（自遭風登岸，易海舶至那霸，計二十三日）。

十月中旬，琉球國更造新船，配用原船椗、柁報竣。臣等即於本月二十六日恭奉節、印登舟

，中山王尙穆先詣迎恩亭候送，跪請聖安。十一月初一日，冬至；初七日，東風微起，封舟同謝恩、進貢兩舟乘潮出港。午遇颶，仍收回。潮落風狂，幾復觸礁。嗣因風信已過，波浪日惡；至二十日，中山王遣陪臣敦講進館，須候春信始可開洋。臣等謹奉節、印，再入館中。十二月十二日，二號船到；臣等飭將原船修補，擇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登舟。三十日卯時，東北風，遂率三舟一同開洋；用乙卯針，行三更。午時，至馬齒山安護浦，下旋。二月初一日，西南風；初二日未刻，轉西風。初三日，北風甚壯；初四日寅時，單癸風，用午針出澳。已刻，轉丑風，單辛針三更；午時，過姑米山，單申針五更。初五日早，乙辰風，單辛針五更；夜，辰巽風，單辛六更，過溝、祭海。初六日，單艮風，辛針六更；轉辰巽風，單辛針四更。初七日，風同，辛針三更；申刻，大霧，不見山，寄旋。初八、初九日，俱大霧，西南風；初十日早，白虹見，霧暫開，見台州石盤山。午，復大霧，白虹再見，轉午風；戌時，東北風，起旋，用未針，見温州南杞山。亥時，雷電、風雨交作；船欹，急落帆葉，只用半篷。十一日，東北風，單辛針七更；晚，至羅湖，下旋。十二日，風同，用申針，收入定海所，下旋。十三日已刻，進五虎門。午時，至亭頭；二號船已於初六日先至。臣等至怡山院，行諭祭海神禮。進貢船同日至，謝恩船是日至定海（共十四日）。十六日，入城。

——以上針路。

水泉

瑞泉：在首里王城歡會門內。城建山巔，而泉脈上湧，極甘烈；大旱不竭。石壁峭立，高廣數十丈。於泉眼以鐵龍嵌之，泉從龍口噴流，跳珠飛雪，沁入肌骨。下承以小方池，旁通小溝，伏流直灌龍潭，分溉田圃；民苦斥鹵，甚利賴焉。外樹柵局之，設司守之。日供王府茗飲；冊封時，則日遣紅帕筑登之押送兩石到館，以漆箔盛之，加封箔焉（徐葆光「報謝國王日餽瑞泉二斛」詩：「數斛清甘應客須，碧筒金鎖候泉隅；蘋肩得得馳山驛，絳帕朝朝送水符。乍出靈源無點濁，向來渴疾已全蘇。何當一勺遙相報，空說中冷在我吳」）。

龍潭：王城北，瑞泉下流匯處，廣可兩畝、長數里。隄岸堅整，與圓覺寺前圓鑑池通。上跨觀蓮橋，清漣澄澈，雜植菱荷，遊魚可數。國中競渡，多在於此。重陽日，王宴天使，亦設柵隄北，作龍舟之戲焉。

奇泉：在王府西南毛氏園內。

吉泉：在末吉村龜山下。

笠泉：在桃原村。

泊津：在泊村。西流入海。

那霸港：首里西十里。直達大洋，馬加石對峙如門，底皆鐵板沙。左右建礮臺二。凡封舟貢舶及往來諸舟，悉灣泊焉。設渡船二，以通山南行旅。

漫湖：通海，即那霜港所停瀦處。港狹，東水而入，經漫湖四溢各間切，遠近紆迴，可數十里；而凝聚豐見山下，環奧山、縈中島，溝塍聯注，脈絡貫通。潮盡，則坦然可徒步；潮漲，則一望瀾漫，故名（一作漫湖）。傍水中一石，甚奇聳；正對久米村。

日泉：在眞和志牧志村。相傳見紅日墜地，生泉。泉上有古松。

旺泉：在眞和志城嶽內。

天真泉：在宜野灣普天間村松壽院傍。

無漏溪：在北谷村。宋淳祐中，溪有惡蛟爲害，義本王募生男女以祭。宜野灣章氏女捨身養母，感神滅蛟。

玉泉：在玉城。國王每歲祈雨處。

饒波：在豐見城石火山下。東北流。

玉湖：在眞玉橋村。

砂川：在大嶺村下。有砂嶽，在海中一里許。正南爲麻姑山（徐葆光「砂川詩」：『沙淨潮初上，粼粼散馬蹄；蹴波飛作雨，破浪踏成蹊。石立雲根漏，川橫嶽勢低。麻姑如可望，幾點沒鳧鷖』）。

樂平泉：在儀間山垣花村東。

惠泉：在高嶺村山南王故城下（徐葆光「惠泉詩」：『勺水無興廢，冷冷傍故城；



猶堪資谷汲，只守在山清。石罅通泉脈，松間作溜聲。夕陂還歇馬，一掬漱餘醒」。

芳泉：與惠泉相近。

富藏河：在金武山下千手院傍。

諸喜泉：在名護山懸瀑崖上。

轟泉：在名護松堂村。

手水：在許田村。昔有客遇一女求水，女手水進之；故名。

許田湖：在許田村下。

大榮川：在宇勝嶽下。西南流。

親川泉、獲劍溪：俱在今歸仁親泊村。

運天江：在今歸仁運天村，亦名運天口，西流北山，舟多泊此。

——以上國中。

白川：在姑米山。

上行瀑：在姑米山安嘉村。凡瀑，皆懸流順瀉；惟此瀑自下而上，盤踰山脊，乃旁溢四注。蓋兩山相距不遠，本山陡峭，泉脈直衝地底，伏流湧見；而對山稍低，勢亦邪衍，不似本山之峻絕，兩旁沙土高突，中見石骨微凹，山趾適當泉眼，擁激有力，不暇旁溢。迎距互乘，擊蕩萬狀，恍如醉漢爭鬪；前者勢孤，後者勢盛，羣而擠之。前者雖

不迴顧，業已卻步而退尺矣。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固其勢使然也。

面那水：近伊良保西南。

赤瀨：在大島。有大石如圓柱，廣一里，純紫色。無人居。

溫泉：北山、硫磺山俱有之。

### 橋 梁

龍淵橋：在龍潭上。

天女橋、觀蓮橋：俱圓覺寺前蓮池上。

臨海橋：那霸港北磯臺隄上。作三門，以通潮。旁有臨海寺，程順則有記（見「藝文」）。

泉崎橋：在漫湖澚。雙門拱月，每當皓魄澄虛，一碧萬頃，如玻璃世界中，不復有凡俗想；爲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泉崎夜月」詩：『明月送潮來，橋上不知暮；遙見渡頭人，紛紛廠西去』。地近陶廠，故云）

金城橋：在首里王城西南。

茶崎橋：在立岸村。

長虹橋：在眞和志牧志村長虹隄上。旁多鹽埠。爲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長虹秋

霽」詩：『跨海臥長隄，秋來宜曉望；脚底彩雲生，月在虹霓上』。

安里橋：在眞和志安里村先王廟右。

八幡橋：在八幡嶺上。旁有八幡宮，供八幡大士。

泊橋：在泊村，亦名高橋。

眞玉橋：在豐見城北玉湖之上，爲往山南要路。「汪錄」誤以安里橋當之。

石火橋：在豐見城石火嶺下（徐葆光「石火橋」詩：『涉海不知遠，盤山覺路遙；暮烟迷絕磴，驚瀑撼危橋。前嶺火相接，隔溪人互招。山山名字別，譯語問歸樵』）。

大里橋：在高嶺村山南王故城下。舊爲石橋，水門三；今架木爲之。

# 琉球國志略卷六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府署

王府（世子府附） 使館 學校

古稱「島夷卉服」，則穴居土處可知。按「隋書」稱「國王所居曰波羅檀洞，甍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蓋其時棟宇之制未備，而亦寔異乎巢窟之舊矣。今則閉閣輪奐、階戶軒崇，大改前模。至於安奉詔敕、供頓使臣公所，則多做中國矩度；縱未足云壯麗，亦既燥濕不虞，無憂從者不直此也。方當聖朝重熙累洽百有餘年，舉萬類而甄陶之。凡在域外波臣，咸知向學，文教浸興；則又且俎豆尼山，置師儒弟子；膠鬲之設，無異華風，前此未有也。志府署。

## 王府

王城，在首里。由萬松嶺東上數里許，衢道修廣，有坊榜曰「中山」。道南有安國寺，對街爲世子第。中路砌石爲大墩，內植鳳蕉一叢。更進，又一坊榜曰「守禮之邦」。（「汪錄」云：「萬曆初，封王尚永制詞有「足稱守禮之邦」，故以爲額）。道左有天界寺，寺西南爲王塋，對街爲大美殿。更進爲歡會門，即王府城也；高踞山巔，礪石砌

成，削磨如壁，蒼黝磊歷。遠望如聚髑髏，故「隋書」因其形似，誤謂「王所居多聚髑髏其下」耳。城外石崖上，左刻「龍岡」、右刻「虎萃」。城四面，門各一：前西向，即歡會門；後東向，爲繼世門（「汪錄」：「世子嗣位，由此門入」）；左南向，爲水門；右北向，爲久慶門。進歡會上崖，有門西北向，榜曰「瑞泉」（門左有碑，前使徐葆光鐫「中山第一」四字）。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門通入王宮。更進有樓西向，榜曰「刻漏」（上設銅壺漏水）。更進有門西北向，爲廣福門；即王府門也。城周迴三、四里，有馬道，無雉堞。

王殿在山頂。康熙元年燬，五十一年重建（前使臣張學禮時，殿尙未建，預題曰「東南屏藩」；受封在世子殿）。前爲奉神門，左右三門並峙，在廣福門內；與殿皆西向。山形本南北向，以中國在海西，表「忠順面內」之意故也。殿九間，左右夾室一。殿前月臺，建穹亭覆之。中階七級，石欄周護，雕刻花鳥頗工整。殿上有樓，爲御書樓，極高敞壯麗，鉅梯當楹立。正中懸奉聖祖仁皇帝御書「中山世土」匾額，左奉世宗憲皇帝御書「輯瑞球陽」匾額，右奉皇上御書「永祚瀛壖」匾額。臣等於開讀日拜瞻宸翰，天章炳煥，日光華；誠海邦世寶也。下爲王聽政位，中壁懸上古伏羲畫卦像，龍馬負圖立其前（「汪錄」作孔子像）；絹色蒼古，微有剝蝕，非近代物（前使臣海寶「題中山王府」詩：「中山祖德見詒謀，「世續圖」成貢典修；三錫皇綸來漢使，萬年臣節

戴宗周。星淇花嶼環芳甸，弦管烟村帶畫樓。數命采風皆我職，史編爲紀海東頭。前使臣徐葆光「拜瞻御書華匾恭紀二章」：『錫祚煌煌語有神，帡幪五世命三申；垂封已許天同久，拜賜時瞻墨尚新。玉札半綸爲誓券，滄波一渡作通津。桑田可變恩常在，不怕重揚東海塵』！『龍章卅載賁山隈，拜舞樓頭五色開；始信天文垂象遠，直從海角覲光來。河山舊誓留千葉，鸞鳳餘輝照八垓。眞個乘槎到雲漢，舉頭咫尺見昭回』。殿庭方廣數十畝，分砌三道，方磚鋪之。左廂北向爲南樓，窗盡垂簾。樓隅隙地畝許，蟠松與鳳蕉錯植奇石間，前使汪楫題曰「聽濤」。右廂南向爲北宮，匾曰「忠順可嘉」（亦用制詞中語）；凡宴天使皆於此，以其地面南故。殿屋皆固樸，多柱礎，一間至用二十餘柱。屋梁舉手可接，以處山岡，且防海颶。

世子府第，在安國寺南。別有世子殿在中城（「徐錄」云：『國王時往遊』）。

### 〔使館〕

#### 大使新館

館在那霸，去迎恩亭里許，面南。一倣中朝官廨制度，前築照牆，東西轅門外柵四周。柵內東西門房各四楹，以居國之執事人員。左右鼓角亭各一，旗竿二，上施「冊封」黃旗各一。大門署曰「天使館」，門內東西班房各六楹，以處書吏、隸役。儀門署

曰「天澤門」，前明冊使夏子陽題；年久失去，前使徐葆光隸書補題。門內甬道至月臺，前徐葆光種榕樹左右各兩株。庭中廣可數畝，陪臣行禮於此。正中爲大堂前楹，前使張學禮、王垓隸書「天威遠播」匾。屏門上前使汪楫、林麟焜題「敷命堂」匾，汪楫又聯於門曰：「帝德著懷柔，正朔萬年頒上國；臣心表忠信，南風三日到中山」。中楹，前使海寶、徐葆光題「皇綸三錫」匾，巨魁題其左曰「露灑扶桑」。左右楹間，徐葆光復書二牋，一載前明冊使姓名：洪武五年，詔中山王察度，使行人楊載；永樂二年，封武寧，使行人時中；五年，封思紹，不遣使；洪熙元年，封尙巴志，使中官柴山；正統十年，封尙忠，使給事中俞忭、行人劉遜；十三年，封尙思達，使給事中陳傅、行人萬祥；景泰二年，封尙金福，使給事中喬毅（一作陳謨）、行人童守宏；六年，封尙泰久，使給事中嚴誠（一作李秉彝）、行人劉儉；天順六年，封尙德，使吏科給事中潘榮（福建龍溪人）、行人蔡哲；成化六年，封尙圓，使兵科給事中官榮、行人韓文（尙宣威未請封）；成化十三年，封尙眞，使兵科給事中董旻、行人司司副張祥；嘉靖七年，封尙清，使吏科給事中陳侃（浙江鄞縣人）、行人高澄（順天固安人）；四十一年，封尙元，使吏科左給事中郭汝霖（江西永豐人）、行人李際春（河南杞縣人）；萬曆四年，封尙永，使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雲南籍，應天上元人）、行人謝杰（福建長樂人）；二十九年，封尙寧，使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江西玉山人）、行人王士禎（山東泗水人）；

崇禎元年，封尙豐，使戶科左給事中杜三策（山東東平州人）、行人司司正楊掄（雲南籍，上元人）；尙賢請封未獲，卒。一載本朝歷遣使臣姓名：康熙二年，封尙質，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遼陽人）、行人王垓（山東膠州人）；二十一年，封尙貞，使翰林院檢討汪楫（江南儀徵人）、內閣中書舍人林麟焟（福建莆田人）；尙純未立先卒，子尙益未請封；五十八年，封尙敬，使翰林院檢討海寶（滿洲鑲白旗人）、翰林院編修徐葆光（江南吳江人）。今上乾隆二十一年封尙穆，使臣魁、臣煌忝任斯役，謹續題其後。後爲中堂，安奉詔敕所；臣煌恭題曰「聲教東漸」，復敬書一聯曰：「聖化浹扶桑，萬里而遙瞻日近；皇華臨辨獄，九州之外仰天高」。左右爲兩使臣房。堂後左右板閣各一，汪楫題其左曰「長風閣」，林麟焟題其右曰「停雲樓」；尋廢，徐葆光重書之，且系以詩。左右廊房各九楹，以居從人。東院有水井一，礪牆周圍如城，高丈餘。堂屋皆上用甌瓦，下用方磚，壁悉用厚板；役舍，則以蘆箔漫土其上。樓上鋪腳踏棉，餘舍鋪設、桌椅、牀帳及諸什物悉照中國製造，設專司掌之。堂後徐葆光構小東軒，疊石種蕉以供燕適；今廢，臣煌重植鳳蕉一叢（徐葆光「敷命堂前種榕詩」：『使館邀綸世一開，聖皇册命已三來；天無稽澤隨時降，樹有餘陰爲手栽。門合海隅迎日月，根蟠龍爪壓風雷。諸卿好與勤封殖，若木光中拱上臺』。汪楫「長風閣喜雨」詩：『三年荒徼望甘霖，一夜輕雷送好音；有脚春來天子惠，隨車雨足使臣心。蕉花穿戶紅全濕，橘葉遮垣



綠更深。見說塗人歌且舞，老夫高眺亦長吟。徐葆光「停雲樓詩」：「身似孤雲復此停，樓頭舉目海天青；行人舊蹟今何在？鴻爪從來偶一經」。『停雲靄靄覺身孤，盡日流觀山海圖；一出隨風棲絕島，無心也憶故山無』？又「小東軒詩」：『半庭花藥好，鑿牖小樓偏；臥席看雲變，規窗學月圓。一琴消院漏，薄醉作秋眠。燈影凌虛泛，吳江舴艋船』。又「使院種芭蕉」詩：『踰海莫逃暑，況茲日出隅；人徒旣充院，而復畫地居。主人夙敬客，莽灌咸掃除；庭宇固疎曠，炎鬱乃不舒。朝樹盼夕蔭，十年計何迂！芭蕉葉垂雲，草木無一如；分列植百本，取諸織紵餘。微雨衆卷坼，一夕俄紛敷。礪墻影交碧，灰野光斂晡。炎風應序來，颯然秋與俱。人事戒欲速，濟變亦良圖；置物苟得所，安往非吾廬』。

## 天使舊館（支應司附）

舊館，在使館西南。大門上，有小板閣。入門，大堂三楹；萬曆中，冊使蕭崇業取唐人「海東萬里灑扶桑」句，以「灑露堂」名之，前使王垓書「駐節」匾。中楹，明使臣杜三策書「每懷靡及」匾。後有樓——樓西隙地數畝，前封測量平安、豐盛額居之（胡靖記云：『楊行人掄居西偏小樓，名曰「聽海」；杜三策題四律，有「一帆多藉乘風力，萬里長懸捧日心；興來欲泛張騫斗，歸去羞言陸賈金」諸警句。樓今廢。張學禮記云

：『樓上有明杜三策「梅花詩」百首，今已墜滅，並詩亦不傳』。胡靖「聽海樓」詩二首：『夜聽魚龍出水吟，一尊對月酒頻斟；寒濤噴灑連天雪，殘菊飄零滿地金。數曲歌縈孤客思，幾回夢繞故園心！平生浪跡知多少，此處夷猶可再尋』？『支離遊況此來豪，萬頃波光入彩毫；潑墨烟雲龍出海，臨池朗月鶴鳴皋。浮槎欲泛天河斗，乘興猶疑雪夜初。干飲中山渾是夢，不知身寄海天高』。或云：彌世公館即其地。

天使館旁，支應分設七司：一、館務司，掌館中應行事件；一、承應所，掌館中修葺物件；一、掌牲所，掌羊、豕、鷄、鴨支送等事；一、供應所，掌酒、米、小菜支送等事；一、理宴司，掌七宴事；一、書簡司，掌書帖往來等事；一、評價司，掌評定物價等事。每司，遣大夫一員、紅帕三人、雜差等二十人主其事。七司外，又有總理司，亦名長史所；設紫金大夫一人、長史四人、筆者十二人，總理七司大小事及上下文移。其朝夕供應奔走，別有庫官等爲之。

(附) 那霸公館：有二，一在舊使院前，一在天使館東下天妃宮左。皆極深邃宏敞，爲差辨管理那霸錢穀、獄訟二官公所。

(附) 姑米島公館：亦有二，一在金城間切，一在內間切。在內間者，臣等茲役遇颶登岸時，同居之；臣煌顏其堂曰「寶典流輝」，復系一聯云：「鼉首駕山來，擁衛不違天咫尺；蜃民迎節拜，權呼創見漢威儀」。

## 學校

學校，在久米村泉崎橋北聖廟東偏。康熙十三年立廟（廟制詳見「祠廟」、「典禮」），尙未立學。五十六年，紫金大夫程順則啓請建明倫堂，又於堂北祀啓聖並四配神主。五十七年冬，堂成，蓄經書略備。國王又敬刊「聖諭十六條」，命程順則演其文義，月吉讀之。官師，則紫金大夫一員司之；每三、六、九日詣講堂，稽察諸生勤惰，兼理中國往來貢典。講解師，則擇久米內文理精通者一人爲之，不拘大夫、都通事、秀才皆可；歲廩十二石。訓誥師，則擇句讀詳明者一人爲之，歲廩八石。程順則有「廟學紀略」、蔡文溥有「中山學校序」頗詳悉，俱見「藝文」。久米七歲以上初學者，則設塾於上天妃宮以教之；首里亦設鄉塾三所。外村小吏、百姓之子弟，則以寺爲塾，以僧爲師；皆學「國字」，有草書，無楷字。近那霸等村亦多家塾；讀書之聲，有中宵朗朗弗輟者，殊可嘉也！

##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代請官生入學讀書疏

翰林院侍講臣全魁、臣周煌謹奏：爲據詞代請事。

臣等蒙恩簡用，遠使琉球。事竣將旋，中山王臣尙穆詣館宴送，令陪臣通事向臣等致詞云：「海隅下國疊被皇仁，宸翰榮褒，綸音寵錫。但僻處彈丸，荒陋成俗；向學有心，執經無地。先

於康熙二十二年，經懇前使汪楫等代請陪臣子弟四人入學讀書；奉部議：准遣官生阮維新等入學在案。嗣於五十九年，懇前使海寶等援例代奏，復蒙許遣。今幸天遣使臣至國，敢祈陳明遠人向化之誠，俾得再遣入學讀書，下國不勝悚企」等語。臣等理合據詞繕摺代奏，伏候聖鑒，敕部議覆施行！謹奏。

即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

禮部謹奏：爲遵旨議奏事。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內閣抄出翰林院侍講全魁、周煌奏稱：「臣等使竣將旋，中山王令陪臣通事致詞云：「海隅下國，荒陋成俗；向學有心，執經無地。先於康熙二十二年，經懇前使汪楫等代請陪臣子弟四人入學讀書；奉部議：准遣官生阮維新等入學在案。嗣於五十九年，懇前使海寶等援例代奏，復蒙許遣。今幸天遣使臣至國，敢祈陳明遠人向化之誠，俾得再遣入學讀書，下國不勝悚企」」等因，具奏到部。查康熙二十三年冊封使臣翰林院檢討汪楫等、五十九年使臣翰林院檢討海寶等事竣回京，俱奏稱該國王懇求轉奏，令陪臣子弟入學讀書；經臣部覆准具奏，奉旨「依議，欽此」。隨據該國王前後遣令官生到京，臣部並劄國子監讀書三年，遣令歸國各在案。今翰林院侍講全魁等既稱該國王尚穆向化輸誠，懇請陪臣子弟入學讀書；應如所請，准其於應貢之年遣令來京，臣部劄行國子監肄業。俟命下之日，行文福建巡撫轉行該國王遵照可也。謹奏。

於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



# 琉球國志略卷七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祠 廟（寺院附）

「周官」宗伯禋祈宜報之典最繁，所以昭誠敬、廣仁孝也。國家歲事有常，百神効靈，山海寧謐。琉球仰遵聖教，頗知淫祀無福諸不在祀典者，罔敢僭黷；是以舉行蜡臘、崇飾宮牆，而寢廟城叢亦皆式禮莫愆，允合「生三事一」之義。若乃像教之設，雖儒者所不道；要其大旨足以警醒貪嗔；揆之神道設教遺意，初無大忤。且點綴名山遂谷，上以備祝釐淨地、下亦供登覽勝遊，未爲不善也。因復略表其尤著者焉。志祠廟。

社壇：在首里末吉村。祭國中山川處。

雨壇：有二，一在豐見城，十月下種時，迎龍神像設壇祈雨處，爲國相采地；一在玉城村，又曰雲城，國王每歲祈雨處。

零壇：在首里崎山東苑內。旱甚，國王詣壇躬禱。

雷神廟：在那霸護國寺前。祀雷聲普化天尊，故俗呼「天尊廟」。「汪錄」云：「永樂中，貢使自京師塑像歸。崇禎末，王尙質新之。其上樑文有「祈通渡唐之船，冀遂懋

遷之願」。「舊錄」作三清殿，今無此稱。『徐錄』云：『供玉皇』；誤。左右懸絹旛二，實書雷神號也。「張錄」云：『殿前二松，大數圍，高二十餘丈』；今無。殿前百步有方池，畝許；池下新栽松，近百餘株。中楹，張學禮題「蒼生司命」匾。殿廊懸大鐘一，鐫字曰：『王大世主，庚寅慶生。茲現法王身，量大慈願海。新鑄鉅鐘寄捨天尊殿，以上祝萬歲之寶位、下濟三界之衆生。辱命相國（缺）爲銘，銘曰：「華鐘鑄就，挂著珠林；撞破昏夢，正禱天心。君臣道合，蠻夷不侵；彰堯氏德，起追蠡吟。萬古皇澤，流妙法音」。景泰七年（丙子）九月二十三日，住持樁律師良舜證之大工，國吉奉行；智賢並與，那福中西』。

臣按景泰七年，爲王尙泰久時。「中山世鑑」云：『泰久以永樂十三年（乙未）生』；距庚寅差五年——尙圓亦以是年生。泰久於景泰五年（甲戌）嗣位，四十歲；至天順四年（庚辰）薨，壽四十六；則非庚寅生矣。而「世鑑」又云：『諸山寺大鐘，皆王所鑄；故銘文或書丙子、或書丁丑，皆署景泰年號』。若尙圓則以成化六年（庚寅）即位，至十二年（丙申）薨，壽六十二；更無涉矣。「世續圖」則謂「尙德王始鑄大鐘」。考尙德以正統六年（辛酉）生，亦與庚寅不合也。豈「世鑑」所云泰久以乙未生，或考之未審耶？

文廟：在久米村泉崎橋北，南向。紅牆朱扉，左右立「下馬」碑。內樞星門三。進門，廣庭甬道，上設拜臺。大殿三間，奉先師孔子神位、聖像；兩旁二龕，設四配位、

像，各手一經。中樑，摹豎聖祖御書「萬世師表」匾一。康熙十三年建，前使汪楫、林麟焜各有記（見「藝文」）。五十六年，紫金大夫程順則復啓建明倫堂；又於堂中近北壁分三小間，祀啓聖並四配位。兩廡，蓄經書略備。國王命順則敬刊「聖諭十六條演義」，於月吉讀之。久米之子弟就學其中。順則立碑記之，又有「廟學紀略」。前使徐葆光爲書「啓聖祠」、「明倫堂」、「儒學」三大榜，立碑一（俱見「藝文」）。臣煌至館，循例展謁。拜瞻之下，進諸秀木，悉加獎勉；諄宣我皇上右文德意，令通事官傳示。衆皆忻忻拱聽，似有會心者。其規制未備，則如啓聖公主尚仍公號，殿上未增祀十二哲，亦未建兩廡祀配食諸賢。臣因舉內地諸郡邑條規，移咨國王知之。其春秋祀典，詳見「典禮」。

天妃宮：有三，一在那霸天使館東，曰下天妃宮，門南向。明夏子陽、王士禎立「靈應普濟神祠」額。前廣數十畝，有方沼池。門左右，石神二。甬道寬廣，殿宇宏敞。堂內，有崇禎六年冊使杜三策、楊掄「慈航普度」匾，順治六年招撫司謝必振「普濟萬靈」匾，康熙二年冊使張學禮、王垓「普濟羣生」匾（「張錄」）；「別有「中外慈母」匾」。五十八年，冊使徐葆光書聯云：「那霸唐營，並峙兩官分上下；夏來冬往，安流二至合華彝」。有鐘一，銘文與天尊廟同；唯相國缺名處作「辱命相國安瀟爲」，其銘末作「景泰丁丑年」。一在久米村，曰上天妃宮。「夏錄」云：『嘉靖中，冊使郭汝霖



所建。門南向，亦爲石神二。甬道左右寬數畝，周圍繚垣。正中爲天妃神堂，右一楹祀關帝、左爲久米幼童誦讀地。門額，舊夏子陽、王士禎書「靈應普濟神祠」，年久匾失。康熙中，徐葆光取宋宣和及元天曆兩賜額，合書之曰「順濟靈慈之宮」。堂內，有杜三策、楊掄「德配元穹」匾，康熙中張學禮、王垓「生而神靈」匾（「徐錄」作「生天福靈」），汪楫「朝宗永賴」匾。林麟焯聯一：「累朝壘誥表神功，嶽降自鯤江，翊運疑床，頻現紅燈宣聖化；重譯獻琛逢盛世，皇華臨馬齒，摠衣展拜，永清碧海耀吾宗」。麟焯，莆田人，天妃族，故末稱「裔姪孫」。徐葆光聯一：「統全海之洪波，俯順人情，應念東西南北；綜歷朝之寶冊，仰覘聖德，一心忠孝慈仁」。臣等姑米遇颶，仰藉皇上威靈，神光護佑，全船二百餘人無一虧損；易舟到港，謁廟行香。臣煌謹安「願大能成」匾一，「神爲德其盛乎，呼吸迴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也，忠誠若水證平生」聯一；敬抒微忱，稍答神貺。有鐘一，鐫文與下天妃宮同。一在姑米山，係新建。茲役觸礁，神燈示見；且姑米爲全琉門戶，封、貢海道往來標準；臣煌謹同臣魁公啓國王代建新宮，崇報靈蹟。中山王尙穆，現在遴員卜地鳩工。臣煌使旋有日，恭製匾、聯各一：匾曰「玉山仙姥」，聯曰「鳳舸燦神光，一片婆心扶泰運；龍津標聖蹟，萬年福曜鎮安嘉」。米、姑各地更爲立碑，以紀其事。

臣謹按天后氏族、里居、存沒之蹟錯出，前紀街談巷說，傳聞異辭。據徐葆光錄「天妃靈應

記」云：「天妃姓林氏，莆田湄洲人（「張記」云：「蔡氏，猴嶼人」；非是）；宋都巡檢愿（一作孚）第六女。以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生；彌月不啼，名曰「默生」而神靈。少與羣女照井，有神捧銅符出以授妃；羣女奔駭。自是，屢顯靈異。常乘片席往來海上，或驅簷前鐵馬渡江；人咸稱爲「通賢靈女」，或稱「神姑」。一日，方織，忽據機瞑坐，顏色變異；母蹴問之，寤而泣曰：「父無恙，兄歿矣！」頃之信至，父與兄渡海舟覆，父若有挾之者，得不死；兄以柁摧，救不獲。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昇化；室處二十八歲（「張記」云：「救父，投海身之」；誤）。時顯靈應，或示夢、或示神燈，海舟獲庇無數；土人相率祀之」。

### 天后封號

宋徽宗宣和五年，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八舟溺其七；獨允迪見神朱衣坐椀上，遂安。歸聞於朝，賜廟額「順濟」。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始封「靈惠夫人」，賜廟額「靈應」。三十年，海寇至江口，神見風濤中；寇潰，就獲泉州。上其事，加封「昭應」。孝宗乾道二年，興化疫，神降於白湖；去湖丈許，得甘泉，飲者立愈。又海寇至，霧迷其道，至廟前就擒；加封「崇福」。淳熙十一年，助巡檢姜特立捕溫、台寇；加封「善利」（「汪錄」作「靈慈、昭應、崇福、善利夫人」。靈慈，乃廟號；凡加封，皆原靈惠始封之號，當作「靈惠」。以上，夫人凡四封）。光宗紹熙三年，以救疫、旱功，特封「靈惠妃」。寧宗慶元四年，以救潦功，加封「助順」。嘉定元年，平大奚寇，以霧助擒賊；金兵至淮甸，戰花鬻鎮及紫金山，神見像，再捷三戰，遂解合肥圍；加封「顯衛」。十年，救旱、獲海寇，加封「英烈」。嘉熙三年，錢塘潮決；至艮山祠，若有

限而退：加封「嘉應」。寶祐二年，救旱；加封「協正」。三年，加封「慈濟」。四年，以浙江隄成，加封「善慶」。五年，教授王里請於朝，封妃父「積慶侯」、母「顯慶夫人」，女兒以及神佐皆有錫命。景定三年，反風膠海寇舟，就擒；加封「顯濟」（以上封妃凡十，宋共十四封）。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以海運得神佑，封「護國明著天妃」，又進「顯佑」。成宗大德三年，以漕運効靈，加封「輔聖庇民」。仁宗延祐元年，加封「廣濟」。文宗天曆二年，加封「靈感助順、福惠徽烈」（共二十字），廟額「靈慈」（元晉封天妃，凡五加封）。

明太祖洪武五年，封「照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成祖永樂七年，封「護國庇民妙靈照應弘仁普濟天妃」。自後遣官致祭，歲以爲常。莊烈帝封「天仙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又加「青賢普化慈應碧霞元君」（明封聖妃一、改封天妃一、改封元君二，凡四封）。

本朝康熙十九年，收復臺灣，神靈顯應；提督萬正色以聞，加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仍永樂七年號），遣官諭祭。

臣謹按天妃廟祀，自元至元中，於直沽、平江、周涇、泉、福、興化等處皆有廟。皇慶以來，歲遣使齎香遍祭。明嘉靖中，冊使陳侃使還，乞賜祭以答神貺；禮部議令布政司設祭一壇，報可。萬曆三年，冊使蕭崇業始請秩祀海神，合舉祈、報二祭；至今封舟出海，因之。康熙二十二年，冊使汪楫等還，疏請照嶽、瀆諸神，著地方官行春秋二祭；部議未准。五十八年，冊使海寶等具疏再請，得旨：「著地方官春秋致祭，編入祀典」。臣等茲役，自閩海往還，祈神獲佑；竊疑封號尙襲前明，即諭祭文內但云「海神」、不言「天妃」。敬瀝微忱，乞加封號，並請明頒諭祭；俱蒙聖慈俞允。崇報益隆，名實悉稱，典禮周詳，超軼千古矣。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請加封號諭祭疏

翰林院侍講臣全魁、臣周煌謹奏：爲天威遠播，神應彌昭；敢瀝微忱，仰祈睿鑒事。

臣等蒙皇上天恩，簡使海外；陛辭之日，訓誨周詳。賈命以來，惟冀克竣典禮，無貽隕越。顧往返輒有滯留，風波不無驚阻。今得趨赴行在瞻仰天顏，皆由我皇上再造之鴻恩；故能使天妃效靈，更生有慶。所有微臣等感激之私，有不得不陳請於聖主之前者。伏查天妃於康熙十九年收復臺灣，神靈顯應；福建提督臣萬正色奏請加封，經禮部議准封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則是仍明永樂間封號也。又查前明冊封琉球，有祈、報海神文二道。康熙二十一年，前使臣汪楫等奏請諭祭海神，其略云：『海神天妃，靈感最著』；是以海神爲天妃矣。臣等茲役違例於怡山院致祭，按其地有天妃宮，僅一拈香；而諭祭之典，則又設位於江岸，實望祭也。伏讀祭文內所引事實，似指天妃；然但云致祭於海神，未明著天妃之號。臣等竊疑海自有神；嶽瀆載於「祀典」，似不得即以天妃爲海神明矣。伏念臣等始渡海時，以六月初十日出五虎門，十三日已見琉球之姑米山；十四日近山下椗守風之次，適當暴期，波浪兼天，舟身震撼，嘔逆顛仆者無數。臣等屢禱於神，神出筮示謂「寧泊此，毋捨去也」。於是肅將簡命，虔告天妃：『神若默佑生靈，當爲神乞加封號；並請於冊封之年，明頒諭祭』。奈臣等忠信未孚，延至二十四日夜颼颳大作，椗索十餘一時皆斷，舟走觸礁，龍骨中折，底穿入水；時既昏黑，兼值雷雨，距岸約六七百步許，自分此時百不一生。呼籲之頃，忽神火見於桅頂；又海面燈光浮來，若烟霧籠罩狀。舉舟之人，皆所共見；乃胥呼曰：『天妃救至矣！』須臾，舟稍向岸，賴一礁石透入舟腹，得不

沈溺、復不漂流；以故解放本舟小船，次第救免。臣等於萬疊驚濤之中，賫奉節、詔、賜物登岸；實皆荷我皇上洪福，恩同覆載，履險終平；而天妃阿護之靈，尤其彰明較著者。是用殫竭愚忱，仰懇皇上天恩，敕部議加封號。更請於冊封之年，別頒諭祭文二道，與海神並舉；抑或於諭祭海神文內，明著天妃之號；庶崇報益隆，名實允稱。爲此繕摺恭奏，伏候聖裁！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即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

禮部謹題：爲遵旨議奏事。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內閣抄出翰林院侍講全魁、周煌奏稱：「天妃於康熙十九年收復臺灣，神靈顯應；福建提督臣萬正色奏請加封，經禮部議准封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則是仍明永樂間封號也。又查前明冊封琉球，有祈、報海神文二道。康熙二十一年，前使臣汪楫等奏請諭祭海神，其略云「海神天妃，靈感最著」；是以海神爲天妃矣。臣等茲役遵例於怡山院致祭，按其地有天妃官，僅一拈香；而諭祭之典，則又設位於江岸，實望祭也。伏讀祭文內所引事實，似指天妃；然但云致祭於海神，未明著天妃之號。臣等竊疑海自有神；嶽瀆載於「祀典」，似不得即以天妃爲海神明矣。伏念臣等始渡海時，以六月初十日出五虎門，十三日已見琉球之姑米山；十四日近山下椗守風之次，適當暴期，波浪兼天，舟身震撼，嘔逆顛仆者無數。臣等屢禱於神，神出筮示謂「寧泊此，毋捨去也」。於是肅將簡命，虔告天妃：「神若默佑生靈，當爲神乞加封號；並請於冊封之年，明頒諭祭」。奈臣等忠信未孚，延至二十四日夜颶颳大

作，椹索十餘一時皆斷，舟走觸礁，龍骨中折，底穿入水；時既昏黑，兼值雷雨，距岸約六、七百步許，自分此時百不一生。呼籲之頃，忽神光見於桅頂；又海面燈光浮來，若烟霧籠罩狀。舉舟之人，皆所共見；乃胥呼曰：「天妃救至矣！」須臾，舟稍向岸，賴一礁石透入舟腹，得不沈溺、復不漂流，以故解放本舟小船，次第救免。臣等於萬疊驚濤之中，賡奉節、詔、賜物登岸；實皆荷我皇上洪福，恩同覆載，履險終平；而天妃呵護之靈，尤其彰明較著者。是用殫竭愚忱，仰懇皇上天恩，敕部議加封號。更請於冊封之年，別頒諭祭文二道，與海神並舉；抑或於諭祭海神文內，明著天妃之號：庶崇報益隆，名實允稱」等因，具奏到部。該臣等謹按「會典」，四海龍神，各有封號：東海稱顯仁龍王之神、西海稱正恒龍王之神、南海稱昭明龍王之神、北海稱崇禮龍王之神；有可以歲時秩祀。「會典」內開載，天后亦稱海神。康熙十九年敕封海神天妃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二十年，福建提督臣萬正色以天后著靈奏聞於朝，詔封「昭靈顯應仁慈天后」。五十九年，翰林院檢討海寶等奏稱：「奉旨冊封琉球，於怡山院祭天妃；往返海道，略無危險」。經臣部議准：該地方官春秋致祭，編入「祀典」。乾隆二年，福建總督郝玉麟疏稱：「臺灣守備陳元美等在洋遇風，虔禱天后，俱獲安全，褒封宜加；亦經臣部議准加封，其字樣交內閣撰擬進呈，欽定「福佑羣生」四字，欽遵各在案。是向來冊封琉球使臣所祭，實係天后而非南海昭明龍王之神，已確有可據。今該侍講全魁等奏稱「萬疊驚濤之中，賡奉節、詔、賜物登岸，實皆荷我皇上洪福，恩同覆載，履險終平；而天妃呵護之靈，尤其彰明較著。仰懇天恩敕部議加封號。更請於冊封之年，別頒諭祭文二道，與海神並舉；抑或於祭文內，明著天妃之號」等語。應如所奏，恭請加封。其封號字樣，應照例交內閣撰擬進呈，恭候欽定。嗣後諭祭天

后祈、報文二道，書明天后封號，即於怡山院天后宮舉行祭事，於禮乃爲允協；並請別頒諭祭南海龍神祈、報文二道，於江岸望祭：庶禮儀咸備，而祀典逾隆矣。恭候命下之日，行文該處欽遵辦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奉旨：「依議。欽此」。

內閣謹奏：爲請旨事。

據禮部來文，內稱「本部議覆翰林院侍講全魁、周煌題請加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祐羣生天后，以酬神貺。其加封字樣，交內閣撰擬」等因，移咨前來。臣等謹擬加封字樣，進呈御覽，伏候欽定。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奉旨：「用「誠感咸孚」。欽此」。

### 天后靈蹟

臣謹按天后救濟靈蹟，不勝枚舉。茲但就歷使封舟顯應，條錄於左（洪熙元年，冊使中官柴山遇險獲濟事，詳「顯聖錄」；以後無考。今斷自陳侃始）

嘉靖十三年，冊使陳侃、高澄舟至姑米山，發漏；呼禱，得塞而濟。歸，值颶風，桅檣俱折；忽有紅光燭舟，乃請筮，起舵。又有蝶、雀示象，冠服禱請立碑，風乃弛。還，請春秋祀典

〔詳甲午「使錄」〕。

嘉靖四十年，冊使郭汝霖、李際春回閩日，颶將發，有二雀集舟之異。及颶發，失柁；汝霖等爲文以告，風乃息，更置柁。一異鳥集桅不去（詳癸亥「使錄」）。

萬曆七年，冊使蕭崇業、謝杰針路舛錯，且柁葉失去；虔禱之次，俄有一燕、一蜻蜓飛繞船左右，遂得易柁（詳己卯「使錄」）。

萬曆三十年，冊使夏子陽、王士禎舟過花瓶嶼，無風而浪；禱於神，得風順濟。歸舟柁索四斷，失柁者三，大桅亦折；水面忽見神燈，異雀來集，東風助順（詳丙午「使錄」）。

崇禎元年，冊使杜三策、楊掄歸舟颶作，折柁牙數次，勒索皆斷。舟中有奇楠木高三尺，三策等捐千金購刻神像；俄有奇鳥集樁端，舟行若飛，一夜抵閩（詳癸酉「使錄」）。

本朝康熙二年，冊使張學禮、王垓歸舶過姑米颶作，桅左右欹，龍骨半折；忽有火光熒熒，霹靂起風，雨中截斷仆桅，柁旋不止，勒索皆斷；禱神起柁，三禱三應，易繩下椗。有一鳥若雁——綠嘴紅足，集戰臺上；舟人喜曰：「天妃遣來引導也！」遂達定海（詳「記錄」）。

康熙二十二年，冊使汪楫、林麟煇歸舟颶三晝夜，舟上下傾仄，水滿艙中。虔禱天妃，許請春秋祀典；桅籊斷而椗不散，頂繩斷而篷不落，與波上下，竟保無虞（詳「使錄」）。

康熙五十八年，冊使海賈、徐葆光多用卯針，幾至落濠；虔禱，得改用乙辰針，又筭許。二十八日見山，果見葉壁；復禱，得西北風，一夜抵港。歸舟至鳳尾山，旋風轉船，篷柁俱側；呼神，復正。至七星山颶作，椗走，幾觸礁；呼神，獲免（詳「傳信錄」）。

臣等茲役舟泊姑米候風，忽颶颶作，連三晝夜。六月二十四日夜半，椗繩盡斷，龍骨觸礁而



折，底穿入水；呼籲之頃，衆見神火起於桅頂，發招風旗而落，又海面燈光浮來若烟霧籠罩狀，船遂牢擱礁上，得不沈溺，以次獲濟登岸。歸舟至石盤，阻霧不進；禱，得見山。既起碇，霧復合，風雨雷電交作，落帆葉不下，舟欹甚；再禱，再霧；賴以安行。臣又聞護封二號船去時，亦於六月二十四日夜在洋被浪擊損右舳，杉板漂失；神前燈已滅，踰時復燃，舟以漸駛，得抵溫州云。

關帝廟：在上天妃宮神堂之右。冊使汪楫匾曰「莫不尊親」；徐葆光聯云：「赤心常掛扶桑日，正氣時通大海風」。程順則有記（見「藝文」）。

龍神廟：在上天妃宮大門內左廂，北向。徐葆光聯云：「受朝宗而宅海，敷雨露以行天」。國王禱雨，以舟載像至豐見城，設壇祈之。

水母廟：張學禮「圖錄」：『近奧山』。今未詳其處。

先王廟：在眞和志安里村。廟前，松岡數重。左右溪澗環注安里橋下入海，復有海水來朝。廟貌渾樸，疊石爲牆；左右立木坊及「下馬」碑。石路修廣，老樹森列。正中作圈門三，左右角門二。前堂三楹，匾「肅容」二字；祭畢，設宴之所。更進甬道，東西廳各三楹，階畔鐵樹雨叢。正廟七楹，正中向外通爲一龕，安奉諸王神位：舜天，居正中。左昭舜馬順熙、英祖、英慈、西威、武寧、尙巴志、尙思達、尙泰久、尙圓，尙宣威、尙清、尙永、尙豐、尙眞、尙益，共十五位；右穆義本、大成、玉成、察度、思

紹、尙忠、尙金福、尙德、尙眞、尙元、尙寧、尙賢、尙質、尙純、尙敬，共十五位。諸皆稱「神主」；惟寧、豐、賢、質四主稱「尊靈」，又加稱寧曰「康翁」、豐曰「宗盛」、賢曰「秀英」、質曰「直高」。左壁向右木主一，書歷代有功王叔神位；右壁向左木主一，書先代王妃神位。楹上，前使臣張學禮、王垓題「河山帶礪」匾，汪楫、林麟焜題「承觀厥成」匾，海寶、徐葆光題「世篤忠貞」匾；臣等亦書「源遠流長」四字懸其次。堂西神廚二楹；東爲佛堂，前後六楹。旁三楹，爲僧廚——即崇元寺。

圓覺寺內，亦有先王神位。中一龕五主：正中祀尙圓，稱「龍慶雲君」，蓋其私謚也；爲不祧之祖。中左第一主，祀尙貞，爲高祖；中右第一主，祀尙純，爲曾祖；中左第二主，祀尙益，爲祖；中右第二主，妃尙敬，爲禰。左一龕：正中尙稷。左第一主尙清，右第一主尙永；左第二主尙豐，右第二主尙質。右一龕：正中尙眞。左第一主尙元，右第一主尙寧；左第二主尙賢；皆祧主也。與「傳信錄」所記大異（臣按先王廟，乃歷代統祀，非一姓也。圓覺寺，自尙圓始，爲本宗）。

天王寺內，亦有神主。佛堂左一龕，神主二：一爲尙稷，乃始祖尙圓之父也；一爲尙久，乃尙豐王之父、尙元第三子也。二人皆王父，未爲王；故別奉於此。旁二主，爲王妃。右一間四主，皆王妃。

天界寺內，有尙懿神主；乃尙寧王之父。寺中皆女主，供王妃及王姊妹出嫁者。雖有家祠，亦得祔。

## 嶽 祠

國中皆以石爲神。凡神嶽、叢祠之所，礪垣四周，灌木密鬱；石雕立數處，置香爐於前，澆酒、設牲果。渡海、祈福、酬愿、報賽，惟就石膜拜獻供，不立神像也；在處有之。今略記其有名可指者。

城嶽：在眞和志古波藏村。古松森立，可數百株。東三十餘步，有泉名「旺泉」，從石溜出，甚甘潔；爲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城嶽靈泉」詩：「瑞泉托王居，巨榜標金闕；玉乳瀉巖溜，泠泠自幽絕」。又「城嶽」詩：「一邱古廟只荒榛，叢灌無人敢作薪；渡海人歸還賽社，祠旁澆酒石爲神」）。

辨嶽：在崎山西南。墻四周，叢木尤密。小門內拒，南向。門外木亭二所。左傍有小石塔及石燈案左右各五。入門，石磴北屈而東，數十級；至頂，有石香爐，爲祭山神處。木亭前，平地方廣；南向見海。東南方有石爐炷香，爲祭海神處。嶽神名祝祝，天孫氏第二女也。國王登位、受封，皆齊戒親祭。每年正、五、九月，祭山海及護國神，皆於此；或遣官行禮。

八頭嶽：在高嶺東北。

佳楚嶽：在今歸仁村，一名宇勝嶽。最高，爲中山第一峰。

名護嶽：在名護村。山出異蘭。

恩納嶽：在恩納村。

——以上，國人稱爲五嶽。

姑場嶽：在中城村。

蘇姑那嶽：在佐敷村。

砂嶽：在小祿大嶺村海中一里許。巨石甚奇，枵然如屋。石根穿漏，垂若鍾乳；下可容百餘人（徐葆光「砂嶽」詩：『漱海無頑石，山根鐵板沙；映波橫嶽面，回沫吐鯨牙。腳底舒雲葉，潮頭結浪花。醉來平處坐，一一似尊窪』）。

### 寺院（附）

圓覺寺：在王宮北久慶門外爲天德山，國王本宗香火所在。規制頗倣中國叢林，山門高敞，有樓翼然，左右金剛神；額爲靈濟法嗣徑山所書。寺門外方池數畝，名圓鑑池；清泉澄碧，荇藻交橫。水通入龍潭，芰荷遍滿，林木攢圍。有觀蓮橋，製甚整緻。中砌一臺，建亭其上，供辨才天女——即斗姥也，名天女堂；架橋達之，名天女橋。更西，有龍潭橋，亦名龍淵橋。入寺，佛殿七間，極鉅麗。更進，大殿亦七間，名龍淵殿。中爲佛堂，左、右奉本宗先王主。左序爲方丈，右序爲客座；皆鋪席滿室，纖塵不染。

前楹板閣，雕欄護之。方丈左爲香積廚，廚側有井泉、名石冷泉。方丈前，爲蓬萊庭，客座。右廣庭中有小山，名古松嶺；相傳有神木數百年物，今無。別有數小松及諸花樹，奇石錯立，蟠屈飛舞。兩廂，左僧寮、右獅子窟。僧寮南有鐘樓；樓南有雜花園，奇花繁艷，簇錦鋪霞——國人沿稱圓覺八景。寺係明弘治時王尙眞所建，池前土阜上有三山許天錫碑記（見「藝文」。林麟焜「圓覺寺贈喝三和尚」詩：「蘭若因王造，焚香印土時；虛廊雙不借，靜案一軍持。笑契三三語，來尋默默師。徑山宗派在，休唱嗣阿誰」！徐葆光「圓覺八景示僧了道」詩：「圓覺寺在中山巔，山圍橋轉稱龍淵；鑑圓池中水空碧，天女亭外環青蓮。蓬萊庭中古松嶺，香積廚下清冷泉。園裏雜華四時好，朱幡朝夕飄香烟。中山世祀三百載，八景自昔名僧傳。我來欲訪喝三徑，白頭弟子移輿禪。蒙茸逼仄入蕭寺，本師塔號猶高懸；咫尺珠林是遺蹟，重題舊景空潸然」）。

天王寺：在圓覺寺東北。門前臨溪，有古松四株。寺東，有天王橋。堂上額，亦名龍淵殿；巍麗與圓覺彷彿。板閣光滑如鑑，古色斑駁；蓋樑木年久刮磨漸積，黑質白草，如貝如錦，絕可人意。中奉金剛，手七星輪及刃。左右龕，祀先王之父及諸妃。一鐘爲景泰七年（丙子）鑄，上刻「天龍寺鐘」——寺在浦橋，有二鐘；移其一於此。

天界寺：去守禮坊不數武。門北向。寺西南石室，高丈許，方廣，封而不樹；中山王塋也。尙圓以來，皆葬於此。殿宇兩進，亞於圓覺。山門，石神二。佛殿正中設當今

皇帝萬歲龍牌及旁供火神，皆如圓覺。內殿祀先王之父及王妃、王女，左僧室、右客座。庭中松樹、鐵蕉，皆盤鬱有奇態；禿榔數株、椰樹一株，極高大。左階架鐘一，尙德王時鑄。考銘文，本相國寺鐘；銘曰：『琉球國君世高王乘大願力，新鑄巨鐘寄捨相國寺；說偈以銘，是祝王基之萬歲。安國利民，聖天子繼唐、虞之化；全文偃武，賢宰相需霖雨之秋。茲有巨鐘新鑄就，高樓挂肅萬機心；無端扣起羣生夢，天上人間妙法音。時成化己丑十月七日，住持溪隱』。寺有僧名湛元，能詩。

——以上，稱首里三大寺。

安國寺：世子府對。國中案牘，多儲此寺中。

仙江院：天王寺右（「汪錄」云：『行荒榛中，門戶蕭然。僧宗實，能詩，學元僧白雲集體』）。

蓮華院：原爲萬松院，天界之支寺也。在天王寺之南。不羈徒元仁別開院北山名護嶽，仍名萬松院（徐葆光詩：『不羈遺躅杳難尋，石徑盤紆古院深；手種小松今偃蓋，層層能作老龍吟』）。

興禪寺：在圓覺寺北。庭中花藥甚多，磴道曲折，爲圓覺退隱之所；客座寬廣。松、檜蟠地，作虬龍形。僧律嚴整，經案靜清（林麟煇詩：『曾扣招提白板扉，霜寒松老葉初飛；祇今弟子成行脚，猶想參禪上翠微』。徐葆光詩：『一聲清磬定回時，有客相

從問本師；老衲不曾通世語，壁間爭指舍人詩」。

廣德寺：在蓮華院南。花木幽麗，僧宇亦高廣。院後杜鵑、山茶、梅皆數十株，以類分立，不相間雜；尤爲諸寺花藥之冠。

建善寺（或稱「建慈」）：在廣德寺南。諸寺客座皆居右巖，此獨居中，正對廣庭。院後高巖陡峭，環衛如屏。巖左右隙迸泉，灑爲雙流注壑及兩小池，種蓮養魚；諸寺中所僅有者。

慈眼院：在首里立岸村。上有觀音堂。

天慶院：在赤平村石虎山。

萬壽寺：在末吉村龜山下。寺中有察度王舊影堂，萬曆中燬。

手水觀：在名護許田村。

萬松院：在名護嶽，爲上天授山蓮華院僧元仁（字東峰）誅茅新建，仍用蓮華院舊名（徐葆光「天授山萬松院歌，爲東峰上人賦」：『我聞中山萬松境，舊有名僧號不羈。同伴苦吟三老衲，瘦梅、宗實俱工詩；元僧實存有遺集，流傳海外皆宗之。仙島同遊自倡和，滄溟萬象搜無遺。至今忽逾三十載，我來已晚徒增慨！萬松舊院改蓮華，老僧滅度今無在；臺下悲濤惟古松，聳肩松下人難再。跼蹐遍訪覓遺篇，色相俱空舍利碎。白頭法嗣有東峰，開院北山仍「萬松」；自言身住最靈境，天花雲石相葱蘢。山名「天

授」不可到，但求詩句標幽蹤。數言楚楚字畫勁，一斑直已窺宗風。我役萬里窮水陸，山海之觀未盈掬；蓬瀛咫尺漏芒鞋，聞語心神已飛逐。白雲舊集貯瓠蘆，移錫開山志重續；煩師更作畫圖看，萬壑松風捲空瀑」。

大日寺：在金城村。尙質王時建，供大日龍智如來。僧名彈雪。

神宮寺、松壽院：俱在宜野灣普天間村。

臨海寺：在那霸北礮臺隄上。舊名「定海」；汪楫隸書「臨海寺」額；爲國王祈報所。門東向，佛堂面南三楹，面東板閣一。石垣四周，潮至墻下：爲中山八景之一。有鐘，明天順三年鑄（胡靖「臨海寺聽潮」詩二首：『蕭蕭蘭若海門懸，物古音奇漫紀年；時與濤聲相節奏，一天秋水月孤圓』。「海邊寥廓白雲高，嶼色蒼茫映碧滔；忽送金聲風上下，如龍吼月和寒濤』。徐葆光「臨海潮聲」詩：『晨鐘應潮生，夕唄應潮止；老僧無我聞，常定潮聲裏』）。

護國寺：辻山上（「護」一作「輔」。舊名安禪寺，亦名海山寺，亦名三光院）。有神，手劍而立，名曰「不動王」。前置銅盞十，迴環瀉水，著盞中，喃喃作語：是爲佛事。庭中鳳尾蕉數十本，與奇石錯植；參差高下，殊有意致。殿下有鐘，大小各一；景泰七年（丙子）鑄，與天妃宮文同；亦國王祈報處。僧名石雲，有徒石牀、覺保，皆能詩。石牀現爲善興監寺，今移主萬壽寺（胡靖「輔國寺觀海」四首：『幾年觀海志，



此日始登臨。浪湧千重雪，潮來一片雲；胸中吞地濶，眼底插天深。頓覺乾坤裏，波濤自古今。』數頃看無際，徘徊望莫從；微茫但一水，蕩漾是千峰。遂爾煩襟滌，迢然豪興濃；臨崖思大道，萬派總歸宗。』寺古依松竹，巉巖石筍懸，洪濤衝岸畔，乳燕巢峰巔。下上天成雨，東西水並圓。平臨增悵望，每歎說桑田！』蕩跡似何極，探奇絕險中！霾鰲翻雪浪，海馬御天風。興與雲飛逸，情同鶴唳空；置身聊不邇，已比扶桑東』。

波上寺：在護國寺後石筍崖上——即護國之佛堂也。國中寺多於近寺中另建板閣，如神德之八幡宮、善興之天滿堂，皆此類。礪墻四周；板閣二所，離立不相屬。閣外隙地數畝，下瞰石壁拔起，國人常以八月十八夜候潮於此。寺前茵草芊茸，如行綠氈碧毯中。「汪錄」云：『閣中皆扁固，云中祀阿彌陀佛，左藥師、右觀音。強啓視之，皆無；惟香一握及銅片幡一掛而已。鑿「奉寄御幣」四字，餘皆番書；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不解何義』。

臣按汪楫或疑「元和」爲李唐年號，以唐時琉球未通中國；不知乃係倭人僭號也。臣曾見日本馬場信武所撰「八卦通變指南」內列「三元指掌」一條云：「上元起永祿七年（甲子），元和九年（癸亥）止；中元起寬永元年（甲子），天和三年（癸亥）止；下元起貞亨元年（甲子），今元祿十六年（癸未）」。據此，則壬戌適爲元和八年；恐「二年」字，「汪錄」偶誤記耳。

臣又按徐葆光「錄」謂「其國平日皆行寬永錢」。註云：「日本寬永元年，當前明天啓二年（壬戌）」；亦非。寬永元年屬甲子，宜當天啓四年。

廣嚴寺：在天尊廟南小巷中，名萬年山（徐葆光詩：「茸草烟濃柏翠浮，行樽小占一庭秋；高人避客穿林去，石上殘枰子未收」）。

海藏寺：在廣嚴寺後。門前一石，佛趺坐。佛宇卑隘；簷前懸鐵鐸一，風至自響。法音軒：在海藏院前。小屋數椽，園池甚廣。庭前有草樹，極似芍藥，云生海崖上。

龍翔寺：在天尊廟東。頗宏曠，亦多花竹。

善興寺：在天使館後。依山崇基，花木清幽。係重建，爲護國寺下院。舊有池，今塞。疊石，培鳳蕉其上。佛堂，供不動王並三首六臂天孫神。有井泉，甚甘美。庭中福木森列，榴、薇交映。磬聲乍響，鳴鳥不驚。時往遊焉，頓息塵勞。牆外周垣可五、六畝，中建一板閣，祀天滿大自在天神，扃錮不開；祈報者門外膜拜，放瓣香不焚，撤米數撮而去（汪楫詩：「曲巷叢陰合，尋常屨滿門；架簾分樹影，鑿水護雲根。碁局當庭設，茶鑪近客喧。蘭闈僧不解，相對總忘言」）。

龍渡寺：在礮臺西水中奧山上。舊爲蛇窟，僧心海始闢之，蛇相率渡水去。因築堤截潮，引泉灌花，構屋五、六楹。階前方沼，小亭二所，遍植佛桑、鳳蕉，頗可玩憩。

寺旁躡級而上，繞出山後，松陰交蔭，漫湖流光。草坪方廣如堂：祓蘭佩萸之勝境也（徐葆光「遊奧山次韻」四首：『有寺藏山腹，輕橈隔澗通；一筇穿窈窕，雙屐鬪玲瓏。山遠浮空碧，花繁滿徑紅。登臨同客賞，觴咏播華風』。『開山結禪宇，截港疊泉聲；梵典眞言授，奇花番字名。巖風吹袖舉，人影落波明。碧海爲空界，塵心何處生』？『松林無雜樹，一碧並孤岑；當午露猶滴，先秋暑不侵。石枰鏗落子，詩席間分陰。弦外輕濤嚮，琴聲向夕沈』。『小舟膠斷渚，儻爾到山灣；潮上鷺頻起，月來人欲還。捫星銀漢底，流吹白雲間。使職無餘事，清遊盡日攀』）。

普門寺：在久米村。今廢。

西福寺：今廢。

東壽寺：「徐錄」云：『在泉崎橋之東』。今考其地，在東禪寺後。僧貧，寺售，別結草菴以居。

東禪寺：重建，在久米東北——圓覺寺下院也。規造宏廓，大巽前時（徐葆光詩：『絕島寡塵事，晤言必緇衣；空門混疎親，禪話時依依。寂寞東禪寺，經聲出翠微；榕門掩清晝，苔徑行踪稀。榻來當秋霽，日夕敲巖扉。茶烟正輕颺，馴鴿鸞環飛；僧徒兩三輩，瑤席披清機。梵語少通俗，默焉離是非。松陰霜月落，脫屣坐忘歸』）。

清泰寺：在東禪寺北。今廢爲蔡氏家祠。

聖現寺：在泊村天久山。石墻四圍，方十數畝。中屋一區，老松盤鬱。

神德寺：在眞和志安里村八幡橋西北。寺門東向，供不動神。上有八幡宮，南向；尙德王所建，供八幡大士。

崇元寺：即先王廟左間。監司香火。

神應寺：在眞和志識名山下。

松山軒：在東禪寺後。僧名覺林。

和光寺：在久米村。



# 琉球國志略卷八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勝蹟

勝蹟者，地以人傳，人以事傳。窮海之濱，足跡罕至；雖有奇巖幽壑極瑰尤詭異之觀，孰從而傳之！琉球之有勝蹟，則自得通中國始也。其地環山縈海，波濤之所盪激、清淑之所鍾毓；自宜高高下下，時出勝概；譬猶披沙揀金，豈曰無得！而況皇華數臨、鶴書遙降，循習於舞蹈拜揚之節、浸潤乎詩書禮樂之容，山爲增輝、水爲增媚；而況於人乎！臣職忝清班，文慚華國；誠不敢望如白詩見珍於高麗、柳書取貴於新羅！而夙夜兢兢，捧盈是惕；竊幸心神無越，典禮告成。因得流覽蟻封，緬思賢達；徵文考獻，頗非一端。蓋所以著天地之大，而聖朝聲教之遠被，亦於是見焉。志勝蹟。

迎恩亭：在那霸港堤上。明洪武時，武寧王建。凡封舟到港，陪臣班列，皆集亭下迎詔至館。國王至亭前迎詔，徒步至亭中，恭請聖安，則自茲役始（徐葆光詩：『一片仙颿下九天，海東屬島喜駢闐；迎恩亭下潮初漲，百綆爭牽萬斛船』）。

卻金亭：在那霸港封舟登岸處，爲前明嘉靖七年冊使陳給事侃建（侃，浙江鄞縣人）。

。胡靖「錄」「爲夏言建」，誤；言實未嘗至中山也。侃字汝言，嘉靖五年進士；訛或以此，亦未可知。

息思亭：在舊天使館內。嘉靖三十七年，冊使郭汝霖有「息思亭說」云：「琉球天使館，自門而入，正堂三間。自正堂引至書房三間，余處於東、李君際春處於西。房之後再三間，官舍輦處之。兩旁翼以廊房各六間，門書、輿阜寓焉。暑月蘊隆，琉之人爲予卜後垣空地砌土、瓦茅、豎柱而亭之，予因匾曰「息思」；以咏以歌，庶忘其身之在異鄉已」。

灑露堂：在舊天使館內。萬曆四年，冊使蕭宗業有「灑露堂說」云：「使館故有廡，弗稱。唐人云「海東萬里灑扶桑」，意在懷遠也。余以「灑露」名之」。副使謝杰記云：「灑露堂者，天使館之堂也。諫議蕭使公所以名斯堂也」。

東苑：在崎山上。前使臣汪楫書廬，有記。門西向；入門，茵草遍地。板亭，南面二間；更進而南，三間。天啓五年，詔使指揮同知蕭崇基書「潮音應世」額；今失。亭東，土阜一邱，形如覆盂；「汪錄」云是穹壇。南下西轉，山巖上鐫梵字一，狀如「霧」字。石獅一，蹲巖旁。下有小方池，激泉從石龍唇吐出，養金魚其中。前植竹萬竿；後古松數十株，皆盤根石上，極蟠屈有致。東行爲望仙閣，前使臣林麟煇題匾；跋云：「昔荀中郎在京，日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已使人有凌雲意。中山雄踞島嶼，三

十六峰羅列環抱，亦海外之京口也；山旣擅一方之勝、閣復據登臨之美，續曰「望仙」。蓋以供賢王休暇登眺遊，延鄒召枚耳；豈真有黃金白銀闕可見、諸仙人長生之藥皆在耶！彼褰裳濡足之主冀倖一遇，終非仙才，良可歎也！」閣後小板閣，爲能仁堂，南面。出堂東過，可望佐敷；少西，見林木鬱然，即辨嶽也。相傳苑內有八景：東海朝曦（舊爲「久高朝旭」；中山之東屬島姑達佳，譯爲久高，故云）、西嶼流霞、南郊麥浪、北峰積翠（舊爲「識名積翠」，以識名村在首里之北也）、石洞獅蹲、雲亭龍涎、松徑濤聲、仁堂月色（林麟煇「望仙閣」詩：「崎山少住秋事殘，衙齋寂寂長閉關；有時命駕輒徑出，山南、山北恒躋攀。客言望仙樓閣勝，登之可以開心顏。來穿蘿逕尋絕頂，插籬修竹紛檀欒。憑高陡覺海雲盪，豈惟聊散腰脚頑！虬松屈鐵蹙鱗甲，石螭吐水聽淙潺；問誰所築極幽雅，島王休暇修遊觀。茅茨約椽存樸素，不丹不牖殊塵寰。吾皇聖德同禹儉，遂使此意風百蠻。雙眸下瞰九萬里，歸墟積水何漫漫！伊藍、古米、尻首接，蒼茫七島相彎環。是時新秋木葉脫，破山巨浪排風寒；方壺員嶠不可辨，但覺隱見青雲端。月明廣宴長樂夜，定有笙鶴來瑤壇。惜哉秦、漢覓仙輩，未到此地成虛還！神之百本產崖谷，玉牀箭簇光斑斕；安得服之鍊金骨，一任日月雙跳丸。興酣發狂浮大白，番吏羅勸冠黃冠；涼風蓬勃拂衫袖，連鑣欲下仍盤桓。歸來閉目想清景，頓令重遊心飛翻」。徐葆光詩：「一曲崎山路，峰迴啓苑扉；繚垣藤絡石，蓋地毯爲衣。巖瀑當門落



，林禽背客飛。置身瀛海上，寥廓坐忘機』。『極目浩無界，超然人景空。雲開識名翠，日上久高紅。宮闕仙山近，樓臺蜃氣通；望來高閣上，坐御列仙風』。『昔構原從簡，今來未改觀。依山微鑿磴，倚樹借爲欄。景色圍空翠，烟雲洗碧丹。亭中祖訓在，澹泊素能安』。『疊疊南山秀，都歸東苑偏。海濤晴帶雨，嶽色午浮烟。儉德存遺構，清遊繼昔賢。壁紗籠句處，猶寶鳳池篇』。

茶亭：亦在東苑內。「汪錄」云：『國王游觀之所。屋三楹，壁有箋曰「粗茶淡飯飽即休」，王命都通事蔡某所書』。今亦失去。其臣眞常有記（見「藝文」）。

同樂苑：在姑場川。亦有八景：延賢橋、恤農壇、洗筆塘、望春臺、觀海亭、翠陰洞、摘茶巖、種藥堤。

觀旭峰（一名望日亭）：張學禮「圖錄」：『近圓覺寺後』。

神木：在圓覺寺內。一名古松嶺（胡靖「圓覺寺古松」詩：『知是天工巧自裁，遙瞻海色迴蓬萊；孤根勁挺亭三尺，古榦橫斜蓋二臺。夜靜龍鱗明月照，天空鶴影倚雲來。青葱已濕千年露，曾見三花幾度開』！徐葆光「神木」詩：『圓覺古松號神木，廣庭深護朱欄曲；三尺蟠根二百年，虬枝拳翠攢苔綠。佛座長明無盡燈，珠幡上頌無疆福。右廡重簷廟南向，國王家祠神龕肅。始祖尙圓、宗尙貞、高、曾四代分昭穆；至今廟食儼如新，山龍藻火施章服。崇元寺裏受恩綸，歸向靈前申號祝。廟中僧祿比貴臣，歲歲

王田八十斛。中山之始本三分，山北、山南鼎連足；自昔巴志好弄兵，左右齒邦盡強肉。豈知未及五、六傳，天道好還反乎覆。尙圓修德起伊平，歸仁一線如遙續；綿綿禋祀比松年，號曰「中山」實「山北」。國祚長休木不凋，濯濯靈柯似初沐」。

金宮：在宜野灣謝名村。察度王母，天女也；行其地，見石物皆金銀。父勝連按司遣大夫取之，曰：『此地靈所孕也』。作樓閣金宮。

戲馬臺：在今歸仁親泊村。

翠巖：在首里金城村。

白金巖：在兼城絲滿村。巨石圍立，前通一門；中可坐數百人，榕樹蔽之。徐葆光游山南，與大夫蔡溫等聯句於此（徐葆光「絲滿村白金巖」詩：『邊土行將盡，搖鞭絲滿村；溪深查渡馬，廬合樹爲門。村女窺崖隙，山農列酒罇。白金聯句就，書破翠巖痕』）。

龍洞：在奧山。萬松蒼茂，每清風徐來，輒與潮聲答響；爲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龍洞松濤」詩：『中山松最奇，臨水更增勝；虛濤應暮潮，颯然滿秋聽』）。

金峰洞：在金武村山下。

巖石：在那霸港口。土名馬加（徐葆光詩：『巨石亘港口，天設海門壯；鰲戴儼若浮，虎蹲屹相向。靜鎮齧隄沙，怒擘迎風浪；狂瀾卻倒迴，安流使徐漲。馮夷送潮來，

低頭聽收放。中山形勢雄，碧海流虬樣；右翼葉壁張，左臂馬齒傍；外島三十六，遙遙若連障。腹地抱重岡，那霸實其吭；鐵板沙四周，雙臺勢相仗。得此砥中流，長隄更新創。宛如如遊龍，到海回頭望；當關似一夫，外禦抵千嶂。所以此邦人，雍容自無抗；封貢共升平，萬古皇風暢』。

受劍石：在今歸仁故城內。山北王素尊一石爲神；戰敗，以石不佑，砍分爲四。今石痕猶在。

山南王故城：在高嶺村，今山南王子孫那姓居之（徐葆光「高嶺城」詩：『高嶺餘空壘，瓦松生綠牆；披圖尋往蹟，策馬踏荒岡。文砌支豨楯，宮溝瀉雁梁。中原人一到，徒倚立斜陽』）。

山南王弟故城：在豐見城山（徐葆光詩：『豐見山頭虎豹蹲，霸圖銷歇氣猶存；頽垣宮闕無全瓦，荒草牛羊似破村。蜂割一房曾並立，蝸空半角是誰吞？故城高嶺遙相望，鏡裏西風暮色昏』）。

山北王故城：在今歸仁村。

佐敷殿：在首里新橋村。尙益王爲世子，采地封佐敷，故名。後以居舊宮人。

尙圓王舊宅：在浦添內間村。王始爲內間里主；後避位，居於此。

麻氏隱居：在陶廠西（徐葆光詩：『尋幽小步廠西村，一曲池塘未掩門；種樹陰成

雲滿徑，灌園人老竹生孫。隔墻翠袖翻蕉影，繞砌文螺疊石根。半醉歸來絃管鬧，泉崎橋外落潮痕」。

毛家園：在金城村王府西南，國丈毛氏居此。園內有凌霄亭，甚宏麗。

澹園：爲法司蔡溫別墅，在首里王府北（徐葆光詩：『澹園一曲倚王城，賜第依然舉室清；松嶺乍通粗關徑，草亭未蓋已題名。烹茶共品家泉味，剪韭同嘗采地羹。海外荒經與誰續，赤平村裏有端明』）。

碧於亭：在太平島筑山上。

### 瑩兆（附）

山北王墓：在今歸仁運天村。土人呼「百按司墓」。

尙圓王祖瑩：在葉壁山。中有一山，宛轉如游龍。

中山王祖瑩：在玉城西南。「張錄」云：『瑩中無塚，石碑鐫「中山王祖瑩」。前五峰相對，左右有沙水相映，前山開曠』。



# 琉球國志略卷九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爵秩

自古屬國封號，祇及其王；而其臣之品秩，不與聞焉。琉球越在重洋，聖天子授之王印以示尊寵，亦政不欲遙制之爾。前使臣徐葆光「傳信錄」有「官制」一篇，云從其臣紫金大夫蔡溫得其大概，紫金大夫程順則又以所輯「官制」進。臣觀其體制，亦頗典重；乃徐察其實，十不符二、三。始知蔡、程二書，係奉其王令新定品秩，尙未舉行；嗣以三法司恥居正二品班，寢之。閱十餘年更定，大改前規。臣叩之日所晉接諸人，率多不諳故典，無一能言之換子。最後於餞別之次，前所稱蔡、溫者尙在，通謁求見；臣亟問其略，奈已龍鍾昏眊，語焉不詳。今亦惟就所見聞，少爲臚列。大抵官雖有品，不必品有其人；官雖分職，不必職專其事；而君臣之通義無逃天地之間，要亦較然可覩也。志爵秩。

國王：世子嗣位，稱權國事，奉表請封；及見册使，皆稱中山王世子。明夏子陽「錄」：『洪武初，賜駝紐鍍金銀印，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以其時山南、山北並受封，故別之。秩正二品，降皇子、親王一等；皮弁，犀帶。國中攝政，亦許其弁上加覆綴，前後各七旒；腰玉，常服，側翅烏紗帽。國朝不設品，印文只稱「琉球國王」，敕文仍

加「中山」二字；冠、服悉從其便。

臣按徐葆光「錄」有元侯、郡侯、邑侯、郡伯、邑伯等爵；今皆未見。

王子：總理一郡或二郡。赤地、五色、金花帕，龍花錦帶。其長子世領一郡，稱某間切按司。

按司：赤地、五色、花帕，大花錦帶。

——王子、按司不係品，有才德者授國相職。

臣按國中按司有三等：一爲王子及貴臣遙領之按司；一爲王所領之郡，不設按司；一爲各土著世業之按司，或授以朝列、或選充王婿，皆令常居首里。「徐錄」云：「舊制，每府一按司治之，權重兵爭。尙眞王改令聚居首里，遙領其地。歲遣察侍紀官一員知其府事，歲終上其成於按司」。

國相：二員。左相紫地、五色花冠，錦花帶；右相青地、五色花冠，錦花帶；俱正一品。

法司官：三員，從一品。一司除授刑法，一司錢穀出入，一司禮儀圖籍。然事雖分掌，每事必三人集議；議定上之國相，王受成而已。「徐錄」分天、地、人三曹；今亦無此稱。遇請封及謝恩、慶賀大典，則遣一員充正使，紫金大夫一員副之；例以首里尙、向兩家、毛、翁、馬、夏七姓爲之。故法司多王叔、王舅，由紫巾官入國史院加法司

銜及耳目官有功者升授。久米、那霸、泊三府人不得爲；偶有爲者，則入居首里，子孫遂爲首里人。紫綾冠，錦帶；有功，紫地、織花冠，錦帶。

紫巾官、紫金大夫加法司銜：俱正二品，紫綾帕，黃地、龍蟠帶。

——以上皆金簪。

紫巾官、紫金大夫：俱從二品。紫綾帕，黃地、龍蟠帶，金花銀柱簪。

耳目官：四員，正三品。一司寶（土名御鎖側），一典寶（一作司賞，土名御雙紙庫理），一司刑（土名平等側），一司禮（一作管泊，土名泊地頭）：皆稱謁者（土名申口衆）。黃綾帕，黃地、龍蟠帶。

——以上皆銀簪。遇貢期，則遣一員充正使，正議大夫副之。

正議大夫加耳目官銜（土名申口座）：從三品。冠、帶同。

吟味官（「徐錄」作贊議）、正議大夫：俱正四品。黃綾帕，赤地、龍蟠帶。

那霸官、察侍紀官、中議大夫、長史（中議大夫、都通事皆爲之）、都通事：俱從四品。冠、帶同。

正殿退闈理官：正五品。黃綾帕，雜色、花帶。

副通事加退闈理官銜：從五品。冠、帶同。

正殿勢頭官：正六品。黃絹帕，雜色、花帶。



加勢頭官：從六品。冠、帶同。

里之子親雲上、副通事：正七品。

筑登之親雲上：從七品。俱冠、帶同六品。

正殿里之子（土名察度奴示）：正八品。紅絹帕，雜色、花帶。

里之子座：從八品。冠、帶同。

正殿筑登之：正九品。

筑登之座：從九品。俱冠、帶同八品。

臣按自里之子親雲上至筑登之座及國中或呼副通事、通事、筆者、若筆者、秀才、若季才，臣所謂「品不必有其人、職不必專其事」者，此類是也。

久米府官：紫金大夫四員，總理唐榮司一員；即於四員中以一員統轄一村事爲最尊，主朝貢、禮儀、文移。

正議大夫、中議大夫、長史、都通事、加退闕理銜副通事、副通事、通事：皆久米人秀才習漢文者任其職。

臣按三十六姓，皆洪、永兩朝所賜；至萬曆中，存者止蔡、鄭、梁、金、林五姓，續賜者阮、毛兩姓。每姓子孫，亦不甚繁衍。餘寄籍起家，貴顯者有之。自大夫、長史以下，由秀才升授。今取士之法，惟憑總理司及諸長史學中教習，僉詞薦舉，即許出身。「徐錄」謂「秀才，每年

於十二月試之，出「四書」題，令作詩一首（或八句、或四句），能者籍名升爲副通事。由此，漸升至紫金大夫」。臣細訪之，從無此例。

琉球三省，中山十四府、山南十二府、山北九府。每府除酋長外，遣察侍紀一員、掌筆帖一員治之。每逢册封之期，領郡按司率察侍紀親理府事。屬島如八重山、麻姑山、姑彌島、度姑島、烏父島、奇界島，每島除頭目酋長外，遣監撫使一員、掌筆帖二員治之。餘三十島，則監撫使一員、掌筆帖一員。三省及各島頭目總名保長，有地頭（土音「之渡弟」）——俗呼首里大屋子（土音「奴夫即姑」），最尊；次大掟（土音「無暇之」），又次南掟（土音「符恒之」），又次西掟（土音「日升之」），又次掟（土音「沒勿之」），又次手文士（土音「提姑姑」），遞相統轄。惟地頭銀簪，餘俱銅簪；帽用青綠布不一。

臣士之家，有上、中、下三等：上等自里之子始入流品，中等自筑登之始入品；下等略同未入品者，許紅絹帕。若農、工、商中有勤勞者，令戴青絹、紅絹、黃絹等帽以旌異之。

俸米有三等：有俸米，不論品職尊卑，各有應得之米；王府按時給領，官罷則已。有采地，官尊者或一郡、或兩郡，或一邑、或數邑，或計畝；子孫以次遞減，至曾孫則不減，永爲世祿。有功米（俗呼切米，「功」字之訛也），官尊而有功者，量功者俸米

、采地之外加切米；或數百石、或數十石，無定制：臨時視功爲額。其切米亦有三等：有終其身者，雖罷官亦給；有定限數年或數世者，限滿則止；有永爲世業者。

僧亦有秩，自房頭歷升法印至座師，而上人爲最尊。

# 琉球國志略卷十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賦役（錢法附）

東瀛之島，如暹羅、蘇門、滿喇加、高句麗、爪哇、日本、交趾、占城等國凡十數，而琉球最貧。明初，始受封入貢；亦因以貿遷有無，以供國用。本朝列聖軫恤窮蕃，度越前代，屢免方貢馬匹；且加意懷柔，弛海舶市貨之禁；國中物力，藉是稍紓。故能仰體皇上深仁，子惠黎庶，輕徭薄稅以治其邦。但地小土瘠、山多人少，其度支贏縮、輸納條款，求之聞見，未悉其詳。臣謹錄其有據者，以存屬國總括、蠻民趨事之梗概云。志賦役。

夏子陽「錄」：『中山田賦，稍寓古人遺法；上下各食其土，無他誅求。惟遇世及請封，則從其始日即派取穀米、苧布於各屬島，預爲積貯數年，以供宴犒；事畢，乃止』。

臣按其田，有公、私之別。公田有二：一爲王府公田，每畝收穀，歲有定額。農民代耕，碾米入倉。王家儲供及各官俸祿、功米支給，悉資於是。一爲各官采地公田，分給各官，與農民均分。凡田土應派公費、雜項，則出於官所應分數內。二項田，皆不得售買。私田則係民間應募墾

關及自行開墾者，除每畝量納官米外，聽爲世業，仍許售買；然價值甚昂，畝約二、三百金。服役之法，各地頭每歲比戶派定人數；有事，按名服役。每人役二日，大事則盡役之。官府無役隸、輿阜，係其采地之人來服役，視官秩爲多寡，皆月更。其雞、豕、薪樵之數，以米石多少爲準，以時供送。

錢法：國中常用「寬永」錢。每遇冊封，則另鑄小錢，開局兌換；非鉛、非鐵，大不及鵝眼，無輪廓、文字，虛其中以受貫。一百可長寸許，或三十爲一貫，或五十、或一百以至一千，皆自成貫，以草繩穿定；繩頭緊札，以紙封固，用黑硃小印鈐記之。或貫繩散斷、印文擦損，則不堪用。事畢，則按數繳還，兌回銀錢。然亦有私鑄，中國人不能辨時，有受其欺者；誤攜以入市，市人不受也。五十五貫，當球銀一兩。

「徐錄」稱：『洪武、永樂，皆賜錢；天順二年，請照永樂、宣德間例，以銅錢給賜；禮部議寢之』。

本朝無賜錢例，故國中少中國錢。

# 琉球國志略卷十一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典禮

臣聞天地之氣，吹萬不同；而喁喁于予，罔不與天地相應。是故風之所及，遠矣。琉球荷國家招懷柔撫百有餘年，其恪共職貢，頗爲志敬而節具，自不可與一切羈縻者同論。先後使臣，每樂於此觀禮焉。故事：封舟到港，世子以攝行國事守次不出，祇遣陪臣迎迓，於義未協。今茲之役，世子親率諸陪臣預詣海隄竚候，臣等恭捧詔敕登岸時，跪迎道左；復趨至迎恩亭，恭請聖安；雖雖肅肅，似服習有素者。嗣是臣等遞舉諭祭、冊封諸大典，悉復寅畏有加，禮儀卒度。至與臣等酬接，一一謹率舊章。雖事涉瑣細，無足紀錄；然臣竊念該國王以臣等忝膺簡命，備致情文，敬使臣正所以尊天朝也。因併節錄其概，附見正禮之末。抑臣又聞風聲之樹，自近而遠；聲教之訖，遠如其近。「詩」云：「皇皇者華，志美盛也」。蓋萬國之觀瞻，視此矣。故以該國請封、朝廷遣使之典先焉。志典禮。

先一歲，該國世子取具通國臣民結狀，遣其國貴臣耳目官等齎表請封；福建撫臣以聞。禮部上其議，特命選正、副使二員，廷見遣之。前明夏子陽「錄」：「賜一品服，給事中以麒麟、行人以白澤，俱大紅織金羅爲表、絹爲裏；綠羅搭護、青羅褶子，裏亦

用絹；帶以玉，則自備」。本朝仍之，帽用束珠頂，賜服俱麒麟；則自前封使臣海寶、徐葆光始，以同官翰林故也（葆光「紀恩」詩云：『前事兵垣主出疆，行人白澤、副麟章（自注：『前例，琉球封，以兵科爲正使，賜麒麟服；行人副之，賜白澤』）；茲行並選瀛洲侶，極品均頒御府藏（此役二人皆用翰林，皆賜正一品麟服）。節重假威臨絕域，官卑加秩敵蕃王。儒臣捧冊邀榮遠，壓帽瑣珠照海光』）。臣茲之役，忝備介員，實從其例，殊異數後先輝映云。

### 迎詔禮

封舟七月初八日午刻至那霸港，潮水正滿；迎舟十數皆其國陪臣之貴近者，奉世子命來接。又獨木舟數百槳，水中島民無數，悉施長綆引舟；至卻金亭下，搭浮橋直接亭階。陪臣班列，儀仗鼓吹皆集亭左右迎請龍亭。登岸，衆官前導，王世子吉服跪迎道左。復至迎恩亭中香案前，行三跪、九叩頭禮，恭請「皇上聖躬萬安」，臣等謹對「聖躬萬安」。禮畢，復導迎至館，奉安詔敕、節、印。王世子旋至館候問，臣等對拜。待茶畢，送歸府。

### 諭祭禮

七月二十七日，行諭祭禮。臣等參酌前使臣汪楫、徐葆光二「錄」，更定諭祭儀注。先一日，長史等官灑掃廟中堂，以便迎請龍亭。設香案於廟中，司香二人；設開讀臺於滴水西首，設開讀位，東南向。設先王神主位於露臺東首，西向；設世子俯伏位於先王神主位之下，北向；設世子拜位於露臺中，北向。衆官拜位設在世子後，左右列。設奏樂位於衆官拜位之下，亦北向。

諭祭日黎明，法司官率衆官，金鼓、儀仗齊集天使館。啓門參見畢；請龍亭進公館中堂。捧軸官捧諭祭文奉安龍亭內（彩亭二，載祭絹、祭銀），奏樂。引禮通官唱「排班」，各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前導至安里橋。世子素衣角帶，率衆官跪於橋頭道左；龍亭暫駐，世子、衆官平身，天使趨前分立龍亭左右。引禮通官唱「排班」，世子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世子前導至廟門外，由東角門進，立於先王神主側。龍亭由中門進至廟內中堂，天使隨入，左右立。宣讀官、展軸官由西角門入，至開讀臺下，東向立。司香者舉案置龍亭前，添香。世子上露臺，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後，立於先王神位下。捧軸官由廟東邊門進，天使授諭祭文於捧軸官，捧軸官由中門出，上開讀臺；宣讀官、展軸官次之。捧軸官立案右、展軸官立案左，對展。宣讀官就開讀位，世子率衆官俯伏於先王神位下，西北向。引禮通官唱「主祭官就位」，天使詣先王位前上香、獻爵，不行禮。引禮官唱「開讀」。讀畢，引禮官唱「焚帛」；世子平身，至焚帛



所，捧軸官捧贍黃加帛焚之。焚畢，捧軸官捧諭祭文由正中門入，奉安龍亭內。世子率衆官回露臺，再行三跪、九叩頭謝恩。禮畢，天使詣先王神位前，行一跪、三叩頭禮，世子率衆官俯伏於先王位側。禮畢，退班。世子捧先王神主由廟東邊門進廟內，安於東偏神座。世子謝天使，行一跪、三叩頭禮；天使答拜。世子出，更衣。天使易服，世子楫至前堂，天使居東、世子居西，皆四拜。拜畢，安坐：正使東首、副使西首，俱面南坐；世子西首，面東北坐。不設樂，茶、酒皆親獻，天使辭；紫金大夫代獻。天使酬獻，世子亦辭；引禮通官代獻。席終，天使輿至滴水前，世子下階揖別，衆官出門跪送。是日，世子遣官詣館謝，天使次日遣官入王城答謝。

### 冊封禮

八月二十一日，行冊封禮。臣等參酌前使臣汪楫、徐葆光二「錄」，更定冊封儀注。

先一日，所司張幄結綵於天使館，備龍亭三座、綵亭二座，國中經過處所皆結綵。造板閣一楹爲闕庭，設於王殿庭中；中置殿陛，左右層階。設御案五於闕庭中；中案奉節，左案奉詔敕，右案置印，邊左置賜王幣，邊右置賜王妃幣。設香案於闕庭前，設司香二人於香案左右。設世子受賜予位於香案之前。設宣讀臺於殿前滴水之左。設世子拜

位於露臺正中；設衆官拜位於世子後，左右層列。世子左右立引禮官二員，衆官左右立贊禮官二員。陳儀仗於王殿左右，設奏樂位於衆官拜位之下。

冊封日黎明，法司官、衆官皆吉服候於館外，金鼓、儀仗畢備。天使啓關，參見畢，迎請龍亭入公館中堂。正使捧節、副使捧詔敕，捧印官隨行，各安奉龍亭中；捧幣官捧緞匱置於左右彩亭中，奏樂。排班，衆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前導世子率衆官伏迎於守禮坊外；龍亭暫駐，世子、衆官平身，天使趨前分立龍亭左右。引禮官唱「排班」，世子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接詔。禮畢，世子前導入國門，立殿下。龍亭進至奉神門，執事者脫節衣，奉節授正使，奉詔敕授副使、奉印授捧印官、捧幣官分捧緞幣隨行，至闕庭正中，各安奉御案上。天使分立左右，捧詔官、捧敕官立殿陛下，宣讀官立開讀臺下；司香者舉香案於御案前添香，奏樂。引禮官引世子由東階升，衆官各就拜位。世子詣香案前，樂止。引禮官唱「跪」，世子、衆官皆跪。引禮官唱「上香」，案右司香者捧香跪進於世子之左；世子三上香訖，平身，奏樂。引禮官引世子出露臺，就拜位，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拜詔。禮畢，平身，樂止。副使詣前，正中立；捧詔官、捧敕官由東階升，奏樂。副使取詔授捧詔官、取敕授捧敕官，高舉下殿陛，同宣讀官上宣讀臺，奉詔敕並置案上。引禮官唱「跪」，世子、衆官皆跪。引禮官唱「開讀」，樂止。捧詔敕官以次對展，宣讀官讀畢。引禮官唱「平身」，世子、衆官皆平身，奏樂。捧詔敕

官各捧詔敕升殿陛，副使仍安奉御案上；捧詔敕官下東階。國王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謝封。禮畢，平身，樂止。天使宣制曰：『皇帝敕使賜爾國王及妃緞幣』。引禮官引國王由東階升，法司官隨行；至受賜予位，跪。奏樂，正使取國王緞匹、副使取王妃緞匹，一一傳授國王。國王高舉，法司官跪接；傳置案上畢，平身。引禮官引國王復位，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謝賜。禮畢，平身，樂止。天使宣制曰：『「清」字篆文告成，另鑄新印。皇帝敕使賜爾國王領受』。引禮官引國王由東階升，法司官隨行；至受賜予位，跪。奏樂，天使取印親授，國王高舉，法司官跪接，仍傳置案上畢，平身。引禮官引國王復位，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謝賜印。禮畢，平身，樂止。引禮官引國王由東階升，至香案前跪，請留詔敕爲傳國之寶。法司官捧前代詔敕，一一呈驗；天使驗明，允所請。副使捧詔敕親授國王，國王平身，仍安奉御案上。法司官捧舊印授國王，國王跪授天使，仍併置御案上，奏樂。引禮官引國王復位，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謝恩。禮畢，平身。正使取節，執事者加節衣，仍置御案上。詔敕、印、幣，法司官等捧入內殿。節案、舊印案，仍設闕庭中，各派官員敬謹守護。國王請天使拜御書，引上殿閣，天使瞻拜。禮畢，國王請天使更衣，同往北宮；奏樂，並四拜。禮畢，安坐；獻茶，一如前儀。席終，國王前導，仍至御案前；正使奉節、副使奉印，各安奉龍亭內。天使隨出奉神門，與國王揖別，各乘輿；國王先行率衆官出俟歡會門外，龍亭回過，國王以下跪送。

天使至，出輿，國王揖別，衆官皆跪送。

是日，國王遣官詣館謝，天使次日遣官入王城答謝。

### 謝册使禮

國王既受册封大典，擇八月二十四日率百官於王府庭中行北面謝恩之禮。二十六日，詣天使館拜謝。是日，鼓吹、儀仗，照例全備。國王先至更衣處，差長史一員來稟；國王轎至頭門，巡捕官跪請轎進。至儀門，王欲下轎，巡捕官跪請如前。國王至滴水前，下轎，天使進前迎接，一揖，拱上大堂交拜，一跪、三叩首。體畢，天使請國王更衣，揖讓登席，一如前儀。席終，國王辭回，一揖；天使送至滴水，同一揖。國王上轎，一揖，天使亦一揖。國王轎至儀門，巡捕官跪送。

### 國王冠服、儀仗、路供（附）

國王戴皮弁（常服，黑紗帽，旁斜展兩翅。「汪錄」云：「王欲著皮弁，以朝祭之服謁天使，意實恭謹；而通事以爲倨，令易前服。今從其舊」、服蟒衣，玉帶，垂裳結佩（謝杰「補遺」：「王受封後，服玉帶以出。詰之曰：「帶賜犀，而腰玉何也」？長史稟曰：「相沿已久。國相、大夫束花金，長史束光金；王若腰犀，恐國人驟見，駭以王之服飾反出國相、大夫下。願稍存國體，以釋衆惑」。乃仍之」。乘十六人肩輿，鼓吹八人、鳴金四人、方棍二人、紅隔路二人

、旄十二人、鐵叉二人、曲鎗二人、狼牙鈎二人、長鈎四人、鉞斧四人、長桿鎗三十二人、月牙又四人、雞毛帚十二人、馬尾帚二人、大刀二人、黃繖二人、花繖二人、看馬四人、提爐二人、黃緞團扇二人、綠珠團扇二人、印箱二人、衣箱二人、紅桿鎗四人、長腰刀四人、黑腰刀二人、長砍刀四人（蕭崇業「錄」：「有武士戴銅假面、衣漆甲、帶刀者數十人」。今無）、大堂扇一人、金爐二人（以下俱近侍小童執，名「察度奴示」）、金葫蘆二人、綠珠兜扇二人、小鵝毛扇四人、蠅拂二人、金漆匣二人。自法司以下皆從行，紫帕者近二十人、黃帕百餘人。是日，國王經行之處，久米人於泉崎橋隄上道旁列盆花數十種，朱欄繞之；中刻木麒麟形，題云：「非龍、非彪、非熊、非羆，王者之瑞獸」。那霸人於下天妃宮前植大松數株，疊假山數堆，作白鶴二、子母鹿三四，池上結一大葡萄棚，池中浮水刻鯉魚數個；竹欄環之。旁豎木坊，匾曰「借樂坊」；柱懸一長版，題曰「鹿濯濯，鳥鶩鶩，物魚躍」。王歸，則撤之。他日王出，復設如故。

### 宴禮

張學禮「錄」：『舊例，使臣有七宴：迎風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登舟宴』。徐葆光「錄」：『諭祭，第一宴；冊封，第二宴；中秋，第三宴；重陽，第四宴；餞別，第五宴；拜辭，第六宴；望舟，第七宴』。今與徐同。

諭祭宴：似不宜宴，然與飲酢之意略近。是日，不奏樂、不簪花，天使、世子肅容，堂上各一席。隨弁左廡，國相陪之；從客右廡，紫金大夫陪之；俱各一席，皆高座。

兩廂及堂左、右，全半廡給、口月糧等分坐，以長史或正議大夫、中議大夫陪之。通事時在天使左右傳譯，不預席。

冊封宴：天使於王殿右廂正中設席，隨升左間；皆面南。從客於王殿左廂設席，面北。全半廡給、口月糧等，設於奉神門左右房及廣福門內。是日，奏樂、簪花。

中秋宴：王府庭中，於右廂滴水前造戲臺一所，帷幕四週。天使及隨封員役皆坐位如前，惟從客坐位移王殿右序向西，以便觀演夷劇（樂工十餘人，俱著紅帕。伶童數十人皆戚臣子弟俊秀者習之；衣彩衣，著紅綾襪。先演舞隊，作一老人登場，唱起神歌；歌罷，退。小童齊唱「太平歌」，樂工引聲和之：皆侏儻不可解。譯者稱黃髮老人百拜稽首，恭頌皇上恩德如天、國王帶礪百世，中外昇平，共蒙福祉；今當中秋佳節，天使遙臨，正神人共喜之日也。次笠舞，次花索舞，次花籃舞，次竹拍舞，次武舞，次獅毬舞，次桿舞。後演雜劇，悉其國中故事。凡舞劇，皆以提琴、三絃、短笛、小鑼鼓和之。小童只演科白，唱則樂工。昏時撤帷幕，庭中設烟火數架。又有數人騎紙馬，頭尾烟爆齊發，奔走戲樂。宴畢出城，火炬夾道，送歸使館。所有歌曲關白，大略與前錄相同；然皆淫哇鄙陋，不足備鞮鞞氏之採。「張錄」有走馬、弄刀、刺鎗、擊劍、陶毬、走索諸戲；今悉無之）。

重陽宴：是日，先設坐於龍潭之北，觀競渡。龍舟三：朱一、白一、黑一；衣飾、

樂幟，各如其色。久米、那霸、泊村人，各辦一舟。舟中執楫，則皆首里貴戚子弟唱習者（「汪錄」云：『國中競渡以重陽，猶中朝端午也』。實亦端午各戲於本村；至宴天使，則因現在龍舟姑演之，以共遊燕）。金鼓震蕩，歌聲應節（「汪錄」有歌詞云：『三龍舟，池中游。彩童歌唱報重恩，鳳凰臺上鳳凰遊。天朝仁，如海深；球國歌唱報重恩，「忠敬」兩字萬世心。一朝表奏九重天，雙鳳銜書渡碧淵；風送玉音知帝德，雲捲旌旗五色懸。炎海藐然隔遠洲，南屏北座枕中流；福星臨照雙呈彩，草木含暉露下稠。氣吞雲夢壓飛塵，恭承聖澤寵賚新；自慚海岳恩難報，「忠誠」兩字長書紳。天池挺出雙瑞蓮，炎帝贈君荷蓋錢；金尊未盡莫辭醉，又看秋鴻蹴水仙。太乙星移下泰階，長安日麗擁三台；歸帆自有風神佑，萬里長途一瞬哉。錦舸言旋入帝京，車書萬里慶昇平；大清日月當天照，常有餘光到海城』。今所歌略同）。龍舟戲畢，仍開宴於王府。座次演戲，與中秋宴同；不設烟火。

餞別宴：座次、演戲如前。

拜辭宴：如前儀。宴畢，國王揖送；先至世子第中，更設小座，手奉三爵爲別。望舟宴：國王至天使館設宴，禮如前儀。面致金扇一握爲別。

臣等宴禮既畢，涓吉登舟候風。中山王臣尙穆親率陪臣以下詣迎恩亭恭送節、印，跪請聖安，俱如前禮。王遣法司王舅、紫金大夫等齎表謝恩，並貢物自附常年貢船一號，隨封舟同發。

## 中山王謝恩表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誠權誠忭、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帝澤旁流，九邊盡播史臣之冊；皇仁廣被，四海悉歸王會之圖。恩沛九重之膏，湛露時降；瑞兆五雲之彩，醴泉常生。歡溢臣民，慶騰宇宙。欽惟皇帝陛下，慮周萬物，治冠百王。乃聖乃神，煥規模於典禮；允文允武，隆體統於海陬。臣穆嗣守藩封，代供貢職。拜荷鳳詔褒封之典，社稷生輝；仰沐龍墀錫予之章，蝸居增色。對天使而九叩，望象闕以三呼；拜命增虔，撫躬益勵。謹遣陪臣馬宣哲、鄭秉哲等齎捧表章，恭陳帝座；伏願德合坤乾，恩同川嶽。感覆冒者萬國，莫不尊親；沾雨露者四方，盡皆頂祝。將見文麟獻瑞，調玉燭以無疆；彩鳳來儀，鞏金甌於有永矣；臣穆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權忭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謹上表。

奉硃批：『覽王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 (又)謝恩兼陳封舟情形疏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謹奏：爲恭謝天恩兼陳封舟情形，仰祈睿鑒事。

臣穆彈丸小國，僻處海隅；荷沐皇上鴻慈，允臣嗣封。乾隆二十一年，欽差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翰林院侍講周煌等持節齎捧詔敕、幣帛、欽頒新印，於本年七月初八日按臨臣國。臣穆即率百官臣庶，於迎恩亭恭請皇上聖躬萬安，奉詔敕安於天使館。擇吉於七月二十七日，先蒙



諭祭臣父王臣尙敬；隨於八月二十七日，荷蒙宣讀詔敕，封臣穆爲中山王，欽賜臣並妃蟒緞、綵緞等物。臣穆率領百官拜舞叩頭謝恩外，隨請於天使懇留詔敕爲傳國之寶；蒙天使查驗前封卷軸，依聽許留，付臣一併珍藏。復蒙頒賜「清」篆鍍金銀印一顆，臣穆恭設香案，拜受訖。其順治十一年所領鍍金銀印一顆，臣謹親交天使代送繳銷。竊惟聖朝加意撫柔，有同覆載；臣穆黍膺寵命，曷勝感激！惟是臣夙夜歎仄，不能自安者，六月十七日據姑米地方報稱冊封頭號寶船於十四日因風不順，暫在姑米港口拋下碇索候風，臣隨即連遣官問候天使起居。詎意二十四日夜風暴大作，碇索已斷，封舟觸礁致壞；幸賴皇上之洪福、聖朝之庥恩，天使親奉詔敕登岸，隨封二百餘人皆獲安全。臣得報之下，恐懼靡寧；星夜趨備海船，差法司官馬宣哲等迎接。七月初八日，轉到那霸；得見天使，詢無恙，大喜且驚。但護封二號船被風飄回，十二月十二日已抵臣國，始知洋面遭颶經危之事；臣心惴惴，旣乃安然。爲此特遣陪臣法司王舅馬宣哲、紫金大夫鄭秉哲、使者向廷瑛、都通事毛如苞、通事鄭鴻勳、金宿等齎捧表章、土儀，赴京叩謝天恩。仰冀睿慈俯鑒下悃，臣穆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上奏以聞。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謹奏。

奉硃批：『覽王奏謝，具見悃忱；知道了。其進貢方物，念中國加惠外藩，不欲煩煩貢獻；但航海遠來，又不便令其攜帶回國。著將所進方物，留作下次正貢。該部知道』。

貢物：金鶴二（鶴踏銀巖座全）、盔甲一副（護手、護膝全）、金靶鞘腰刀二、銀靶鞘腰刀二、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腰刀二十、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鎗十、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衰刀十、黑漆灑金馬鞍一（轡、鍍全）、金彩畫圍屏四、扇五百、土棉二百、練蕉布二百、紋蕉布一百、土

苧布一百、白鋼錫五百斤、紅銅五百斤。

(又) 請存舊禮以勞使臣疏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謹奏：爲頒封事竣，懇存舊禮以勞使臣事。

乾隆二十一年，蒙欽差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翰林院侍講周煌等持節恭奉詔敕、幣帛、篆印，於本年七月初八日按臨臣國。二十七日，先蒙諭祭臣父王臣尙敬；續於八月二十一日，荷蒙宣讀詔敕，封臣穆爲中山王，欽賜臣並妃蟒緞、綵緞等物；此誠皇上天高地厚之殊恩，而臣穆永代之榮光也。竊惟天使入國以來，撫綏海邦臣民，無不感仰。惟臣穆所深愧者，臣國邊海無以將敬，故於宴款之際，代物以金；雖自知乎菲薄，實是緣以爲例。乃辱使臣屢辭，往還再三，固卻不受；在使臣冰兢自矢，允矣有恥，不辱爲天朝使節之光矣。但念使臣間關勞瘁，遠涉風濤，實爲臣穆之故；藉物表敬，禮不將儀，心已難安。況重以姑米之險，行李損失，辛苦倍常；尤臣所悚惕靡寧者也。臣於臨行時，復將屢宴前金特差法司、大夫、長史等官專送懇受，使臣仍復送還；清白之操，可謂始終無間。獨是微臣酬德報功，莫展萬一；殊慚舊禮有闕，寸志莫伸。謹將送還屢次宴金二封，共計一百九十二兩，具本附遣陪臣法司王舅馬宣哲、紫金大夫鄭秉哲等齎進；懇乞欽賜使臣收受，臣穆不勝惶恐激切之至！謹上奏以聞。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琉球國中山王臣尙穆謹奏。

奉硃批：「覽王奏，知道了。使臣奉命冊封，自應仰體朕意，不欲滋擾外藩。所送宴金，不必收受；著仍令該國使臣帶回。該部知道。」

## 參謁供應

天使初進館，陪臣進謁天使：法司王舅、紫金大夫、紫巾官爲一班，一跪三叩頭；天使立受，揖答之。耳目官、正議大夫、中議大夫爲一班，一跪三叩頭；天使立受，拱手答之。那霸官、長史、遏闈理官、都通事爲一班，一跪三叩頭；天使坐受，抗手答之。白事，必長跪；命坐，賜茶，法司官等設氈堂內、耳目官等坐廊下、那霸官等坐露臺下。朔、望及每五、十兩日，王俱遣陪臣起居，餽食進謁如儀；天使各即以餽物款酌之，別賚以扇、筆、字畫、香墨等物（「徐錄」云：「起居日餽生豬、羊各一，雞二，蛋、魚、海蛇、海鱉、石鮪、車螯、麵條、麵粉、醬蕈、醋蒜、胡椒、甘蔗、蕉果、□□、燒餅、佳蘇魚各一盤，燒酒一埕，炭一包，燭四枝。朔、望，加吉果、米肌、銀酒、黃酒之餽」。今同）。

天使日有供應：米一斗，麵粉四斤，豬肉五斤，羊肉三斤，雞二隻，蛋十枚，生、乾魚各四斤，蠔二枚，西瓜二圓，蔬菜十一斤，米醬、醬油、醋、鹽、菜油各四盞，豆腐三斤，醬菜半斤，燭四枝，燒酒二瓶，炭十斤，柴四束。

每日國王以瑞泉水供客，綠水甯貯之，加封鎖其上；派紅帕察度奴示輪值押送，兩使各二石。

隨升二員，每日供應米四升，猪肉三斤，羊肉一斤，生魚二斤，乾魚三斤，雞一隻，蛋十枚，菜五斤，豆腐一斤，米醬、醬油、菜油、鹽、醋各一盞，燒酒六盞，燭二枝，炭五斤，柴二束。

全廩給，每日米四升，肉二斤，生魚一斤，乾魚二斤，雞一隻，蛋五枚，蔬菜一斤，豆腐一斤，豆醬、菜油、醋、鹽各一盞，燒酒三盞，小燭二枝，柴二束。

半廩給，每日米三升，肉一斤，乾魚一斤，雞一隻，蔬菜一斤，豆腐一斤，豆醬、菜油、醋、鹽各一盞，燒酒二盞，柴二束。

口糧，每日米三升，肉一斤，乾魚一斤，蔬菜一斤，豆腐半斤，豆醬、菜油、醋、鹽各半盞，燒酒一盞，柴一束。

月糧，每日同。

### 國中諸禮

冬至、元旦，國王皮弁執珪，先拜歲德（隨歲德所向方設位拜之），北向遙賀皇上萬萬歲，三跪九叩頭。禮畢登殿，受國中諸臣賀禮如明制；就班，一揖；跪，三拜，興，一揖；跪，又三拜，興，又一揖（夏子陽「錄」云：「元旦行禮後，各官易常服，王亦衣寬博錦衣、戴五色錦帽，坐閣二層，衆官跪階下，唱「太平曲」。卑者按拍和歌，

尊者捧觴爲壽；王亦等級賜之酒餽』。每月十五日，久米大夫以下朝王，賜茶酒；本國諸臣，則止賜茶。上元，國王受賀如元旦禮。

皇上萬壽聖誕，王率陪臣北向，祝如元旦禮。

國王誕日，受賀如元旦禮。各官升遷，俱於此日計功定爵。

國有大慶，則赦；凡遷徙者皆放還。職官，或遷秩、或增祿米。

聖廟春、秋二祭，遵用二仲上丁；孔子用太牢，啓聖用少牢。爵帛、棗盛、籩豆之類，悉遵「會典」。其祭品，本國所無者，以上品土產代之。前期三日，與祭者皆齋戒；前一日，演禮省牲。丁日，王遣紫金大夫祭啓聖祠，遣法司官祭聖廟；皆行三跪、九叩頭，飲福受胙禮。

辨嶽，國王嗣位及受封皆親祭。每年正、五、九月，國王齋戒，舉行祭山海及護國神禮；或遣官致祭。

蜡祭，每年五、六月收穫後，各地方舉行報賽田神諸禮（「世鑑」云：「古初未知稼穡，阿摩美久初分種粟、菽於久高島、知念、大川、玉城諸處，春稻夏熟。至今所在春、夏四祭：久高以二月、知念等以四月」）。

請雨，每於十月墾種後。先三日齋，各官詣龍王殿及天尊廟拜請，又請龍王神像升龍舟至豐見城，設雨壇拜祭。旱甚，國王親詣崎山雲壇躬禱，或詣雨城躬禱。圓覺寺、

護國寺，皆令衆僧祈禱。

先王廟，春秋二祭，或親祭、或遣官。三日齋，樂用「天孫太平歌」。圓覺、天王、天界三寺內，本宗香火有時祭、有月祭（名蘭盆祭），三日齋。忌辰，有特祭。朔、望，獻茶。



# 琉球國志略卷十二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兵 刑

小國之大勢，弱則久存，強則速敗。琉球之俗，頗諱言兵，而刑章亦甚簡略；豈所稱「畏天保國」者歟！當其先世，三王爭強，尋戈未已；後卒併爲中山。迨尙寧王之世，恃其險阻，傲睨強鄰；倭人入執其王，久乃釋歸；則知鐵板爲門，不足深恃。況區區三首六臂之神，所稱鄰寇來侵能易水爲鹽、化米爲沙者，尤荒忽而略無據乎！今自洪、永建封尙姓，享祚垂四百年；而奉事聖朝，尤爲恭順。其旁近島夷，皆知琉球之於中國，如滇王之見寵於漢，世不敢少萌覬覦；其君臣亦遂得宴然高枕，與內地臣民分樂利之萬一；蓋幾幾乎刑可措而兵不用矣。茲特搜討古今，存其崖略；不賅不備，則具如向所云焉。志兵刑。

「隋書」：「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輦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機，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



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諫，交言相詈，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爲隊帥。大業間，將軍陳稜招之，不服；獲其布甲而還」。

臣按「隋書」所稱諸洞，疑即今之間切；小王，疑即按司；鳥了帥，疑即庇椰之屬。

夏子陽「錄」：『兵器，惟盔甲與刀，頗稱堅利；餘諸矛、戟，皆脆弱，徒具文耳。弓長如屋簷，射則樹於地，以兩手彎之，發矢甚遠』。

徐葆光「錄」：『弓長七尺餘，卓地高齊屋簷。箭，比中國箭較短一握許。射必卓地，執靶時不在正中，乃就下窄處扣弦發矢，皆用決拾如古制。「舊錄」云射二百步外，則未之見』。

臣按國中軍器略具，亦解製火藥。礮位多用銅鑄，要皆備舟艦水戰之用。故弓必卓於船上始發，而矢必扣於下方狹處，實可百餘步。

汪楫「錄」：『國中，不見有兵。冊封日，自王廟至首里，約十數步即對立二人，執長竿如鎗，其末加短鞘；迫視之，中無寸鐵也。近王城，有鎗、刀十數對；即王之儀衛云』。

臣按明初三王爭衡，兵革不息；至中山尙巴志，併山南、山北二王爲一，漸獲安居。尙德王時，奇界島叛；尙眞王時，八重山叛；尙清王時，烏父島叛；皆時發兵攻討。尙眞王因於那霸江

口築左、右礮臺，聚兵守之。那霸見世館（俗呼親見世），屬島頭目、酋長等每年來聚，則於館中犒之；中有可賞、可罰者，則召入見世館正之、決之。其罪重者，屬戚戚來，恐有騷動，則聚兵卒爲防諜亂之患。

演武場，在辻山旁。

臣又按其國兵制略做「寓兵於農」之意，五家爲伍，五伍又各相統。其稱親雲上筑登之者，皆習弓箭，家有刀甲；有事，則皆領平時派定農民；如百夫長、千夫長之屬。「徐錄」云：「除儀衛使、武備司而外，武職太略」；不知皆文官兼之也。

——以上兵制。

謝杰「補遺」：『民患剽掠；無輕重，輒加開腹之刑』。

夏子陽「錄」：『忿爭，持刀刺人者，輒引刀自剖腹而死。否則，下於理，決抵償而無繫獄。法司、紫巾官極稱貴倨，有犯亦抵法；止令坐地，不綁縛。輕則流徙太平山，錮之終身』。

張學禮「錄」：『執法甚嚴，不徇情面。即官長父子、兄弟犯法，輕則徒流，重則處死；不曲庇絲毫也。民有犯罪者，大夫聞之法司；法司察其曲直，令曲者死，亦不敢遲留也。有犯法重者，竟自刎、投繯，不敢妄辨求生。如有夫之婦、有妻之夫犯淫，男女俱死；鰥、曠末滅』。

汪楫「錄」：『國中不設官廨，無聽訟之所。民有犯罪，當死者輒自殺。重者，刳其腹；輕者，徙置馬齒、硫磺諸山。又輕，則令自閉室中，不得出戶；或三年、二年，乃縱之。近亦設榜掠之具，然不甚施用。國有大慶，則赦；凡遠徙者，皆放還』。

臣按其國刑法，有死刑三：一凌遲、一斬首、一鎗刺（用木樁作十字架，綑手足，以鎗刺其心令死，即梟於其處；樁倒乃止）；輕刑五：一流（流有三等：有配定流至某島安置，不准放還；有爲惡不悛，族人共稟法司請加流罪者，則限以年數，配遣所流之島。頭目等申其改過，許遣還；否則，至期復流遠島，仍前法申遣。再不悛，顛轉流於三十六島外之別島矣。有犯罪重者，則縛其手足，以獨木小舟配遣西馬齒、山顛轉遞至外島，然多有漂沒者）、一曝日、一夾、一枷（有輕重二等：輕者數十斤、重者數百斤）、一笞（竊盜最嚴，初犯，笞若干、夾一次、曝日一次；再犯、三犯，以次遞加，亦有時竟立斬者、立配流外島者）。

——以上刑法。

# 琉球國志略卷十三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人物

賢王 忠節 忠義 孝義 列女 文苑 方外

臣聞體泉無源，芝草不根；五行之精，原不擇地而產。矧夫鳥反哺、羊跪乳、蜂蟻知有君臣、雁鴻以況夫婦，故人而自外於爲人之道，即飛走之不若。以此而推，則琉球之有人物，固其所矣。國家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凡在內地之忠孝節義，上自薦紳、下逮鄙屋，莫不闡揚幽隱，給帑建坊以垂奕禩。臣幸得採風海外，輒復據所見聞，從寬節錄，陳之黼座，以爲諸藩有志者勸；而其近天子之光，涵濡於百年之澤者，抑愈知所自勵也夫。志人物。

## 賢王

舜天，日本人皇後裔。父朝公，大里按司。宋淳熙七年（庚子），年十五，屢有奇徵。及長，爲浦添按司，人奉其政，斷獄不違。值天孫氏二十五世政衰，逆臣利勇恃寵

執權，鳩其君而自立；舜天討之，利勇死。諸按司推奉即位，賞功罰罪，民安國樂，始立文字。

英祖，天孫氏裔，惠祖世主孫。生有瑞徵；十二歲，名聞國中。二十，通經傳，國人師事焉。長爲伊祖按司。宋寶祐初，義本德讓，以羣臣僉舉，命攝政；歷七年，義本遜位，隱於北山，遂自立。重農貴粟，庶政修舉。時西北諸島及北夷大島相繼朝貢，國寢以強。

大成，英祖世子。元大德四年，嗣位。能以禮讓接物、以仁義措事，國治民安。英慈，大成第二子。元至大初，嗣位。爲治遵用舊章，疏通知事，深有謀。

察度，父爲浦添間切謝那村奧間大親；業農，質性純厚。天女來格而生察度，始爲浦添按司；有德，國人歸服。元至正中，西威薨，世子幼，母妃亂政；衆廢世子，奉以爲王。即位後，災變日銷，國家豐饒。明洪武初，遣行人楊載頒詔至國，奉貢歸誠。樂天事大，遠夷震懾，南夷宮古島、八重山島相率朝貢。太祖授以鍍金銀印，封爲中山王。復向慕文教，時遣子弟及國秀入監讀書。太祖賜閩人三十六姓，以充朝貢譯使。文明日啓，漸染華風；倭人不敢嚮邇。

尙巴志，思紹子。初，嗣父爲佐鋪按司；賞罰不違，視民如傷，南方諸侯歸之者衆。山南王恃勝而驕，窮欲於人，朝暮遊宴；巴志合諸按司攻落之並攻山北、中山，皆次

第降，山北王自殺；遂滅武寧，而奉思紹爲王。及嗣位，復滅山南王。自元延祐中，國土三分；至是，又合爲一。賜尙姓，自茲始。

尙圓，字思德；金伊平人。或云義本讓位，隱北山，圓即其後。或云葉壁有天孫嶽，圓即天孫氏之裔；父尙稷，爲里主。圓生有異瑞；年二十四，始渡國頭，來仕中山。尙金福時，始給黃帽。尙泰久時，領主內間，內間民皆親愛之。時久旱苗槁，獨其田不雨而潤，民驚傳爲異；圓懼，載妻子隱避一十四年，德日懋。中山王聞其賢，召爲黃帽官，轉御鎖側——即今耳目官也。閭閻侃侃，萬事當理，德著民懷。尙德嗣位，多行不義；圓諫云：『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尙德怒，不聽；再避隱於內間。德卒，世子幼；衆欲立圓，圓曰：『世子在，孰敢奸此位乎！衆弑世子於眞玉城，迎圓；固讓不獲，乃至首里嗣王位。除其虐政，順民所喜；山林隱遯隨材器使，遠近蠻夷皆歸心焉。

尙眞，尙圓世子。天姿明敏，謙己受益；繼述父業，治道大明，政刑咸備，享國年長矣。

尙清，尙眞王子。聰明智果，剛強英毅，能振其祖、父遺緒。國中事，多所興革，至今法守。東北屬國大島恃其險遠，朝貢屢絕；王遣將往征，守度如常。

尙敬，字允中。恤農愛士，尤尊禮老成。國中政務，皆親謀獨斷，歷久弗懈。濱海

鹹鹵，王飭撥庫儲修砌隄岸及那霸等處溝洫，民弗苦旱潦。山原高阪，悉募民墾闢，栽種薯、麥、松、杉，聽爲世業。尊事天朝，職貢彌謹；護恤難商，絡繹相望；屢蒙敕諭獎勵。其奉母太妃，克盡孝道。性習冲淡，不邇聲色，旁無姬媵；宜其民物安阜，膺爵最久云。

## 忠節

馬順德，官國頭按司。尙元王時，二大島弄兵，屢至那霸；王自往撫之，得疾危甚。順德籲天祈代王死，果死；王疾瘳，官其子，令世蔭爲國頭領主。

鄭迴，字利山。祖本閩人，賜籍中山；都通事祿次子。嘉靖中，入太學讀書。歸，累官至法司。球例：法司無用三十六姓者；有之，自迴始（夏子陽「使錄」作週；週字格橋，官長史，未嘗爲法司也）。祿三子，其長曰達、次曰迴、季曰週。萬曆間，浦添孫慶長（即察度王後）興於日本，自薩摩洲舉兵入中山，執王及羣臣以歸，留二年。迴不屈，被殺；王危坐，不爲動。慶長異之，卒送王歸國。

## 忠義

長田，富盛按司侍士。富盛廉潔慈愛，爲絲數按司所併，夫人投巖死。其子小按司

年十五，長田攜至與座村，匿於從兄慶留庇椰所。尋爲絲數偵知，令侍上志堅原率兵搜捕；慶留有子名慶路子，其女乙鶴請與小按司易服代死。後長田復與慶留謀復主仇，知絲數上已出郊戲馬爲樂，奉小按司同慶路子伏兵道側，要絲數歸而殺之，復立小按司爲主（乙鶴，別見「列女」）。

### 孝 義

鶴壽，平良按司長子，聘保榮茂按司女乙達呂。鶴壽三歲，母亡。未幾，保榮茂亦卒，無子；鶴壽長，將贅焉。繼母愛其子，毒鶴壽，瞽其雙目，令平良離乙達呂婚；女不從，繼母復蠱平良放之八頭山石穴中，欲餓斃之。乙達呂感夢，告其母；尋歸醫治，目復明。保榮茂夫人送還平良，且語之故；平良悟，大怒，逐其繼妻。鶴壽泣，請曰：『兒自幼穉，賴母以生。母前所爲，乃偶誤耳。豈可以一旦之誤，而忘罔極之德哉！且母去，弟幼將誰倚耶？』泣下如雨。平良感其意，不加譴，迎乙達呂，而使鶴壽繼保榮茂之後爲按司（乙達呂，別見「列女」）。

謝納，大謝名庇椰長子；次子入神宮寺爲僧，名慶運。大謝名有駿馬，鎖側官高平良求之不得，鳩之。納銜恨，往尋其弟；弟曰：『慶運，僧也。僧戒殺生，況殺人乎！』納叱曰：『父仇不共戴天；汝雖僧，身自空桑來耶？』因與密謀，託爲戲技，藏劍於



竹內，即以竹負戲具；偵高平良在小灣，遂爲獅舞象鬪之戲，以侑酒。納忽把平良袖，大呼曰：『我大謝名之子也！今日得報汝矣！』拔劍斬之。有司憐其孝，特原焉。

毛鶴、毛龜，中城按司國鼎子。鼎爲勝連按司阿公所譜，王即令阿公率兵討之，鼎伏劍，殲其族；鶴、龜適隨其生母歸山南查國吉外家。時鶴年十三、龜年十二，生而英俊；父居常教之擊刺。聞變，乃泣請於母，欲以間殺阿公；母以二劍授之，曰：『此汝兄弟生時，爾父以賜我者。今以付汝；汝能報仇，吾之願也。然汝兄弟，勢無生歸之理；吾聽汝死，亦即縊矣！』二子步至勝連，伺阿公春遊，即懷劍而前；阿公喜且醉，解衣帶賜二子，並賜鶴劍。鶴因而刺之，阿公及其羣從無一生者。

## 列女

眞鶴，宜野灣民章氏女。宋淳祐中，義本王當國，北谷村無漏溪有惡蛟，常興暴風雨爲患。王議捐萬金，募童男女爲犧祭之。眞鶴父亡、母寡，貧甚；時年十四。弟思德，年十二；聞募，爭欲捨身得金養母。眞鶴爭之力，乃密囑其弟事母，而獨往北谷自投。孝感天神，雷電交作，滅蛟除害。王大喜，以配王子；思德亦尙主焉。

乙鶴，慶路子女。祖慶留庇椰，匿富盛按司子；爲絲數按司所覺，令侍士志堅原追捕。乙鶴年十五，謂其父慶路子曰：『事急矣！請以兒服衣小按司，兒仍衣小按司服，

敵可給也』。已及搜擄，乙鶴復曰：『祖與父均盡心於小按司者，爲報仇地也。如被獲，事不諧矣！願乞捨身代小按司死』。慶路子初不忍，乙鶴詞益迫切，乃斬首出示志堅原，圍遂解。後小按司復有富盛，以夫人禮追祀乙鶴焉。

大里按司妻，不知其名氏，爲大里按司繼室夫人。大里貪黷，吞併大城按司。大城有臣普嘉眞，藏其夫人、長子於儀間村數年，糾衆與鮫川按司合兵誅大里，仍奉長子爲大城按司；大里夫人攜二子匿於荻堂村長子乳母之家。時長子度羅壽九歲、次子嘉寧松六歲，被普嘉眞察獲，將殺之。夫人奔至按司所，反覆哀懇；乃議殺長子，流次子於津堅島。夫人曰：『若然，願流長子、殺次子』。按司問故？曰：『長子乃妾前夫人之子，次子妾所生也』。按司與普嘉眞曰：『俗皆愛所生而嫉前妻子，今反棄己子以救前室所生，誠賢婦也！可如其言』。度羅壽復乞先嘉寧松而死，按司與普嘉眞深感其義，皆有之。

豐姐，悌陀喜瀨女。初，嫁爲眞壁按司夫人。未幾，眞壁爲國吉按司所併，無子，夫人遁歸父家。高嶺按司聞其美，欲娶之；召侍士由查諭意悌陀喜瀨，瀨許之，婚有日矣。夫人聞之，仰天哭曰：『吾自城亡，覓按司白骨函之而不即從死者，豈有他哉！爲存祭祀耳。父母不諒，欲奪吾志；吾豈忍偷生以失節耶！』乃闔戶自縊；父母覺而救之。適由查至，歸告高嶺；高嶺怒，親強委禽焉。夫人取懷中骨，出示之曰：『眞壁雖白

骨，妾暫時不離；肯從爾耶？遂欲自刎。高嶺急止之，因謂悌陀喜瀨曰：『爾有貞烈之女，顯名後世。吾得聞烈女之言，亦改前非；請宥吾罪！』

乙達呂，鶴壽妻、保榮茂按司女。初，茂與平良按司友善；一日，相與結男女未生緣。後平良生男鶴壽，保榮茂生女——即乙達呂。鶴壽三歲，母亡。後母愛己子而忌之；稍長，陰以藥瞖其雙目。無何，女亦孤，鮮兄弟，母夫人將贅鶴壽而襲其業。平良遣其弟饒波庇椰告：『鶴壽不幸爲廢人，謹辭前約；願別婚他族！』夫人以語女；女曰：『先按司婚約於前，奈何死按司而變前約爲！鶴壽雖瞖，兒未生前定約之夫也。背父棄夫，真禽獸已』。饒波復婉諭之；女曰：『煩吾子從九泉下，親告吾父。若見許諾，詞無費矣！』饒波回語平良，平良曰：『愚女不顧家門，執拗乃至是耶！』繼室復譖曰：『若鶴壽不在，女自別嫁矣。殺之不可，暫放之於外；俟女婚，更議召回未晚也！』饒波慙之，遂放於八頭山石穴中。是夕，女夢一神女備告以故，且指示其放所。寤以告母，乃遣人如夢中所所向，覓之偕來。夫人召醫治，目復明。因送歸平良，成禮如約。

許氏，美里嵩原村酋長許田女。有殊色，二十而寡，矣志守節。豪右爭求娶之，父母欲奪焉，強逼再三；氏乃剪髮而辭之，節操彌勵。

蔡氏，名亞佳度，久米村人蔡禧女。年十七，嫁陳氏子，十八而寡。陳氏門衰祚絕，無孤可立；氏不得已，大歸田家，守節不嫁。紡績窮晝夜，壽六十八。臨訣時，出所

積紡績餘金，囑其族人曰：『我孀守父家，賴爾曹膳養。今願付所遺爲蔡氏建一宗祠，令子姪誦讀其中，吾目瞑矣！』適得清泰寺廢地，遂購而建祠焉。族姪孫溫，有碑記其事。

## 文苑

程順則，字寵文；久米村人。勤學勵志，言行交修。位紫金大夫，愛民潔己，不營寵利。年七十餘。卒之日，書籍外，無餘貲；國人至今猶爭道之。所著有「燕遊草」、「中山官制考」。其一時先後蜚聲藝苑者：久米則有曾益，字虞臣；著「執圭堂草」。葉鐸，字聲亭；著「觀光堂遊草」。鐸子溫，字文若；著「澹園集」。鐸族子文浦，字天章；著「四本堂集」。首里則有周新命，字熙臣；著「翠雲樓集」。何文聲，亦有詩名；徐葆光嘗題其集。

## 方外

日秀，不知所自。明時，泛海至金武山，住富藏河千手院；年歲屢豐，民爲之謠曰：『神人來兮，富藏水清；神人遊兮，白沙化米』。後住波上三年，復回北山。

際外，仙江院僧；舊名宗實。能詩，學元僧白雲集體，與萬松院不羈、天王寺瘦梅

相倡和；前使汪楫稱「球陽三詩僧」。徐葆光使中山時，猶在；贈詩有云：『海外三僧海內傳，瘦梅化去不羈仙；山中禪老惟師在，數臘春來七十年』。蓋道其實云。

# 琉球國志略卷十四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物產

穀 貨 蔬 果 草 木 禽 獸 鱗 介 蟲

天地之風氣日開，王者之長育無外。故知玉帛萬國，尙在中原；會稽羣神，未盡分野。向使統而有之，則禹貢之包匭篚筐，當不僅在蠙魚、絲枲之屬矣。國家中外一統，百貨來同；奇琛異寶，何所不有！琉球孤懸絕島，素稱磽瘠；初免其馬貢，繼紆其歲獻。固列祖之所包荒、聖上之所矜惜，何有於昆刀火浣，而煩職方之羅列耶！然而地不愛寶、人不愛情，不惟其物惟其情，芹曝之喻所由來矣。又況其猥瑣荒怪而不在常貢之數者，正復不少；恒人怪所未見，聖人亦有不知。飛車弩矢，爰有自來；豹鼠鯉魚，均無可棄。志物產。

穀之屬：稻（中山地廣人稀，山多田少；十月布秧，五、六月熟。地氣常煖，本宜兩種；因八月後多大風拔苗，故止一熟。姑米山、八重山，產米最多。米惟國王及諸貴族官家得食，小民皆食番薯）、赤杭米、黃小米（俱出姑達佳島）。黍、粱、麻、芝麻

、菽（俗曰豆；有綠、赤、白、黑、蠶豆、小、大、刀、扁諸種。大豆即黃豆）、麥（有三種）。異產，有番薯（在處有之。有數種。莖葉蔓生，瘠地皆可種。生、熟皆可食，土人以爲糧）。

貨之屬：絲（土人不知養蠶；姑米山多植桑養蠶。絲粗黑，不如中國）、棉（「夏錄」云：『土不宜棉』；今間有之。姑米、葉壁、八重、太平諸島出，價極貴）、綢（有土綢，以中國絲織成；有繭綢，出姑米山）、布（有棉布，以土棉織成；有絲布，以絲經、麻緯成，一名羅布；有蕉布，縷芭蕉皮內絲織成；有麻布，治麻織成；皆花紋相間、綦組爛熳，亦有用五色染成者，皆以自服。若餽遺、交易，概用本色）、草蓆（治蓆草編成，有極細密者；人家坐臥及鋪地「腳踏棉」，皆用之。出姑米、太平、八重諸山）、茶（「夏錄」云：『土不宜茶』；今亦間有之。自閩中來者多）、鹽（曬海滷成者，色極白。宜野灣、今歸仁，有鹽場）、酒（燒酒，國中自釀，味甚烈；致遠及供應，多以水滲入。紅酒，太平山出者，名太平酒；八重山出者，名密林酒。醇酒，出土噶喇。米肌，嚼米汁而成，如乳酪而甘淡；閱日則酸。國王朔、望餽天使，有此。或曰：以此埋土中，經年取作燒酒，味醇無比。中國人聞其從女子口中嚼成，多不敢飲；琉人競取，以爲絕佳）、紙（有數種，皆穀樹皮爲之；俗呼棉紙、清紙，護壽紙尤佳。大護壽，寬可四尺、直可二尺許；中護壽，寬可二尺、直可尺五；小護壽，視中者寬、直

略減一、二寸，而紙料亦遠不及。有花紙，俗呼圍屏紙，出土噶喇；有綠紋相間者尤佳。然方幅皆僅如中護壽，不宜書，裱窗壁間亦殊可愛。有高麗紙，云自高麗來，七幅可作一帳，極耐久。徐葆光「球紙」詩：『流求繭紙扶桑蠶，十華搗就藏龍龜；一縑、一紙購不得，烏客求書致滿函。冷金入手白於練，側理海濤凝一片；昆刀裁截徑尺方，疊雪千層無罅面。我毫弱似癡凍蠅，寒光耀腕愁凌冰；捲疊空箱加什襲，攜歸到剡誇溪藤。十載京師了書債，癯牆寺壁都遭疥；高麗繭紙稱最精，年年貢自朝鮮界。方幅雖寬質此同，兩邦職貢皆海東；邛竹筠簪一水通，望洋浩浩歌皇風』、筆（「徐錄」云：『用鹿毛爲之；短管，僅長四寸餘』。今所用，多福州來者）、油（有魚油，熬魚脂爲之；燈油，榨油樹子爲之。桐油絕少，呀喇苦子榨成尤佳，亦可作蠟；然不易得）、蠟（出姑米山）、燭（如中國柏油爲者，色如蠟而微黑；鎔滴衣紙上，俟凝剔去之，絕無油迹）、椶（有紅、黑二種，出大島）、糖（碾小蔗汁熬成。亦有冰糖、白霜。聞天使館閒時，國人設廠，造糖其中）、烟（土音「淡巴菝」）、扇（有團扇，或青、或白，灑金作畫。有泥金五華者，名玉團扇；惟王宮中有之。有摺扇，名權子扇，單面不復；今亦有雙面。又一種名倭扇，外兩骨，中拗向外；惟僧人得用——土音曰「倭几」。又有蕉扇，圓爲日扇，男子用之；婦人用者，缺其旁如缺月狀，名月扇）、金（「星槎勝覽」云：『地有砂金；曰神物也，人不得擅取』。「夏錄」云：『未驗有無』）、銀（多



自日本來，作長條或彈子大；閩人謂之球餅。舊餅一兩，抵中國八錢；新餅一兩，抵中國七錢）、珠（螺蚌中間有之，圓而無色。「夏錄」云：『地薄小而大，寶不成也』）、蘇鐵（出大島）、刀（有腰刀；長桿者，爲袞刀。徐葆光「球刀歌」：『我本書生弄弱毫，恭承天命駕海濤；介事勉將授玉冊，禮成宴列嘉賓敖。主人貽我雙珮刀，魴魚皮室象鼻條。蛟身拔鞘乍尺許，晶英射目寒生毛。燈前轉側銛光幻，折鐵圓紋細相間。探得扶桑十日華，更著鬼工千日鍊。薄相何緣應此祥，腰間玉櫛愁難縮。我聞日本鐵最精，刃踰一尺神威成；挾之出境厲禁死，此邦何以供吹笙！中外一家通玉帛，三十餘世皆銷兵；旄頭寸鐵不加飾，槍槩木具存其名。鑄就名刀贈華客，歸與上國爲干城；方今西寇正跋扈，嘉峪頓刃勞經營。與宴諸君盡材武，決捨命中力如虎；得此輸君意氣雄，早爲廟畫收邊功』）、漆器（多自日本來）、石（硯材，嫩而鬆，似將樂石。礪石，出葉壁山。石芝，沿海沙磯上多有之。有根、有葉，大如盆、小如盎；陰森碧水中，參差疊出，潮落拾之。海松、海柏，有紅、白二種。大者可三、四尺，根蟠海底，取之易脆裂；色久輒變，難以致遠）、珊瑚、松紋（「舊錄」云：『俱出八重山，國中未嘗有』）、硫磺（出鳥島，世以充貢。亦出土噶喇）。

臣按「隋書」謂「釀米麵爲酒，味甚薄」；或亦其加水者歟！

蔬之屬：菜（有白菜、芥菜、菠菜、蘿蔔、香苦、絲瓜、茄子、瓠子、芋、葱、蒜

、韭、薑、薤、芹、薺、蕨、茴、芫、菱、葵、茼蒿、香菰、紫菜、木耳）、防風（根如小蘿蔔，可醃食）、菰（俗呼冬瓜。醬醃之，味佳）、石花菜（生海灘上，如苔。煮之去渣，其汁凝成塊，亦可蜜食）。異產，有紅菜（細如亂髮，類石花菜而少扁）、鷄脚菜、麒麟菜（俱生海灘上，頗相似。有黃、白二種。一名鹿角菜）、海帶菜（一名昆布。生海中，可治瘰疾。出姑達佳島）、松露（土音「蕃蘿」。九、十月中，生大松樹下土中。實圓、白色，類菌。產具志頭者，尤良。灰色者，生牛糞中，不可食）、辣蕎（樹生，有數種。開花白色，結子有大如指而赤者、有略小微黃者：俱長寸餘。有小如蠶豆而圓赤者）、女勞、甕菜（生水田中）、茯苓菜。

果之屬：藕、蔗（色紅、節短，一年皆有。小者，用以造糖）、西瓜、木瓜、橘（五、六月，色青綠，便採食，味酢；至冬，紅乃甘。有數種）、香橙、金柑、佛手柑、杏、梅（小如龍眼）、荔枝、龍眼（二種。皆自閩來，不甚繁植）、葡萄、桃、栗、柿、核桃、櫻桃、楊梅（別有一種極小，土人醃以充饌。或云：即覆盆子）、枇杷（小而微長。元旦食新，爲百果之首）。異產，有蕉實（芭蕉花開，一穗數尺，色紅；每花一瓣，中有心五、六條，瓣落，則結實如手指揸開。熟時色綠，以草糠覆之則黃；如薯而甘，名甘露）、槲子（實如橡栗而小。出大島。一名芝士子）。

草之屬（花不別見，凡草本者入草類、木本者入木類）：萱（有單瓣、有重葉。異

產有文萱，一名歡冬；花特小，葉有青白相間紋）、茸（草極纖柔。波上及東苑尤多）、薊（可蓆。又有一種，心可點燈）、天門冬、麥門冬、紫蘇、天芋、獨腳蓮、芸香（叢生，花一穗數十朵，結子如青英石珠）、觀音蘭、豆蔻花、砂仁草（三種。葉相似，皆供蒸炊用）、烏木毒（葉潤如曇花，長尺餘。每葉沿邊有白線，亦有無白邊者）、一葉（似烏木毒，叢生。出土只一葉，無枝幹、無花）、鬱金、桔梗、牛蒡、牽牛、葵、玉簪、金錢、書帶草，車前、蒲、艾、鳳仙、鷄冠、水仙、百合、剪秋羅、秋海棠、曇花、聚八仙（葉如蘭而柔。八月，葉敗土中，挺莖三尺餘。花如萱，簇生莖頂。有黃、紅色數種）、胭脂花（有紅、白、黃三種。結子，中如粉；可食）、藤（有紫藤，蔓生，花如葡萄。又一種叢生，葉極小，花紫色，尤艷；天界寺內有）、薜荔、蘋、馬齒莧、仙人掌、雁來紅、燈籠草（開小白花，結子如燈毬，膚始青、後黃。外皮漸褪，內層如紅紗罩。中一子，圓赤如燭燄。閩人呼爲九聯燈）、午時花（略似燈籠草。開花以正午，色紅，大如錢）、午時蓮、蓮（圓鑑池及八幡嶺下池多有）、蘭（四時皆有。俗尙蘭，呼爲「孔子花」。異產有西表蘭，出八重山、姑彌島、西表地。有風蘭，葉比蘭較長，香如山柰、茴香。篾竹爲盆，懸掛風前，極易蕃衍。有名護蘭，葉短而厚，與桂葉同，大僅如指。三、四月開花，與蘭無異；一箭八、九朵，香味清越。出名護嶽巖石間，不假水土；或寄樹樞上，或以棕皮裏懸之。粟蘭，一名芷蘭；葉如鳳尾，花如珍珠蘭

。棒蘭，狀如珊瑚樹，綠色，無葉；花從極間出，似蘭較小。亦寄樹極上可活，花味最易引金翅蟲。又有松蘭、竹蘭、菊（種不一：有太白、仙影、祥星、清曙、秋山、霓裳、山紅、曉錦、黃霞、朝霞、晚霞等目）。異產，有野牡丹（土名苜花，葉與牡丹無異。二、三月花開，纍纍如鈴鐸，素瓣紫暈，檀心如碗大，極芳烈。其葉嚼之，以爲口香。種出太平島沿海沙土中。又有一種，葉如芍藥）、野蘭（花小如菊，葉似蒲公英；疑即中國青囊）、禪菊（色不一，花如中國萬壽菊。葉粗厚，似野蒿）、雷山花（土名古茄，葉如鐵梗海棠；花如牽牛差小，鴉翠色。四、五月開，十一月結子如豆莢）、山蘇花（一名猿莖。無花、無幹，出土長不及尺，葉如蕉而小）、吉姑羅（一名火鳳。人家墻上多植之以辟火。無花，幹似霸王鞭草，葉似慎火草。土人呼福祿木。「徐錄」云：『花似黃菊，紅者爲福祿木』；誤）。

木之屬：松（最多一種，出土便開。枝散蟠數畝，夭矯不假人力）、柏、檜（亦多蟠地作態）、榕、樟、楓、柳、杉（自閩分種）、槐、樸、櫻櫚、黃楊、桐（刺桐、葉以桐而圓；朱桐，中心抽莖，簇花數十朵；白桐，葉、花略似朱桐。梧桐，特少）、桄榔、椰（俱略似棕櫚，特高大。天界諸寺多有）、榴（有單層，能結實；千層者，有大紅、淡紅、白數種，不結實）、桂（八月開花，尙少；十月後，大放）、木蘭、木蓮、雪毯、山茶、杜鵑、山丹、茉莉、長春、紫薇、海棠、天竺子（一名南天竺）、夾竹桃、

扶桑（一名佛桑。千葉者，有大紅、淡紅、黃諸色；單葉者，惟大紅一種。中心蕊高出花瓣外一寸許，如燭承盤狀；故一名照殿紅。四時皆花，六月尤盛）、相思木、邪睇（疑即素馨）、庭梅（土音「什喇子吾」花。樹略似郁李）。異產，有檉木（一名羅漢杉，似中國羅漢松。木理堅膩，國中造屋樑柱皆用之。出奇界島尤良）、福木（葉如冬青特大，對節生；形如腰子，厚而光澤。一名常盤木。樹身直上數丈，四時不凋，葉可染綠色。開小黃花，結實如橘，可食）、呀喇菩（葉皆似福木，亦對節生。白花似梅，實圓可榨油。與福木俱號「君子樹」。「徐錄」云：『葉紋對縷如織。中邊映日通明，作金黃色。舊傳鬪鏤樹，葉如橘；疑即此也）、鐵樹（一名鳳尾蕉，一名海欖櫚。葉勁挺對出，如鳳尾、好鐵。凡大院落及衢路旁，皆植之。島人確其根爲粉以充糧。徐葆光詩：『蕉葉棕櫚身，樹汁鎔精鐵；權從鳳尾張，向日中心徹』、櫨（一名油樹。子可榨油）、黑木（一名烏木）、黃木、赤木（一名紅木）、福滿木（高數尺，葉似木槿，花如橘；子纍纍紅色，可食。又一種，如女貞子，甘酸可食，亦可染物作青蓮色；名山米、又名野麻姑，疑即青精）、古巴梯斯（土音「濶利子」。高數丈，葉大如柿，葉、花五椏。八、九月，實似青果大而少扁，香甘。中有仁，如欖仁。「徐錄」云：『閩中有之，名戊土』。閩人殊未嘗見）、右納（樹高數丈，葉如白桐。夏季開花，如中國秋葵，黃瓣、檀心）、地分木（葉如穀，樹小。白花叢生，冬月開；有毒，可藥魚）、月橘

(葉細如棗，開小白花，甚芬烈；一名十里香。結實如天竺子稍大；二月中，紅纍纍滿樹。人家多植以代垣屏)，梯沽(樹極高大，葉如柿。每葉抽作「品」字形，對節生。四月，初花，紅色，長尺許。每榦直抽，攢花數十朵，花葉如紫木筆。出太平山)、悉達慈姑(樹高丈許，葉類桃。子如葡萄，穗纍纍，深藍色，名慈姑奶；不可食)、萩(枝條纖弱如柳小；葉如榆，亦作「品」字。九月開花，葉間遍滿，紫艷如扁豆花形)、柴(木理粗重，葉厚無花。只可供爨，故名曰柴)，喫力(土音「吃利」，字形作「カリ」。樹高數丈，葉如枇杷。夏月結子成叢，如火樹。姑米山尤多)、阿坦呢(葉長，旁有刺。久成林，連蔓堅利，可爲藩牆。葉可造蓆，根可絞索。開花者爲男木，花白若蓮瓣合尖，左右迸疊；十餘朵直上，五極蕊露如杖，長數寸，芳烈如橘。女木無花，結實大如瓜，膚紋起釘，皆六稜，可食；云即波羅蜜別種，一名鳳梨)。

竹之屬：苦竹、猫竹、虎斑竹、鳳竹、竿竹、箬竹、烏竹、大竿竹、矢竹、笏竹。異產，有觀音竹(著地叢生，長尺許，寬三、四寸；紫色)。

禽之屬：雀、鴿、烏、鷺、鶉、鵲、鷓鴣、鳩、鷗、鳧、鴛鴦、燕(七月來，不巢人屋。徐葆光「秋燕」詩：『春社中原秋社歸，天邊見客故依依；來遲不肯巢人屋，斜日空山獨自飛』)、鷹(九月中東北風，外島飄來；然必以白露日至，驗之信然。徐葆光「鷹來」詩：『九月黃花背客開，西風槭槭獨登臺；海南數點橫秋望，錯認鷹來是雁來』)

、雁（不恒有）、鷄（產多。一種特小，短足長尾；出七島，名應潮鷄。徐葆光詩：『潮鷄喔喔忽連村，側枕先驚是客魂；日裏金鷄那知夜，扶桑枝上叫黃昏』、□（自閩中購至，不多有）、鴨（亦不甚蕃）。異產，有古哈魯（金黃毛羽，長嘴短尾。四月鳴）、麻石（翅羽綠色，白眉。九月來）、伊石求子（似麻石）、烏風（一名王母鳥。四月來）、恨慙（毛羽似鷹而差小。八月來）、容蕊（翅灰褐色，黑頭。「徐錄」云：『八月來』；非）、石求讀（毛羽似雀。春乃鳴）、莫讀史（綠毛。二禽俱十月來）。

獸之屬：牛、馬（最蕃息。終歲食青，不食棧豆；故貧民皆畜以代耕，有事則役於公家。洪、永間，例以充貢；且常令人渡海市之）、豕、山豬（出今歸仁村及大島）、羊、鹿（姑達佳、西馬齒、魚螺山、姑巴汛麻山皆有之。盛夏鯊魚躍岸，化爲鹿；鹿畏熱，以舌啣水，亦化爲鯊魚）、犬（大者傷人，有禁。多私畜之）、貓、猿（今亦少）。

臣按「隋書」及「明一統志」稱有豹、狼、熊、羆；今按其地皆無之。又云：「無牛、羊、驢、馬」；驢則絕無而馬最多，皆無足據。「徐錄」云：「無虎、兔、獐」；則誠然。

鱗之屬：魚（有鮫魚、鯉魚、鮒魚、鰻魚、鰱魚、蝦、金魚、銀縷魚、草鱸魚、鰻魚、鯊魚）。異產，有鯨、鯨（如白鳥，飛丈餘；入水，即燕魚。徐葆光有「文鯨鬣是翎」句）、五彩魚（有綠色、紅色、翠藍色、黃色；綠鱗紅章，五采相間。土人就其色、其

形呼之，皆無名）、墨魚（出姑米山）、石鮓（似墨魚而大，首圓。下生八手，無足）、毛魚（細小，外視似腐，咀嚼有味。七月朔、八月朔各前後五日，於海中成陣出；他月則否）。佳蘇魚（馬叉魚脊爲之。「徐錄」云：『削黑鰻魚肉乾之』；非。長及尺，梭形，色如朽木；出久高者良。以溫水泡之，包蕉葉中，入火略煨；洗淨，漬以肉汁，薄切成片，頗可口）、一石眉巴魚（色紅）、阿鰻姑魚、他麻魚，勿詩眉巴魚、阿甲孛魚、海馬（馬首、魚身。得者先以進國王）、一拉不知魚（即綠魚）、海蛇（國王問安天使，必具海蛇一束，長二、三尺，僵直如朽索，黑色；猙獰可憎。國人以爲饌，云性熱，能療痼疾並治癘）、針魚（脣長如針。亦名鱧）、靴魚（頭長如靴）。

介之屬：龜、鼈、鼈、蟹、螺、蛤、蚌、蚶。異產，有龍頭蝦（一名鯧。大者一、二尺，形絕似龍）、玳瑁（甲如龜鼈，首尾形尖；頭帶淡紅色。國人以爲長簪）、蟬（味最佳。如蟹而大，螯齒堅立斷）、五色蟹（多穴海岸中。兩螯左大、右小，大以外禦、小以取食。惟大螯特赤，名曰「照火」）、苦喇喀（大螺，可吹。亦名吹螺）、綠螺（大如盆，可爲酒杯、杓匙及飾螺鈿器物，常以充貢），呀低媽菩（周圍生爪五，長三、四寸。亦名壁虎魚）、寄生螺（小蟹生螺殼中，以火逼，輒走出半身；如螺殼冷，復自入。徐葆光「後庭宴詞」：『小小螺房，寄居介族，一螯拒戶身蜷局。橫行無著借空廬，雖稱擁劍非變觸。看他堅閉深藏，郭索暫時跼伏。火攻幸免，又羨金爲屋。莫道



客無腸，躁心常不足』）、左旋螺（徐葆光詩：『貢篚文螺異，虛中獨左旋；仄輪斜掩月，九曲小週天。佛髻學偏墮，仙房應側眠。新從東海獻，能吐日華鮮』）、梳螺（殼尖出如梳，有刺。亦名梳魚）、車螯（似蚌。大者可作浴盆、小者可作盃，爲戶樞、爲釜。鋸之如牙，作諸器物）、文具（小者如指頭，外白，背有紅線兩道。大者紫赤，玳瑁斑）、陰地納喀（似蚌，又殼圓如小荷葉）、喀達哈（螺似貝，白色。貝上凸下平，平處兩邊如鋸齒；茲螺只一邊有），海膽（背生刺如蝟，蠕蠕能運行；可醃食）。

蟲之屬：鼠（最虐。猫皆供玩，不能捕鼠故是也）、蝎虎（尤多。作聲如麻雀，冬夏皆然）、蜥蜴（如蛇，四足，背有金色緣。階砌皆是也）、蛇（九月出，傷人立斃。姑米山尤多，晨起，甲痕如織）、蜚蛆（有長尺餘者。不甚傷人）、蚊（徹年有聲，晝夜薨飛。暴風時，少減）、蠅（亦多如蚊，終歲不蟄）、金翅蟲（背上兩翼及足皆金色。中國常以供花勝。酷好棒蘭香，不去；因被獲）。

# 琉球國志略卷十五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藝文

鳴春鳴夏，皆吹息之自然；一葉一花，由化工之締造。我皇上文思天縱，睿藻日新；猶復博覽旁搜，稽古典學。重鐫金石，載輯風歌；天山敕勒之謠，爰與卷阿流火之什交誦迭廣，金聲而玉振之。豈球陽沐浴清化百有餘年，聲華所暎，獨無吉光片羽足備采風者之取擇乎！臣用是聽睹所及，極意蒐羅。凡中國人士有事東洋記載吟詠，悉加甄錄；即未至其地而文切彼事者，亦間爲拾取，以資博聞。至其國中撰著雖不多見，跡所流傳，亦時有雅訓者存焉；輒復寬其吹索，存其二、三以比於墜露輕塵，罔非海嶽之所樂受云爾。志藝文。

謝恩疏（康熙三年）

中山王尙 質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質謹奏：臣質海隅庸劣，遭際聖朝；荷先帝柔遠之仁，撫字優恤。十餘年來雖海道未通，所賜臣敕印，滯閩多日；然島嶼之歸悃、臣民之向化，未嘗一日有遐邇之間也。恭逢皇上踐阼，景命維新；臣僻處一隅、遠隔萬里，不能匍匐梯航，舞蹈階墀。在天王聖明，量逾覆載；不庭之誅，臣實凜凜！乃臣不揣冒昧，敢有披瀝君

父之前者：皇上仁孝天成，不改父道；仍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賚捧先帝敕印、幣帛，於本年七月十七日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跪聽宣讀：愈知皇上軫念微臣，倍加恩賚。臣彈丸荒陋，即捐糜頂踵，不知何以報天恩於萬一也。但臣捧讀先上敕諭，爲臣使人物故甚多，滯閩日久，將正、副使並督撫諸臣分別處分；臣撫躬捫心，感悚無地！伏念物故多人，各有命數；已蒙我皇上格外殊恩，死有餘榮。至庀材鳩工、繕兵選將，破浪衝風、艱險萬里以竣大典，臣不敢謂非諸臣仰遵皇上恩寵臣至意以至此也。臣已躬承天庥，竊幸億萬斯年世守藩屏；不能少爲諸臣之報，而反重爲諸臣之累。中外均屬臣子，臣何人斯，豈能宴然清夜乎！伏祈皇上推繼述先意之誠、廣錫類羣工之惠，憫念臣懇切愚衷，敕下吏部悉加優敘；庶雷霆雨露，無非天恩。臣跋踖愚忱，得以稍舒矣。

臣再有請者，先帝詔書、皇上敕諭，臣已懇留，奉爲傳國之寶；且使臣子子孫孫，永戴恩於無已也。理合題明。臣曷勝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爲此具本，令陪臣吳國用、金正春抱賚，謹具奏聞。

謝恩疏（康熙二十二年）

中山王尙 貞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貞謹奏：爲恭謝天恩，兼陳封舟瑞應，以慰睿懷、以彰使節事。

臣貞彈丸小國，僻處海隅；感沐皇仁，已經再世。蒙天恩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林麟焟賈捧詔敕、幣帛，封臣貞爲琉球國中山王。臣與通國臣民，恭設香案，叩頭跪聽；宣讀畢，又蒙皇上特恩賜臣御筆，煌煌天翰遙頒小邦，榮光燭天，不特臣守藩之爲榮，即奕世之爲光矣。臣歷查前代請封，雖蒙恩准遣使；而奉命以後，每遲至三、四年而後臨臣國，甚有十餘年而後臨臣國者——如前封順治十一年遣使，直至康熙二年始臨臣國。若使臣汪楫、林麟焟之朝拜命而夕就道，且當海疆多事之時衝風冒險而來，從前所未有也。更有未見之瑞應，不敢不爲我皇上陳之。臣國僻在海東，去中國不可以道里計。往者封舟開駕，惟恃西南風而行，中道絕無停泊之處。故二、三十日而至者有之，月餘而後至者有之；甚至水、米俱盡，更有不可言者。從未有自五虎門開洋，三晝夜而達小國者也。臣差有大夫、通事、舵工、伙長迎護封舟渡海，親見舟行之際，萬鳥繞篷而飛、兩魚夾舟而送；經過之處，恍若夢寐，不知已抵琉球內地矣。通國耆老、臣民，無不以爲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不啻從天而降。此皆皇上之文德功烈，格天感神；且有御筆在船，所以有如此之瑞應也。臣自受封以後，颺風不作，雨澤應期；五穀有收，窮民得食，臣身亦加安泰；此皆皇上之恩賜也。而兩使臣之克副任使，真不愧皇上之特簡矣。臣以爲宜宣付史館記載其事，以彰盛期之瑞應，以紀皇上之實政。至兩使臣成勞議敘，知皇上自有鑒裁，非臣所敢妄奏。但查前封使臣張學禮等以

數年渡海，經先臣奏請蒙加復職之恩；則今日之兩使臣勤勞茂著，似不可不從優議敘以勸臣工者也。至於皇上所頒詔敕，臣懇留爲傳國之寶，已經兩使臣查驗前封卷軸，付臣一併珍藏；理合題明。皇上所頒御筆，臣舉國瞻仰，惟有舞蹈懽忻，不能仰酬萬一。奉上土產物件，少佈涓滴微忱。統祈慈鑒！

爲此具本，特差法司官王舅毛國珍、紫金大夫王明佐等賫奏謝恩，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上奏聞。

謝恩表（康熙五十八年）

中山王尙 敬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敬誠權誠忭、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聖武弘昭，特重內屏之任；皇文丕振，復膺外翰之權。隆體統於藩臣，安內而兼攘外；煥規模於舊制，緯武即是經文。拜命增虔，撫躬益勵。恭惟皇帝陛下，道隆堯、舜，德邁湯、文。統六合而垂衣，教仁必先教孝；開九重以典禮，作君又兼作師。臣敬世守藩疆，代供貢獻。荷龍章之遠錫，鮫島生輝；沐鳳詔之追揚，丹楹增色。對天使而九叩，望象闕以三呼。謹遣陪臣向龍翼、程順則等虔費土物，聊表芹私。伏願乾行不息，澤沛彌崇。統王會以開圖，合車書者千八百國；占天時而應律，驗禎祥於三十六風；將見文麟獻瑞、彩鳳來儀矣。臣敬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 使琉球錄序

明冊使夏子陽

皇上之御極二十八年，琉球中山王世子尙寧奏請襲封，時蓋嗣位一紀矣。初以關酋侵擾，海上戒嚴，故乞封稍緩。而會前撫臣代稱世子奉正朔、守封疆，關酋不能脅；天子嘉其恭順，數下禮臣議所使。題覆至再，最後從世子請，仍遣文臣二人往，如令甲。於是子陽以兵科給事中充正使，而行人司則王君士禎副之。癸卯三月入閩，治舟以行。凡三年，工始告竣；遂以丙午仲夏泛海抵中山，諏吉冊封，畢事而旋，報命且有日。迺採遣使所紀，綜以時變、質以周咨，稍修飾之以爲「錄」。「錄」成，余宜有序。蓋余于役，而益仰我皇上之明聖也。先時，余等在閩，使舟向不獲就；適有訛倭將爲使事伺者，閩中二臺臣慮損國威，欲請更成命。余謂奉命而出，海外具瞻；奈何以不信示之，而使妄窺吾怯，其損國威更甚！疏上，天子主余議，趣守臣速爲治舟毋淹！朝命已復飭恣內地，不得陰通島夷，啓生戎心！比使事往還，卒恃無恐。嗟乎！向非廟謨雄斷、明見萬里，則海上之舟，幾爲道旁舍。余等躑躅進退，且貽秦、越者嗤矣。余又追憶疇昔關酋犯順，蹂躪我朝鮮，一時披垣典戎之臣，率馳驅視師，倥傯無寧晷。琉球，距日本咫尺耳；朝鮮旣失，則琉球亦難獨存。我東南之地，且與夷逼；前所訛言，或亦可爲隱憂。賴國家赫聲濯靈，倭奴遁跡，平壤枚寧；以故中山一彈丸區，戴天所覆，世世奉冠

帶稱爲東海波臣。即余承乏兵垣，亦憑藉寵靈，萬里作使，不以武飭而以文綏，大異疇昔馳驅倥偬狀。遭際明盛，何幸如之！頃余駐中山時，倭舶卒至，余爲約束從役，謹持天朝大體；倭卒斂戢不敢肆，至有避道竊觀，嘖嘖漢官威儀。已復從使館願謁，稽首而去；余甚異焉！夫琉球，不大於朝鮮也；中山世子，未變於曩日也。嗣位之初，倭爲擾；受封之後，倭爲豔。此其故不在倭、不在琉球，而在我國家耳。夫惟天子恩威並暢，制馭得宜，即犬馬猶然帖服；安知海外殊域漸被聲教而嚮慕文明，不以中山爲前矛！而余列交戟下，隨且終藉國家無事之福，以佇觀重譯來王之盛。則斯役也，以昭明主、以表清時、以徵懿化，亦載筆之一快也！故諸具「錄」中者不敘，而敘余所快觀歷歷如此。語有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是惟今日哉！

## 中山沿革志序

國朝冊使汪 楫

琉球，「隋書」、「宋史」皆曰流求，「元史」則曰瑠求；時皆未與中國通，故紀名各異。隋煬帝大業三年，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異俗；海帥何蠻言之，遂與俱往。抵其國，語言不通，掠一犬而返。明年，寬復受命，往撫之，不服。武賁將陳稜率崑崙軍人通語言者往，終不服，逆戰；爲稜所敗，掠男女千人。嗣是，遂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給金符，賫詔以行。出海洋，遽掠一山，

軍小挫；未至瑠求，引還。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上言瑠求可圖狀，遣省都鎮撫張浩等襲之；禽生口百三十人，抗命如故。明洪武五年，命行人楊載詔諭，而中山王察度遂遣使入貢；明太祖待之，恩禮有加。於是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亦相繼臣服，俱受封於朝。其後二王使不復至，云爲中山所併。然年時皆不可考，終明之世，亦無有疑而致問者。

臣楫備員史官，常思搜羅放軼，補舊乘之闕。會有冊封之役，入國，首以此爲問，皆謝不知；世系、沿革，亦秘不以告。蓋國有厲禁，一切不得輕洩也。嗣以諭祭故王，入其祖廟，預敕從吏具筆札，俟行禮時密錄其神主以歸。已又購得「琉球世續圖」一卷，卷中番字多不可辨。委曲探索，始知其國，南宋始稱王；明初，始通中國。元延祐間，國剖爲三；明宣德時，復合爲一。自宋至今，代已四易。所謂姓歡斯者，無據；謂皆尙姓，亦非也。爰就圖中所載，可識者書之、疑者闕之；參以「實錄」，約略詮次爲「中山沿革志」二卷，用備稽考云。

### 使琉球雜錄序

汪楫

琉球自明洪武初通中國，歷今三百餘年。奉使至其地，姓名可記者凡三十餘人。考其譔著，惟嘉靖中陳侃作「使琉球錄」，上之於朝。於是中山風土，間爲學士大夫所稱



說；然其言弗質也。萬曆中，蕭崇業因之，少有增益；又附紀前此奉使者爵里、姓氏，紕漏實多。嗣後，夏子陽又因之。至崇禎中，杜三策從客胡靖所刻「琉球圖記」，則荒誕謬妄，百無一實矣。國朝康熙三年，使臣張學禮歸自中山，有「紀事」一書，質實無支語，已鏤板行。後爲所知誚讓，謂海外歸來，稍夸謾以新耳目，誰相證者？而寂寥如是！學禮乃毀所鏤板；而他客輒以意爲之，今刻遂與原本大異。臣受命後，即遍購諸書，以行按籍核之，合者殊少。爰即聞見所及，雜錄成編。編分五卷：曰使事、曰疆域、曰俗尚、曰物產、曰神異；皆據事實書，期不失實而已。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其利害；而小行人之職，使適四方」。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屬，各各條錄，別爲一書，用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知適四方者必有錄，自古然矣。若比於搜神、括異、志怪之書，則臣不敢以所未見，侈詭異之談也。

### 中山傳信錄序

冊使徐葆光

琉球見自「隋書」，其傳甚略；「北史」、「唐書」、宋元諸史因之。正史而外，如杜氏「通典」、「集事淵海」、「星槎勝覽」、「羸蟲錄」等書所載山川、風俗、物產，皆多舛漏。前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通中朝，而「明一統志」成於天順初，百

年中爲時未久；故所載皆仍昔誤，幾無一實焉。嘉靖甲午，陳給事侃奉使，始有「錄」歸上於朝。其疏云：「訪其山川、風俗、人物之詳，且駁羣書之謬，以成「紀略」、「質異」二卷，末載「國語」、「國字」。而今鈔本，什存二、三矣。萬曆中再遣使，蕭崇業、夏子陽皆有「錄」，而前後相襲。崇禎六年，杜三策從客胡靖記，尤俚誕。本朝康熙二年，兵科張學禮「使略」、「雜錄」二卷，頗詳於昔。二十二年，檢討汪楫撰「中山沿革志」二卷、「雜錄」五卷，典實遠非前比。然於山川轄屬，仍有闕略；風俗、制度、物產等，亦俱未備。蓋使期促迫，搜討倉卒；語言文字，彼此訛謬：是以所聞異詞，傳焉寡信。

今臣奉命爲檢討臣海寶副以往，自己亥六月朔至國；候汛踰年，至庚子二月十六日始行。計在中山凡八閱月，封宴之暇，先致語國王，求示「中山世鑑」及山川圖籍；又時與其大夫之通文字、譯詞者，遍遊山海間：遠近形勢，皆在目中。考其制度、禮儀，觀風問俗；下至一物異狀，必詢名以得其實。見聞互證，與之往復，去疑存信。因並海行針道、封宴諸儀圖狀並列，編爲六卷。雖未敢自謂一無舛漏，以云傳信，或庶幾焉。且諸史於外邦載記，大率荒略。今琉球雖隔大洋，新測晷景，與福州東西相值僅一千七百里；世世受封、歲歲來貢，與內地無異。伏觀禁廷新刊輿圖，朝鮮、哈密、拉藏屬國等圖皆在焉；海外藩封，例得附於其次。若仍前誕妄，不爲釐正，亦何以見聖朝風化之

遠與海邦內嚮之久，以附職方稱甚盛哉！故於載筆時，尤兢兢致慎云。

## 圓覺寺碑

明許天錫

大琉球，東南海島之國；自昔不通中華。勝國初，嘗招諭不至。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應天啓運，混一區宇；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於時率先入貢，顯被優寵，別於他邦。永樂初，始受冊封王爵；百餘年來，修貢彌慎。弘治丁巳秋，國大夫程璉、長史梁能、通事陳義奉今尙眞王命，朝貢於京師。竣事，道，三山，謁翰林庶吉士許天錫曰：『球陽有邦，歷世遠矣。惟今王大有令德，思輯用光，常遵舊典；請以陪臣之子入太學，得一聞天朝仁義禮樂之化，以壯國體。試言其概，國尅擇，舊有書；王以正朔請尊之，因參用「大統曆」法。先世深居固衛，以貳其下；王惟推誠布德，躬巡境內。跋履窮僻，恒省其稅賦；遇孤寒，輒質出給之；民咸戴忭。王寬仁，不嗜殺；亦未曾曲法以輕貸人。猶能謹於國陽伏創圓覺禪寺，規模宏敞，儀物備至，以爲祝禱之場。王每遊豫，必與民同，實國之環觀也。茲欲勒石於寺，是以彰王德，賜之以言』！某曰：『如子之說，則王之賢，誠可謂奮遠特立於百世之上者矣』！乃爲之歌辭，俾昭示於後裔。詞曰：球陽有國，繫於裊海；弗庭於華，奚啻千載！惟我皇祖，仁厚萬方；率先慕義，來享來王。聖教漸加，十有餘世；風清氣回，儲祥發祉。崛起賢王，適號尙眞；離羣絕類，舍舊圖新。

。簡刑省罰，恤孤振匱；春行秋巡，厚下安宅。上熙下怡，甘有餘祀；崇德厚澤，川流岡峙。有美大人，薄言孔昭；我作詩章，庸代歌謠。

###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汪 楫

自州、縣皆得建學，而吾孔子之廟祀始遍天下；然學以外，無所謂廟也。羣州守、邑令、博士、弟子奔走對越，以爲之禮；鐘、鼓、管、絃、鞀、磬、祝、敔，以爲之樂；牛、羊、鹿、豕、酒、脯、俎豆，以爲之獻享。不如是，則與浮屠、道士之事佛、老者，無以異。故孔子之祀，行於廟而備於學。嗚呼！至矣。今天子重道崇儒，常以興教化、勤學校，考吏之殿最。於是職方版圖，莫不以修學、新孔子廟爲務。而琉球國遠在海東萬里外，亦建至聖廟於國門之久米村。蓋創始於康熙之十二年，立國以來所未有也。夫琉球自隋、唐以後，國名始見於史書；又千餘年至明初，始修職貢，通中國。皇清受命，首列藩封，歷三十年；而祀聖人於今天子踐阼十年之後，謂非皇帝盛德大業度越千古，有以漸被之而然歟！

廟爲屋二重，其外臨水，爲屏牆。翼以短柵，如櫺星門；中做戟門之意，半樹塞以止行者。堂外爲露臺，東西拾級以登；皆與浮屠、道士家異制。堂內割後楹爲神座，塑王者像，垂旒搢圭，而署其主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座左、右四人雁行立，各手一

卷，則「詩」、「書」、「易」、「春秋」四經也。余惟孔子以道德爲百世師，顏、曾、思、孟配享，載於祀典，不可謂其專治何經！海外之誦法者惟孔子，而所以尊吾孔子者，實惟此「詩」、「書」、「易」、「春秋」之故。若知此四經者，非弟子之徒之所能爲；而又見夫聖廟之有四配，與「詩」、「書」、「易」、「春秋」之數適相當也。遂人予以一經而祀之，若曰「吾以祀吾經」云爾。總之，皆以祀吾孔子云爾。

嗚呼！琉球之君若臣，其可不謂信經之篤而尊聖之至者歟！雖然，君子之舉事也，始定其規模，繼必求其美善。今日者，廟旣成矣；因廟而擴之爲學，則費不繁而制大備。吾聞琉球之取士也，舉秀才於童子中，而不以文藝試於有司；此意最爲近古。然當其始，董戒必稟於父師，而其人亦莫不自勵以待舉。迨其後，德業之消長，一聽其人之自爲；吾不知果皆率循強勉而勿怠否也？夫秀才者，將以儲異日長史、大夫之用；則教之不可無專師，試之不可無成法。誠因廟而擴之爲學，擇國中敦行誼、工文章者爲之長，俾以時訓督其子弟。修學釋菜、釋奠之禮，國之中或難其選；則直疏其事而請於朝，乞如往昔教育故事。聖天子聲教誕敷，方將登四海於文明之治，吾知其必得當也。如此，則琉球之經學日明，因所及而益廣其未備，於以表率友邦；凡有志於聖人之學者，無不奉琉球爲指歸。嗚呼！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冊使林麟焜

康熙二十有二年夏六月，予同太史維揚汪公奉命封琉球；由广石揚帆，天風自南，不三日而抵其國。甫駐節，通事官循故事，以謁孔子廟、天妃宮爲請。予思天妃司海道，歷著靈異；琉球祀之舊矣。若吾夫子之廟，稽諸往載，琉球未聞有祀者。於是進諸大夫而詢之，咸詭而言曰：『聖廟之建，肇自康熙八年陪臣入貢中國，見夫學宮巍峨布滿天下，瞻慕感動，歸而陳諸王前，度材命工，厥廟斯興』。予聞其言，肅然起敬，爰潔齋祇謁。至則覩輪奐具美，丹雘黼黻；恍登堂，而親申如、天如之容。繚以周垣，堅以甃磬；筍業在列，如入室而聞金石絲竹之音。雖講經肄業之舍稍未有備，而規制弘闊，其與中國亦幾無以異焉。夫自吾夫子春秋後，中國崇祀聖人垂三千年，而外夷無聞。今琉球一旦先之；嗚呼！偉矣。

謹按「星槎勝覽」諸書及前代羣公「使錄」所記，盛稱琉球雖僻處一隅，在瀛海中，最爲守禮之邦。歲奉職貢，恭順謹畏，得尊君親上之義。官制，巾服有別。鄉舉里選，由俊秀而升；試以文藝，然後服官國中，搓手膜拜。道遇尊者，輒伏地，不敢仰視；風俗淳厚，路不拾遺；人重犯法，無剽掠爭鬪之事；賦稅，則王及臣民分土以爲祿食，上下不交征，庶幾古井田遺法焉。獨惜其未有祀孔氏，以爲遺憾。今聖天子在上，重道右

文，加意學校；以仁義禮樂，懷柔萬方。中山賢王果能觀感淬礪，建立聖廟，儀型其國。此邦風俗之美、教化之行，豈不視昔有加哉！吾夫子常欲居九夷矣，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又其告子張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則聖廟既建，人知嚮學，爭自濯磨；俾絺衣兜帽之俗，咸彬彬然有儒雅之風：是又忠信、篤敬行於蠻貊之明驗也。九州之外，島嶼雜國貫胸雕題，介於琉球者，動以萬計。誠見聖道至大，極天際地，靡不覆幬。吾知窮髮之鄉、日月出沒之所，必有聞風而俎豆者矣。秉彝好德，人心攸同；中山賢王之率先倡化與其諸大夫之導君以善，皆可書也。

抑予更有進焉：廟之崇祀聖人，非徒設輪奐具美、丹雘黼黻已也。凡釋菜、釋奠、合舞、合聲以至鄉射、讀法諸大典，必一一倣中國而行之，庶幾不爲具文；王與諸大夫其勗之哉！予故樂記其盛，而爲之援筆以告。

## 琉球國學碑銘

徐葆光

中國無孔子廟，皆學也。自京都至於十四直省，府、州、縣無慮數千百，靡不設學。學之中，闕堂寢以釋奠於先師；歲再舉，著不忘其自正，所以爲學也。若徒廟祀孔子，與浮屠氏之宮何以異！且聖德侔天地，棧棧牲、豆，曷克報稱而以廟爲！中山之祀孔

子也，四十餘年矣。其未立廟也，人之謂中山云何！及廟既立，人之稱中山者又云何！賢王之世嚮化，與賢公卿、都人士之遵王路而道日新也，皆於是可覘已。

余方奉使時，檢前使刻「錄」，讀汪、林兩使臣「中山孔廟記」，知其興起也有端。及來是邦，封禮未行，先拜廟廷，楹廡秩如、堂序皇如；俛仰之間，又肅焉而生敬矣。大夫程君順則有碑記建廟顛末，實成於康熙之十三年甲寅之歲，時尙未有明倫堂也。今觀其廟之左方有室新建，堂構維傑；上室奉啓聖公及四配神主，兩廡設學教授。歲立講解、訓誥師二員，惟其人豐廩餼、尊體貌；而以通事、秀才之雋者若而人皆從業焉，月有講、歲有考。「六經」之文與「上諭十六條」等書，凡有裨於行誼者，皆箋刻而講明之；斌斌乎其日懋，則斯堂之爲之也。

八月上丁釋奠之辰，公卿人士咸執帛、爵，舉國欣欣以就典禮。齋宿維三，鼎俎有實；品列上下，有度有文。遠人環觀者，皆翕然稱之。大夫又以啓聖公祠、明倫堂、儒學三大榜來乞書，余矍然知中山之能尊我夫子也。「闕宮」之詩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大夫啓請踵廟成學以教其民，其自今日進於治歟！夫中國皆由學而有廟，今中山則由廟而有學；登闕里之堂而觀其車服、禮器之惟一，又何先而何後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堂哉、皇哉，殆不越乎學之一言而已。爰拜手而爲之銘曰：水東流兮歸大荒，中有國兮鄰扶桑；歲職貢兮戴我皇，就日月兮聖道光。廟



貌兮有赫、有奕，拜祀兮祝辭重譯。魚爲牲兮蠡爲脯，物從土兮禮則古。絃誦兮兩廡顛，海中兮鄒魯。六學昌兮，毋忘厥祖；土由世選兮，爾藩爾輔。其永永獻琛於壽考兮來賓旅！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中山陪臣程順則

夫以聖人而君天下，不如以聖人而師天下也。君天下者，澤及於一時；師天下者，舉凡古今來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舟車所至、日月所照之處，靡不被教化焉。噫！豈偶然哉！蓋嘗稽古「危微」之旨，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至我孔子而集其大成；所以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使天下後世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無不相安於名分，靡有亂者。較之君天下者，何如也！

琉球遠在海外，去中國萬里，宜若不聞聖道者然。自明初，通貢獻、膺王爵。至洪武二十五年，王子洎陪臣子弟始入太學，復遣閩人三十六姓往鐸焉。萬曆間，紫金大夫蔡堅始繪聖像，率鄉中縉紳祀於其家；望之儼然，令人興「仰止」之思；不可謂非聖教之流於海外也。至皇清定鼎，聲教誕敷；斯文丕振，較前尤盛。時有紫金大夫金正春於康熙十一年議請立廟，王允其議；迺卜地久米村，命匠氏庀材，運以斧斤，施以丹雘。

至康熙十三年，告竣。越明年，塑像於廟中，左右列四配，如中國制；王乃命儒臣行春、秋二丁釋奠禮。既新輪奐，復肅俎豆，猗歟、盛哉！從此覩車服、禮器，恍如登闕里之堂，躬逢其盛也。師天下之功，不於此而見其無外哉！

臣順則奉王命，紀建廟顛末；謹摘筆而記，以勒諸石，永垂不朽云。

### 新建啓聖公祠記

程順則

稽古帝王之興，必以祖考配郊社；重厥本也。況集羣聖之大成而爲萬世師者，而可不尊其所自出耶！皇帝握符御宇，聲教誕敷；文命之化，遍及遐陬。故琉球雖僻處東溟，人頗知學；已鼎建文廟，春秋行釋奠禮矣。唯是尼山振響，實發源於鄕邑；今孔子既有廟，而啓聖公弗祀，則所云「尊其所自出」者之謂何！予乃同長史等官議援中國例，啓請建祠；王允其請。既發帑金，命匠氏庀材，立祠於廟左；於康熙五十七年秋七月起工，隨至季冬報竣。中設啓聖公神主祀之，左右以四氏配饗；悉遵天朝舊制，非創也。維茲之舉，而水源木本寓焉；是亦可以教孝矣乎；而吾王之尊聖必邇其所從生者而祀之，亦足千古矣。

### 廟學紀略

程順則

琉球國僻處海外，風俗質樸。自明初通中朝，膺王爵，時王子洎陪臣子弟始入太學。至洪武二十五年，復遣閩人三十六姓往鐸焉。雖東魯之教澤漸濡，而尼山之儀容未覩。及萬曆間，紫金大夫蔡堅始繪聖像祀於家；望之儼然，令人興「仰止」之思。嗣紫金大夫金正春恐家祀近衰，非尊聖重道意。於康熙十一年請立廟，王允其議，迺卜地久米村；至康熙十三年，令匠氏庀材，不日成之。越明年，塑像於廟；又明年，行春秋釋菜禮。既新輪奐，復肅俎豆，恍如登闕里之堂，躬逢其盛也。創始之功，洵不祧矣！續於康熙二十二年蒙冊封正使翰林院檢討汪公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林公麟焄賈到賜書「中山世土」四大字，王復奏允陪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均異數也。然皆立廟以後事，可知崇聖教即邀帝眷，其理微矣。從此睿藻輝皇，如睹龍文鳳彩。監生歸國，與人言孝、言忠，孰非聖澤之所及者，遠且大耶！順則仰瞻曠典，感激懼忭；載筆特書，以誌一時之盛云。

### 中山學校序

中山陪臣蔡文溥

粵稽古帝王之撫天下也，未有不廣立學宮而能昌明世道、淳厚民風者也。蓋學校之設，原以養人才；人才之生，實以備國用。三代之時，自國都至於州閭以及鄉黨，皆有學校以廣教化。凡禮、樂、刑、政之事，盡出於學；而士之所見所聞，無非先王之前言。

往行：故士習日以醇而人才日以盛，豈非由上之人化之教之，得其道耶！迨其後去先王之世久，學校之教衰；爲治者不以禮教，而以法令。是以科條愈煩，民風愈澆；豈今人之不古若歟？亦無以化導之使然耳。

中山雖在海外，自大明以來通中國，貢典不絕；沐聖天子文教者，蓋三百餘年矣。今世家子弟徒嗜膏粱，日好遊觀者常多；而篤志芸窗，精通經史者甚少；是亦由父兄之教不嚴，遂致子弟之業不修也。今我新嗣君勤修學問，講論治平；凡所設施，皆憲章古聖賢之道：上行下效，捷如影響。故自王都以及鄉邑，莫不奮然感發興起。康熙乙未歲，會議於各鄉中隨分捐資，公建學堂；而選士之通經、善行者爲師，以教子弟：誠一時之盛事、萬世之良模也。於是從遊者，皆爭先恐後，就師肄業；而知言忠信、行篤敬，有彬彬鄒、魯之餘風焉。賢君嘉文教大行，特遣近使巡宣鈞諭，勸勉諸生曰：『爾曹潛心肄業，孤甚嘉之！但學必以不倦爲功，積久而成，不可以旦夕求其效也。且所謂學者，不但誦讀章句而已；蓋小而進退應對之節、大而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其敦人倫、篤宗族、和鄉黨、美風俗之事無不出於學也。故爲師者，當以此施教；爲弟子者，當以此講習。爲國取士，亦不外此：可不勉歟！』嗚呼！吾君之所以振興文教、化導士人者，至矣、大矣。由是師之所教、學者所習，皆以實學而不以虛文。凡所以致知力行之事、忠君澤民之道，莫不盡心講求；處期無愧於聖賢，出期有用於邦國。養成德器，他日登庸

廊廟，皆可以爲菁莪棫樸之選也。佇見都邑之間，風醇俗美，戶誦家絃；臣與臣言忠、子與子言孝，躋中山於一道同風之盛矣。

予才慚製錦，學愧操刀；未獲刺股之勤，徒切生花之夢；莫能頌揚休風於萬一！不揣固陋，以敘其事云爾。

琉球國創建關帝廟記

程順則

予至中華見所在神祠，血食鄉土者甚多；獨關帝廟貌清肅莊嚴，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健兒牧豎，莫不凜然起敬，瞻禮恐後也。帝果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吾嘗聞英雄之生也，其氣足以凌霄漢，其節足以激怒濤。夫當漢獻孱弱，羣雄割據，有一才一技者，孰不思有所依附以成功名！而帝獨識昭烈爲帝室之胃，委心事之；問關勞苦，百折不回。且其時江東有權、許都有操，亦足稱一代人傑；乃顛倒賢豪，駕馭一世，而獨有帝在其眼中。蓋吳雖得地利而不知輔漢、魏則挾天子令諸侯，均非光明磊落之所爲；視帝之忠義，奚啻天壤也。其心折於帝也，宜哉！且熟讀「春秋」，手不釋卷；舉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瞭然於胸。所以一舉一動，皆木鱗經而出之。予當讀帝廟聯有云：「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由此觀之，中朝以帝爲聖，其尊「帝」可謂至矣。

茲琉球國已建孔子廟，而獨於帝缺其祀典；豈帝之聲名，止洋溢於中夏，而不能遠

播於海外歟？予謂不然。歲癸亥，爲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冊封正使翰林院檢討汪公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林公麟焜知吾國有欲爲帝立廟意，乃捐俸五十金以爲之倡。我王喜，爲立像祀之。從此俎豆馨香，帝之靈爽實式憑焉。

然或則疑之，謂「琉球王位世及，相傳弗替；小心恭順，兵革不興。祝帝之意，果何爲也者」？不知帝之正氣可以塞天地、帝之大義可以貫古今，能使後之爲臣子者，靡不知有君父焉；豈獨廉頑立懦、寬鄙敦薄已哉！若止論其武功，則古今戰勝攻取、號稱萬人敵者，夫豈無人；而何以獨帝之聲名，至今存也！然則立廟之意，固在此而不在彼。

### 書手摹石臺「孝經」後贈中山王

徐葆光

孝爲百行之原，「孝經」爲「六經」之要；無貴賤古今，一也。自古帝王由此則治，反此則亂；列於典籍者，班班具在也。子曰：『我行在孝經，於弟子中詔、參加詳』；蓋道統係之矣。秦火虐燄，不及簡壁；發之魯共，藏之河間，孔安國以隸古定寫之。迨至漢武之世，其文則著。由茲以降，韋昭、王肅諸家皆有訓詁。至唐明皇，乃集定諸注，手書八分，建碑石臺；至今巍如也。我皇上以身盡孝，由此以治天下者，垂六十年於茲。古今經籍，靡不窺究；而於「孝經」，尤三致意焉。旣命集爲「衍義」，朝夕觀覽

；又御書於石，以示臣下。四海萬姓仰如日星，蓋未嘗不一日心在此經也。中山世封，無間內外；聖道日東，六籍咸備矣，而於孝經尤重。王化之遠布、海邦之圖治，皆於是可覘已。及奉命來冊封，例先蠲吉諭祭於先王。既及境，王猶稱世子守次，不郊勞；其循禮也如此。迨祭日，世子素服威容，升降俯仰，威儀卒度；遠人來觀，可謂曰「孝」。既受封後，詢其土俗、觀其政令，條理井然，有駸駸日向內治之勢。王年雖少，知其能繼承先服，推此於國；心甚嘉之！

古人出使，賦詩贈言以相親厚，禮也。同使之臣，既斐乎其有作矣；余忝介列，詞又無文。伏思我皇孝治，此邦共守；百家輿說，義總在經。篋中適有石臺八分墨搨，遂摹一通爲屏幃，以奉王左右，朝夕觀覽，以守至治；此使臣之志也。抑尤有進者：經文著於孝武，其享國也五十餘年；經義備於明皇，其享國也亦五十餘年。三代以下，國祚久長，無踰此兩君者。今我皇上萬年永定，古今莫並。六十年來化日初長，四海仁壽、上下安樂者，亦此經之助居多。王富於春秋，尙其賈此，仰法皇帝，懋勤典學，躬行以暨百姓；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國祚其有涯乎！

## 遊山南記

徐葆光

那霸江以南，皆故時山南王地也。自迎恩亭渡，沿江有村，曰垣花。左帶南嶽臺，

抵海；右翼小祿，迤連豐見城。村中米廩數區，屋茅，蔭樹一徑。南出道儀，見山高不數仞，可騎而越也。

己亥十一月二十一日，偕紫金大夫蔡溫、都通事紅土顯、從客翁長祚、黃土龍、吳份、弟尊光等上下騎從百餘人渡江截山而南；微風從西北來，吹衣不冽。取道田畔，其溝淖處水陷馬足。綠秧初蒔，氣候如中國二月時。南踰坡嶺，三、四牧牛曝岡上。徑淖田循海，南爲大嶺邨，灌棘環密，漁戶數十家。村盡有泉，西流入海。山石岌義怪特，佇馬久之。

是時，午潮漸起瀾漫，遙見海中橫嶺鬱然；大夫指曰：『此砂嶽也』。其下砂川三十里，皆細沙。潮至成川，水石粼粼，螺蛤可數，沒馬足半尺許。馬性狎水爭馳，飛流濺瀑；前後相蹴，如行細雨中。遙見嶽下數馬蹠躩踏潮往來，如海面上行；乃主人遣爲置頓張幄吏也。既至嶽下，山頂蕉樹攢翠無間罅，下皆巨石撐牙；石根穿漏，如可動搖。時日正午，乍昏，雨驟至；人騎百餘避石，一無沾濡者。

飯畢，復騎而南；潮益深，馬行益疾，過潮平、志茂田等邨。又二十里，至一邨，白絲滿，墟前數十家。面海，石益奇，以槓渡馬，白金山巖下。巖高十餘丈，一面砥平如削；古樹蔭翳，石洞蔽虧。邨男女皆隱身石罅中，戢戢窺客。大夫請聯句題石崖上。

日下春，復騎至高嶺，山南王故城也，曰大里城；故壘如疊甃，中空荒蔓，無殿宇



。道旁民家豕牢，石多文城，或刻螭虎形。折而西行，譯者曰：『此國吉山也！』下嶺，有泉淙淙，曰惠泉。歇亭，掬飲清甘。俄至大里橋，此山南外城濠也。大夫曰：『尙巴志襲山南時，燬之』。今以木梁之，礮聲淙淙。

時已昏，大夫預檄諸邨民遞燃巨葦數十導行，谿谷中崎嶇下上，不辨厓術。由眞玉橋、和久田泉崎橋歸館，夜漏三鼓矣。

是遊也，去涉海、歸度嶺，往來六十里。譯者曰：『中國人嚮無問塗者，茲行殆擊空云』。

### 茶亭記

中山陪臣眞 常

蓋聞茶之珍於天下，雖起於神農氏，惜未見遺書。至李唐時，有陸鴻漸者，論茶之風味、辨水之美惡，著「茶經」三篇，以傳於後世，便於口養；或用祭祀、或通神仙，皆是物也。今上自天朝、下達士庶暨海外蕃國，未嘗一日可以去茶；茶之爲用大矣哉！若無陸羽，則不能顯茶之德；無茶，則羽亦不能得其芳譽。陸羽可謂最得茶之妙，而受益於茶者也。

伏惟我中山王上沐皇恩，矢忠矢敬；慕上古之風、師中華之俗，留意風雅，淑躬素絢。於是，一日令紫巾官夏德宣相地擇吉，築茶亭一座；於見朝之暇，汲水烹茗，爲休

息之所。經之營之，不丹不護，毋傷民力、毋營百工；斯誠吾王慈之深、仁之至也。夏氏爰奉教令，壬戌之秋律中夷則，謹卜靈地於崎山之陽，築茶亭於雩壇之下，不日厥功告成矣。其爲地，東南開園囿或封土塊者，春、秋詠花賞月之標致也；西北鑿小池或移松樹者，冬、夏乘涼禦寒之名區也。中架小座臨南嶽者，茶亭也。峰回路轉，飛流噴薄於巖中者，芳泉也。縱目瀛海，賈舶、漁舟隨潮上下，汪洋歎靡涯矣；此澤梁無禁之美利也。回觀原野，農夫耒耜麥稻畦畦，民產樂有恒矣；此農時不奪之流風也。至若月影昭欄、松風響徑，太平氣象、豐歲休徵，又何莫非茲亭之佳勝、視聽之美觀哉！

竊以我王之德，體天地之心；夏氏之量，佐栽培之功。所以斯亭雖夏氏之所營，實我王之所就。古之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歟！是爲之記。

### 重修南北礮臺記

中山陪臣蔡 溫

霸江，百川所會，與海相通，貢船暨西北諸艘往來中山之咽喉也。南距饒波，北抵泉崎，東達宇平、板敷。近人規小利，或聚泥土築田陌，川苦其狹，變爲涸溝；其尤甚者，至塞川以爲田，爛土、泥水流入霸江，江將塞矣。明君賢相，特命向文思等疏濬斯江；或播田地以廣其川、或除爛泥以深其水，宇平、板敷等處復通。長川順流，臨海寺西築石橋三座，迎恩亭北構石橋一座；渡地村臨江築塘，架木橋二座，計橋五座；垣花

村加二橋，共木橋三座。泉崎橋改修，牧志南派之水決以西注。自康熙丁酉五月初五日起，至明年閏八月二十日告成。或曰：『臨海寺南石何爲不除』？文思曰：『斯石係乎風水；且江海颶颺不時，若非斯石，船隻難泊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二月記。

諭祭中山王即事

汪楫

海風激激馬蕭蕭，龍旆徐過眞玉橋；國主望塵遙下拜，聖朝肯使尉陀驕！  
三尺黃麻下闕宮，密雲黶黶日曛曛；陰膏著物無由見，盡在綑縲一氣中。

冊封禮成即事

夜雨廉纖快曉晴，相看搓手賀昇平；海風不動秋風勁，吹作嵩呼萬歲聲。  
龍跳天門下碧虛，光芒萬丈掩璠璵；強鄰一任誇多寶，敢把珍奇鬪御書！  
紫巾黃帕繞丹墀，鼉響鯨鳴羽扇欷；獨上龍亭呼「萬福」，錦衣紗帽好威儀！  
石城百尺擁王宮，渾樸規模自不同；巖壑迴環松影外，樓臺隱見海光中。

馬耕田歌

汪楫

中山山多稻田寡，耕不見牛時見馬。曳犁負軛當町畦，編草絡頭泥沒髀；噴沫徒憐氣凋喪，跼蹐安知材盡下！王良、伯樂無時無，不待悲鳴淚先灑。側聞洪武開國時，曾來此地求騶驪；連檣累舶動千匹，購買不惜傾高貲。陟險衝波有底急，每繙舊史常懷疑？維時布衣起江左，渙號止及東南陲；壯士健吞兒騰蹕，步卒敢向中原窺！圉人太僕但充位，登牀厭穀皆虛詞；誰歟忽建鑿空計，外廡祇藉長風吹！廳廳遠致列雲錦，騎出奚啻熊與羆！永辭絕域騁皇路，寸長一技皆得施。不走沙場繫馱馱，吁嗟爾馬生何遲！今制三年兩入貢，使者執鞭大夫控。天子垂裳顧曰「嘻！此物何煩跨海送」！異域從教寶驢驘，天家絕不求麟鳳；終老邱園何足惜，竟辱泥塗亦堪痛！吁嗟爾馬無自傷，不逢湯、武逢虞、唐；縱有龍媒四十萬，中山只作華山陽。

八月十七夜過波上候潮

汪楫

中山忽過中秋節，連宵對月鄉心切；客言十八潮生辰，萬里波翻定奇絕。我聞此語神爲王，隔夜傳呼啓門臬；海濱大都無障礙，望遠還須登峭岬。夷官遙指波上好，勝地佳名夙所悅；半夜騎馬到山脚，皎月繁星一時滅。天歇地側風怒號，列炬如林不得爇；歇鞍徒行杖馬箠，或作蹒跚或蹙蹙。小憩爭依石臺穩，冥坐只覺山根裂；神女擲砂羣目閉，水怪搏風萬夫咽。擬凭絕壁窺鮫宮，轉類乘車入鼠穴；不分空濛都晦昧，真慚勝游

成旄艷！昌黎默禱衡雲開，東坡密詠廬峰列；顧我胡能匹二公，正直感通同一轍。摩空誰將銀燭晃，掠波恍見金蛇掣；須臾天地還舊觀，放眼依然對滲沱。剪餘十丈、五丈雲，掃剩千堆、萬堆雪；石笋崖下浪如礮，芻匄乍定偏清澈。波底石片能作花，朵朵芙蓉手堪掇；惜哉可望不可親，鐵網徒令青玉缺。泓水巧鑿煩老漁，擘出蒼皮等蟬蛻；意中得失渾錯料，宇外游觀殊小別。歸來作歌紀所見，天淡雲收笑才竭！

中山竹枝詞

汪楫

道是佳人亦復佳，一生赤脚守荆釵；宵來忽作商人婦，竟戴銀簪不脫鞋（土妓，不得簪銀。道遇官長，必脫草鞞，跣足據地，候馬過乃起。若中國人主其家，則超然禁令之外矣）。

兩耳無環髻不殊，孰爲夫婿孰羅敷？譯人笑說「公毋惑！驗取腰間帶有無」（國俗，男子二十，始薙頂髮爲小髻，服與婦人無別。唯男子必以大帕束腰，女則曳襟而趨，皆無衣帶）。

中山竹枝詞

林麟焜

手持龍節渡滄溟，璀璨宸章護百靈；清比胡威臣所切，觀風先到卻金亭。

徐福當年採藥餘，傳聞島上子孫居；每逢卉服蘭闥問，欲乞羸秦未火書。  
日斜沙市趁墟多，村婦青筐藉綠莎；莫惜簞花無酒盞，人歸買得小紅螺。  
匹練明河牛斗橫，寥寥衙鼓欲三更；思鄉坐擁黃綢被，靜聽盤窗蜥蜴聲。  
三十六峰瀛海環，怒潮日夜響潺湲；樓西一抹青林裏，露出烟蘿馬齒山。  
射獵山頭望海雲，割鮮桐酒醉斜曛；紙錢挂道松楸老，知是歡斯部落墳。  
心齋生白室能虛，棊几焚香把道書；讀罷憑闌笑幽獨，藤牆西角對棕櫚。  
廟門斜映虹橋路，海鳥高巢古柏枝；自是島夷知向學，三間瓦屋祀宣尼。  
王居山第兔園開，松櫪棕花倚石栽；多少從官思授簡，不知若個是鄒枝！  
奉神門內列鷓行，乞把天書鎮大荒；喚取金籐開舊詔，侏 感泣說先皇！  
閔宮蔓桷壓山原，將享今看幾葉孫；二十七王禋祀在，釐圭錫鬯見君恩。  
譯章曾記存都夷，槃木白狼歸漢時；何似島王懷聖德，工歌三拜「鹿鳴」詩！  
宗臣清俊好兒郎，學畫宮眉十樣粧；翹袖招要小垂手，簪花研帽舞山香。  
望仙樓閣倚崔嵬，日看銀山十二回；笙鶴綵雲飛咫尺，不教弱水隔蓬萊。  
纖腰馬上側乘騎，草圈銀釵折柳枝；連臂哀歌「上靈曲」，月明齊賽女君祠。  
久稽異域歲將徂，自笑流連似賈胡；三老亦知歸意速，時時風色相銅烏。

諭祭中山王尙貞、尙益禮成，恭紀二十四韻

徐葆光

海島無遺澤，天王歸賄遙；吉辰儀具舉，幽壤禮咸昭。專介求恩卹，馳綸走使輶。經年遲節命，十日降雲霄。仙詔諸靈護，龍光奕葉邀；戒期開正寢，列陛設行朝。鏡吹軍儀肅，攬揄馬步驕。海沈香藜路，火浣帛攔橋。排仗雲霞麗，侵晨風雨銷；巖松飛翠蓋，鐵樹引雲韶。拊舞肩相屬，啁嘈語絕囂；望塵迎玉案，謁闕備工寮。緇素猶冠首，衝牙未珮腰。拜庭祈祝號，宣祭遣巫招；悱惻天心露，鏗鏘玉韻飄。屏藩勳最茂，枝幹恨連凋；海服喪頻告，曾孫齒尙齠。十年今賜恤，三世幸承祧！體薦牲牢潔，登歌簫管調；兩楹設銀綺，三爵奠蘭椒。昭穆欣同祔，恩光被一朝；刻銘留鼎鼐，頂册秘瓊瑤。寵渥鮫人泣，恩濃鯁戶謠；伏鯨長守窟，怒颺不驚條。獻雉趨王會，浮航指斗杓；萬年同壽域，世世戴唐堯。

册封禮成，恭紀四章

徐葆光

海邦萬里歲朝崇，奉册天朝禮最恭；中外一家同壽域，祖孫五世共皇封。國泉瑞應天邊詔，翠蓋陰成嶺上松。六十年來三遣使，日邊偏荷聖恩濃。

十里連岡走翠虬，雲璈夾路引珠旒；仗前爭擁夷民拜，域外如親帝里遊。玉檢輝煌

天上冊，朝儀照耀海中洲。蓬萊仙館環相望，只恐爐烟障遠眸！

中山宮殿壓山椒，設闕王庭儼內朝；乍啓瑤函瞻日麗，高宣天語入雲飄。龍章五色從中賜，御璽三封奕世邀。九列親方隨拜舞，紫羅帕首錦纏腰。

大典重光歡會門，玉函帶礪誓長存；十年攝事猶稱子，此日膺封始拜恩。舞蹈庭中藩禮肅，起居闕下譯詞溫。使臣將命無餘事，載筆歸來獻至尊！

### 中秋宴，小樂府十章

徐葆光

丹桂飄雲落，金風拂殿來；仙洲娛上客，徧舞袖新裁。

當筵呈帖子，第一起神歌；海國義皇代，天孫降福多！

皇恩如海深，海深不盈掬；隊隊綵衣童，聲聲「太平曲」。

朱笠垂曼纓，珊瑚搖雜貝；繁絃何滔滔，和雅與心會！

豎頭篔簹郎，曲項琵琶部；後行引吭歌，前行踢節舞。

宮漏秋來永，方諸月正中；燕開長不夜，樂奏迭無終。

魚龍動夜瀾，戢戢仰雲端；似聽「霓裳曲」，天風落廣寒。

國醕傾池飲，王人徧作賓；譯詞郵勸醕，語隔意偏親。

星流湯谷沸，火迸燭龍旋；涼夜浩如水，當杯月正圓。



皓魄流華采，清暉間九行；重輪瞻聖德，中外共環瀛。

重陽宴，龍潭曲（集長吉錦囊句）

徐葆光

搖搖錦旗夾城暖，蛇子蛇孫鱗蜿蜿，松谿黑水新龍卵。鳶肩公子二十餘，鬪乘巨浪騎鯨兔。黑幡三點銅鼓鳴，銀浦雲流學水聲；烟底鷲波乘一葉，海綃紅文香淺清。毒虬相視振金環，舞霞垂尾長槃跚；亂捲黃河向身瀉，秋肌稍覺玉衣寒。秋寒掃雲留碧空，涼夜波間吟古龍。玉宮桂樹花未落，燭龍兩行照飛閣。方花古礎排九楹，銀雲榭榭瑤殿明，玉壺銀箭稍難傾。撾鐘高飲千日酒，主人稱觴客長壽！山頭老桂吹古香，玉喉窸窣排空光。亂袖交竿管兒舞，午夜銅槃膩燭黃。挈舟海上尋神仙，斫桂燒金待曉筵；天河落處長洲路，遙望齊州九默烟。

琉球三十六島圖歌

徐葆光

琉球屬島三十六，畫海爲界如分疆；羅列衆星皆內拱，中山大宅居中央。往來稅賦有期會，冬夏候汛輸舟航。其北太島號「爺馬」，境鄰倭國分東洋。大平諸山作南鎮，臺灣直北遙相望。前王察度通朝貢，島酋始附中山強。星槎舊錄缺地紀，其國有禁多周防。封舟此來落國北，葉壁六點斜相當；勒舵回針取那霸，船頭但見椅山黃。姑米、馬

齒洩何許，面南極望空青蒼。今來三月遍諮訪，海濱踏盡猶徬徨；洲嶼雖能舉一、二，更船遠近猶迷方。主人輸誠出圖籍，題寫六六何周詳！某置尺幅三千里，對音釋字標其旁。其中各島語言別，譯詞受事中山王；顓顓獨居乃恭順，無一自大如夜郎。聖人聲教彌六合，河源佛國歸堂皇；天下全圖成一覽，朱書墨界窮毫芒。琉球彈丸綴閩海，得此可補東南荒；朝來張挂向東壁，紅旭冉冉升扶桑。

中山竹枝詞

徐葆光

小船矗起半天中，一尺檣懸五寸篷；渡海歸人當有信，竿頭昨夜是南風（渡海之家，例造小木船，桅帆畢具；置竿頭，立庭中候風，以卜歸期。自閩歸國，皆以南風爲候）。

衾子垂垂不繫腰，招風長袖學芭蕉；不知螺髻東西墮，玳瑁簪長尾倒翹（女衣名衾子，腰無帶，披身上。頭髻甚鬆，東西偏墮；蓋古倭墮髻也。女簪玳瑁，長尺許；倒插髻中，尾翹額上）。

纖纖指細玉抽芽，三五初交點點瑕；牆上空憐小垂手，迴風如捲落梅花（女十五，黥手指背墨點如梅花）。

海濱魚市早潮還，細徑斜通失汁山；頭戴荷筐趁墟去，歸來壓扁翠雲鬢（辻山，一

名失汗山；女集所）。

海光晴漾碧天雲，三五龍姑自作羣；石筍崖邊朝不動，雪崎洞裏拜龍君（波上山，一名石筍崖。寺中有神，手劍而立，名「不動」。波上山東有小山，名雪崎；下有洞。正、三、五、九月，謂之吉月；女子相約拜洞，以爲常）。

中秋滿月照空村，鷄犬無聲晝掩門；八月靈辰惟白露，家家三日守天孫（白露節，國中爲大節；前後三日，閉門不語，靜坐守天孫。天孫氏，國中開世祖也）。

小窗傍晚向西開，恕見纖纖落鏡臺；豫算初三拜新月，隔牆先約小姑來（俗有待月之期；初三夜，焚香，對月拜；十八夜，焚香，立待月升拜畢，乃坐；二十三夜，焚香，坐待月上，乃拜）。

海波日出靜無垠，子午靈期又一新；銀蟾今日團圓夜，汲取新潮獻竈神（每月十五，女至竈臺，取潮水獻竈）。

### 題使院種蕉圖

蔡文溥

數株蕉扇半遮空，仙客栽培興不窮；虛檻籠陰消暑氣，幽窗伴月引涼風。飄搖影出高牆外，掩映綠浮一院中。擬似輞川當日景，好將圖獻未央宮。

呈冊封天使四韻

蔡文溥

熙朝恩寵航溟海，萬里鮫宮紫氣臨；五色彩雲天子詔，一泓秋水使臣心。東藩恪守共球職，北闕頒封雨露深。爲咏皇華光遠地，高懸遠望想商霖！

徐太史枉過四本堂誌喜

蔡文溥

陋巷蕭蕭一草堂，翹翹旌旆下寒鄉；村僮也識朱輪客，咸道文星載路光！

同樂苑八景

蔡文溥

延賢橋

江芷汀蘭映水清，風飄香氣到前庭；曾傳東閣招賢地，可勝園橋聚德星？

恤農壇

明王軫念草萊民，時上農壇望畝頻；省斂、省耕行補助，海邦無鳥不生春。

洗硯塘

一曲銀塘供洗筆，光浮星斗自成文；金鱗列隊爭吞墨，彷彿龍宮獻彩雲。

望春臺

臺上新晴宿霧披，鸞旗掩映日遲遲；春和淑氣催黃鳥，正是農工播種時。

觀海亭

峰高路轉欲凌雲，亭上風光自不羣；縱目遠觀滄海外，登臨何異讀奇文！

翠陰洞

人間似隔紅塵外，錯認桃源有路通；陰鎖洞門閒寂寂，惟餘鶴夢月明中。

摘茶巖

香出瓊樓闥苑種，長承雨露葉蒼蒼；春來每向巖頭摘，先製龍團獻我王。

種藥堤

聞道仙家延壽草，移栽堤上自成叢；莫教劉、阮長來採，留與君王佐藥籠。

東苑八景

程順則

東海朝曦

宿霧新開敞海東，扶桑萬里渺飛鴻；打魚小艇初移棹，搖得波光幾點紅。

### 西嶼流霞

海角晴明嶼色丹，流霞早晚漲西巒；若教擲管詩人見，定作箋頭錦繡看。

### 南郊麥浪

錦阡繡陌麗南塘，天氣清和長麥秧；一自東風吹浪起，綠紋千頃映溪光。

### 北峰積翠

北來山勢獨嵯峨，葱鬱層層翠較多；始識三春風雨後，奇峰如黛擁青螺。

### 石洞獅蹲

仙桃花發洞門開，猛獸成羣安在哉？將石琢爲新白澤，四山虎豹敢前來！

### 雲亭龍涎

凌雲亭子有龍眠，吐出珠璣滾滾圓；今日東封文筆秀，好題新賦續「甘泉」。

### 松徑濤聲

行到徂徠萬籟清，銀河天半早潮生；細聽又在高松上，葉葉迎風作水聲。

仁堂月色

東方初月上山堂，萬木玲瓏帶晚霜；照見皇華新鐵筆，千秋東苑有輝光。

# 琉球國志略卷十六

翰林院侍講臣周 煌恭輯

## 志餘

志之有餘，所以收遺散、補軼事也。故雜記、叢談，類多節錄，以備參考。臣因擇其事之無條可附者，別次篇末；雖其言不足爲典要，然以資談苑之搜採、存後起之徵據，或亦少有裨益。志志餘。

張學禮「紀略」：『封舟過海，例有從客偕行。蘇州陳翼，字友石，多才藝。王請授世子彌多羅、王婿亞弗蘇、三法司子喀難敏達羅三人琴，寓天界寺，習一月；移至中山王府，又月餘。授世子「思賢操」、「平沙落雁」、「關雎」三曲，授王婿「秋鴻」、「漁樵」、「高山」三曲，法司子「流水」、「洞天」、「塗山」三曲。西湖吳燕時，字羽嘉，精岐、黃術。國中求治者，立愈；亦有數人受其傳』。

徐葆光「錄」：『國中無琴，但有琴譜。國王遣那霸官毛光弼於從客福州陳利州處學琴，三、四月習數曲；并請留琴一具，從之』。

汪楫「錄」有「神異」一條：『康熙二十年九月十四日黎明，夢與同官喬萊登一山



，仰瞻有碧霞元君廟，疑爲泰山神，下拜。神衣飾如妃后，命坐，辭；神曰：「公操爵人之柄，坐宜也」。因坐；已復賜食一器。覺以告萊。二十一年元旦，謁關帝，得籤詩，有「一紙官書火速催，扁舟東下浪如雷」句。三月，與中書林麟焜同充冊封琉球國使。林蓋字石來、喬則字石林，乃知夢與籤詩，莫非預定；獨疑於泰山神無涉。行次杭州，楫時方疏請諭祭天妃，及登吳山謁天妃宮，見旛書「碧霞元君」；越日，於孩兒巷得天妃經一函，詳書歷朝封號。始知崇禎十三年加封「碧霞元君」，示夢者蓋即天妃也。

又云：『使臣登舟，必先迎請天妃奉柁樓上，而以拏公從祀。拏公者，福建拏口人，常行賈臥舟中，聞神語曰：「某日將行毒於某處，公謹伺之」。至期，果見一人拋毒物水中。公投水收取，盡食之，遂卒；以是面作靛色，後爲土神。明兵攻閩不即下，出牌誓曰：「入城，不留一人」！公化爲耆老，進曰：「若改「留」爲「殺」，當獻城」！從之。請以水燈爲號。時荻蘆門水深，不設備；而居民以神誕日，放燈於此。明兵望燈入，公擁沙助之，遂克城，果不殺一人。後封「宣封護國天下兵馬司協佑尊王」。海船必奉之者，以海上多礁、霧，專藉神力導引云。臣茲役，亦循例奉迎香火船上船；姑米之險、石塘之霧，神實有靈焉。因詳訪閩人云：「公實卜姓，以業拏舟爲神，故稱拏公」。今各省藩司庫神皆明時命以公主之，故人亦多奉爲財神』。

又云：『封舟過東沙山，有兩大魚傳舟左右行；或前、或後，首尾時見，長略與船

等。入夜，星光爛然，白鳥不可數計，環檣而飛；迎擢之神鴉，不足異矣。臣茲役到閩，相傳封舟渡海，必有大魚導引；不特汪使時有之，但他時不覺耳。臣出洋後，留心察之；果見大鯊魚或二、或四，夾舟而行。將至姑米，萬鳥亦復迴翔。及近山，反無一雀。舟人云：「是宿洋鳥，止則浮窠水面、飛則啣窠而起」。又有紅蜻蜓繞桅而飛；「舊錄」云：「颯颯將起之兆也」。後果驗」。

又云：『過溝，風濤大作；投生豬、羊各一，潑五斗米粥，焚紙船，鳴鈺擊鼓；諸軍皆甲露刃，俯船作禦敵狀。問溝之義，曰：「中外之界也。食之復兵之，恩威並濟之義也」』。

夏子陽「錄」：『洪、永時出使琉球等國者，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假以玉帶、蟒衣、極品服色。預於臨海之際經年作舟，藏明器二具，前刻「天朝使臣」，上釘大銀牌一面。有急，知不免，則請使臣仰臥其中，以鐵錮之任其漂泊；庶有人見，取其銀而置之於山，俟後使得載歸耳。夏子陽曰：「琉球之役，窄渺汪洋，茫無際涯；或見絕島孤山，一點空青，半落天外。幸而濟，則幸矣；不然，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是以前使久已去之，要之只在造舟、用人處喫緊。其所足恃，惟式憑國家寵靈，與仗平生忠信兩者而已。如曰設桴翼、造水帶，則愈淺矣」』。

張學禮「紀略」：『請封各官，王念其遠出多年，各加俸、米不等』。

徐葆光「錄」：『前明琉球人不剃頂髮，亦不用網巾。萬曆中，冊使謝杰（長樂人）有母舅某從行，攜網巾數百事，至無售者。謝使遲冊封禮，久不行；云「本國既服中華冠帶，如陪臣有一不網巾者，冊事不舉」。琉人競市一空。閩人至今相謔強市者，則云「琉球人戴網巾也」。』

又云：『親泊村戲馬臺，東有獲劍溪。山北王有寶劍名「重金丸」，兵敗，擲於志慶眞河。百年後，流至水漲溪，光插天；伊平屋人得之，獻中山王。今爲王府第一寶劍』。

汪楫「錄」：『傳聞國祀六臂女神，手執日月，名曰「辨戈天」；靈異特著。以婦人不二夫者爲尸——尸名女君，王及世子、陪臣莫不稽首致敬。國有不良，神輒告王，擒之。鄰寇來侵，神能易水爲鹽、化米爲沙，尋即解去；故國人事神甚謹。明有使臣某至國，詰王「國無城郭、兵甲，何以禦外侮」？王備言女神之靈。使臣曰：「脫神偶不靈，奈何」！其後倭忽大至，王被執；久之，始釋。王曰：「神之靈，遂爲天使一言敗之乎」！嗣是，不復以辨戈天爲言。臣按使館後善興寺右有天滿神，云即祀天孫氏女處。圓鑑池天女堂稱「辨才天女」，「戈」字疑「才」字之誤、「天」字下當加「女」字，於義爲順。姑闕之』。

徐葆光「錄」：『中山僧，有臨濟宗、眞言教二種。臨濟宗爲禪門禮誦外，多學爲

詩。眞言教爲人祈禱，書符咒；正、五、九月尤多祈福，俱戒葷酒。居首里諸寺，皆臨濟宗。在那霸者，惟東禪寺、清泰寺及廣嚴寺三處爲禪宗，餘皆眞言教也。國禁僧不得渡海入中國，惟至日本參學者有之。僧衣多用朱、黃色等紬絹爲之；袈裟外，更有一衣如背心狀，名「斷俗」。僧披剃後，有名著籍，上之理梵司；皆有廩米。圓覺寺，爲國王本宗香火所在，僧祿特重，歲八十石。天王寺、天界寺、崇元寺，歲二十四石。臨海寺，亦二十四石；護國寺，四十石。二寺在海濱，爲國王許願獻佛之所；故祿石次之。他則不論僧衆多少，每年支米八石；一云支口糧四名，每名一石三斗五升，共五石四斗云。



## 郭序

同治五年，天子以琉球於中國最恭順，今其嗣尙泰立，不怠益虔，宜錫以王封；詔公卿，擇可使者。於是詹事府右贊善趙新，持節銜命以行。旣莅其國，宣揚天子神聖威武、覆載無外之意，咸拱聽稽伏忭悅。歸，出其所著「續志略」二卷——記山川、道路、制度、風俗甚具，以示同列。其友郭柏蔭受而讀之曰：「周禮」行人之職掌，辨異五物，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又聞「九能」能說，可以爲大夫。君之所爲，其近是乎！昔汪舍人楫奉命冊立，以詩歌賡詠聖朝懷柔盛德，當時朝士咸豔稱之；然而簡而不能賅也。是略以史書之義例，爲記載之文章；宸章炳煥，典禮喬煌；俾後之至東瀛者，有所率循而考覈焉。而君之敬慎之忱，亦藉以稍見也夫。是爲序。

光緒八年（壬午）秋八月，侯官郭柏蔭序。



# 續琉球國志略目錄

## 首卷

御書……………(二九五)

詔勅……………(二九五)

諭祭文……………(二九八)

## 卷一

表奏……………(三〇五)

國統……………(三二四)

## 卷二

封貢……………(三八)

典禮(詳前「續志」)……………(三一)

學校……………(三一)

政刑(詳前「續志」)……………(三一)

官制……………(三一)

冠帶簪衣制……………(三一)



府署	.....	(三三三)
祠廟	(詳前「續志」)	(三三三)
風俗	.....	(三三三)
人物	.....	(三三三)
物產	(詳前「續志」)	(三三三)
針路	.....	(三三三)
靈蹟	.....	(三三五)

# 續琉球國志略首卷

詹事府右贊善臣趙 新恭輯

## 御書

「弼服海隅」：道光十八年，賜王尙育。

「同文式化」：咸豐四年，賜王尙泰。

「瀛嶠屏藩」：同治四年，賜王尙泰。

## 詔勅

### 道光十八年封王尙育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共球向化，蓋忱膺丹絳文褒；屏翰銘勳，世守席黃圖之舊。嘉象來之致福，久備藩封；紹燕譽以承休，式頒策命。爾琉球國啓疆溟島，率職海邦；懋奕樸之經綸，奉中朝之正朔。中山王世子尙育克承先業，丕茂嘉猷；繼堂構以維勤，奉幣琛而罔懈。效朝宗於碧澗，風靜鯨波；肅拱衛於紫宸，道通魚嶼。茲以序當嗣位，表請錫封；特遣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鑑，齎詔往封爾爲琉球

國中山王。爾國臣民以暨士庶，其咸弼乃王，益勵恪恭，長延福祚。思其艱以圖其易，日修庶政以誠和；勤於邦復儉於家，永矢一心而翼戴。纘箕裘於勿替，千秋垂駿烈之光；鞶帶礪以久安，百世荷龍章之眷。故茲誥示，咸使聞知。

道光十八年封王尙育勅

皇帝勅諭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育：惟爾世宅瀛壖，蔚爲國冑。承華綺歲，不愆視膳之儀；主器藩方，聿著維城之望。茲以茅封嗣守，葵向臚忱；嘉越雉之邁飛，驗東鯉之即序。雲帆轉海，羅琛燾於十洲；星使來王，拱宸樞於萬里。無忝箕裘之紹，爵壤宜膺；仍邀英蕩之頒，絲綸載錫。特遣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鑑勅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並賜爾及妃文幣等物，爾祇承寵命，益懋忠猷；助宜醴化於鯤溟，允答稠恩於鳳陛。扶桑日麗，被袞繡以揚輝；析木波平，奠藩維而述職。勿墜高、曾之矩，俾爾熾昌；永惟帶礪之傳，延於苗裔。欽哉！特諭。

同治五年封王尙泰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典隆圭組，千秋垂帶礪之盟；瑞集共球，百世屹屏藩之衛。紹箕裘而勿替，舊德克承；賁綸綍而崇褒，新恩宜沛。爾琉球國拓疆東海，稟朔中朝

；慶土宇之久安，荷帡幪之廣冒。中山王世子尙泰，夙騫令譽，善繼先型；虔述職於重溟，早攄忱於九陛。波恬碧澗，頻輸琛鬻以效珍；星拱紫垣，遠涉梯航以請命。茲以序當嗣爵，表籲錫封；特遣正使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趙新、副使內閣中書舍人于光甲，齎詔往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爾國臣民以暨士庶，其咸輔乃王，益殫忠悃，懋著豐規；緜世澤以孔長，鞏邦基於丕固。恩裕後光前之匪易，勉啓乃心；念宣猷贊化之宜勤，無忘汝翼！鴻床滋至，繼繩延茅壤之榮；龍節載頒，申錫拜楓廷之賜。故茲誥示，咸使聞知。

### 同治五年封王尙泰勅

皇帝勅諭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泰：惟爾毓秀海邦，蜚音國冑。譽隆肯構，早駿望之不昭；德著維城，果象賢之無忝。茲以承祧衍慶，績業揚床；踰鼇島以來王，航鯤溟而命使。瞻雲願切，夙勤修貢於東瀛；捧日心長，彌冀近光於北闕。嘉前徽之克紹，久靜鯨波；念崇爵之宜頒，載宣鳳綵。特遣正使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趙新、副使內閣中書舍人于光甲勅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並賜爾及妃文幣等物。爾祇膺簡命，益勵葵忱；式宏翼戴之勳，大啓熾昌之緒。祚延茅土，環紫澗以承流；榮被芝泥，翊丹宸而布化。萬里效星辰之拱，用揚鴻烈於方來；九天賜雨露之恩，允荷龍光於靡極。欽哉！特諭。

頒賜國王：蟒緞二疋、粧緞二疋、青緞二疋、字緞六疋、藍緞三疋、錦三疋、紗四疋、羅四疋、紡絲四疋。

頒賜王妃：粧緞二疋、字緞四疋、藍緞二疋、青緞二疋、錦二疋、紗四疋、羅四疋。

### 諭祭文

#### 道光十八年諭祭故王尙灝文

維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六月庚午朔，越二十四日癸巳，皇帝遣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鑑致祭於琉球國中山王尙灝之靈曰：共球奉職，山河膺帶礪之封；圭瓚陳卣，筵几沛絲綸之澤。念梯航之恭恪，昭爵學之哀榮；特用賁章，以揚豫薦。爾琉球國中山王尙灝，渤澥開疆，壽苴分社。璆琳啓檢，永綏賜履之區；冠帶來庭，長效越裳之貢。從鴻臚以典屬，琛獻爰聞；恬菴極以朝宗，鏡清寰海。載徂奄告，撫逝景於桑洲；賜發遙頒，降恩光於椒醕。誥宣銜鳳，傳龍節以合符；世守流虯，嘉象胥以纘服。於戲！作溟澨之屏藩，車書承化；發馨香於俎豆，楹桷增華。惟寅恭懷，星共之忱，斯申錫普雲祲之慶。褒茲靈爽，尙克歆承！

## 同治五年諭祭故王尙育文

維同治五年丙寅七月丁巳朔，越二十日丙子，皇帝遣正使詹事府右贊善趙新、副使內閣中書于光甲致祭於已故琉球國中山王尙育之靈曰：車書承化，東瀛之聲教常通；俎豆升香，北闕之恩施遠播。念共球之效順，設爵罍以飾終；載考彝章，用陳嘉薦。爾琉球國中山王尙育，拓疆碧海，稟朔丹宸。常殷就日之心，梯航修貢；夙仰同風之治，琛賚來庭。燕譽稱賢，槎使屢馳乎龍節；象胥典屬，匭章無阻於鯤溟。嗟逝景之難回，淪徂忽告；宜軫懷之倍切，奠醑遙頒。鳳詔傳宣，諭祭而彤廷寵渥；鷁舟利涉，啓行而紫澗波恬。於戲！祚延茅土之封，永盟帶纊；榮荷椒筵之錫，爰沛絲綸。微溯生前，望宸居而拱極；典隆身後，膺申命而貽庥。告爾潛靈，尙其歆格！

## 道光十八年諭祭天后文（二道）

維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五月辛丑朔，越一日壬寅，皇帝遣冊封琉球國王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鑑致祭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天后之神曰：唯神坤德含章，坎孚普惠。升靈瀛島，疏鯤壑以波恬；表貺瀛壖，導鸞帆而風順。應臺灣之贊武，曾著豐猷；驗閩嶠之安

瀾，聿瞻顯應。茲以錫封殊域，取道重溟；爰命使臣祇將祀典，尙其護茲綸綍，佑彼津途。波浪無驚，飛鷁度高華之嶼；苾芬特薦，碩牲祈利濟之符。綢絜式陳，神明來格！

維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月□□朔，越□日□□，皇帝遣冊封琉球國王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鑑致祀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天后之神曰：惟神誕昭靈應，隆翊昌圖。導龍節以南來，絲綸日煥；護鸞帆而北返，旌旆風和。仰神貺之無疆，島嶼胥呈其五色；俾使星之有耀，波濤遠涉乎重洋。聿答嘉祥，宜申秩祀。六鼇浪謐，用宣威德於茅封；雙鷁雲歸，式薦苾芬於禾粦。敬酬靈爽，尙鑒馨香！

同治五年諭祭天后文（二道）

維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月□□朔，越□日□□，皇帝遣冊封琉球國王正使詹事府右贊善趙新、副使內閣中書舍人于光甲致祀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安瀾利運、澤覃海宇、恬波宣惠、導流衍慶、靖洋錫祉、恩周德溥、衛漕保泰、振武綏疆天后之神曰：唯神功贊乾元，德符坤厚。雲輶顯異，八閩叨呵護之庥；霧節敷仁，四海切馨香之報。濟舳艫之轉運，靈偃鯨波；導斧

鉞以專征，威揚鼇極。巍號疊崇於紫階，明徽久播於滄瀛。茲以頒詔藩封，渡航渤瀾；默冀鴻慈之庇，用修牲薦之儀。尙其佑彼津塗，利茲舟楫！錦帆霞燦，捧芝檢以宣勤；瑤學星羅，奠椒漿而告潔。神其來格，鑒此茲芬！

維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月□□朔，越□日□□，皇帝遣冊封琉球國王正使詹事府右贊善趙新、副使內閣中書舍人于光甲致祀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安瀾利運、澤覃海宇、恬波宣惠、導流行慶、靖洋錫祉、恩周德溥、衛漕保泰、振武綏疆天后之神曰：唯神隆翊昌圖，誕敷閭澤。波恬析木，導龍節以遄歸；日麗扶桑，護鷁舟而徑渡。煥絲綸於萬里，殊方叨湛露之施；揚旌旆於十洲，巨澗驗長風之順。俾使星之有耀，信靈貺之無涯。爰舉明禋，用申寅感。回帆珠島，允占利涉於南溟；獻帛瑤祠，彌切報□於北闕。恪修祀典，冀答神庥！

### 道光十八年諭祭海神文（二道）

維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月□□朔，越□日□□，皇帝遣冊封琉球國王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鑑致祭南海之神曰：惟神惠孚兌澤，位正離明。表祝麟洲，接日星而滉灑；徵祥鼇極，匯江漢以朝宗。遙覃南服之恩波，青雲干呂；



近接中山之貢道，錦浪乘槎。茲以詔賁藩封，道經巨澗；用祈庇佑，特薦苾芬。尙其靜攝波濤，穩浮檣楫！煥絲綸於華嶼，使節霞輝；登疊俎於瑤壇，靈旗風細。恪將秩祀，敬迓神庥！

維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月□□朔，越□日□□，皇帝遣冊封琉球國王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鑑致祀南海之神曰：惟神澤普無涯，功昭既濟。瑤光交彩，導龍節以遄征；錦纜澄輝，泛鯨波而利涉。鸞章捧至，丸封羣懼乎德威；隼旆歸來，珠島益徵夫靈貺。聿修牲薦，敬報鴻猷。露舶風檣，效順紀鳴鼉之候；芬枝黼構，酬庸隆胙饗之儀。式侑馨香，神其歆格！

同治五年諭祭海神文（二道）

維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月□□朔，越□日□□，皇帝遣冊封琉球國王正使詹事府右贊善趙新、副使內閣中書舍人于光甲致祀南海之神曰：惟神望超四瀆，量納百川。布闔朱崖，允正離明之位；揚旆碧澗，式符兌澤之占。翔瑞靄於鼇峰，永綏南服；靜洪濤於鯤壑，遠達中山。顯應丕昭，羣情共戴。茲以錫封海嶠，取道瀛壖；修秩祀以抒忱，冀神聰之默鑒！尙其護茲綸綍，導以津梁。鸞帆宣奉使之勤，輝騰霓旆；龍勺肅薦馨

之典，靈集雲旗。潔侑豐禋，祇祈嘉貺！

維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月□□朔，越□日□□，皇帝遣冊封琉球國王正使詹事府右贊善趙新、副使內閣中書舍人于光甲致祀南海之神曰：惟神德懋含宏，惠敷利濟。揚舲魚嶼，導星使以宣猷；返旆鵬溟，率波臣而效職。雲護十行之丹絳，瓊島遄經；島迴萬頃之紫瀾，牙檣穩渡。遠播天威於殊域，實叨神佑於重洋；默念豐功，宜隆昭報。鸞函恩錫，茅封深翊戴之忱；隼旂吉旋，芝學肅茲芬之薦。敬酬靈爽，尙冀來歆！



# 續琉球國志略卷之一

詹事府右贊善臣趙 新恭輯

## 表 奏

### 道光十六年請封表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臣尙育，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丹詔輝煌，布恩綸於北闕；星槎迢遞，傳寵命於南瀛。樹屏翰而懷柔，隆茲體統；錫封章以寵賁，煥厥規模。慶洽蟻封，歡騰蜃島。欽惟皇帝陛下知周萬物，治協三王。赫濯聲靈，式九圍而型於百辟；惇庸典禮，斂五福以錫及萬邦。侯甸要荒，盡入職方之府；躬桓蒲穀，悉歸王會之圖。八埏徧沐仁風，四海皆瞻化日。臣育世叨聖澤，代守瀛壖。胙土分茅，自昔長依禹甸；請封襲爵，於今欣戴堯天！謹遣陪臣向大猷、孫光裕等遠叩龍墀，乞降綸音以准襲；遙趨象闕，恭求冊使而錫封。伏願至德彌崇，覃恩愈廣；建官分職，由內臣而及外臣；合軌同文，因舊典以開新典。將見陽和布地，禮泉與芝草偕生；瑞氣麗天，甘露同景星並見矣。臣育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道光十六年八月初三日。

道光十六年請封疏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臣尙育謹奏：爲瀝懇循例封襲以光世土，以效忠勤事。

竊以敝國蕞爾彈丸，渺茲尺土；世沐天朝深仁厚澤，有加無已。臣先祖尙質，於順治十一年荷蒙天恩，頒給王爵印篆爲中山王，永奠海邦。臣先祖尙貞，於康熙二十一年叨荷詔勅冊封；臣先祖尙敬，於康熙五十七年祇受封王。臣太高祖尙穆，於乾隆二十一年恭沐皇恩，封襲王爵。臣高祖尙哲，爲世子時棄世；臣曾祖尙溫，於嘉慶五年叨蒙冊封。臣祖尙成，未及請封，早已棄世；臣父尙灝，於嘉慶十三年仰蒙冊封爲中山王。臣祖於是年恭荷誥命，追封王爵。臣父嗣爵以來，恭勤匪懈；一旦嬰病，醫藥無效，於道光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薨逝。臣小子以嫡繼統，恭循典例，應請封襲；謹遣陪臣耳目官向大休、正議大夫孫光裕等趨叩丹墀，虔齋奏請。伏乞聖恩，體循臣先世事例，差選天使按臨蛟島；俾臣育拜綸音於海表，世守藩疆；膺詔命於波區，代供貢職；則頂祝皇恩浩蕩，世世不朽矣。伏祈聖鑒，勅部施行。臣育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具奏以聞。

道光十六年八月初三日。

同治三年請封表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臣尙泰，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天子當陽，礪山帶河以建國；聖人御宇，苴茅胙土以分藩。頒正朔於赤縣神州，咸仰玉冊金書之錫；圖王會於鳧旌陰羽，共瞻寶函鐵券之榮。鼇極奠安，蟻封忭頌。欽惟皇帝陛下恩覃九月，道契三無。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億萬世光垂黼黻；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千百國瑞輯冠裳。海淺仁深，嶽卑德峻；春臺有慶，壽域同登。臣泰躬叨聖澤，世守海邦。服備外藩，夙有請封舊典；統承先緒，仍循嗣爵常經。謹遣陪臣東國興、毛發榮趨叩龍墀，乞降綸音以准襲；虔伸虎拜，恭迓册使之遙臨！伏願丹詔頒雲，黃圖輝日。榮膺冠帶，廣玉帛之會於塗山；寵列屏藩，大封建之模於澗水；則沐日浴月，入荒輪琛壽之忱；十雨五風，六宇受雍熙之福矣。臣泰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 同治三年請封疏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臣尙泰謹奏：爲援例陳情，懇請封襲以光疆宇，以效忠勤事。

竊維敝國鯤壑外藩，蝸居荒服；世沐天朝厚澤深仁，有加無已。臣先祖尙質，於順治十一年荷蒙天恩，頒給王爵印篆爲中山王，永奠海邦。先祖尙貞、尙敬、尙穆，均於康熙二十一年及五十七年並乾隆二十一年先後恩准封襲。太高祖尙哲，爲世子時即世弗

祿；高祖尙溫，於嘉慶五年叨蒙封襲王爵。曾祖尙成，雖未及請封，早已棄世；而祖尙灝，於嘉慶十三年叨蒙封襲王爵；曾祖亦於是年恭荷誥命，特許追封。父尙育，復於道光十八年祇受冊封爲中山王：感列聖之遭逢，勵兒孫以職守。嗣爵以來，夙夜欽承，忠貞匪懈；詎意偶嬰微疾，醫藥無靈，遽於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薨逝。臣以嫡長繼統，恭循典例，虔請封襲；冀藉皇威之遠被，庶幾壽域之同登。謹遣陪臣耳目官東國興、正義大夫毛發榮趨叩彤墀，據陳丹悃。伏乞聖恩，體循臣先世事例，欽選天使按臨海疆。俾臣泰迓綸音於北闕，世守藩封；膺靈命於東瀛，代修職貢；則頂祝皇仁，長承恩眷。仰八紘之在宥，願萬葉以爲基矣。伏祈聖鑒，飭部施行。臣泰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奏。

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 道光十八年謝恩表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育，誠懼誠忤，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文命覃敷，綸綍煥黃封之彩；仁恩廣被，滄溟騰紫誥之輝。布渙號於三山，鴻鈞亭育；頒乾符於萬里，鏤版軒歌。慶溢寰瀛，歡增溥海。欽惟皇帝陛下聰明天廬，恭讓性成；黼座垂裳，照堯天之麗日；彤廷揮軫，調舜陛之薰風。臣育嗣守藩封，代供貢職；拜荷鳳詔褒封之典，島

嶼焯煌；仰承鸞書錫予之榮，星雲糾縵。瞻神京而九叩，望帝闕以三呼；拜命增虔，撫躬益勵。謹遣陪臣翁寬、楊德昌等肅齎土物，叩謝天恩。伏願大造無私，至誠不息！德政如辰居有所，天涯之箕畢輸忱；聲靈窮亥步而遙，域外之梯航接踵。將見金甌永固，河山呈帶礪之休；玉燭常調，川嶽隸懷柔之化矣。臣育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 道光十八年謝恩疏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育謹奏：爲恭謝天恩事。

竊臣育彈丸小國，僻處海隅。仰沐皇上鴻慈，允臣嗣封藩服；於道光十八年欽差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鑑持節齎捧詔勅、御書、幣帛，隨帶員役人等駕船一隻於本年五月初九日按臨敝國。臣育率領臣庶，於迎恩亭恭請皇上聖躬萬安；即敬迓詔勅、御書、幣帛，奉安天使館內。擇吉於六月二十四日，先蒙諭祭臣父王尙灝；續於八月初三日，荷蒙宣讀詔勅，封臣育爲中山王，優賚臣及臣妃蟒緞、綵緞等物。臣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隨援照成例請於天使，懇留詔勅爲傳國之寶。蒙天使查驗前封卷軸，特允所請，付臣一併珍藏；復蒙頒賜御書「弼服海隅」匾額。臣育及臣庶瞻仰歡忭，叩頭祇領。伏念臣育世居島嶼，夙隸崑嶷。茲當嗣位之初，仰邀特簡詞臣



，遠來異域。眷舊臣而賜醞，褒世胄而錫封；宸翰騰輝，奇繪耀彩；誠寵榮之已極，洵存沒之同欣！臣育曷勝感激，特遣陪臣法司王舅翁寬、紫金大夫楊德昌、使者馬維興、都通事魏學源、通事鄭思恭、梁大章等齎奉表章，率領官伴、梢役坐駕船隻，裝載土儀金鶴形一對（鶴踏銀巖座各全）、盔甲一領（護手、護膝各全）、金靶鞘腰刀二把、銀靶鞘腰刀二把、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腰刀二十把、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鎗一十把、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哀刀一十把、黑漆灑金馬鞍一座（轡銜絡頭前後牽鞵屨脊障泥鑿俱全）、金彩畫圍屏二對、精製摺扇五百把、土絲綿二百束、練蕉布三百疋、土苧布一百疋、白剛錫五百斤、紅銅五百斤——再蒙頒賜御書，另具金鶴形一對（鶴踏銀巖座各全）前來，赴京叩謝天恩。伏冀聖慈俯鑒下悃，臣育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 同治五年謝恩表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泰，誠懼誠忭，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皇仁同覆幬，車書集一統之河山；帝德徧乾坤，侯甸霑累朝之雨露。來王來享，屏藩寵錫銀章；丕顯丕承，帶礪榮分鐵券；外邦溢慶，環海騰懽。欽惟皇帝陛下道軼羲、軒，業高堯、舜。安內攘外，河清偕海晏揚休；緯武經文，雨澍共風祥呈瑞；咸頌太平天子，羣歌有道聖人。臣泰鮫島微員，蜃宮荒服；代沐聖朝培植，躬膺王爵襲封。星使遙臨，如覲龍光而華祝

；綸音遠賁，爰伸虎拜以嵩呼。五色煥黃麻，祖廟之蘋蘩映彩；十行頒丹詔，球陽之嶽瀆增輝。冊立覃恩，蟻私莫報；續承舊業，蚊負懷慚！祇緣蝸處南隅，匪遂鳧趨北闕。謹遣陪臣馬朝棟、阮宜詔等肅齎方物，聊效葵傾；叩謝天恩，徒殷曝獻。伏願箕疇備福，姬籙凝庥；披王會之圖，執玉帛者八百國；攬職方之掌，奠金甌於億萬年。將見璧合珠聯，永慶雍熙之治；鳳儀獸舞，咸游浩蕩之天矣；臣泰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 同治五年謝恩疏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泰謹奏：爲恭謝天恩事。

竊臣泰彈丸小國，僻處海隅。仰沐皇上鴻慈，允臣嗣封藩服；於同治五年欽差正使詹事府右贊善趙新、副使內閣中書舍人于光甲持節齎捧詔勅、幣帛，隨帶員役人等駕船二隻於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按臨敝國。臣泰率領臣庶，於迎恩亭恭請皇太后、皇上聖躬萬安；即敬迓詔勅、幣帛，奉安天使館內。擇吉於七月二十日，先蒙諭祭臣父王臣尙育；續於□月□日，荷蒙宣讀詔勅，封臣泰爲中山王，優賚臣及臣妃蟒袍、綵緞等物。臣泰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隨援照成例請於天使，懇留詔勅爲傳國之寶。蒙天使查驗前封卷軸，特允所請，付臣一併珍藏。臣泰及臣庶瞻仰歡忭，叩頭祇領。伏念臣泰世居

島嶼，夙隸旃幟。茲當嗣位之初，仰邀特簡詞臣遠來異域；眷舊臣而賜矚，褒世胄而錫封。龍章騰輝，鳳縠耀彩；誠寵榮之已極，洵存歿之同欣！臣泰曷勝感激，特遣陪臣法司王舅馬朝棟、紫金大夫阮宣詔、使者向永儀、都通事蔡呈禎、通事金良弼、阮成勳等齋捧表章，率領官伴、梢役坐駕船隻，裝載土儀金鶴一對（鶴踏銀巖座各全）、盃甲一領（護手、護膝各全）、金靶鞘腰刀二把、銀靶鞘腰刀二把、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腰刀二十把、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鎗一十把、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衣刀一十把、黑漆灑金馬鞍一座（轡銜絡頭前後牽鞵屨脊障泥鐙俱全）、金彩畫圍屏二對、精製摺扇五百把、土絲綿二百束、蕉布三百疋、土布一百疋、白剛錫五百斤、紅銅五百斤前來，赴京叩謝天恩。伏冀聖慈俯鑒下悃，臣泰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中山王尙育請存舊禮以勞使臣疏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育謹奏：爲懇存舊禮以酬使臣，仰祈聖鑒事。

竊臣育海外藩垣，邊隅澤國。叨蒙恩命，允臣嗣封；於道光十八年欽差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鴻年、副使翰林院編修高人鑑持節恭奉詔勅、御書、幣帛，於本年五月初九日按臨敝國。六月二十四日，先行諭祭臣父王尙灝；續於八月初三日，宣讀詔勅，封臣育爲中山王；欽賜臣及臣妃蟒緞、綵緞等物，復蒙頒賜御書匾額；此誠皇上天高地厚之殊恩

，而臣育萬世無窮之光寵也。竊惟天使入境以來，裁省供億、約束丁胥，上體聖主懷柔至意，嚴禁從前滋擾舊規；舉國臣民，同聲感頌。臣育僻處海隅，無能隆禮；故於宴款之際，代物以金。雖自知乎菲薄，實欲藉以將敬。乃使臣屢辭不受，義正詞嚴；允矣有恥不辱，足爲天朝慎簡得人慶矣。但念使臣間關勞瘁、遠涉風濤，實爲臣育之故。酬德報功，未展萬一；殊慙舊禮之有缺，愈覺寸志之莫伸！謹將卻還宴金二封——共計一百九十二兩，附遣陪臣法司王舅翁寬、紫金大夫楊德昌等進呈；額叩聖恩，勅賜使臣收受；庶臣育微忱得遂，益堅愛戴之誠矣。理合上疏奏明，伏乞皇上聖鑒，臣育無任戰慄惶恐之至。謹奏。

道光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中山王尙泰請存舊禮以勞使臣疏

琉球國中山王臣尙泰謹奏：爲懇存舊禮以酬使臣，仰祈聖鑒事。

竊臣泰海外藩垣，邊隅澤國。叨蒙恩命，允臣嗣封；於同治五年欽差正使詹事府右贊善趙新、副使內閣中書于光甲持節恭奉詔勅、幣帛，於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按臨敝國。七月二十日，先行諭祭臣父王臣尙育；續於八月二十七日，宣讀詔勅，封臣泰爲中山王，欽賜臣及臣妃蟒緞、綵緞等物；此誠皇上天高地厚之殊恩，而臣泰萬世無窮之光寵也。

。竊惟天使入境以來，裁省供億、約束丁胥，上體聖主懷柔至意，嚴禁從前滋擾舊規；舉國臣民，同聲感頌。臣泰僻處海濱，無能隆禮；故於宴款之際，代物以金。雖自知乎菲薄，實欲藉以將敬。乃使臣屢辭不受，義正詞嚴；允矣有恥不辱，足爲天朝慎簡得人慶矣。但念使臣間關勞瘁、遠涉風濤，實爲臣泰之故。酬德報功，未展萬一；殊慙舊禮之有缺，愈覺寸志之莫伸！謹將卻還宴金二封——共計一百九十二兩，附遣陪臣法司王舅馬朝棟、紫金大夫阮宣詔等進呈；籲叩聖恩，勅賜使臣收受；庶臣泰微忱得遂，益堅愛戴之誠矣。理合上疏奏明，伏乞皇上聖鑒，臣泰無任戰慄惶恐之至。謹奏。

## 國 統

臣謹案：琉球自尙穆以前，其譜系已詳前志。茲從前「續志略」，錄尙穆以來世系於左：

尙穆：尙敬長子。乾隆四年，生。十七年，立。二十一年，受封。五十九年，薨。  
孫尙溫嗣。

尙哲：尙穆長子。乾隆二十四年，生。五十三年，卒；未及立。

尙溫：尙哲二子。乾隆四十九年，生。六十年，立。嘉慶五年，受封。八年，薨。  
子尙成嗣。

尙成：尙溫長子。嘉慶五年，生。八年秋，立。冬，薨。十三年，追封。

尚灝：尚哲四子。乾隆五十二年，生。嘉慶八年，立。十三年，受封。道光十四年，  
，薨。

尚育：尚灝長子。嘉慶十八年，生。道光十四年，立。十八年，受封。二十七年，  
薨。

尚泰：尚育二子。道光二十三年，生。二十七年，立。同治五年，受封。



# 續琉球國志略卷之二

詹事府右贊善臣趙 新恭輯

## 封貢

臣謹案：琉球入貢，始於明洪武五年；受封，始於永樂二年。前明貢無常期，本朝始定爲二年一貢；該國王遵行，世不失職。封自康熙二年，至今凡八次。其在嘉慶十四年以前者，已詳前「續志」。茲謹錄嘉慶十五年尙灝受封以來如左：

嘉慶十五年（庚午）秋，尙灝遣耳目官向國柱、正議大夫蔡肇業表貢方物，並遣官生陳善繼、馬執宏、毛世輝、梁元樞四人入監讀書。

十七年（壬申）秋，遣耳目官向謹、正議大夫毛廷器表貢方物。

十九年（甲戌）秋，遣耳目官向斌、正議大夫鄭嘉訓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大小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二十一年（丙子）秋，遣耳目官毛維憲、正議大夫蔡次九表貢方物。

二十三年（戊寅）秋，遣耳目官毛維新、正議大夫鄭克新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二十五年（庚辰）秋，遣耳目官向邦正、正議大夫蔡肇基表貢方物。

道光元年（辛巳）秋，遣王舅向廷謀、正議大夫鄭文洙慶賀宣宗成皇帝登極，表貢方物，並進香貢；常例外，加賞各色八絲緞、硯、玉器、琺瑯爐、瓶、盒、琺瑯碗、磁器、玻璃器等件。

二年（壬午）秋，遣耳目官毛樹德、正議大夫王士惇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御書匾額、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四年（甲申）秋，遣耳目官向廷楷、正議大夫梁光地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六年（丙戌）秋，遣紫巾官馬開基、正議大夫梁文翼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八年（戊子）秋，遣耳目官毛世輝、正議大夫楊德昌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十年（庚寅）秋，遣耳目官向國璧、正議大夫王丕烈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十二年（壬辰）秋，遣耳目官向永昌、正議大夫鄭擇中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十四年（甲午）秋，尙育遣耳目官向如山、正議大夫紅泰熙表貢方物。

十六年（丙申）秋，遣耳目官向大猷、正議大夫孫光裕表貢方物，兼請襲封。

十七年（丁酉）秋，遣翰林院修撰林鴻年、編修高人鑑充正副使往封，王世子尙育遣陪臣鄭良弼至閩接封。

十八年（戊戌）夏，林鴻年等至國，諭祭故王尙灝、冊封尙育爲王。秋，尙育遣王舅翁寬、紫金大夫楊德昌隨同謝封，表進方物；並遣耳目官章鴻勳、正議大夫林奕海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十九年（己亥）春，臣鴻年、臣人鑑回京代奏請官生入學。

二十年（庚子）秋，遣耳目官向國鼎、正議大夫林常裕表貢方物（本年欽奉上諭：琉球改爲四年一貢。特遣王舅向邦正、正議大夫鄭元偉奏請照舊間年進貢，隨蒙允准），並遣官生阮宣詔、鄭學楷、向克秀、東國興四人入監讀書。向克秀回至閩，病故。

二十二年（壬寅）秋，遣耳目官向紹元、正議大夫魏恭儉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二十四年（甲辰）秋，遣耳目官毛嘉榮、正議大夫鄭元偉表貢方物。

二十六年（丙午）秋，遣耳目官向元模、正議大夫梁必達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二十八年（戊申）秋，尙泰遣耳目官向統績、正議大夫鄭元觀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三十年（庚戌）秋，遣王舅夏超羣、正議大夫毛有增慶賀文宗顯皇帝登極，表貢方物，並進香貢；常例外，加賞各色八絲緞、硯、玉器、琺瑯爐、瓶、盒、琺瑯盃、磁器、玻璃器等件，又加賞蟒緞、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咸豐二年（壬子）秋，遣耳目官毛種美、正議大夫蔡士俊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御書匾額、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四年（甲寅）秋，遣紫巾官向邦棟、正議大夫毛克進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六年（丙辰）秋，遣耳目官向有恒、正議大夫阮宜詔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八年（戊午）秋，遣耳目官翁俊、正議大夫阮孝銓表貢方物；常例外，加賞蟒緞、「福」字、方絹、箋、筆、墨、硯、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十年（庚申）秋，遣耳目官向志道、正議大夫鄭德潤表貢方物。

同治元年（壬戌）秋，遣耳目官向啓元、正議大夫林長隆表貢方物。

同治二年（癸亥）秋，遣王舅馬文英、正議大夫毛克述慶賀皇上登極，表貢方物，

並進香貢；常例外，加賞御書匾額、各色八絲織、硯、珙瑯爐、瓶、盒、玉器、珙瑯盃、玻璃器、瓷器等件。

三年（甲子）秋，遣耳目官東國興、正議大夫毛發榮表貢方物，兼請襲封。

四年（乙丑）秋，遣詹事府右贊善趙新、內閣中書舍人于光甲充正副使往封；王世子尙泰遣陪臣至閩接封。

五年（丙寅）夏，趙新等至國，諭祭故王尙育，冊封尙泰爲王。秋，尙泰遣王舅馬朝棟、紫金大夫阮宣詔隨同謝封，表進方物；並遣紫巾官毛文彩、正議大夫魏掌治表貢方物，兼謝賞賜御書匾額。

六年（丁卯）春，臣新、臣光甲回京，代奏請官學生入學。

## 典禮

臣等謹案：諭祭、冊封各典禮，經前使臣汪楫更定；此後，並無增改。其追封一節，亦經前使臣齊鯤酌定舉行，備載前「續志」。茲概不錄。

## 學校

自嘉慶十七年至道光四年，那霸四邨（若狻町邨、西東兩邨、泉崎邨）、唐榮二邨（大門邨、久茂地邨）島中人等（凡那霸人氏寓居唐榮邨中者，號「島中」）各建學校

，置講課之法。四時，那霸官親臨各學稽察勤惰；總理司、長史等亦於四時按臨島中鄉學，稽察勸勵。

學校有六：一在若狻町邨，曰學館；一在西邨，曰講館；一在東邨，曰學舍；一在泉崎邨，曰學道館；一在大門邨，曰教館；一在久茂地邨，曰教舍。各設講解師一員，（唐榮人充之）、主取官一員，中取筆者各二員。凡邨中冠童皆入學，講習「四書」、「小學」等書。

## 政刑

詳前「續志」，無增革。

## 官制

臣等謹案：前「續志」於球國官制未及詳載；今從該國「官職錄」，備載如左：

### 王府北宮

國相，一員（其府有紫巾大親官一員、座敷大親官三員、與力役三名、右筆一名）；法官司，三員（各府有與力役各三名）；紫巾御物奉行官，三員（各有吟味官一員）；御鎖側官，一員（即司賓耳目官）；御雙紙庫理官，一員（即典寶耳目官）；平等側

官，一員（即司刑耳目官）；泊池頭官，一員（即管泊耳目官）；吟味官，五員（即贊議官）；評定所筆帖主取官，一員；筆帖式，九名（考試用之）；帳當主取官，一員；筆帖式，十名。

#### 王府下庫理殿

番之紫巾官，無額數；番之座敷官，無額數（即察侍紀官）；當官，十二員（即遏闌理官）；勢頭官，九員；里之子宮，十二員；筑登之官，九員。

#### 王府內宮

總大親官，一員（法司兼任）；紫巾大親官，三員；座敷大親官，三員。

#### 御近習座

御近習頭，一員（不拘品級）；御近習官，九員；筆帖式，六名。

#### 御內原臺所（又云內廚）

膳夫庖丁，一名。

#### 王府南宮書院

紫巾御書院奉行官，三員；侍講官，一員（不拘品級，選學優者充之）；御書院當官，三員（即遏闥理官）；侍讀生員，不限人數；御右筆主取官，一員；御右筆官，六員（考試任之）；御茶道，六名（又云茗史）；御物當役，二名；里之子官，十二員。

御料理座（又云典膳所）

大屋子，二名；筆帖式，二名；膳夫庖丁，六名。

大臺所（又云供應所）

大屋子，二名；筆帖式，二名；膳夫庖丁，三名。

御道具庫理（又云宴器局）

犬屋子，一名；筆帖式，一名。

醫師所

太醫師，六員（又云御醫者）；候補醫師，二員。

王府貯藥所（又云納殿）

大筆帖式，二名；小筆帖式，二名。

王府世系圖座（又云御系圖座）

王子奉行官，一員；紫巾奉行官，一員；中取官，三員；筆帖式，三名。

高所（又云賦稅司）

紫巾奉行官，一員；中取官，三員；大屋子，三名；筆帖式，六名。

勘定座（又云覈實司）

紫巾奉行官，一員；中取官，二員；大屋子，六名；筆帖式，九名。

米藏

大屋子，二名；筆帖式，二名。

御馬屋

圍師，一員（又云御別當）；筆帖式，一名。

大美御殿（國王副宮）

總大親官，一員（法司兼任）；紫宮大親官，二員；座敷大親官，一員。

中城御殿（即世子府）



總大親官，一員（法司兼任）；紫巾大親官，三員；侍講官，一員（不拘品級，選舉優者充之）；座敷大親官，四員；侍讀生員，不限人數；與力官，六員；右筆官，二員；里之子官，三名；御小姓，三名；圍師，一員（又云御別當）。

### 國學

紫巾奉行官，一員；講解師，一員（總理唐榮司選薦，或入監官生爲之）；訓誥師，一員（總理唐榮司考薦，或入監官生爲之）；中取官，二員；筆帖式，二員。

### 三平等鄉學

講解師，各一員（總理司考薦之，或入監官生爲之）；奉行官、中取官、筆帖式，各二員。

### 總橫目（即觀察司）

紫巾總橫目官，一員；座敷總橫目官，二員；筆帖式，二名。

### 三平等小橫目（即巡察官）

紫巾小橫目官，各一員；座敷小橫目官，各四員。筆帖式，各十名。

## 大與座

紫巾奉行官，一員；中取官，二員。筆帖式，二名。

### 寺社座（又云理梵司）

紫巾奉行官，一員；中取官，二員；筆帖式，二名。

### 鍛冶奉行所（又云鐵冶局）

鍛冶奉行官，一員；筆帖式，一名。

### 瓦奉行所（又云司窰局）

瓦奉行，一員；筆帖式，三名。

### 貝摺奉行所（又云嵌螺局）

貝摺奉行，一員；筆帖式，二名。

### 普請奉行所（兼掌木石）

普請奉行，一員；大屋子，一名；筆帖式，二名。

山奉行所

紫巾奉行官，一員；中取官，二員；筆帖式，三名。

平等所（即審理所）

總奉行官，一員（法司輪流掌之。有審理，則會議；取決國相而後奏行）；平等側官，一員（即「前錄」耳目官四員內一員）；吟味官，一員（即「前錄」吟味官五員內一員）；大屋子，三名（即毘那官）；筆帖式，三名。

取納座（即徵課使）

——中南北三府

取納奉行，各一員；筆帖式，各五名。

久米府（一云唐榮）

紫金大夫總理唐榮司，一員；紫金大夫，無額數；正議大夫，無額數；中議大夫，無額數；長史，二員（遇册封，添設二員）；屬役筆帖式，二名（遇册封，添設二名）；都通事，無額數；副通事，無額數；通事，無額數；秀才，無額數；若秀才，無額數

；講解師，一員（主考試，或入監官生爲之）；訓誥師，一員（主考試，或入監官生爲之）；副訓誥師，一員（主考試，或入監官生爲之）；著作文章總師，一員（主考試，或入監官生爲之）；著作文章師，二員（主考試）；著作文章副師，一員（主考試）；漢字主取官，一員；漢字右筆官，一員；漢字相附官，二員（主考試）；漢字加勢官，一員（主考試）；通書主取官，一員（主考試）；通書相附官，一員（主考試）；通書加勢官，一名（主考試）。

### 那霸府

那霸官，二員；筆帖式，二名。

### 親見世

大屋子，三名；筆帖式，三名。

### 船手（即董舟所）

大屋子，二名；筆帖式，二名。

### 那霸藏（三座）

大屋子，各二名；筆帖式，各二名。

冊封添設官員

館務司、承應所、掌牲所、供應所、理宴司、書簡司、評價司、管贊司、理座司、掌錄司、掌儀司、把門官、管馬司。

奉使官

謝封法司王舅，一員；謝封紫金大夫，一員；進貢謝恩紫巾官，一員；進貢副使正議大夫，一員；謝封使者，一員；朝京都通事，二員；在船都通事，二員；才府，二員；官舍，二員；存留通事，一員；脇通事，一員；王舅通事，一員；紫金大夫通事，一員；大筆者，四名（又云大文）；脇筆者，二名（又云小文）；與力，七名；儀者，一名；總官，二名（又云少長）；船頭，二名（又云直庫）。

屬島在番

太平山在番，一員；筆帖式，二名。八重山在番，一員；筆帖式，二名。各郡在番不拘品級。各島在番，不拘品級。

各屬府土官

地頭代，各一名；首里大屋子，各一名；大掟，各一名；南掟，各一名；西掟，各一名。

各縣土官

掟，各一名。

太平山土官（即麻姑山）

平良頭目，一名；下地頭目，一名；砂川頭目，一名；首里大屋子，五名。

八重山土官（一名北木山）

石垣頭目，一名；大濱頭目，一名；宮良頭目，一名；首里大屋子，四名。

冠帶簪衣制

正、從一品：彩織緞帽，錦帶，金簪，端青袍。

正、從二品：紫綾帽，龍蟠黃帶，正二品金簪、從二品金花銀柱簪，端青袍。  
正、從三品：黃綾帽，龍蟠黃帶，銀簪，端青袍。

正、從四品：黃綾帽，龍蟠紅帶，銀簪，端青袍。

正、從五品：黃綾帽，雜色花帶，銀簪，端青袍。

正、從六七品：黃紬帽，雜色花帶，銀簪，端青袍。

正、從八九品：大紅縐紗帽，雜色衣帶，銀簪，端青袍。

百姓：紅布帽、綠布帽，青花布帶，銅簪，藍袍（有功者銀簪，黃紬帽，端青袍）

## 府署

臣等謹案：該國但有王宮，無官廨。國有大政，則自國相、法司以下咸集議於王宮，退則歸私宅。王宮外，有世子府第、有天使館、有天使舊館（舊館分設七司，以待封使）。此外，則有二那霸公館：一在舊使院前，一在天使館東下天妃宮左。皆深邃宏敞，爲差辦管理那霸錢穀、獄訟二官公所。均詳載前「志略」。

## 祠廟

均詳載前「續志」，後無增建。

## 風俗

臣謹案：該國自久濡聖化，漸有華風。前「續志」所載「國俗」，有昔有、今無者，悉爲更

正，入「辨誤」條中。

## 人物

臣等謹案：琉球自尙巴志合三山爲一至今，國中制度，臣民均恪守前規，無卓卓可紀者。即間有一、二穆行，經該國王照例旌獎，亦無實在事蹟可稽。其或以著作名者，亦祇古近體詩；例歸「藝文」，茲不複載。

## 物產

備載前「續志」，茲不錄。

## 針路

臣等謹案：封舟自五虎山開洋，歷來皆用乙針，或參用辰卯；今則專用辰卯。自五虎至馬齒，三、四日可到，極爲穩便。國朝使臣汪楫、周煌、李鼎元、齊鯤等各有紀錄，備載前「續志略」，茲不具列。謹載道光十八年並此次前後針路如左：

道光十八年五月初四日，五虎門放洋，午未風，用辰針。申刻，過竿塘；二更，西見東沙；三更，未風，用卯辰針。初五日未刻，南見半架山。初六日，酉戌風，用卯針



。未刻，取釣魚山。申刻，取久場島。酉刻，已風，用卯辰針。近晡，轉辰巳風。初更，轉午方，用卯辰針。初七日黎明，取久米赤島。酉刻，申酉風，仍用卯辰針。初八日黎明，西見姑米島。申刻，見馬齒山。酉刻，灣泊那霸洋面。初九日辰刻，進那霸港。

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那霸港開洋；寅卯風，用酉針。未刻，風轉丑方，仍用酉針。酉刻，過馬齒山。十三日，子風，用酉戌針。辰刻，取姑米島；四更，丑風，仍用酉戌針。十四日，風止，舟停。四更，亥子風起，仍用酉針。十六日辰刻，子丑風，用酉戌針；三更，寅風，用戌針。十七日二更，辰巳風，用酉戌針。十八日，子丑風，仍用酉戌針。辰刻，見中華外山。未刻，見南杞山，用未申針。十九日午刻，過定海；未刻，進五虎門。

同治五年六月初九日卯刻，放洋；未風兼西，用辰針（船由上向駕駛，故用辰針）。午刻，轉正南風，用辰針；過竿塘。申刻，過東湧、東沙洋面。初十日，轉西南風，用辰針。申刻，過半架山。十一日，轉午風，用卯辰針。酉刻，過釣魚山。戌刻，過久場島。亥刻，用寅卯針。十二日卯刻，轉午未風，用卯辰針。午刻，轉巳午風，用寅卯針。未刻，過久米赤島。申刻，風停。是夜，轉巳午，微風。十三日，風停，船順流而行。是夜亥刻，起丑風，用卯辰針。十四日，丑風，用卯辰針；夜同。十五日，轉卯風

，用辰巳針。辰刻，見姑米山。十六日，轉寅卯風，用巳午針。申刻，駛近姑米山。酉刻，該島有小船數十隻來引；三更，進姑米山前寄碇。十七日卯刻，起碇；巳刻，進兼城港口下碇。申刻，起未申風——正西南，起碇開行。戌刻，風停，船流不定。至十八日辰刻，開放大礮；該島又有小船前來挽帶。因海潮沖進，不能近山，小船亦難前駛。十九日，隨流二百餘里。申刻，起午未風，船向姑米山駕駛（此時向山而行，未用針）。二十日，午未風，加巾頂，駛近姑米山（因見午未風色順利，即向馬齒山駕駛）。二十一日辰刻，到馬齒山；酉刻，抵那霸港收泊。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十日，登舟。巳刻，自那霸港開洋；丑寅風，針向西。申刻，過馬齒山。酉刻，丑風，針向辛戌。夜子刻，風暴。十一日未刻，丑風，針向辛戌。十二日，丑風，針向戌。夜子刻，丑風，針向辛戌。十三日，丑風，針向辛酉。未刻，丑風，針向辛酉。十四日，丑風，針向辛酉。夜子刻，丑風，針向坤申。十五日，子丑風，針向坤申。夜子刻，至四嶼寄碇。

## 靈蹟

臣等謹案：琉球自通貢以來，封使遠涉重洋者，靡不仰藉神庥；歷蒙佑助，得以往來無滯。前「續志略」所載紅光、魚、鳥諸瑞，使臣於復命日據實陳奏，輒邀溫旨褒錫

恩綸。

臣新等幸膺斯役，於到閩日遵照舊章，迎請天后、尙書、拏公各行像在船保護詔勅。於五年六月十九日舟抵球界之姑米外洋，連日因風帆未順，水深不能下棹。是日適值暴期，斷虹現於東北；午後，黑雲陡起，海色如墨；一舟皆驚。臣等謹焚香，默禱天后、尙書、拏公並本船所供蘇神各神前。入夜，墨雲四散，仰見星光，闔舟額慶。又於十一月初十日自球返棹放洋，是夕復遇暴風，巨浪山立，越過船頂，船身幾沒，復觸礁沙，勢極危險。臣等復於神前虔禱，化險爲平。此皆仰賴聖主洪福；而來往保護詔書、龍節，亦資神力。臣等溯查歷屆冊封事竣，例得爲天后、尙書、拏公請加封號或賜匾額，此次仍請照舊頒發。惟木船所供蘇神，未列祀典；臣等查詢閩省士民，據云：『神蘇姓，名碧雲，係福建同安縣人；生於明季天啓年間。讀書樂道，不求仕進。晚年移居海島，洞悉海道情形；海船均蒙指引平安。歿後，於海面屢著靈異；兵商各船，均祀香火。每歲閩省巡洋，偶遭危險，一經籲禱，俱獲安全』。此次復屢叨護佑，可否援照海神之例，一併頒給匾額，用答神庥？尋得旨允行。

## 〔識語〕

右「續琉球國志略」上、下二卷，先君子於同治五年奉命爲正使，歸舟餘暇，纂錄成書。緣乾隆間，有翰林院侍讀周煌所纂「志略」、齊北瀛太守有「東瀛百詠」，而林勿邨中丞所著錄者未見。恐鉅典煌煌，散佚無考；故定著「續琉球國志略」。其義例，悉仍前志云。

不肖男濂、慶崧、慶椿、孫詒書謹識。

